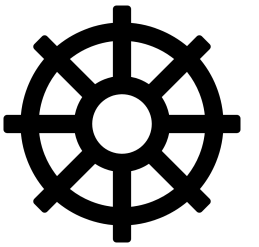
律 藏



小品部

Cūḷavaggapāḷi

Buddhasāsanaṃ ciraṃ tiṭṭhatu

https://www.tipitaka.cn

版权与流通说明

本书仅供学习、研究与免费流通使用。

未经版权所有者书面许可，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以销售、收费下载、付费课程、商业印刷、商业发行、改编出版等方式使用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

允许：个人阅读、学习、非商业分享、寺院或公益团体免费结缘流通。

禁止：售卖、牟利性印刷、平台付费下载、改名再出版、删改内容后发行。

公益免费印刷结缘无需另行申请，须保留本版权页。

本作品采用 CC BY-NC-ND 4.0 国际许可协议发布：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完整资料与最新版本请以 https://www.tipitaka.cn 发布版本为准。

版权所有 © 2026 三藏之路

目录

1. 甘马犍度 1

1. 呵责甘马 1
非法甘马十二法 3
如法甘马十二法 4
希望者六法 5
十八转 6
不应撤销十八法 7
应撤销十八法 7
2. 依止甘马 8
非法甘马十二法 10
如法甘马十二法 10
希望者六法 11
十八转 12
不应撤销十八法 13
应撤销十八法 13
3. 驱出甘马 14
非法甘马十二法 19
如法甘马十二法 19
希望者十四法 20
十八转 22
不应撤销十八法 23
应撤销十八法 23
4. 下意甘马 24
非法甘马十二法 26
如法甘马十二法 27
希望者四法 27
十八转 28
不应撤销十八法 29
应撤销十八法 29
5. 因不见罪举罪甘马 31
非法甘马十二法 31
如法甘马十二法 32

希望者六法 32
四十三转 33
不应撤销四十三法 34
应撤销四十三法 35
6. 因不忏罪举罪甘马 37
非法甘马十二法 38
如法甘马十二法 39
希望者六法 39
四十三转 40
不应撤销四十三法 41
应撤销四十三法 42
7. 于恶见不舍弃举罪甘马 44
非法甘马十二法 46
如法甘马十二法 46
希望者六法 47
四十三转 48
不应撤销四十三法 48
应撤销四十三法 49

2. 别住犍度 53

1. 别住者之行 53
2. 应退回原本者之行 57
3. 应受敬悦者之行仪 59
4. 行敬悦者之行仪 62
5. 应出罪者之行 65

3. 结合犍度 68

1. 精液流出 68
未覆藏敬悦 68
不覆藏出罪 69
一日覆藏别住 70
一日覆藏敬悦 71
一日覆藏出罪 72
五日覆藏别住 72

别住者退回原本 73
应受敬悦者退回原本 74
三罪敬悦 75
行敬悦者退回原本 76
应被恢复者退回原本 77
被退回原本者之恢复 77
半月覆藏之别住 78
半月行别住者退回原本 79
合并别住 80
应受敬悦者退回原本等 81
三罪敬悦 81
行敬悦者退回原本等 82
应被恢复者退回原本等 82
半月覆藏之恢复 83
2. 别住 85
重罪合并别住 85
以覆藏最久之罪为基准合并一切（罪） 86
二月别住 86
二月应行别住之法 88
清净边别住 96
3. 四十法 98
4. 三十六法 100
5. 敬悦百法 101
6. 同原本合并别住四百法 104
7. 限量等门八法 109
8. 二比丘门十一法 109
9. 原本不清净九法 110
10. 第二九法 112
11. 第三九法 113

4. 灭诤犍度 119

1. 现前毗尼 119
黑分九法 119
白分九法 120
2. 忆念毗尼 121

3. 不痴毗尼 126
4. 自言毗尼行为 129
5. 多数决 130
6. 觅罪相毗尼 131
非法甘马十二法 132
如法甘马十二法 132
希望者六法 132
十八行法 133
7. 如草覆地 133
8. 诤事 135
9. 诤事止灭 141
现前毗尼 141
断事会止诤 143
多数决调伏 144
三种取筹法 145
忆念毗尼 146
不痴毗尼 147
觅罪相毗尼调伏 149
自言作 150
如草覆地 151

5. 小事犍度 154

小事 154

6. 住所犍度 188

1. 第一诵分 188
允许住所 188
允许床椅等 190
允许白色等 192
拒绝灵感心 192
允许砖堆等 193
允许侍奉堂 194
允许围墙等 194
允许园围 195

2. 第二诵分 195
给孤独事 196
新建施与 200
允许上座等 200
不应礼敬等人 202
禁止阻碍座位 203
允许居士作 203
祇园住所随喜 203
座位拒绝等 204
委任住所分配者 206
3. 第三诵分 207
不应舍事 208
不可分割事 209
新建施与论 211
拒绝他处受用等 213
允许僧食等 215
委任食物指定者 215
委任住所指定者等 215
委任少量舍与者 216
委任衣执取者等 216

7. 破僧犍度 221

1. 第一诵分 221
六释迦族出家论 221
提婆达多事 224
五导师论 226
2. 第二诵分 228
公开甘马 228
阿阇世王子事 230
遣魔 231
出血甘马 233
遣那喇吉利象 234
五事乞求论 236
3. 第三诵分 238
破僧论 238

优波离问 242

8. 行仪犍度 247

1. 客比丘行仪论 247
2. 住处比丘行仪论 249
3. 行路比丘行仪论 249
4. 随喜行仪论 250
5. 食堂行仪论 251
6. 乞食比丘行仪论 253
7. 阿兰若比丘行仪论 254
8. 住所行仪论 256
9. 暖房（蒸汽浴室）行仪论 257
10. 厕所行仪论 258
11. 亲教师行仪论 259
12. 同住弟子行仪论 263
13. 老师行仪论 265
14. 学生行仪论 268

9. 停止巴帝摩卡犍度 277

1. 乞诵巴帝摩卡 277
2. 大海八稀有 278
3. 此法律中八稀有 279
4. 应听巴帝摩卡者 281
5. 如法与非法停止巴帝摩卡 282
6. 如法停止巴帝摩卡 284
7. 自取支 288
8. 举罪者应观察之法 289
9. 举罪者应具足之法 290
10. 举罪者与被举罪者相关之论 290

10. 比丘尼犍度 294

1. 第一诵分 294
大爱道事 294

八重法 295
允许比丘尼受达上 297
2. 第二诵分 301
3. 第三诵分 308

11. 五百犍度 321

1. 结集因缘 321
2. 小小学处论 324
3. 梵罚论 326

12. 七百犍度 330

1. 第一诵分 330
2. 第二诵分 335

礼敬彼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1. 甘马犍度

1. Kammakkhandhakaṃ

1. 呵责甘马 1. Tajjanīyakammaṃ

1 那时，乔达摩佛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而就在那时候，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自己就是争论制造者、争吵制造者、争执制造者、闲话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他们又前往其他同样是争论制造者、争吵制造者、争执制造者、闲话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比丘处，对他们这样说：“诸位尊者，你们别就此认输。要据理力争，激烈回应。你们比那个人更聪明、更能干、更多闻、更有能力。别怕他。我们也会做你们的后盾。”由此，那些还没生起的争论就生起了，已经生起的争论也导向增长、扩大。那些少欲的诸比丘……批评、指责、非难道：“怎么竟然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自己就是争论制造者、争吵制造者、争执制造者、闲话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他们又前往其他同样是争论制造者、争吵制造者、争执制造者、闲话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比丘处，对他们这样说：‘诸位尊者，你们别就此认输。要据理力争，激烈回应。你们比那个人更聪明、更能干、更多闻、更有能力。别怕他。我们也会做你们的后盾。’由此，那些还没生起的争论就生起了，已经生起的争论也导向增长、扩大呢？”

2 其时，那些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那时，世尊就以这个因缘、这个机会，召集了比丘僧团，然后问那些比丘：“诸比丘，听说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自己就是争论制造者、争吵制造者、争执制造者、闲话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还有其他一些也是争论制造者、争吵制造者、争执制造者、闲话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比丘，他们找到那些人并这样说：‘诸位尊者，你们别就此认输。要据理力争，激烈回应。你们比那个人更聪明、更能干、更多闻、更有能力。别怕他。我们也会做你们的后盾。’由此，那些还没生起的争论就生起了，已经生起的争论也导向增长、扩大，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乔达摩佛世尊严厉呵责道：“诸比丘，这些愚人的行为不合规矩、不顺法理、不得体、不像沙门、不如法、不应该做。诸比丘，

怎么这些愚人自己就是争论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还有其他一些也是争论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比丘，他们找到那些人并这样说：‘诸位尊者，你们别就此认输。要据理力争，激烈回应。你们比那个人更聪明、更能干、更多闻、更有能力。别怕他。我们也会做你们的后盾’呢？由此，那些还没生起的争论就生起了，已经生起的争论也导向增长、扩大。诸比丘，这既不能让没生起信心的人生起信心，也不能让已经生起信心的人信心增长。恰恰相反，诸比丘，这只会让没生起信心的人不生信心，并且让一部分已经生起信心的人产生动摇。”

那时，世尊用种种方式呵责了那些比丘后，又宣说了难以供养、难以护持、多欲、不知足、乐于群聚、懈怠的过患；用种种方式宣说了易于供养、易于护持、少欲、知足、严格自律、行头陀行、令人欢喜、减损烦恼、精进努力的功德。然后，为诸比丘作了与此事相应、顺法理的法义开示后，对诸比丘说：“既然这样，诸比丘，僧团应当对班杜伽罗黑答伽诸比丘制作呵责甘马（kamma，古译：羯磨）。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来做：首先要对班杜伽罗黑答伽诸比丘进行举罪，举罪后进行提醒，提醒后令其承认罪行，令其承认罪行后，应当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作如下通知——

3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些班杜伽罗黑答伽诸比丘，自己就是争论制造者、争吵制造者、争执制造者、闲话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还有其他一些也是争论制造者、争吵制造者、争执制造者、闲话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比丘，他们找到那些人并这样说：“诸位尊者，你们别就此认输。要据理力争，激烈回应。你们比那个人更聪明、更能干、更多闻、更有能力。别怕他。我们也会做你们的后盾。”由此，那些还没生起的争论就生起了，已经生起的争论也导向增长、扩大。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当对班杜伽罗黑答伽诸比丘制作呵责甘马。这是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些班杜伽罗黑答伽诸比丘，自己就是争论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还有其他一些也是争论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比丘，他们找到那些人并这样说：“诸位尊者，你们别就此认输。要据理力争，激烈回应。你们比那个人更聪明、更能干、更多闻、更有能力。别怕他。我们也会做你们的后盾。”由此，那些还没生起的争论就生起了，已经生起的争论也导向增长、扩大。僧团正在对班杜伽罗黑答伽诸比丘制作呵责甘马。哪位尊者认可对班杜伽罗黑答伽诸比丘制作呵责甘马，他默然；哪位不认可，请他说出来。’

‘我再说第二次这个事——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些班杜伽罗黑答伽诸比丘，自己就是争论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还有其他一些也是争论制造者……在僧团

中制造诤事的比丘，他们找到那些人并这样说：“诸位尊者，你们别就此认输。要据理力争，激烈回应。你们比那个人更聪明、更能干、更多闻、更有能力。别怕他。我们也会做你们的后盾。”由此，那些还没生起的争论就生起了，已经生起的争论也导向增长、扩大。僧团正在对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制作呵责甘马。哪位尊者认可对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制作呵责甘马，他默然；哪位不认可，请他说出来。’

‘我再说第三次这个事——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些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自己就是争论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还有其他一些也是争论制造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比丘，他们找到那些人并这样说：“诸位尊者，你们别就此认输。要据理力争，激烈回应。你们比那个人更聪明、更能干、更多闻、更有能力。别怕他。我们也会做你们的后盾。”由此，那些还没生起的争论就生起了，已经生起的争论也导向增长、扩大。僧团正在对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制作呵责甘马。哪位尊者认可对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制作呵责甘马，他默然；哪位不认可，请他说出来。’

‘僧团已经完成了对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的呵责甘马。僧团认可，因此默然。这件事我这样持守。’

非法甘马十二法 A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4 诸比丘，具足三支的呵责甘马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不现前而作，未经询问而作，未经承认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

诸比丘，还有具足另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针对无犯的行为而作，针对非忏悔灭罪的罪过而作，针对已经忏悔的犯行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

诸比丘，还有具足另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未经呵责就作了，未经提醒就作了，未令承担其罪就作了——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

诸比丘，还有具足另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不现前而作，以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

诸比丘，还有具足另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未经询问而作，以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

诸比丘，还有具足另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未经承认而作，以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

诸比丘，还有具足另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针对无犯的行为而作，以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

诸比丘，还有具足另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针对非忏悔灭罪的罪过而作，以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难以平息。

“诸比丘，还有，具足其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它是针对已发露的罪而作的，是以非法而作的，是以别众而作的——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其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没有进行举罪就做；以非法的方式做；以别众做——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其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没有进行提醒就做；以非法的方式做；以别众做——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其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没有确立所犯的罪就做；以非法的方式做；以别众做——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非法甘马十二法终

如法甘马十二法 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5 “诸比丘，具足三支的呵责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当面做；经过询问而做；经过承认而做——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其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因犯下罪过而做，因犯下可以发露的罪过而做，因犯下还没有发露的罪过而做——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其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经过举罪而做；经过提醒而做；确立了所犯的罪而做——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其他三支的呵责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当面做；依法而做；和合而做——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呵责甘马，就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三支的呵责甘马是如法甘马、是律甘马、是能彻底息灭争端的。它是经过反问而作的，是依法而作的，是和合而作的——诸比丘，正是具足这三支，呵责甘马才成为如法甘马、律甘马、能彻底息灭争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三支的呵责甘马是如法甘马、是律甘马、是能彻底息灭争端的。它是基于承认而作的，是依法而作的，是和合而作的——诸比丘，正是具足这三支，呵责甘马才成为如法甘马、律甘马、能彻底息灭争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三支的呵责甘马是如法甘马、是律甘马、是能彻底息灭争端的。它是针对犯戒行为而作的，是依法而作的，是和合而作的——诸比丘，正是具足这三支，呵责甘马才成为如法甘马、律甘马、能彻底息灭争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三支的呵责甘马是如法甘马、是律甘马、是能彻底息灭争端的。它是针对需发露的犯戒行为而作的，是依法而作的，是和合而作的——诸比丘，正是具足这三支，呵责甘马才成为如法甘马、律甘马、能彻底息灭争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三支的呵责甘马是如法甘马、是律甘马、是能彻底息灭争端的。它是针对尚未发露的犯戒行为而作的，是依法而作的，是和合而作的——诸比丘，正是具足这三支，呵责甘马才成为如法甘马、律甘马、能彻底息灭争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三支的呵责甘马是如法甘马、是律甘马、是能彻底息灭争端的。它是先举罪再作的，是依法而作的，是和合而作的——诸比丘，正是具足这三支，呵责甘马才成为如法甘马、律甘马、能彻底息灭争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三支的呵责甘马是如法甘马、是律甘马、是能彻底息灭争端的。它是先提醒再作的，是依法而作的，是和合而作的——诸比丘，正是具足这三支，呵责甘马才成为如法甘马、律甘马、能彻底息灭争端的。

诸比丘，还有，具足三支的呵责甘马是如法甘马、是律甘马、是能彻底息灭争端的。它是先确立所犯的罪再作的，是依法而作的，是和合而作的——诸比丘，正是具足这三支，呵责甘马才成为如法甘马、律甘马、能彻底息灭争端的。

如法甘马十二法终

希望者六法 Ākaṅkhamānachakkaṃ

6 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具备三种条件的比丘执行呵责甘马。他在僧团中制造争论、制造争吵、制造争执、制造空谈、制造诤事；他愚钝、不聪慧，有很多罪过却无节制；他与在家人混杂，以不适当的在家交往方式相处——诸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具备这三种条件的比丘执行呵责甘马。

诸比丘，还有，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具备另外三种条件的比丘执行呵责甘马。他在增上戒上戒行有缺陷，在增上行上行为有缺陷，在增上见上见解有缺陷——诸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具备这三种条件的比丘执行呵责甘马。

诸比丘，还有，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具备另外三种条件的比丘执行呵责甘马。他说佛陀的坏话，说法的坏话，说僧团的坏话——诸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具备这三种条件的比丘执行呵责甘马。

诸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三种比丘执行呵责甘马。一种是制造争论、制造争吵、制造争执、制造空谈、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人；一种是愚钝、不聪慧、有很多罪过却无节制的人；一种是与在家人混杂、以不适当的在家交往方式相处的人——诸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这三种比丘执行呵责甘马。

诸比丘，还有，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另外三种比丘执行呵责甘马。一种是在增上戒上戒行有缺陷的人，一种是在增上行上行为有缺陷的人，一种是在增上见上见解有缺陷的人——诸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这三种比丘执行呵责甘马。

诸比丘，还有，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另外三种比丘执行呵责甘马。一种是说佛陀坏话的人，一种是说法坏话的人，一种是说僧团坏话的人——诸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这三种比丘执行呵责甘马。

希望者六法终

十八转 Aṭṭhārasavattaṃ

7 诸比丘，被施行了呵责甘马的比丘，应当正确地遵守规矩。在这件事上，正确的规矩是这样的：他不应该给人授具足戒，不应该给人做依止，不应该让沙弥近身侍奉，不应该接受教诫比丘尼的任命，即使已经被任命了也不应该教诫比丘尼。他不应该再犯那个导致僧团对他执行呵责甘马的罪过，也不应该犯类似的罪，或者比那更严重的罪；他不应该指责这项甘马，不应该指责那些执行甘马的人。他不应该停止良善比丘的伍波萨他，不应该停止其自恣，不应该对其发号施令，不应该对其提出检举，不应该对其要求许可，不应该举罪他，不应该让他忆起罪过，不应该与诸比丘交结合伙。“

呵责甘马十八转终

不应撤销十八法 Nappaṭippassambhetabbaaṭṭhārasakaṃ

8 那时，僧团对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执行了呵责甘马。那些被僧团施行了呵责甘马的比丘，正确地遵守规矩，使自己顺从，寻求出罪，他们去拜访其他比丘，这样说道：”贤友们，我们被僧团施行呵责甘马后，正确地遵守规矩，使自己顺从，寻求出罪，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既然这样，诸比丘，僧团就应当解除对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的呵责甘马。“

诸比丘，一个有这五项的比丘，他所受到的呵责甘马不应撤销。他给人授具足戒，他给人作依止，他接受沙弥随侍，他接受教导比丘尼的任命，即使已被任命，他也去教导比丘尼——诸比丘，一个有这五项的比丘，他所受到的呵责甘马确实不应撤销。

诸比丘，还有，一个有这五项的另一组的比丘，他所受到的呵责甘马不应撤销。他犯下导致僧团执行呵责甘马的那个罪过，或另一个类似的，或比那更重的；他呵责僧团甘马，他呵责执行该甘马的人——诸比丘，一个有这五项的比丘，他所受到的呵责甘马确实不应撤销。

诸比丘，一个有这八项的比丘，他所受到的呵责甘马不应撤销。他中止未受处理的比丘参加伍波萨他，中止参加自恣，对他发号施令，对他提出检举，对他要求许可，举罪，提醒，在诸比丘之间挑拨——诸比丘，一个有这八项的比丘，他所受到的呵责甘马确实不应撤销。

不应撤销十八法终

应撤销十八法 Paṭippassambhetabbaaṭṭhārasakaṃ

9 诸比丘，一个有这五项的比丘，他所受到的呵责甘马可以撤销。他不给人授具足戒，不给人作依止，不接受沙弥随侍，不接受教导比丘尼的任命，即使已被任命，他也不去教导比丘尼——诸比丘，一个有这五项的比丘，他所受到的呵责甘马确实可以撤销。

诸比丘，还有，一个有这五项的另一组的比丘，他所受到的呵责甘马可以撤销。他不犯下导致僧团执行呵责甘马的那个罪过，也不犯另一个类似的，或比那更重的；他不呵责僧团甘马，他不呵责执行该甘马的人——诸比丘，一个有这五项的比丘，他所受到的呵责甘马确实可以撤销。

“诸比丘！具足八支的比丘，呵责甘马应被撤销

他不中止未受处理的比丘参加伍波萨他，不中止参加自恣，不对他发号施令，不对他提出检举，不对他要求许可，不举罪，不提醒，不在诸比丘之间挑拨——诸比丘，一个有这八项的比丘，他所受到的呵责甘马确实可以撤销。

应撤销十八法终

10 再者，诸比丘，应该像这样撤销。诸比丘，那些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前往僧团，把上衣搭在一肩，顶礼上座诸比丘的双足，蹲坐下来，合掌后，应该这样说：‘尊者，我们这些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的人，现在行止端正，使自己顺从，走上改正之路，我们请求撤销呵责甘马。’应该作第二次请求。应该作第三次请求。应该由一位有经验、能胜任的比丘来通知僧团：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些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后，现在行止端正，使自己顺从，走上改正之路，他们请求撤销呵责甘马。如果僧团觉得适当，僧团就撤销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的呵责甘马。这是议案。’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些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已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他们现在行持端正、改过自新、趋向平复，并请求解除呵责甘马。僧团现在解除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的呵责甘马。如果哪位尊者同意解除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的呵责甘马，请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再说第二次这件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些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已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他们现在行持端正、改过自新、趋向平复，并请求解除呵责甘马。僧团现在解除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的呵责甘马。如果哪位尊者同意解除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的呵责甘马，请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再说第三次这件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些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已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他们现在行持端正、改过自新、趋向平复，并请求解除呵责甘马。僧团现在解除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的呵责甘马。如果哪位尊者同意解除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的呵责甘马，请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撤销对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的呵责甘马。僧团认可

因此默然。这件事我就这样持守了。

呵责甘马第一终

2. 依止甘马 2. Niyassakammaṃ

11 就在那个时候，尊者塞亚萨咖（Seyyasaka）是一个愚笨、不善巧的人，犯戒多多，不能自制。他与在家人过从甚密，进行一些不被允许的在家交往。那些本来给他执行别住、往回拉、执行敬悦、出罪的诸比丘（为此感到不满）。那些少欲的诸比

丘……（中略）……他们责备、批评、表达不满说：“怎么尊者塞亚萨咖会这样愚笨、不善巧，犯戒多多，不能自制；还与在家人过从甚密，进行一些不被允许的在家交往。而诸比丘居然还要给他执行别住、往回拉、执行敬悦、出罪呢！”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

其时，世尊以这件事为因缘、为事由，召集了比丘僧团，向诸比丘核实说：“诸比丘，听说塞亚萨咖比丘真的是这样愚笨、不善巧，犯戒多多，不能自制；与在家人过从甚密，进行一些不被允许的在家交往；而诸比丘居然还要给他执行别住、往回拉、执行敬悦、出罪，这件事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诸比丘，这愚人的行为不适当、不随顺、不相称、不是沙门所为、不合法、是不该做的。诸比丘，这愚人怎么会这样愚笨、不善巧，犯戒多多，不能自制；与在家人过从甚密，进行一些不被允许的在家交往；而诸比丘居然还要给他执行别住、往回拉、执行敬悦、出罪呢。诸比丘，这既不能让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产生信心……（中略）……呵责之后……（中略）……做了法义开示后，世尊对诸比丘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对塞亚萨咖比丘执行依止甘马，规定：你必须依止他人而住。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执行。首先，应该对塞亚萨咖比丘进行举罪；举罪之后，要让其忆起；忆起之后，要指出其犯戒；指出犯戒之后，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这样宣告给僧团：’

12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塞亚萨咖比丘，是一个愚笨、不善巧的人，犯戒多多，不能自制；他与在家人过从甚密，进行一些不被允许的在家交往；而诸比丘居然还要给他执行别住、往回拉、执行敬悦、出罪。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可以对塞亚萨咖比丘执行依止甘马，规定：你必须依止他人而住。这是一个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塞亚萨咖比丘，是一个愚笨、不善巧的人，犯戒多多，不能自制；他与在家人过从甚密，进行一些不被允许的在家交往；而诸比丘居然还要给他执行别住、往回拉、执行敬悦、出罪。僧团现在对塞亚萨咖比丘执行依止甘马，规定：你必须依止他人而住。如果哪位尊者同意对塞亚萨咖比丘执行依止甘马——规定：你必须依止他人而住——请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说明此事……（中略）……我第三次说明此事：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塞亚萨咖比丘，愚痴、不聪明、多有犯戒、不能自制；他以不合宜的方式与在家人交往相处；而一些比丘曾正式给予他别住、退回重受、给予敬悦、给予出罪。僧团对塞亚萨咖比丘作依止甘马：‘你应依止他人而住。’哪位尊者认可僧团对塞亚萨咖比丘作依止甘马——‘你应依止他人而住’，请默然；哪位不认可，请说出来。”

“僧团已对塞亚萨咖比丘作了依止甘马：‘你应依止他人而住。’僧团认可，因此默然。我如此受持此事。”

非法甘马十二法 A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13 “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依止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不现前而作，未经询问而作，未经承认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依止甘马，正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诸比丘，又，具足另外三支的依止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因无犯戒而作，因不可发露的犯戒而作，因已发露的犯戒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依止甘马，正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诸比丘，又，具足另外三支的依止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未加呵责而作，未令忆念而作，未举出犯戒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依止甘马，正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诸比丘，又，具足另外三支……（中略）……不现前而作，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中略）……

“诸比丘，又，具足另外三支……（中略）……未经询问而作，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中略）……

“诸比丘，又，具足另外三支……（中略）……未经承认而作，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中略）……

诸比丘，还有另外的情况……以无犯而作，以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这些就是……

诸比丘，还有另外的情况……即：所犯为不须发露之罪，为非法而作，为别众而作——诸比丘，这些就是……

诸比丘，还有另外的情况……对于已发露的罪过而作，以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这些就是……

诸比丘，还有另外的情况……未举发而作，以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这些就是……

诸比丘，还有另外的情况……未提醒而作，以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这些就是……

诸比丘，具备这三支的依止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不举罪而作，以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具备这三支的依止甘马，就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非法甘马十二法终

如法甘马十二法 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14 诸比丘，具备这三支的依止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当面作，经询问而作，经承认而作——诸比丘，具备这三支的依止甘马，就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

诸比丘，还有另外的具备三支的依止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针对罪过而作，针对应发露的罪过而作，针对未发露的罪过而作——诸比丘，具备这三支的依止甘马，就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

诸比丘，再者，具足以下三项条件的依止甘马，是如法之甘马、如律之甘马，并且能妥善平息纷争。即：是在进行举发后才作的；是在给予提醒后才作的；是在确定犯戒行为后才作的。诸比丘，具足这三项的依止甘马，是如法之甘马、如律之甘马，并且能妥善平息纷争。

诸比丘，再者……是当面作的、是依法作的、是和合一致作的。诸比丘，具足这些的……

诸比丘，再者……是经过提问答辩才作的、是依法作的、是和合一致作的。诸比丘，具足这些的……

诸比丘，再者……是依据承认才作的、是依法作的、是和合一致作的。诸比丘，具足这些的……

诸比丘，再者……是针对犯戒行为而作的、是依法作的、是和合一致作的。诸比丘，具足这些的……

诸比丘，再者……是针对可透过发露忏悔来出罪的犯戒行为而作的、是依法作的、是和合一致作的。诸比丘，具足这些的……

诸比丘，再者……是针对尚未发露忏悔的犯戒行为而作的、是依法作的、是和合一致作的。诸比丘，具足这些的……

诸比丘，再者……是在进行举发后才作的、是依法作的、是和合一致作的。诸比丘，具足这些的……

再者，诸比丘……（中略）……提醒之后做的，如法做的，和合做的——诸比丘，具备这些的……（省略）。

再者，诸比丘，具备这三支的依止甘马，既是如法甘马，也是如律甘马，而且能妥善平息。先举出他的罪过再作，如法地作，和合地作——诸比丘，具备这三支的依止甘马，既是如法甘马，也是如律甘马，而且能妥善平息。

如法甘马十二法终

希望者六法 Ākaṅkhamānachakkaṃ

15 诸比丘，对于具备三支的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他执行依止甘马：他是一个在僧团里制造争论的人、制造吵架的人、制造争执的人、制造闲话的人、制造纷争的人；他愚痴、不善巧、屡屡犯过、不能自制；他以不如法的在家人交往方式，与在家人混在一起生活——诸比丘，对于具备这三支的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他执行依止甘马。

再者，诸比丘，对于具备三支的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他执行依止甘马：他在增上戒方面戒行有缺失，他在正行方面行为有缺失，他在极端知见方面知见有缺失——诸比丘，对于具备这三支的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他执行依止甘马。

再者，诸比丘，对于具备三支的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他执行依止甘马：他说佛陀的坏话，他说法的坏话，他说僧团的坏话——诸比丘，对于具备这三支的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他执行依止甘马。

诸比丘，对于三种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他们执行下意甘马：第一种是僧团里制造争论、制造吵架、制造争执、制造闲话、制造纷争的人；第二种是愚痴、不善巧、屡屡犯过、不能自制的人；第三种是以不如法的在家人交往方式，与在家人混在一起生活的人——诸比丘，对于这三种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他们执行下意甘马。

再者，诸比丘，对于另外三种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他们执行依止甘马：第一种是在增上戒方面戒行有缺失的人，第二种是在正行方面行为有缺失的人，第三种是在极端知见方面知见有缺失的人——诸比丘，对于这三种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他们执行依止甘马。

再者，诸比丘，对于另外三种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他们执行依止甘马：第一种是说佛陀坏话的人，第二种是说法的坏话的人，第三种是说僧团坏话的人——诸比丘，对于这三种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他们执行依止甘马。

希望者六法终

十八转 Aṭṭhārasavattaṃ

16 “诸比丘，被处以依止甘马的比丘应当如法行持。这里的如法行持就是：不得为他人授具足戒，不得提供依止，不得让沙弥随侍，不得接受教诫比丘尼的任命，即使已被任命也不得教诫比丘尼。不得再犯导致僧团施以依止甘马的那个罪，也不得犯类似的或更严重的罪；不得指责这项甘马，不得指责执行甘马的人。不得中止清净比丘

的伍波萨他，不得中止他的自恣，不得对他发号施令，不得对他提出检举，不得对他要求许可，不得检举他，不得提醒他，不得与其他诸比丘进行比对。”

依止甘马十八转终

17 于是，僧团对那位塞亚萨咖比丘执行了依止甘马——“你必须依靠他人而住”。他，这位被僧团处以依止甘马的比丘，亲近、结交、侍奉善知识，请教、提问，变得多闻，精通经教，通达法义，通达律藏，精通母论，睿智、通达、有智慧，有惭耻心，谨慎，乐于学处。他如法行持，端正行为，履行了义务，然后走近诸比丘，这样说：“贤友们，我，被僧团处以依止甘马，如法行持，端正行为，履行了义务。现在我该如何继续修习呢？”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中略）……“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解除塞亚萨咖比丘的依止甘马。”

不应撤销十八法 Nappaṭippassambhetabbaaṭṭhārasakaṃ

18 “诸比丘，具有这五项条件的比丘，其依止甘马不应解除。他为人授具足戒，提供依止，让沙弥随侍，接受教诫比丘尼的任命，即使已被任命也教诫比丘尼——诸比丘，具有这五项条件的比丘，其依止甘马不应解除。

“诸比丘，还具有另外五项条件的比丘，其依止甘马不应解除。他再犯导致僧团施以依止甘马的那个罪，或者犯类似的或更严重的罪；指责这项甘马，指责执行甘马的人——诸比丘，具有这五项条件的比丘，其依止甘马不应解除。

“诸比丘，具有这八项条件的比丘，其依止甘马不应解除。他中止清净比丘的伍波萨他，中止他的自恣，对他发号施令，对他提出检举，对他要求许可，检举他，提醒他，与其他诸比丘进行比对——诸比丘，具有这八项条件的比丘，其依止甘马不应解除。”

不应撤销十八法终

应撤销十八法 Paṭippassambhetabbaaṭṭhārasakaṃ

19 “诸比丘，具有这五项条件的比丘，其依止甘马应当解除。他不为人授具足戒，不提供依止，不让沙弥随侍，不接受教诫比丘尼的任命，即使已被任命也不教诫比丘尼——诸比丘，具有这五项条件的比丘，其依止甘马应当解除。

“诸比丘，还具有另外五项条件的比丘，其依止甘马应当解除。他不再犯导致僧团施以依止甘马的那个罪，也不犯类似的或更严重的罪；不指责这项甘马，不指责执行甘马的人——诸比丘，具有这五项条件的比丘，其依止甘马应当解除。

“诸比丘！具足八支的比丘，依止甘马应被撤销

“他不中止清净比丘的伍波萨他，不中止他的自恣，不对他发号施令，不对他提出检举，不对他要求许可，不检举，不提醒，不与其他诸比丘进行比对——诸比丘，具有这八项条件的比丘，其依止甘马应当解除。”

应撤销十八法终

20 诸比丘，应该这样进行解除。诸比丘，那位叫塞亚萨伽的比丘应当走到僧团跟前，把上衣搭在一侧肩膀上，礼拜上座诸比丘的双足，然后蹲坐下来，合掌，这样对他说：“尊者，我被僧团处以依止甘马，现在我行为端正、改过自新、寻求出离，请解除依止甘马。”应当请求第二次。应当请求第三次。然后，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应当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塞亚萨伽比丘被僧团处以依止甘马，他行为端正、改过自新、寻求出离，请求解除依止甘马。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就请僧团解除塞亚萨伽比丘的依止甘马。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塞亚萨伽比丘被僧团处以依止甘马，他行为端正、改过自新、寻求出离，请求解除依止甘马。僧团要解除塞亚萨伽比丘的依止甘马。哪位尊者认可解除塞亚萨伽比丘的依止甘马，请默然；哪位不认可，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说这件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塞亚萨伽比丘被僧团处以依止甘马，他行为端正、改过自新、寻求出离，请求解除依止甘马。僧团要解除塞亚萨伽比丘的依止甘马。哪位尊者认可解除塞亚萨伽比丘的依止甘马，请默然；哪位不认可，请说出来。”

“我第三次说这件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塞亚萨伽比丘被僧团处以依止甘马，他行为端正、改过自新、寻求出离，请求解除依止甘马。僧团要解除塞亚萨伽比丘的依止甘马。哪位尊者认可解除塞亚萨伽比丘的依止甘马，请默然；哪位不认可，请说出来。”

“僧团已解除塞亚萨伽比丘的依止甘马。僧团认可，因此默然。这件事我这样记住了。”

依止甘马第二终

3. 驱出甘马 3. Pabbājanīyakammaṃ

21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群名叫阿萨吉（Assaji）与富那婆娑的比丘，住在枳咤山（Kīṭāgiri），他们是无耻的、邪恶的比丘。他们过着这种不如法的生活——他们自己种花圃，也让别人种；自己浇水，也让别人浇；自己摘花，也让别人摘；自己编花，

也让别人编；自己做单柄花鬘，也让别人做单柄花鬘；自己做双柄花鬘，也让别人做双柄花鬘；自己做花球，也让别人做花球；自己做花冠，也让别人做花冠；自己做耳环，也让别人做耳环；自己做胸饰，也让别人做胸饰。他们把单柄花鬘送给良家妇女、良家姑娘、良家少女、良家媳妇、良家女仆，也让别人送；把双柄花鬘送给她们，也让别人送；把花球送给她们，也让别人送；把花冠送给她们，也让别人送；把耳环送给她们，也让别人送；把胸饰送给她们，也让别人送。他们和良家妇女、良家姑娘、良家少女、良家媳妇、良家女仆在同一个盘子里吃饭，在同一个碗里喝水，坐在同一个座位上，躺在同一张床上，共用一条毯子，共用一条被子，共用毯子和被子。他们还在非时吃东西，喝酒，佩带花鬘、香粉和涂香。他们跳舞、唱歌、奏乐、嬉戏；看到跳舞的女人，他们也跳舞；看到跳舞的女人，他们也唱歌；看到跳舞的女人，他们也奏乐；看到跳舞的女人，他们也嬉戏。看到唱歌的女人，他们也跳舞；看到唱歌的女人，他们也唱歌；看到唱歌的女人，他们也奏乐；看到唱歌的女人，他们也嬉戏。看到奏乐的女人，他们也跳舞；看到奏乐的女人，他们也唱歌；看到奏乐的女人，他们也奏乐；看到奏乐的女人，他们也嬉戏。看到嬉戏的女人，他们也跳舞；看到嬉戏的女人，他们也唱歌；看到嬉戏的女人，他们也奏乐；看到嬉戏的女人，他们也嬉戏。他们还玩八格棋、十格棋、空中棋盘、跳房子、猜石游戏、掷骰子、弹珠、手杆游戏、骰子、树皮哨子、玩具犁、翻绳游戏、陀螺、玩具风车、棕榈叶车、玩具弓、猜字母游戏、猜心游戏、模仿残缺相的游戏。他们也练习骑象、练习骑马、练习驾战车、练习射箭、练习刀术。他们在象前奔跑，在马前奔跑，在战车前奔跑，跑来跑去。他们呼喊、拍手、摔跤、用拳头打斗。他们还在舞场中间铺开桑喀帝，对舞女这样说：“姊妹，在这儿跳舞吧。”他们还喝倒彩。种种不如法的生活，他们都过。

22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在迦尸国结夏安居之后，为了去拜见世尊，前往舍卫城，途中来到了枳咤山。那时，那位比丘在上午穿好衣服，拿着钵和衣，进入枳咤山托钵。他进退、观察、前瞻、后顾、屈伸肢体时，都显得庄严、眼目低垂、威仪具足。人们看到那位比丘后，这样说：“这个呆头呆脑、迟钝笨拙、愁眉苦脸的人是谁啊？谁会施舍饭食给这个走近的人呢？我们的阿萨吉与富那婆娑尊者们却是柔和的、和蔼的、言语使人愉悦的、面带微笑的、说‘欢迎光临’的、不皱眉的、性格开朗的、主动与人交谈的。应该把食物施舍给他们才对。”

有一位男居士看见那位比丘在枳咤山托钵乞食。看到之后，他便走到那位比丘那里，走上去顶礼那位比丘后，这样说：“尊者，有得到食物吗？”

“贤友，没有得到食物。”

“尊者，来吧，我们去家里。”于是，那位男居士将那比丘带到家里，供养食物后，这样说：“尊者，您要到哪里去呢？”

“贤友，我要去舍卫城拜见世尊。”

“那么，尊者，请用我的话，以头面礼世尊之足，并这样说：‘尊者，枳咤山的住处败坏了。名为阿萨吉与富那婆娑的枳咤山常住比丘，是不知羞耻的恶比丘。他们做出这样的不正当行为：他们自己种植花丛，也让人种植；自己浇水，也让人浇水；自己摘花，也让人摘花；自己编花，也让人编花；自己做单侧花环，也让人做；自己做双侧花环，也让人做；自己做花簇，也让人做；自己做散状花，也让人做；自己做顶髻花环，也让人做；自己做垂耳花环，也让人做；自己做胸饰，也让人做。他们向良家妇女、良家少女、良家童女、良家媳妇、良家婢女送单侧花环，也让人送双侧花环，也让人送花簇，也让人送散状花，也让人送顶髻花环，也让人送垂耳花环，也让人送胸饰。他们与良家妇女、良家少女、良家童女、良家媳妇、良家婢女一起，在同一个器皿里吃饭，在同一个杯子喝水，在同一张座位坐，在同一张床铺躺卧，共用同一条垫子、同一条被子、同一条垫被。他们也在非时进食，也饮酒，也佩戴花鬘、香料、涂香。他们也跳舞，也唱歌，也奏乐，也表演舞蹈；女人跳舞时他们也跳舞，女人跳舞时他们也唱歌，女人跳舞时他们也奏乐，女人跳舞时他们也表演舞蹈；……（应如此轮替）。女人表演舞蹈时他们也跳舞，女人表演舞蹈时他们也唱歌，女人表演舞蹈时他们也奏乐，女人表演舞蹈时他们也表演舞蹈；他们也玩八条盘棋，也玩十条盘棋，也玩空中棋，也玩跳路游戏，也玩靠近游戏，也玩掷骰子，也玩击罐子，也玩手指拨签，也玩骰子，也玩叶笛，也玩弯板游戏，也玩脱逃圈，也玩陀螺，也玩叶哨，也玩小车，也玩小弓，也玩猜字，也玩猜意，也玩模仿；他们也训练大象，也训练马，也训练车，也训练弓，也训练刀；他们也在象前奔走，也在马前奔走，也在车前奔走呼喝；他们也高声喧哗，也鼓掌，也摔跤，也用拳头打斗；他们也在戏场中央铺开桑喀帝，对舞女这样说：“姊妹，在这里跳舞吧”；他们也弹其额；他们做出种种不正当的行为。尊者，那些先前有信仰、心怀净信的人们，现在也变得没有信仰、没有净信了。先前那些对僧团的布施途径，现在也都断绝了。精勤的诸比丘离开了，恶诸比丘住了下来。尊者，请您悲悯，让世尊派遣诸比丘去枳咤山，好让这个枳咤山的住处能够安稳下来。’”

“是的，贤友。”那位比丘这样答应了那位男居士后，从座位起身，便向舍卫城出发了。他一路游历，到了舍卫城，到了祇树给孤独园，到了世尊那里。走上去，顶

礼世尊后，坐在一边。而这是诸佛世尊的惯例，要与客诸比丘互相慰问寒暄。于是，世尊对那位比丘这样说：“比丘，是否堪忍？是否过得去？你是否不太疲劳地走完长路而来？比丘，你从哪里来呢？”

“世尊，能堪忍，过得去。尊者，我不太疲劳走完长路而来。我在这里，尊者，在迦尸国雨安居后，为了拜见世尊去舍卫城的途中，到了枳咤山。那时，尊者，我在午前，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衣，进入枳咤山托钵乞食。尊者，有一位男居士看见我在枳咤山托钵乞食；看见后，他走到我那里，走上来顶礼我后，这样说：‘尊者，有得到食物吗？’‘贤友，没有得到食物。’‘尊者，来吧，我们去家里。’那时，尊者，那位男居士将我带到家里，供养食物后，这样说：‘尊者，您要到哪里去呢？’‘贤友，我要去舍卫城拜见世尊。’‘那么，尊者，请用我的话，以头面礼世尊之足，并这样说：尊者，枳咤山的住处败坏了。名为阿萨吉与富那婆娑的枳咤山常住比丘，是不知羞耻的恶比丘。他们做出这样的不正当行为：他们让人种植花丛……（中略）……他们做出种种不正当的行为。尊者，那些先前有信仰、心怀净信的人们，现在也变得没有信仰、没有净信了。先前那些对僧团的布施途径，现在也都断绝了。精勤的诸比丘离开了，恶诸比丘住了下来。尊者，请您悲悯，让世尊派遣诸比丘去枳咤山，好让这个枳咤山的住处能够安稳下来。’于是，我从那里来见世尊了。”

23 其时，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事件，召集比丘僧团，审问诸比丘：“诸比丘，据说名为阿萨吉与富那婆娑的枳咤山常住比丘，是不知羞耻的恶比丘，这是真的吗？他们做出这样的不正当行为：他们让人种植花丛……（中略）……他们做出种种不正当的行为？那些先前有信仰、心怀净信的人们，现在也变得没有信仰、没有净信了？先前那些对僧团的布施途径，现在也都断绝了？精勤的诸比丘离开了，恶诸比丘住了下来？”

“世尊，这是真的。”佛陀世尊呵责道：“这不合适……（中间省略）……诸比丘，这些愚昧的人，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不正当行为？他们将自己种植花丛，也让人种植；将自己浇水，也让人浇水；将自己摘花，也让人摘花；将自己编花，也让人编花；将自己做单侧花环，也让人做；将自己做双侧花环，也让人做；将自己做花簇，也让人做；将自己做散状花，也让人做；将自己做顶髻花环，也让人做；将自己做垂耳花环，也让人做；将自己做胸饰，也让人做。他们将向良家妇女、良家少女、良家童女、良家媳妇、良家婢女送单侧花环，也让人送双侧花环，也让人送花簇，也让人送散状花，也让人送顶髻花环，也让人送垂耳花环，也让人送胸饰。他们将与良家妇女、良家少女、良家童女、良家媳妇、良家婢女一起，在同一个器皿里吃饭，在同一

个杯子喝水，在同一张座位坐，在同一张床铺躺卧，共用同一条垫子、同一条被子、同一条垫被。他们也将在非时进食，也饮酒，也佩戴花鬘、香料、涂香。他们也将跳舞，也将唱歌，也将奏乐，也将表演舞蹈；女人跳舞时他们也将跳舞，女人跳舞时他们也将唱歌，女人跳舞时他们也将奏乐，女人跳舞时他们也将表演舞蹈；女人唱歌时他们也将跳舞，女人唱歌时他们也将唱歌，女人唱歌时他们也将奏乐，女人唱歌时他们也将表演舞蹈；女人奏乐时他们也将跳舞，女人奏乐时他们也将唱歌，女人奏乐时他们也将奏乐，女人奏乐时他们也将表演舞蹈；女人表演舞蹈时他们也将跳舞，女人表演舞蹈时他们也将唱歌，女人表演舞蹈时他们也将奏乐；女人表演舞蹈时他们也将表演舞蹈；他们也将玩八条盘棋，也将玩十条盘棋，也将玩空中棋，也将玩跳路游戏，也将玩靠近游戏，也将玩掷骰子，也将玩击罐子，也将玩手指拨签，也将玩骰子，也将玩叶笛，也将玩弯板游戏，也将玩脱逃圈，也将玩陀螺，也将玩叶哨，也将玩小车，也将玩小弓，也将玩猜字，也将玩猜意，也将玩模仿；他们也将训练大象，也将训练马，也将训练车，也将训练弓，也将训练刀；他们也将在大象前奔走，也在马前奔走，也在车前奔走呼喝；他们也将高声喧哗，也将鼓掌，也将摔跤，也将用拳头打斗；他们将在戏场中央铺开桑喀帝衣，对舞女这样说：‘姊妹，在这里跳舞吧’；也将弹其额；他们将做出种种不正当的行为。诸比丘，这不能令未生信者生信……（中略）……呵责之后……说了法义之谈后，对舍利弗（Sāriputta）与目犍连说：‘舍利弗们，你们去枳咤山，对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这些比丘执行从枳咤山驱出的甘马。他们是你们的共住弟子。’”

“尊者，我们要如何对那些阿萨吉与富那婆娑比丘执行从枳咤山驱出的甘马呢？那些比丘凶恶、粗鲁。”

“那么，舍利弗们，你们和许多比丘一起去吧。”

“是的，尊者。”舍利弗与目犍连这样回应世尊。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做：首先，应举发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诸比丘；举发之后，应令其忆念；令其忆念之后，应判其罪；判其罪之后，应由一位聪明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表白通知：

24 “尊敬的僧团，请听我说。这些阿萨吉与富那婆娑的比丘，是破坏俗家者、行为邪恶者。他们这些邪恶的行为，既被看到，也被听到。而俗家也确实被这些人破坏，既被看到，也被听到。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对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这些比丘执行从枳咤山驱出的甘马：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这些比丘不应住在枳咤山。这是动议。”

“尊敬的僧团，请听我说。这些阿萨吉与富那婆娑的比丘，是破坏俗家者、行为邪恶者。他们这些邪恶的行为，既被看到，也被听到。而俗家也确实被这些人破坏，既被看到，也被听到。僧团对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这些比丘执行从枳咤山驱出的甘马：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这些比丘不应住在枳咤山。哪位尊者认可对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诸比丘执行驱出甘马，即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诸比丘不应住在枳咤山，他保持沉默；哪位不认可，请他说出来。”

“我第二次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说此事。尊敬的僧团，请听我说。这些阿萨吉与富那婆娑的比丘，是破坏俗家者、行为邪恶者。他们这些邪恶的行为，既被看到，也被听到。而俗家也确实被这些人破坏，既被看到，也被听到。僧团对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这些比丘执行从枳咤山驱出的甘马：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这些比丘不应住在枳咤山。哪位尊者认可对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诸比丘执行驱出甘马，即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诸比丘不应住在枳咤山，他保持沉默；哪位不认可，请他说出来。”

“僧团已经执行了对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诸比丘从枳咤山驱出的甘马：阿萨吉与富那婆娑这些比丘不应住在枳咤山。僧团认可，因此沉默。我这样持守此事。”

非法甘马十二法 A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25 “诸比丘，具备三支的驱出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不现前而作，不经询问而作，不经承认而作——诸比丘，正是具备这三支的驱出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诸比丘，另外，具备三支的驱出甘马，也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它是在没有违犯的情况下作出的，是在不可忏悔的违犯的情况下作出的，是在已经忏悔的违犯的情况下作出的……没有举罪就作，没有提醒就作，没有确定罪名就作……不现前而作，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不经询问而作，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不经承认而作，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在没有违犯的情况下作出，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在不可忏悔的违犯的情况下作出，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在已经忏悔的违犯的情况下作出，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没有举罪就作，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没有提醒就作，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没有确定罪名就作，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正是具备这三支的驱出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非法甘马十二法终

如法甘马十二法 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26 “诸比丘，具备三支的驱出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现前而作，经询问而作，经承认而作——诸比丘，正是具备这三支的驱出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

“诸比丘，另外，具备三支的驱出甘马，也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对违犯而作，对可忏悔的违犯而作，对没有忏悔的违犯而作……举罪之后再作，提醒之后再作，确定罪名之后再作……现前而作，如法而作，以和合而作……经询问而作，如法而作，以和合而作……经承认而作，如法而作，以和合而作……对违犯而作，如法而作，以和合而作……对可忏悔的违犯而作，如法而作，以和合而作……对没有忏悔的违犯而作，如法而作，以和合而作……举罪之后再作，如法而作，以和合而作……提醒之后再作，如法而作，以和合而作……确定罪名之后再作，如法而作，以和合而作——诸比丘，正是具备这三支的驱出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

如法甘马十二法终

希望者十四法 Ākaṅkhamānacuddasakaṃ

27 “诸比丘，对于具备三支的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其执行驱出甘马。他在僧团中制造并煽动争论、争吵、争执和闲谈；他愚痴、不熟练、多有违犯且无悔过之心；他过着与在家人厮混的生活，与在家人有不恰当的交际——诸比丘，对于具备这三支的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其执行驱出甘马。”

“诸比丘，另外，对于具备三支的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其执行驱出甘马。在增上戒方面，戒行有缺失；在增上行方面，行为有缺失；在增上见方面，邪见有缺失——诸比丘，对于具备这三支的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其执行驱出甘马。”

“诸比丘，另外，对于具备三支的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其执行驱出甘马。他诽谤佛陀，诽谤法，诽谤僧——诸比丘，对于具备这三支的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其执行驱出甘马。”

“诸比丘，另外，对于具备三支的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其执行驱出甘马。他有身体方面的嬉戏放逸，有语言方面的嬉戏放逸，有身体与语言两方面的嬉戏放逸——诸比丘，对于具备这三支的比丘，僧团如果愿意，可以对其执行驱出甘马。”

诸比丘，另有三支具足的比丘，僧团若有意，可对其作驱出甘马。即：有身不当行为，有语不当行为，有身语不当行为——诸比丘，对于具足这三支的比丘，僧团若有意，可作驱出甘马。

诸比丘，另有三支具足的比丘，僧团若有意，可对其作驱出甘马。即：有身伤害行为，有语伤害行为，有身语伤害行为——诸比丘，对于具足这三支的比丘，僧团若有意，可作驱出甘马。

诸比丘，另有三支具足的比丘，僧团若有意，可对其作驱出甘马。即：有身邪命，有语邪命，有身语邪命——诸比丘，对于具足这三支的比丘，僧团若有意，可作驱出甘马。

诸比丘，对于三种比丘，僧团若有意，可作驱出甘马。一种是制造争论、争吵、纠纷、口角，在僧团中发起纷争的人；一种是愚痴、不明了、多犯过失、不防护的人；一种是以不适当的方式与居士过从甚密而住的人——诸比丘，对于这三种比丘，僧团若有意，可作驱出甘马。

诸比丘，对于另三种比丘，僧团若有意，可作驱出甘马。一种是在增上戒上戒坏失的人，一种是在增上行上行坏失的人，一种是在增上见上见坏失的人——诸比丘，对于这三种比丘，僧团若有意，可作驱出甘马。

诸比丘，对于另三种比丘，僧团若有意，可作驱出甘马。一种是说佛陀坏话的人，一种是说法坏话的人，一种是说僧团坏话的人——诸比丘，对于这三种比丘，僧团若有意，可作驱出甘马。

诸比丘，对于另三种比丘，僧团若有意，可作驱出甘马。一种是有身嬉戏的人，一种是有语嬉戏的人，一种是有身语嬉戏的人——诸比丘，对于这三种比丘，僧团若有意，可作驱出甘马。

诸比丘，对于另三种比丘，僧团若有意，可作驱出甘马。一种是有身不当行为的人，一种是有语不当行为的人，一种是有身语不当行为的人——诸比丘，对于这三种比丘，僧团若有意，可作驱出甘马。

诸比丘，再者，对于另外三种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其执行驱出甘马：一个是身体上带有攻击行为的人，一个是语言上带有攻击行为的人，一个是身体和语言上都带有攻击行为的人——诸比丘，对于这三种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其执行驱出甘马。

诸比丘，再者，对于另外三种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其执行驱出甘马：一个是身体上带有邪命生活的人，一个是语言上带有邪命生活的人，一个是身体和语言

上都带有邪命生活的人——诸比丘，对于这三种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其执行驱出甘马。

希望者十四法终

十八转 Aṭṭhārasavattaṃ

28 诸比丘，被僧团执行了驱出甘马的比丘，应当如法行事。这里的如法行事就是：不可以为人授具足戒，不可以给人做依止，不可以让沙弥服侍自己，不可以接受比丘尼教诫师的任命，即使已经被任命了，也不可以教诫比丘尼。因为什么罪过被僧团执行了驱出甘马，那项罪过就不可再犯，也不可犯类似那样的罪过，或者比那更严重的罪过；不可以指责这项甘马，不可以指责执行甘马的人。不可以取消清净比丘的伍波萨他，不可以取消他的自恣，不可以对他发号施令，不可以对他提出检举，不可以对他要求许可，不可以举他的罪，不可以告诫他，不可以唆使诸比丘去为难他。

驱出甘马十八转终

29 于是，以舍利弗和大目犍连为首的比丘僧团，去到枳咤山，对阿萨吉和布那巴苏咖这两名比丘执行了驱出甘马——也就是，阿萨吉和布那巴苏咖这两名比丘不可以住在枳咤山。他们被僧团执行了驱出甘马之后，不如法行事，不低头悔改，不肯走上脱离处分之路；不向诸比丘请求宽恕，反而骂人、恶语伤人；他们行事随贪、随嗔、随痴、随怖；还离寺而去，甚至还俗。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对此感到不满、指责、非难，说：“怎么可以这样呢？阿萨吉和布那巴苏咖这两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驱出甘马后，竟然不如法行事，不低头悔改，不肯走上脱离处分之路；不向诸比丘请求宽恕，反而骂人、恶语伤人；行事随贪、随嗔、随痴、随怖；还离寺而去，甚至还俗。”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

那时，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事件，集合了比丘僧团，问诸比丘说：“诸比丘，听说阿萨吉和布那巴苏咖这两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驱出甘马后，不如法行事，不低头悔改，不走摆脱处罚的路径；不向诸比丘请求宽恕，反而骂人、恶语伤人；陷入贪欲行事、嗔恚行事、愚痴行事、恐惧行事；还离开，还还俗，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们说：“这不恰当……诸比丘，这些愚人怎么可以这样呢？被僧团执行了驱出甘马后，竟然不如法行事，不低头悔改，不走摆脱处罚的路径；不向诸比丘请求宽恕，反而骂人、恶语伤人；陷入贪欲行事、嗔恚行事、愚痴行事、恐惧行事；还离开，还还俗。诸比丘，这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生起信心……进

行了呵责之后……做了法语开示之后，对诸位比丘说：‘那么，诸比丘，就让僧团撤销这项驱出甘马。’”

不应撤销十八法 Nappaṭippassambhetabbaaṭṭhārasakaṃ

30 诸比丘，如果一个比丘具足了五个条件，就不可以撤销对他的驱出甘马。他给人授具足戒，给人做依止，让沙弥服侍自己，接受比丘尼教诫师的任命，即使已经被任命了，也去教诫比丘尼——诸比丘，一个比丘具足这五个条件，就不可以撤销对他的驱出甘马。

诸比丘，再者，如果一个比丘具足另外五个条件，也不可以撤销对他的驱出甘马：他又犯那项罪过——当初僧团正是因那项罪过对他执行了驱出甘马——或者犯类似那样的罪过，或者犯比那更严重的罪过；他指责这项甘马，指责执行甘马的人——诸比丘，一个比丘具足这五个条件，就不可以撤销对他的驱出甘马。

诸比丘，如果一个比丘具足八个条件，也不可以撤销对他的驱出甘马。他取消清净比丘的伍波萨他，取消他的自恣，对他发号施令，对他提出检举，对他要求许可，举他的罪，告诫他，使他与诸比丘结合——诸比丘，一个比丘具足这八个条件，就不可以撤销对他的驱出甘马。

驱出甘马不应撤销十八法终

应撤销十八法 Paṭippassambhetabbaaṭṭhārasakaṃ

31 诸比丘，一个比丘如果具有这五种条件，他的驱出甘马就应该被撤销。他不给人授具足戒，不给人依止，不让沙弥侍奉自己，不接受教诫比丘尼的选派，即使被选派了也不去教诫比丘尼——诸比丘，一个比丘如果具有这五种条件，他的驱出甘马就应该被撤销。

诸比丘，一个比丘如果具有这另外五种条件，他的驱出甘马也应该被撤销。他不犯那个导致僧团对他作出驱出甘马的罪，不犯类似的罪，也不犯比那更严重的罪；他不批评那个甘马，不批评那些执行甘马的人——诸比丘，一个比丘如果具有这五种条件，他的驱出甘马就应该被撤销。

诸比丘，一个比丘如果具有这八种条件，他的驱出甘马就应该被撤销。他不取消清净比丘的伍波萨他，不取消自恣，不对他发号施令，不对他提出检举，不对他要求许可，不举罪，不提醒，不挑拨比丘之间的关系——诸比丘，一个比丘如果具有这八种条件，他的驱出甘马就应该被撤销。

驱出甘马应撤销十八法终

32 还有，诸比丘，应该这样撤销。诸比丘，那个被作出驱出甘马的比丘，来到僧团后，把上衣搭在一肩，顶礼上座诸比丘的足，蹲坐下来，合掌，应该这样对僧团说：“尊者，我被僧团作出了驱出甘马，我行为端正，改正了，改过自新了，我请求驱出甘马的撤销。”应该第二次请求。应该第三次请求。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应该向僧团表白——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叫某某的比丘，被僧团作出了驱出甘马，他行为端正，改正了，改过自新了，请求驱出甘马的撤销。如果僧团时机合适，僧团应该撤销某某比丘的驱出甘马。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叫某某的比丘，被僧团作出了驱出甘马，他行为端正，改正了，改过自新了，请求驱出甘马的撤销。僧团撤销某某比丘的驱出甘马。哪位尊者认可撤销某某比丘的驱出甘马，他默然；哪位不认可，他说话。”

“我第二次说这件事……（中略）……我第三次说这件事。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叫某某的比丘，被僧团作出了驱出甘马，他行为端正，改正了，改过自新了，请求驱出甘马的撤销。僧团撤销某某比丘的驱出甘马。哪位尊者认可撤销某某比丘的驱出甘马，他默然；哪位不认可，他说话。”

“僧团已撤销对某名比丘的驱出甘马。僧团认可，因此默然。这件事就这样确定了。”

驱出甘马第三终

4. 下意甘马 4. Paṭisāraṇīyakammaṃ

33 那时，苏昙摩尊者在玛基咖山林，是质多居士（Citta Gahapati）的常驻比丘，负责寺务，是常受食者。每当质多居士想要邀请僧团、僧众或个人时，他不先征求苏昙摩尊者的意见，就去邀请僧团、僧众或个人。

那时，许多长老比丘——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Mahāmoggallāna）、玛哈咖佳亚那尊者（Mahākaccāna）、玛哈果提咖尊者（Mahākoṭṭhika）、玛哈咖毕那尊者（Mahākappina）、玛哈春达尊者（Mahācunda）、阿那律尊者（Anuruddha）、雷瓦达尊者（Revata）、优波离尊者（Upāli）、阿难尊者（Ānanda）、罗睺罗尊者（Rāhula）——在迦尸国游行，来到了玛基咖山林。

质多居士听说长老诸比丘到了玛基咖山林。于是，质多居士就去亲近那些长老比丘；走近后，向长老诸比丘行礼，然后坐在一边。舍利弗尊者以法语开示、劝导、激励、令坐在一边的质多居士欢喜。

于是，被舍利弗尊者以法语开示、劝导、激励、令欢喜的奇答居士，对长老诸比丘这样说：“尊者长老们，请接受我明天的客供。”长老诸比丘默然接受了。

奇答居士知道长老诸比丘接受邀请后，就从座位起身，向长老诸比丘行礼，右绕作礼后，就去亲近苏昙摩尊者；走近后，向苏昙摩尊者行礼，然后站在一边。站在一边的奇答居士对苏昙摩尊者这样说：“尊者苏昙摩尊者，请接受我明天与长老们一起的饮食供养。”那时，苏昙摩尊者心想：“以前，这奇答居士想请僧团、僧众或个人时，都不征求我就去请；现在他又不征求我，就请了长老诸比丘。这奇答居士真是变坏了，对我漠不关心，一副不爱搭理我的样子。”他就对奇答居士这样说：“够了，居士，我不接受。”第二次……（中略）……第三次，奇答居士对苏昙摩尊者这样说：“尊者苏昙摩尊者，请接受我明天与长老们一起的饮食供养。”他还是说：“够了，居士，我不接受。”于是，奇答居士心想：“苏昙摩尊者接不接受，对我又有什么影响呢？”他向苏昙摩尊者行礼，右绕之后便离开了。

34 那夜过后，奇答居士为长老诸比丘准备了美味的嚼食与膳食。那时，苏昙摩尊者心想：“我倒要看看奇答居士为长老诸比丘准备了些什么。”他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持钵与衣，来到奇答居士的住处；走近后，在已铺设的座位上坐下。奇答居士就去亲近苏昙摩尊者；走近后，向苏昙摩尊者行礼，然后坐在一边。苏昙摩尊者对坐在一边的奇答居士这样说：“居士，你这儿准备的嚼食和膳食很丰盛，但还缺一样东西，那就是芝麻团。”奇答居士说：“尊者，佛语中有无数珍宝，而苏昙摩尊者说出来的，却只是”芝麻团“这样的话。尊者，以前有南方商人到东方去做生意，他们从那边带回一只母鸡。尊者，那只母鸡跟乌鸦交合了，生了一只小鸡。尊者，那只小鸡想学乌鸦叫的时候，就发出”咕咕“的叫声；想学母鸡叫的时候，就发出”哇哇“的叫声。同样地，尊者，佛语中有无数珍宝，而苏昙摩尊者说出来的，却只是”芝麻团“这样的话。”苏昙摩尊者说：“居士，你在骂我，在侮辱我。居士，这是你的寺院，我要走了。”奇答居士说：“尊者，我没有骂苏昙摩尊者，也没有侮辱他。尊者，请苏昙摩尊者就留在玛基咖山林吧，那里的野芒果林（Ambāṭakavana）很适合居住。我会尽心为苏昙摩尊者提供衣服、饮食、坐卧具、病缘医药及资具。”第二次……（中略）……第三次，苏昙摩尊者对奇答居士这样说：“居士，你在骂我，在侮辱我。居士，这是你的寺院，我要走了。”奇答居士问：“尊者，苏昙摩尊者要去哪里？”苏昙摩尊者答：“居士，我要去舍卫城见世尊。”奇答居士说：“那么，尊者，请您把您自己说的话，和我所说的话，全都告诉世尊。尊者，如果苏昙摩尊者还能再回到玛基咖山林，那倒是不稀奇的事。”

35 那时，苏昙摩尊者收拾好坐卧具，持钵与衣，就前往舍卫城。他一路前行，来到了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去亲近世尊；走近后，向世尊行礼，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苏昙摩尊者，就把他自己说的话以及奇答居士所说的话，全都告诉了世尊。

佛陀世尊呵责他说：“愚人，这不适宜、不合规、不相称、非沙门行、不如法、不应该做。愚人，你怎么能以低劣的言语去羞辱、贬低有净信又虔诚的施主、供养者、僧团的护持者奇答居士呢？愚人，这既不能使未生信者生信……”呵责完后……世尊说了法语，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既然如此，僧团应该对苏昙摩比丘执行下意甘马。他应该向奇答居士道歉。”诸比丘，应该这么做：首先，应该指责苏昙摩比丘；指责后，应该提醒他；提醒后，应该让他承认犯戒；让他承认犯戒后，应当由一位聪明能干的比丘向僧团宣告说——

36 恳请僧团听我说。这位苏昙摩比丘，用低劣的方式贬损、轻视质多居士——一位有信仰、有净信、乐于布施、常作供养、护持僧团的施主。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当对苏昙摩比丘执行下意甘马：“你应该向质多居士道歉。”这是动议。

恳请僧团听我说。这位苏昙摩比丘，用低劣的方式贬损、轻视质多居士——一位有信仰、有净信、乐于布施、常作供养、护持僧团的施主。僧团对苏昙摩比丘执行下意甘马：“你应该向质多居士道歉。”哪位尊者认可对苏昙摩比丘执行下意甘马——“你应该向质多居士道歉”，请默然；哪位不认可，请说。

我第二次说这件事……我第三次说这件事——恳请僧团听我说。这位苏昙摩比丘，用低劣的方式贬损、轻视质多居士——一位有信仰、有净信、乐于布施、常作供养、护持僧团的施主。僧团对苏昙摩比丘执行下意甘马：“你应该向质多居士道歉。”哪位尊者认可对苏昙摩比丘执行下意甘马——“你应该向质多居士道歉”，请默然；哪位不认可，请说。

僧团已对苏丹玛比丘（Sudhamma）执行了下意甘马：“你应该向质多居士道歉。”僧团认可，因此默然，这件事我这样记录。

非法甘马十二法 A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37 诸比丘，具备三支的下意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不现前而作，不经询问而作，不经承认而作——诸比丘，具备这三支的下意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诸比丘，另外，具备三支的下意甘马，也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对无犯行者而作，对不可说罪的犯行者而作，对已说罪的犯行者而作……未经举罪而作，未经忆念而作，未确立罪行而作……不现前而作，依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

不经询问而作，依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不经承认而作，依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对无犯行者而作，依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对不可说罪的犯行者而作，依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对已说罪的犯行者而作，依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未经举罪而作，依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未经忆念而作，依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未确立罪行而作，依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具备这三支的下意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下意甘马非法甘马十二法终

如法甘马十二法 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38 诸比丘，具备三支的下意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当面而作，经询问而作，经承认而作——诸比丘，具备这三支的下意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

诸比丘，另外，具备三支的下意甘马，也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对犯行而作，对可说罪的犯行而作，对未说罪的犯行而作……经过举罪而作，经过忆念而作，确立罪行而作……当面而作，依法而作，以和合而作……经询问而作，依法而作，以和合而作……经承认而作，依法而作，以和合而作……对犯行而作，依法而作，以和合而作……对可说罪的犯行而作，依法而作，以和合而作……对未说罪的犯行而作，依法而作，以和合而作……经过举罪而作，依法而作，以和合而作……经过忆念而作，依法而作，以和合而作……确立罪行而作，依法而作，以和合而作——诸比丘，具备这三支的下意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

下意甘马如法甘马十二法终

希望者四法 Ākaṅkhamānacatukkaṃ

39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具足五个条件，只要僧团愿意，可以对他执行下意甘马。他为在家人谋求损失，为在家人谋求损害，为在家人谋求无住处，他辱骂毁谤在家人，他在在家人之间挑拨离间——诸比丘，一位比丘具足这五个条件，只要僧团愿意，就可以对他执行下意甘马。

诸比丘，另外还有五个条件，一位比丘具足这些，只要僧团愿意，可以对他执行下意甘马。他对在家人说佛陀的坏话，对在家人说法的坏话，对在家人说僧团的坏话，他用低劣的事情轻蔑在家人、用低劣的事情贬损在家人，他不兑现对在家人所作出的如法承诺——诸比丘，一位比丘具足这五个条件，只要僧团愿意，就可以对他执行下意甘马。

诸比丘，对于五位比丘，只要僧团愿意，可以执行下意甘马。其中一位为在家人谋求损失，一位为在家人谋求损害，一位为在家人谋求无住处，一位辱骂毁谤在家人，一位在在家人之间挑拨离间——诸比丘，对这五位比丘，只要僧团愿意，就可以执行下意甘马。

诸比丘，另外还有五位比丘，只要僧团愿意，可以执行下意甘马。其中一位对在家人说佛陀的坏话，一位对在家人说法的坏话，一位对在家人说僧团的坏话，一位用低劣的事情轻蔑在家人、用低劣的事情贬损在家人，一位不兑现对在家人所作出的如法承诺——诸比丘，对这五位比丘，只要僧团愿意，就可以执行下意甘马。

希望者四法终

十八转 Aṭṭhārasavattaṃ

40 诸比丘，被处以下意甘马的比丘应当如法行持。在此，他的如法行持是：不可以给人授具足戒，不可以给人作依止，不可以让沙弥跟从侍奉，不可以接受教导比丘尼的委任，即使已被委任也不可以教导比丘尼。僧团因哪条罪过对他作了下意甘马，那条罪过就不得再犯，类似的也不能犯，比那更严重的也不能犯；不可以批评甘马，不可以批评执行甘马的人。不可以取消清净比丘的伍波萨他，不可以取消他的自恣，不可以对他发号施令，不可以对他提出检举，不可以对他要求许可，不可以举发他，不可以提醒他，不可以让他跟诸比丘争执斗诤。

下意甘马十八转终

41 那时，僧团对苏昙摩比丘执行了下意甘马，说：“你应当向质多居士请求原谅。”那位被僧团处以下意甘马的比丘到了马基咖桑达之后，心里惭愧，没能向质多居士请求原谅。他又回到了舍卫城。诸比丘问他：“苏昙摩贤友，你向质多居士请求原谅了吗？”他说：“贤友们，我到了马基咖桑达之后，心里惭愧，没能向质多居士请求原谅。”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中略）……“诸比丘，既然如此，僧团就为苏昙摩比丘派一名同伴使者，陪同他去向质多居士请求原谅。诸比丘，应当这样委派：首先应当请一位比丘答应，请好之后，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僧团，请听。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僧团可以委派某位比丘作为苏丹玛比丘的同伴使者，陪同他去向质多居士请求原谅。这是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僧团委派某位比丘作为苏昙摩比丘的同伴使者，陪同他去向质多居士请求原谅。哪位尊者同意委派某位比丘作为苏昙摩比丘的同伴使者去请求质多居士原谅，请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派某甲比丘作为苏丹玛比丘的使者，去向质多居士请求谅解。僧团认可这件事，因此默然。我这样记住这件事。”

42 “诸比丘，那位苏昙摩比丘应当和那位使者比丘一起去麻七咖三德，向质多居士请求谅解：‘居士，请原谅，我让你感到满意。’如果这样说了，居士原谅了，那就好了。如果不原谅，那位使者比丘应当说：‘居士，请原谅这位比丘，他让你感到满意。’如果这样说了，居士原谅了，那就好了。如果不原谅，那位使者比丘应当说：‘居士，请原谅这位比丘，我让你感到满意。’如果这样说了，居士原谅了，那就好了。如果不原谅，那位使者比丘应当说：‘居士，请原谅这位比丘，这是僧团的话。’如果这样说了，居士原谅了，那就好了。如果不原谅，那位使者比丘应当让苏昙摩比丘不离开质多居士的视线范围，也不离开听力范围，让他偏袒上衣，蹲着坐下，合掌举起，然后让他忏悔那项罪。”

那时，苏昙摩尊者与那位使者比丘一起去了麻七咖三德，向质多居士请求了谅解。他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依规灭罪，然后去拜访诸比丘，这样说道：“朋友们，我，被僧团执行了下意甘马的人，现在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依规灭罪。我现在应当怎么做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解除苏昙摩比丘的下意甘马。”

不应撤销十八法 Nappaṭippassambhetabbaaṭṭhārasakaṃ

43 “诸比丘，具足五项的比丘，不应解除他的下意甘马。他给人授具足戒，他给人依止，他让沙弥服侍，他接受教诫比丘尼的任命，即使被任命了也去教诫比丘尼——诸比丘，具足这五项的比丘，不应解除他的下意甘马。”

“诸比丘，还有，具足另外五项的比丘，不应解除他的下意甘马。他再犯那项僧团因之而对他执行下意甘马的罪，或者犯类似的罪，或者犯比那更重的罪；他指责甘马，他指责执行甘马的人——诸比丘，具足这五项的比丘，不应解除他的下意甘马。”

“诸比丘，具足八项的比丘，不应解除他的下意甘马。他阻止普通比丘的伍波萨他，他阻止自恣，他对普通比丘发号施令，对他提出检举，对他要求许可，他举罪，他忆念令想起，他与诸比丘争斗——诸比丘，具足这八项的比丘，不应解除他的下意甘马。”

下意甘马不应撤销十八法终

应撤销十八法 Paṭippassambhetabbaaṭṭhārasakaṃ

44 “诸比丘，具足五项的比丘，应解除他的下意甘马。他不给人授具足戒，他不给人依止，他不让沙弥服侍，他不接受教诫比丘尼的任命，即使被任命了也不去教诫比丘尼——诸比丘，具足这五项的比丘，应解除他的下意甘马。”

“诸比丘，还有，具足另外五项的比丘，应解除他的下意甘马。他不再犯那项僧团因之而对他执行下意甘马的罪，也不犯类似的罪，也不犯比那更重的罪；他不指责甘马，他不指责执行甘马的人——诸比丘，具足这五项的比丘，应解除他的下意甘马。”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具足这八项条件，僧团就应该撤销对他的下意甘马。他不阻止普通比丘的伍波萨他，不阻止自恣，不对他发号施令，不对他提出检举，不对他要求许可，不举罪，不忆念，不与诸比丘牵连——诸比丘，一位比丘如果具足这八项条件，僧团就该撤销他的下意甘马。

下意甘马应撤销十八法终

45 那么，诸比丘，应该这样撤销：诸比丘，那位苏丹玛比丘应该这样走到僧团前，把上衣搭在一肩，礼拜上座诸比丘的双足，然后蹲坐下来，合掌，这样对僧团说：“尊者们，我被僧团做了下意甘马。我现在如法而行，改过自新，行出离之道，请求僧团撤销这下意甘马。”应该请求第二次。应该请求第三次。然后应该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来通知僧团：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苏昙摩比丘被僧团做了下意甘马，现在他如法而行，改过自新，行出离之道，请求撤销下意甘马。如果僧团觉得合适，僧团应该撤销苏昙摩比丘的下意甘马。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苏昙摩比丘被僧团做了下意甘马，现在他如法而行，改过自新，行出离之道，请求撤销下意甘马。僧团撤销苏昙摩比丘的下意甘马。哪位尊者认可撤销苏昙摩比丘的下意甘马，请他默然；哪位尊者不认可，请他说出来。”

“我第二次说这件事……第三次说这件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苏昙摩比丘被僧团做了下意甘马，现在他如法而行，改过自新，行出离之道，请求撤销下意甘马。僧团撤销苏昙摩比丘的下意甘马。哪位尊者认可撤销苏昙摩比丘的下意甘马，请他默然；哪位尊者不认可，请他说出来。”

“僧团已经撤销了苏丹玛比丘的下意甘马。僧团认可，所以默然。这件事我这样记下。”

5. 因不见罪举罪甘马 5. Āpattiyā adassane ukkhepanīyakammaṃ

46 那时候，佛陀世尊住在憍赏弥（Kosambī）的科斯达（Ghosita）。当时，恰那尊者犯了戒，却不愿意看见自己的犯戒行为。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他们不满、批评、指责说："恰那尊者怎么能在犯戒之后，还不愿意看见自己犯的戒呢？"于是，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

其时，世尊以这件事为因缘、以这件事为事由，召集比丘僧团，然后问那些比丘说："诸比丘，听说旃那比丘犯了罪，却不愿意见罪，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这不合适……诸比丘，那个愚蠢的人怎么能在犯了罪之后，还不愿意见罪呢？诸比丘，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呵责完后……作了法义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那么，僧团应当对旃那比丘因不见罪而作举罪甘马——与僧团不共住。诸比丘，应当这样作：先应举旃那比丘的罪，举罪之后应令他忆念，令他忆念之后应令他承认罪，令他承认罪之后，应由一位贤明且能胜任的比丘通知僧团——

47 "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恰那比丘（Channa Bhikkhu）犯了戒之后，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犯戒。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僧团应当对恰那比丘执行因不承认犯戒而驱出的甘马——让他不得与僧团共处。这是动议。"

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恰那比丘犯了戒之后，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犯戒。僧团因他不承认犯戒，对恰那比丘执行驱出的甘马——让他不得与僧团共处。哪位尊者认可此事：因恰那比丘不承认犯戒，僧团对他执行驱出的甘马，让他不得与僧团共处——就请默然；哪位不认可，请说出来。

"我再次说明这件事……（中略）……我第三次说明这件事——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恰那比丘犯了戒之后，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犯戒。僧团对恰那比丘执行因不承认犯戒而驱出的甘马——让他不得与僧团共处。哪位尊者认可对恰那比丘执行因不承认犯戒而驱出的甘马——让他不得与僧团共处，请默然；哪位不认可，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对恰那比丘执行了因不承认犯戒而驱出的甘马——让他不得与僧团共处。僧团认可，所以默然。这件事就这样确认下来。"

"诸比丘，你们要一个住处接一个住处地传告：'恰那比丘因不承认犯戒，僧团已对他作了驱出甘马——他不得与僧团共处。'"

非法甘马十二法 A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48 “诸比丘，具足三支的因不承认犯戒而驱出的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不现前而作，未经询问而作，未经承认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因不承认犯戒而驱出的甘马，就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诸比丘，另有一种甘马，具足其他三支，因不承认犯戒而驱出，也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对没有犯戒的人执行……对属于不可悔过类型的犯戒执行……对已经悔过了的犯戒执行……（中略）……没有告诫就执行、没有提醒就执行、没有确立犯戒就执行……（中略）……不现前而作、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中略）……未经询问而作、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中略）……未经承认而作、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中略）……对没有犯戒的人执行、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中略）……对属于不可悔过类型的犯戒执行、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中略）……对已经悔过了的犯戒执行、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中略）……没有告诫就执行、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中略）……没有提醒就执行、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中略）……没有确立犯戒就执行、非法而作、以别众而作——诸比丘，这样的甘马具足这三支，因不承认犯戒而驱出，就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因不见罪举罪甘马非法甘马十二法终

如法甘马十二法 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49 “诸比丘，具足三支的因不承认犯戒而驱出的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当面而作，经过询问而作，经过承认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因不承认犯戒而驱出的甘马，就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

诸比丘，还有具备了其他三支的……是针对犯戒而做的，是针对可忏悔的犯戒而做的，是针对未忏悔的犯戒而做的……是经举发后做的，是经提醒后做的，是经指控犯戒后做的……是当面做的，是如法做的，是和合做的……是经反问后做的，是如法做的，是和合做的……是经承认后做的，是如法做的，是和合做的……是针对犯戒而做的，是如法做的，是和合做的……是针对可忏悔的犯戒而做的，是如法做的，是和合做的……是针对未忏悔的犯戒而做的，是如法做的，是和合做的……是经举发后做的，是如法做的，是和合做的……是经提醒后做的，是如法做的，是和合做的……是经指控犯戒后做的，是如法做的，是和合做的——诸比丘，具备了这三支的、针对不见罪的举罪甘马，就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是妥善平息的。

因不见罪举罪甘马如法甘马十二法终

希望者六法 Ākaṅkhamānachakkaṃ

50 诸比丘，如果僧团有意，可以对具备了这三种品质的比丘执行不见罪举罪甘马：他是争论制造者、争吵制造者、争执制造者、闲话制造者，在僧团中挑起诤事的人；他愚笨、不通达、常犯戒、没有节制；他与在家人混杂而住，以不如法的方式和在家人交往——诸比丘，如果僧团有意，可以对具备了这三种品质的比丘执行不见罪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僧团有意，还可以对具备了其他三种品质的比丘执行不见罪举罪甘马：在增上戒上戒行有缺失，在行为上操行有缺失，在邪见上见解有缺失——诸比丘，如果僧团有意，可以对具备了这三种品质的比丘执行不见罪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僧团有意，还可以对具备了其他三种品质的比丘执行不见罪举罪甘马：说佛陀的坏话，说法的坏话，说僧团的坏话——诸比丘，如果僧团有意，可以对具备了这三种品质的比丘执行不见罪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僧团有意，可以对这三种比丘执行不见罪举罪甘马：一个是争论制造者、争吵制造者、争执制造者、闲话制造者，在僧团中挑起诤事的人；一个是愚笨、不通达、常犯戒、没有节制的人；一个是与在家人混杂而住、以不如法的方式和在家人交往的人——诸比丘，如果僧团有意，可以对这三种比丘执行不见罪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僧团有意，还可以对其他三种比丘执行不见罪举罪甘马：一个是在增上戒上戒行有缺失，一个是在行为上操行有缺失，一个是在邪见上见解有缺失——诸比丘，如果僧团有意，可以对这三种比丘执行不见罪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还可以对另外三种比丘执行不见罪举罪甘马：一种是说佛陀的坏话，一种是说法的坏话，一种是说僧团的坏话——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这三种比丘执行不见罪举罪甘马。

因不见罪举罪甘马

希望者六法终

四十三转 Tecattālīsavattaṃ

51 诸比丘，被做了不见罪举罪甘马的比丘，应当正确地行持。在这里，正确的行持就是这些：不能给人授具足戒，不能给人依止，不能让沙弥随侍，不能接受比丘尼教诫者的委任，即使已受委任也不能教诫比丘尼们。对于僧团所执行不见罪举罪甘马所依据的那个犯戒，不能再犯，也不能犯其他类似的，或比那更重的。不能批评这个甘马，不能批评那些做甘马的人。不能接受一位清净比丘的礼拜、起立迎接、合掌礼

敬、恭敬侍奉，不能接受他递上座位、递上卧具、洗脚水、踏脚凳、擦脚布，不能接受他接取钵和袈裟，不能接受他洗澡时帮忙擦背。不能因为戒行的缺失而诋毁一位清净比丘，不能因为操行的缺失而诋毁他，不能因为见解的缺失而诋毁他，不能因为谋生方式的缺失而诋毁他。不能和诸比丘搞分裂，不能举在家人标识，不能举外道标识，不能亲近外道；应当亲近诸比丘，应当依比丘的学处来学。不能和清净比丘同在有覆蔽的住处待着，不能在无覆蔽的住处同待着，不能在有覆蔽或无覆蔽的住处同待着；见到清净比丘应当从座位上起来，不能用里面或外面的方式斥责清净比丘。不能对清净比丘中止伍波萨他，不能中止自恣，不能对他发号施令，不能对他提出检举，不能对他要求许可，不能举发，不能提醒，不能和诸比丘对抗。

因不见罪举罪甘马

四十三转终

52 那时，僧团对恰那比丘因不见罪而作了举罪甘马——与僧团不共住。他被僧团因不见罪而作了举罪甘马后，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既没有向他礼拜，也没有起身迎接，也没有合掌，也没有作适当的礼节，没有恭敬他、没有尊重他、没有礼遇他、没有供养他。他因不被诸比丘恭敬、不被尊重、不被礼遇、不被供养、遭受冷遇，便也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同样既没有向他礼拜，也没有起身迎接，也没有合掌，也没有作适当的礼节，没有恭敬他、没有尊重他、没有礼遇他、没有供养他。他因不被诸比丘恭敬、不被尊重、不被礼遇、不被供养、遭受冷遇，便又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依然既没有向他礼拜，也没有起身迎接，也没有合掌，也没有作适当的礼节，没有恭敬他、没有尊重他、没有礼遇他、没有供养他。他因被诸比丘如此冷淡对待、遭受冷遇，便再次回到了憍赏弥。他如法行持、顺从接受、致力于出罪，去拜访诸比丘后这样说：“诸位贤友，我被僧团因不见罪而作了举罪甘马，我如法行持、顺从接受、致力于出罪。我应当如何行持呢？”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中略）。“诸比丘，既然如此，僧团应解除对恰那比丘因不见罪而作的举罪甘马。”

不应撤销四十三法 Nappaṭippassambhetabba-tecattālīsakaṃ

53 “诸比丘，对于具足五支的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不应被解除。哪五支？他为人授具足戒、给人依止、使沙弥随侍、接受教诫比丘尼的任命、即使已被认可也去教诫比丘尼——诸比丘，对于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不应被解除。”

“诸比丘，对于具足另外五支的比丘，因不见罪而作的举罪甘马也不应被解除。哪五支？他犯下僧团因不见罪而对他作举罪甘马的那项罪，或者犯下类似的罪，或者比那更严重的罪；他批评这项甘马，批评执行甘马的人——诸比丘，对于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因不见罪而作的举罪甘马不应被解除。”

“诸比丘，对于具足另外五支的比丘，因不见罪而作的举罪甘马不应被解除。哪五支？他接受清净比丘的礼敬、起身迎接、合掌、适当的恭敬礼节、提供座位——诸比丘，对于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因不见罪而作的举罪甘马不应被解除。”

“诸比丘，对于具足另外五支的比丘，因不见罪而作的举罪甘马不应被解除。哪五支？他接受清净比丘为他铺设卧具、提供洗脚水、脚凳、脚擦板，接受钵衣，接受沐浴时为他擦背——诸比丘，对于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因不见罪而作的举罪甘马不应被解除。”

“诸比丘，对于具足另外五支的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也不应被解除。哪五支？他以戒行的缺失诋毁清净比丘，以行仪的缺失诋毁，以邪见的缺失诋毁，以谋生方式的缺失诋毁，他通过诸比丘离间比丘——诸比丘，对于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不应被解除。”

“诸比丘，对于具足另外五支的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也不应被解除。哪五支？他穿着在家人的标志，穿着外道的标志，亲近外道而不亲近比丘，不学习比丘的学处——诸比丘，对于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不应被解除。”

“诸比丘，对于具足另外五支的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也不应被解除。哪五支？他与清净比丘同在一个有覆盖的住处住，同在一个有覆盖的非住处住，或者同在一个有覆盖的住处或非住处住；见到清净比丘不离开座位；在屋内或屋外挑衅清净比丘——诸比丘，对于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不应被解除。”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具备八支，就不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他取消正常比丘的伍波萨他，取消自恣，对他发号施令，对他提出检举，对他要求许可，举罪，施压令忆念，挑拨比丘之间的关系——诸比丘，具足这八支的比丘，就不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

因不见罪举罪甘马

不应撤销四十三法终

应撤销四十三法 Paṭippassambhetabba-tecattālīsakaṃ

54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具备五支，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他不给人授具足戒，不给人依止，不给人安排沙弥，不接受教导比丘尼的任命，即便已被任命也不教导比丘尼——诸比丘，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还具备另外五支，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僧团因他不承认罪而对他作出举罪甘马所针对的那项罪，他一概不犯；类似那样的其他罪，他也不犯；比那更重的罪，他也不犯。他不批评那个甘马，也不批评执行甘马的人——诸比丘，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还具备另外五支，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正常比丘对他合掌、起立迎接、行合掌礼、行恭敬义务、提供座位，他都不接受——诸比丘，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还具备另外五支，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他不接受正常比丘为他铺卧具、送洗脚水、递脚凳、给脚擦布，也不接受对方替他接过钵和袈裟、洗澡时替他擦背——诸比丘，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还具备另外五支，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他不就戒德的缺失抨击正常比丘，不就行仪的缺失抨击他，不就正见的缺失抨击他，不就活命的缺失抨击他，也不在比丘之间离间比丘——诸比丘，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还具备另外五支，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他不执着在家人标志，不执着外道标志，不亲近外道，亲近的是比丘，学习的是比丘学处——诸比丘，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还具备另外五支，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他不与正常比丘住在同一覆蔽的住处里，不与他住在同一覆蔽的非住处里，不与他住在同一覆蔽的住处或非住处里，见到正常比丘他起身让座，不在室内或室外冒犯正常比丘——诸比丘，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可以为他撤销因不承认罪而作出的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具备这八项条件，因不承认罪过而被执行的举罪甘马就可以撤销：他不去阻止清净比丘的伍波萨他，不去阻止自恣，不对他发号施令，不对他提出检举，不对他要求许可，不发出指控，不进行提醒，不挑起诸比丘之间的对立。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具备这八项条件，因不承认罪过而被执行的举罪甘马，就应该撤销。

因不见罪举罪甘马

应撤销四十三法终

55 诸比丘，而且应该这样撤销。那位恰那比丘要走到僧团跟前，把上衣搭在一肩，向年长诸比丘顶礼双足，然后蹲坐，合掌，应该这样对他说：“尊者们，被僧团以不承认罪过为由执行了举罪甘马的我，现在如法行持，改过自新，寻求脱离，我请求撤销因不承认罪过而受到的举罪甘马。”要请求第二次。要请求第三次。然后一位有能力的、胜任的比丘应该向僧团报告：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恰那比丘，被僧团以不承认罪过为由执行了举罪甘马，现在他如法行持，改过自新，寻求脱离，请求撤销因不承认罪过而受到的举罪甘马。如果僧团同意，就撤销恰那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受到的举罪甘马。这是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恰那比丘，被僧团以不承认罪过为由执行了举罪甘马，现在他如法行持，改过自新，寻求脱离，请求撤销因不承认罪过而受到的举罪甘马。僧团撤销恰那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受到的举罪甘马。哪位尊者同意撤销恰那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受到的举罪甘马，请默然；不同意的，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恰那比丘，被僧团以不承认罪过为由执行了举罪甘马，现在他如法行持，改过自新，寻求脱离，请求撤销因不承认罪过而受到的举罪甘马。僧团撤销恰那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受到的举罪甘马。哪位尊者同意撤销恰那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受到的举罪甘马，请默然；不同意的，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撤销了恰那比丘因不承认罪过而受到的举罪甘马。僧团同意，因此默然，这件事就这样确定下来。”

因不见罪举罪甘马第五终

6. 因不忏罪举罪甘马 6. Āpattiyā appaṭikamme ukkhepanīyakammaṃ

56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憍赏弥城的科斯达。就在那时，恰那尊者犯了罪过后，不愿意承认罪过。那些少欲比丘……对此不满、批评、议论：“恰那尊者怎么可以犯了罪过，却不愿意承认罪过呢？”于是，这些比丘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

其时，世尊以此事为因缘，以此事为缘由，召集了比丘僧团，问诸比丘：“诸比丘，听说恰那比丘犯了罪过，却不愿意承认罪过，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道：“这不合适……诸比丘，这个愚人怎么可以犯了罪过，却不愿意承认罪过呢？诸比丘，这既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生起信心……”呵责之后，他作了法谈，然后对诸比丘说：“既然如此，诸比丘，恰那比丘不承认罪过，僧团应当因此对他执行举罪甘马——不与他共事。诸比丘，而且应该这样做：首先应当指责恰那比丘，其次应当提醒他，接着应当举发他的罪过；举发罪过之后，一位有能力的、胜任的比丘应当向僧团报告：”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恰那比丘犯了罪过，却不愿意忏悔罪过。如果僧团时机合适，僧团应当因恰那比丘不忏悔罪过，对他作举罪甘马——不与僧团共住共事。这是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恰那比丘犯了罪过，却不愿意忏悔罪过。僧团对恰那比丘，因不忏悔罪过，作举罪甘马——不与僧团共住共事。哪位尊者赞同对恰那比丘因不忏悔罪过而作举罪甘马——不与僧团共住共事，他应保持默然；哪位不赞同，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陈述此事……（中略）……我第三次陈述此事——尊者们，愿僧团听我说。这位恰那比丘犯了罪过，却不愿忏悔罪过。僧团对恰那比丘，由于不忏悔罪过，执行举罪甘马——不得与僧团共住共事。哪位尊者赞同对恰那比丘由于不忏悔罪过而执行举罪甘马——不得与僧团共住共事，他应保持默然；哪位不赞同，请说。”

“僧团已对恰那比丘，由于不忏悔罪过，执行举罪甘马——不得与僧团共住共事。僧团赞同，所以默然。我这样持受。”

“诸比丘，你们应逐寺传告：‘恰那比丘由于不忏悔罪过，已被僧团执行举罪甘马——不得与僧团共住共事。’”

非法甘马十二法 A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57 “诸比丘，具足三支的、因不忏悔罪过而执行的举罪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它是非当面作的、未经询问而作的、未经承认而作的——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因不忏悔罪过而执行的举罪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诸比丘，还有另外三支具足的、因不肯承认罪过而执行的举罪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无犯而作、对非忏悔灭罪的罪过而作、对已忏悔的罪过而作……（中略）……未举罪而作、未告诫而作、未令承担其罪而作……

（中略）……非当面作、非法作、别众作……（中略）……未经询问作、非法作、别众作……（中略）……未经承认作、非法作、别众作……（中略）……无犯作、非法作、别众作……（中略）……对非忏悔灭罪的罪过作、非法作、别众作……（中略）……对已忏悔的罪过作、非法作、别众作……（中略）……未举罪作、非法作、别众作……（中略）……未告诫作、非法作、别众作……（中略）……未令承担其罪作、非法作、别众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因不肯承认罪过而执行的举罪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因不忏罪举罪甘马

非法甘马十二法终

如法甘马十二法 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58 “诸比丘，具足三支的、因不忏悔罪过而执行的举罪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它是当面作的、经询问而作的、经承认而作的——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因不忏悔罪过而执行的举罪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容易平息的。”

“诸比丘，还有另外的情况，具足三支的、因不忏悔罪过而执行的举罪甘马，也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妥善平息的。为罪过而作，为应发露忏悔的罪过而作，为未发露忏悔的罪过而作……（中略）……举发之后而作，令忆念之后而作，安立罪过之后而作……（中略）……现前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中略）……经过询问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中略）……凭承认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中略）……为罪过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中略）……为应发露忏悔的罪过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中略）……为未发露忏悔的罪过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中略）……举发之后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中略）……令忆念之后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中略）……安立罪过之后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些支分的、因不忏悔罪过而执行的举罪甘马，才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妥善平息的。”

因不忏罪举罪甘马

如法甘马十二法终

希望者六法 Ākaṅkhamānachakkaṃ

59 “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对具足三支的比丘，做那个不承认罪行的举罪甘马。他是在僧团里制造争论、争吵、争执、议论、纠纷的人；他是愚痴的、无能的、多犯戒行的、不知反省的；他过着在家人混杂的生活，有着不顺应的在家人交

际。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对具足这些三支的比丘，做那个不承认罪行的举罪甘马。”

“诸比丘，还有另外的情况。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对具足三支的比丘，做那个不承认罪行的举罪甘马。他在增上戒学上戒行有欠缺，在增上行学上行仪有欠缺，在增上见学上知见有欠缺。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对具足这些三支的比丘，做那个不承认罪行的举罪甘马。”

“诸比丘，还有另外的情况。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对具足三支的比丘，做那个不承认罪行的举罪甘马。他讲佛陀的坏话，讲佛法的坏话，讲僧团的坏话。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对具足这些三支的比丘，做那个不承认罪行的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对这样的三位比丘，做那个不忏罪的举罪甘马。一个是僧团里制造争论、争吵、争执、议论、纠纷的人；一个是愚痴的、无能的、多犯戒行的、不知反省的；一个过着在家人混杂的生活，有着不顺应的在家人交际。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对这三位比丘，做那个不忏罪的举罪甘马。”

“诸比丘，还有另外的情况。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对这样的三位比丘，做那个不承认罪行的举罪甘马。一个在增上戒学上戒行有欠缺，一个在增上行学上行仪有欠缺，一个在增上见学上知见有欠缺。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对这三位比丘，做那个不承认罪行的举罪甘马。”

“诸比丘，还有另外的情况。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对这样的三位比丘，做那个不承认罪行的举罪甘马。一个讲佛陀的坏话，一个讲佛法的坏话，一个讲僧团的坏话。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对这三位比丘，做那个不承认罪行的举罪甘马。”

因不忏罪举罪甘马

希望者六法终

四十三转 Tecattālīsavattaṃ

60 “诸比丘，被做了那个不忏罪的举罪甘马的比丘，应当正确地行持。那里的正确行持是这样的——他不能给与人授具足戒，不能给与依止，不能让沙弥近侍，不能接受教导比丘尼的委任，即使已被委任了也不能教导比丘尼们。导致僧团做那个不忏罪的举罪甘马的那个犯行，他不得再犯，也不得犯类似的犯行，或者比那个更严重的犯行；他不得呵责甘马，不得呵责那些做甘马的人。他不得接受一位清众比丘的行礼、起迎、合掌、恭敬服务、供养座位、供养卧具、洗脚水、脚凳、踏脚布、替他拿钵和

袈裟，洗澡时不得接受别人替他擦背。他不得以戒行的缺失来诋毁一位清众比丘，不得以行仪的缺失来诋毁，不得以知见的缺失来诋毁，不得以谋生的缺失来诋毁，他不得分裂比丘与比丘之间的关系。他不得佩带在家人的标志，不得佩带外道的标志，不得亲近外道；应当亲近诸比丘，应当按比丘的戒律来学。不得与清众比丘住在同一有屋顶的住所里，不得住在同一无屋顶的地方，不得住在同一有屋顶的住所或无屋顶的地方；看见清众比丘来了，应当从座位上站起来；不得在内部或外部对清众比丘冒犯。不得阻止清众比丘的伍波萨他，不得阻止他的自恣，不得对他发号施令，不得对他提出检举，不得对他要求许可，不得举他的罪，不得提醒他，不得和诸比丘混到一起。”

因不忏罪举罪甘马

四十三转终

61 那时，僧团对恰那比丘，因不忏悔罪过，执行了举罪甘马——不与僧团共聚。那位被僧团因不忏悔罪过而执行举罪甘马的比丘，离开了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到了那里，那些比丘们既不向他问讯，也不起立迎接，不向他合掌，不行应作的恭敬法，不尊敬他，不尊重他，不敬重他，不供敬他。他因为不被那些比丘们尊敬、尊重、敬重、供敬，离开了那个住处，又去了另一个住处。到了那里，那些比丘们还是既不向他问讯，也不起立迎接，不向他合掌，不行应作的恭敬法，不尊敬他，不尊重他，不敬重他，不供敬他。他因为不被那些比丘们尊敬、尊重、敬重、供敬，又离开了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便再次回到了憍赏弥。他如法而行，使自己顺从，行出罪之道，来到诸比丘处这样说：“诸友，我被僧团因不忏悔罪过而执行举罪甘马；我现在如法而行，使自己顺从，行出罪之道。我应当怎样行持呢？”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中略）……“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解除对恰那比丘因不忏悔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

不应撤销四十三法 Nappaṭippassambhetabbatecattālīsakaṃ

62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具有五支，对于他就‘不承认罪过’这件事所作的举罪甘马就不应该解除。他给人授具足戒，给人做依止，让沙弥做侍者，接受教诫比丘尼的选派，即使已经被选派为教诫比丘尼的人，也去教诫比丘尼——诸比丘，一位比丘如果确实具有这五支，对于他就‘不承认罪过’这件事所作的举罪甘马就不应该解除。

诸比丘，还有，如果一位比丘具有另外的五支，对于他就‘不承认罪过’这件事所作的举罪甘马就不应该解除。他又犯下僧团对他执行‘不承认罪过’举罪甘马时

所针对的那个罪过，或者犯了另一个类似的罪过，或者犯了比那更严重的罪过；他批评那个甘马，批评执行甘马的人……（中略）……他接受正常状态比丘的问候、起立迎接、合掌礼、应行的恭敬法、让座……（中略）……他接受正常状态比丘的铺床，洗脚水、脚凳、擦脚布、接受钵和衣的服务，以及在洗澡时接受搓背的服务……（中略）……他以戒的缺失、行的缺失、见的缺失、活的缺失来诽谤一位正常状态的比丘；他离间比丘和诸比丘的关系……（中略）……他使用在家人的标志，使用外道的标志，亲近外道，不亲近诸比丘，不学比丘的学处……（中略）……他和正常状态的比丘共住在一个有屋顶的住处里，共住在一个没有屋顶的非住处里，共住在一个有屋顶的住处或没有屋顶的非住处里；他见到正常状态的比丘不从座位上起来；他在僧团内部或外部冒犯正常状态的比丘——诸比丘，一位比丘如果确实具有这五支，对于他就‘不承认罪过’这件事所作的举罪甘马就不应该解除。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具足八支，对于他因不忏悔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就不应解除。他阻挠正常比丘的伍波萨他，阻挠自恣，对他发号施令，对他提出检举，对他要求许可，举发，令忆念，使诸比丘卷入争事——诸比丘，具足这八支的比丘，其因不忏悔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不应解除。

因不忏罪举罪甘马

不应撤销四十三法终

应撤销四十三法 Paṭippassambhetabbatecattālīsakaṃ

63 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具有五支，对于他就‘不承认罪过’这件事所作的举罪甘马就应该解除。他不给人授具足戒，不给人做依止，不让沙弥做侍者，不接受教诫比丘尼的选派，即使已经被选派为教诫比丘尼的人，也不去教诫比丘尼——诸比丘，一位比丘如果确实具有这五支，对于他就‘不承认罪过’这件事所作的举罪甘马就应该解除。

诸比丘，还有，如果一位比丘具有另外的五支，对于他就‘不承认罪过’这件事所作的举罪甘马就应该解除。他不再犯僧团对他执行‘不承认罪过’举罪甘马时所针对的那个罪过，也不犯另一个类似的罪过，更不犯比那更严重的罪过；他不批评那个甘马，不批评那些执行甘马的人……（中略）……他不接受正常状态比丘的问候、起立迎接、合掌礼、应行的恭敬法、让座……（中略）……他不接受正常状态比丘的铺床，洗脚水、脚凳、擦脚布、接受钵和衣的服务，以及在洗澡时接受搓背的服务……（中略）……他不以戒的缺失、行的缺失、见的缺失、活的缺失来诽谤一位正常状态

的比丘；他不离间比丘和诸比丘的关系……（中略）……他不使用在家人的标志，不使用外道的标志，不亲近外道，亲近诸比丘，学习比丘的学处……（中略）……他不和正常状态的比丘共住在一个有屋顶的住处里，不共住在一个没有屋顶的非住处里，不共住在一个有屋顶的住处或没有屋顶的非住处里；他见到正常状态的比丘时从座位上起来；他不在僧团内部或外部冒犯正常状态的比丘——诸比丘，一位比丘如果确实具有这五支，对于他就‘不承认罪过’这件事所作的举罪甘马就应该解除。

诸比丘，比丘若具足八支，则应解除他因不忏悔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他不阻挠正常比丘的伍波萨他，不阻挠自恣，不对他发号施令，不对他提出检举，不对他要求许可，不举发，不令忆念，不使诸比丘卷入争事——诸比丘，比丘若具足这八支，则应解除他因不忏悔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

因不忏罪举罪甘马

应撤销四十三法终

64 而，诸比丘，应该这样进行解除：诸比丘，那位恰那比丘应当去僧团那里，把上衣搭在一个肩膀上，礼敬那些长老诸比丘的脚，然后蹲坐下来，合掌，应当这样说：“尊者，我——被僧团以不承认罪过为由执行了举罪甘马的人——正确地行持，使自己的过恶平复，行于出罪之道。我请求解除这因不承认罪过而作出的举罪甘马。”应当第二次请求。应当第三次请求。应当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来宣告僧团：——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恰那比丘，曾被僧团因不忏悔罪过而作举罪甘马；他现在如法而行，使自己顺从，行出罪之道，并请求解除因不忏悔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如果僧团时机适当，僧团应当解除对恰那比丘因不忏悔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这是表白。”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恰那比丘，僧团曾因他不忏悔罪过而对他作了举罪甘马；如今他如法而行，使自己顺从，行出罪之道，并请求解除因不忏悔罪过而作的那一举罪甘马。僧团现在解除对恰那比丘的举罪甘马，即因他不忏悔罪过而作的那一甘马。哪位尊者认可解除对恰那比丘的举罪甘马，即因他不忏悔罪过而作的那一甘马，请保持沉默；不认可者，请说。”

“我第二次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说此事——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恰那比丘，曾被僧团因不忏悔罪过而作举罪甘马；他现在如法而行，使自己顺从，行出罪之道，并请求解除因不忏悔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僧团现在解除对恰那比丘因不忏悔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哪位尊者认可解除对恰那比丘因不忏悔罪过而作的举罪甘马，请保持沉默；不认可者，请说。”

“僧团已解除对恰那比丘因不忏悔罪过而执行的举罪甘马。僧团赞同，所以默然。我这样持受。”

于罪不悔过举罪甘马第六终

7. 于恶见不舍弃举罪甘马 7. Pāpikāya diṭṭhiyā appaṭinissagge ukkhepanīyakammaṃ

65 那时，佛世尊正住在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当时，有一位名叫阿利塔（Ariṭṭha）、过去曾是杀鹫者的比丘，心里生起了这样一种邪恶的邪见：“我是这样理解世尊所教导的法的：按照世尊说法，那些所谓的障碍法，对于从事它们的人来说，不足以构成障碍。”一些诸比丘听闻了这个消息：“听说有位名叫阿利塔的比丘，过去是杀鹫者，心里生起了这样一种邪恶的邪见：‘我是这样理解世尊所教导的法的：按照世尊说法，那些所谓的障碍法，对于从事它们的人来说，不足以构成障碍。’”于是，这些比丘就到那位曾是杀鹫者的阿利塔比丘那里去。到了之后，他们对曾是杀鹫者的阿利塔比丘这样说：“朋友阿利塔，听说你心里真的生起了这样一种邪恶的邪见：‘我是这样理解世尊所教导的法的：按照世尊说法，那些所谓的障碍法，对于从事它们的人来说，不足以构成障碍。’这是真的吗？”他回答说：“是的，朋友们，我是这样理解世尊所教导的法的：按照世尊说法，那些所谓的障碍法，对于从事它们的人来说，不足以构成障碍。”

“朋友阿利塔，不要这样说。不要诽谤世尊。诽谤世尊是不好的。世尊不会那样说。朋友阿利塔，世尊通过种种方式说过，障碍法就是障碍法。而且对于从事它们的人来说，它们确实足以构成障碍。世尊说过，欲乐是少乐的，是多苦的、多恼的，其中的过患更大。世尊说过，欲乐就像骨锁一样，是多苦的、多恼的，其中的过患更大。世尊说过，欲乐就像肉脔一样……乃至……世尊说过，欲乐就像草火炬一样……乃至……世尊说过，欲乐就像火炭坑一样……乃至……世尊说过，欲乐就像梦境一样……乃至……世尊说过，欲乐就像借来的物品一样……乃至……世尊说过，欲乐就像树上的果子一样……乃至……世尊说过，欲乐就像屠宰场一样……乃至……世尊说过，欲乐就像刀矛一样……乃至……世尊说过，欲乐就像蛇头一样，是多苦的、多恼的，其中的过患更大。”

尽管那些比丘们这样对阿利塔比丘说，这位曾是杀鹫者的阿利塔比丘，仍然顽固地执取、坚持并宣称那种邪恶的邪见：“是的，朋友们，我是这样理解世尊所教导的法的：按照世尊说法，那些所谓的障碍法，对于从事它们的人来说，不足以构成障碍。”由于那些比丘们无法让曾是杀鹫者的阿利塔比丘从这种邪恶的邪见中脱离出

来，于是，这些比丘就到世尊那里去，到了之后，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这时，世尊因为这件事、这个因缘，召集了比丘僧团，然后质问曾是杀鹫者的阿利塔比丘：“阿利塔，听说你心里真的生起了这样一种邪恶的邪见：‘我是这样理解世尊所教导的法的：按照世尊说法，那些所谓的障碍法，对于从事它们的人来说，不足以构成障碍。’这是真的吗？”他回答说：“是的，尊者，我是这样理解世尊所教导的法的：按照世尊说法，那些所谓的障碍法，对于从事它们的人来说，不足以构成障碍。”

“你这个愚痴人，你到底是从哪里理解我这样教导的法的？愚痴人，难道我没有通过种种方式说过障碍法就是障碍法吗？并且对于从事它们的你来说，确实足以构成障碍。欲乐是少乐的，是多苦的、多恼的，其中的过患更大，这是我说的。欲乐就像骨锁一样，是多苦的、多恼的，其中的过患更大，这是我说的。欲乐就像肉脔一样，这是我说的……乃至……欲乐就像草火炬一样，这是我说的……乃至……欲乐就像火炭坑一样，这是我说的……乃至……欲乐就像梦境一样，这是我说的……乃至……欲乐就像借来的物品一样，这是我说的……乃至……欲乐就像树上的果子一样，这是我说的……乃至……欲乐就像屠宰场一样，这是我说的……乃至……欲乐就像刀矛一样，这是我说的……乃至……欲乐就像蛇头一样，是多苦的、多恼的，其中的过患更大，这是我说的。然而你这个愚痴人，却以自己错误的理解来诽谤我们，同时还毁了你自己，并且产生了大量非福德。愚痴人，这将会给你带来长久的损害和痛苦。愚痴人，这件事不能让那些没有信心的人生起信心……也不能让那些有信心的人增长信心……相反，它会使一些没有信心的人继续保持不信，并使一些有信心的部分人退失信心。”然后，世尊呵责了曾是杀鹫者的阿利塔比丘，进一步宣扬了其过患……接着，世尊向诸比丘说法后，对他们说道：“诸比丘，那么，僧团应当对曾是杀鹫者的阿利塔比丘，因他不舍断邪见，施行遮止甘马——让他不得与僧团共享。诸比丘，应当这样执行：首先，应当举发阿利塔比丘，举发之后应当劝告他，劝告之后应当指出他的罪过，指出罪过之后，应当由一位能干且称职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66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阿利塔比丘，曾是杀鹫者，生起了这样的恶见：‘就像我理解世尊所说的法那样，那些被世尊称为障碍的法，受用它们并不足以构成障碍。’他不舍弃这种邪见。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僧团应该对阿利塔比丘、曾是杀鹫者，因其不舍弃恶见，执行不共住的举罪甘马。这是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阿利塔比丘，曾是杀鹫者，生起了这样的恶见：‘我这样理解世尊所说的法：那些被世尊称为障碍的法，受用它们并不足以构成障碍。’他不舍弃这种邪见。僧团现在对曾是杀鹫者的阿利塔比丘，因不舍弃恶见，执行举罪甘

马——不与僧团共聚。哪位尊者认可对曾是杀鹫者的阿利塔比丘，因不舍弃恶见，执行举罪甘马——不与僧团共聚，请保持沉默；不认可者，请说。”

“我第二次说这件事……我第三次说这件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阿利塔比丘，曾是杀鹫者，生起了这样的恶见：‘我如此理解世尊所说之法：那些被世尊称为障碍法的，受用它们不足以成为障碍。’他不舍弃这种恶见。僧团对阿利塔比丘、曾是杀鹫者，因不舍弃恶见，作举罪甘马，使其不得与僧团共受用。哪位尊者认可对阿利塔比丘、曾是杀鹫者，因不舍弃恶见，作举罪甘马，使其不得与僧团共受用，请默然；不认可者，请说。”

“僧团已经对阿利塔比丘、曾是杀鹫者，因不舍弃恶见，作了举罪甘马，使其不得与僧团共受用。僧团认可这件事，所以默然。我这样持守。”

“诸比丘，你们应依次在各个住处传告：‘阿利塔比丘，曾是杀鹫者，因不舍弃恶见，已被僧团作举罪甘马，不得与僧团共受用。’”

非法甘马十二法 A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67 “诸比丘，具足三支的、因不舍弃恶见而执行的举罪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不现前而作，未经询问而作，未经承认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三支的、因不舍弃恶见而执行的举罪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诸比丘，又有另外三支，具足这些支分的、因不舍弃恶见而作的举罪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对无犯者而作，对犯不须发露之罪者而作，对已发露之罪而作……未举发而作，未令忆念而作，未安立罪而作……不现前而作，非法而作，别众而作……未经询问而作，非法而作，别众而作……未经承认而作，非法而作，别众而作……对无犯者而作，非法而作，别众而作……对犯不须发露之罪者而作，非法而作，别众而作……对已发露之罪而作，非法而作，别众而作……未举发而作，非法而作，别众而作……未令忆念而作，非法而作，别众而作……未安立罪而作，非法而作，别众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些三支的、因不舍弃恶见而作的举罪甘马，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难以平息的。”

于恶见不舍弃举罪甘马

非法甘马十二法终

如法甘马十二法 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68 “诸比丘，具足三支的、因不舍弃恶见而执行的举罪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可以妥善平息的。当面作的，经询问而作的，经承认而作的——诸比丘，具足

这三支的、因不舍弃恶见而执行的举罪甘马，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可以妥善平息的。”

诸比丘，另外，具足这三支的、因不舍弃恶见而作的举罪甘马，是如法甘马、律甘马，而且能善平息：依有罪而作，依须发露之罪而作，依未发露之罪而作……举发后而作，令忆念后而作，安立罪后而作……现前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询问后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承认后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依有罪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依须发露之罪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依未发露之罪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举发后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令忆念后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安立罪后而作，依法而作，和合而作。诸比丘，具足这些三支的、因不舍弃恶见而作的举罪甘马，是如法甘马、律甘马，而且能善平息。

于恶见不舍弃举罪甘马

如法甘马十二法终

希望者六法 Ākaṅkhamānachakkaṃ

69 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一个具足三支的比丘，因他不放弃恶见，执行举罪甘马。他是争吵、斗争、争论、闲话的制造者，在僧团中引起纷争；他愚痴、不熟练、多犯戒、不知反省；他与在家人混杂，有那些不合宜的在家交往——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一个具足这三支的比丘，因他不放弃恶见，执行举罪甘马。

诸比丘，另外，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一个具足三支的比丘，因他不放弃恶见，执行举罪甘马。他在增上戒方面戒行有缺陷，在增上行方面行为有缺陷，在增上见方面见解有缺陷——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一个具足这三支的比丘，因他不放弃恶见，执行举罪甘马。

诸比丘，另外，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一个具足三支的比丘，因他不放弃恶见，执行举罪甘马。他说佛陀的坏话，说法的坏话，说僧团的坏话——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一个具足这三支的比丘，因他不放弃恶见，执行举罪甘马。

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三种比丘，因他们不放弃恶见，执行举罪甘马。一种比丘是争吵、斗争、争论、闲话的制造者，在僧团中引起纷争；一种比丘愚痴、不熟练、多犯戒、不知反省；一种比丘与在家人混杂，有那些不合宜的在家交往——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这三种比丘，因他们不放弃恶见，执行举罪甘马。

诸比丘，另外，如果僧团愿意，也可以因三种比丘不放弃恶见，对他们执行举罪甘马。一种比丘在增上戒方面戒行有缺陷，一种比丘在增上行方面行为有缺陷，一种

比丘在增上见方面见解有缺陷——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也可以因这三种比丘不放弃恶见，对他们执行举罪甘马。

诸比丘，另外，如果僧团愿意，还可以对三种比丘，因他们不放弃恶见，执行举罪甘马。一种比丘说佛陀的坏话，一种比丘说法的坏话，一种比丘说僧团的坏话——诸比丘，如果僧团愿意，可以对这三种比丘，因他们不放弃恶见，执行举罪甘马。

于恶见不舍弃举罪甘马

希望者六法终

四十三转 Tecattālīsavattaṃ

70 诸比丘，比丘若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作举罪甘马，就应当正确地行持。这里的正确行持是：不可授具足戒，不可给与依止，不可令沙弥侍奉，不可接受教诫比丘尼的委任，即使已被委任，也不可教诫比丘尼；僧团因他不舍恶见而作举罪甘马所针对的那项罪，他不可再犯，也不可犯其他同类的罪，或比那更重的罪；不可呵责该甘马，不可呵责作甘马者……不可对清净比丘取消伍波萨他，不可取消自恣；不可对他发号施令，不可对他提出检举，不可对他要求许可，不可举罪，不可令忆念，不可与诸比丘共事。

于恶见不舍弃举罪甘马

四十三转终

71 那时，僧团对曾为杀鹜者、不放弃恶见的阿利塔比丘执行了举罪甘马——即不共住于僧团。他被僧团以不放弃恶见为由执行举罪甘马后，就还俗了。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对此感到不满、批评、指责：“曾为杀鹜者的阿利塔比丘被僧团以不放弃恶见为由执行举罪甘马后，怎么能还俗呢？”于是，那些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

其时，世尊以此因缘、为此事召集比丘僧团，问诸比丘言：“诸比丘，据说曾为杀鹜者的阿利塔比丘，在被僧团以不舍恶见为由执行举罪甘马后即还俗了，这是真的吗？”

“确实如此，世尊。”世尊呵责说：“实非所宜……诸比丘，此愚人已被僧团以不舍恶见而行举罪甘马，如何还能还俗呢？诸比丘，此事既不能令未信者生起信心……”如是呵责已……为诸比丘开示法要后，告诸比丘言：“既如是，诸比丘，僧团当解除因不舍恶见而作的举罪甘马。”

不应撤销四十三法 Nappaṭippassambhetabbatecattālīsakaṃ

72 诸比丘，对于具足五支的比丘，因不舍弃恶见而作的举罪甘马不应解除：他为别人授具足戒，给与依止，令沙弥侍奉，接受教诫比丘尼的委任，即使已被委任也教诫比丘尼。诸比丘，对于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因不舍弃恶见而作的举罪甘马不应解除。

诸比丘，比丘具足另外五支者，若不舍弃恶见，僧团不应解除其举罪甘马。他犯下这样的罪：僧团因他不舍弃恶见而对他作了举罪甘马，他即犯此甘马所针对之罪；或者另犯同类之罪，或者犯比那更重之罪；他诃责甘马，诃责行甘马之人——诸比丘，比丘具足这五支者，若不舍弃恶见，僧团不应解除其举罪甘马……

诸比丘，对于具备八支的比丘，因不放弃恶见而执行的举罪甘马不应被解除。他让一位清众比丘的伍波萨他停止、让他停止自恣、对他发号施令、对他提出检举、对他要求许可、举发他、令其忆念、挑拨他与诸比丘的关系——诸比丘，对于具备这八支的比丘，因不放弃恶见而执行的举罪甘马不应被解除。

于恶见不舍弃举罪甘马

不应撤销四十三法终

应撤销四十三法 Paṭippassambhetabbatecattālīsakaṃ

73 诸比丘，对于具足五支的比丘，因不舍弃恶见而作的举罪甘马应当解除：他不为别人授具足戒，不给与依止，不令沙弥侍奉，不接受教诫比丘尼的委任，即使已被委任也不教诫比丘尼。诸比丘，对于具足这五支的比丘，因不舍弃恶见而作的举罪甘马应当解除。

诸比丘，对于具备另外五支的比丘，因不放弃恶见而执行的举罪甘马应当被解除。他不犯下僧团执行为不放弃恶见举罪甘马的那个罪；不犯其他类似的罪；也不犯比那更严重的罪；他不指责甘马，也不指责执行甘马的人——诸比丘，对于具备这五支的比丘，因不放弃恶见而执行的举罪甘马应当被解除……

诸比丘，对于具备八支的比丘，因不放弃恶见而执行的举罪甘马应当被解除。他不让一位清众比丘的伍波萨他停止、不让他停止自恣、不对他发号施令、不对他提出检举、不对他要求许可、不举发他、不令其忆念、不挑拨他与诸比丘的关系——诸比丘，对于具备这八支的比丘，因不放弃恶见而执行的举罪甘马应当被解除。

于恶见不舍弃举罪甘马

应撤销四十三法终

74 “诸比丘，再者，应这样解除。诸比丘，那位因不舍弃恶见而被行举罪甘马的比丘，应去拜访僧团，将上衣偏袒一肩，顶礼上座诸比丘的脚，蹲坐下来，合掌，应

对僧团这样说：‘尊者，我——被僧团因不舍弃恶见而行了举罪甘马的人，现在如法行持，顺从悔改，行出罪法，请求解除因不舍弃恶见而行的举罪甘马。’应这样请求第二次。应这样请求第三次。应由一位聪明而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表白：”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某某比丘，被僧团因不舍弃恶见而行了举罪甘马，现在他如法行持，顺从悔改，行出罪法，请求解除因不舍弃恶见而行的举罪甘马。如果僧团已经准备好，僧团就解除对某某比丘因不舍弃恶见而行的举罪甘马。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某某比丘，被僧团因不舍弃恶见而行了举罪甘马，现在他如法行持，顺从悔改，行出罪法，请求解除因不舍弃恶见而行的举罪甘马。僧团解除对某某比丘因不舍弃恶见而行的举罪甘马。哪位尊者认可解除对某某比丘因不舍弃恶见而行的举罪甘马，请默然；哪位不认可，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说这件事……我第三次说这件事——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某某比丘，被僧团因不舍弃恶见而行了举罪甘马，现在他如法行持，顺从悔改，行出罪法，请求解除因不舍弃恶见而行的举罪甘马。僧团解除对某某比丘因不舍弃恶见而行的举罪甘马。哪位尊者认可解除对某某比丘因不舍弃恶见而行的举罪甘马，请默然；哪位不认可，请说出来。”

某某比丘因不舍弃恶见的缘故，僧团对他所行的举罪甘马，现在已经解除。僧团认可，所以默然，这件事我就这样记住了。

于恶见不舍弃举罪甘马第七终

甘马犍度第一

此犍度中有七事

其摄颂：

班杜咖罗黑答咖诸比丘，自己就是争论制造者，

他们靠近那样的人，在争论中煽风点火。

未生的争端便生起，已生的争端也增长扩大；

少欲、精进修行的诸比丘，对显示者公开表示不满。

正法住立的觉者，自生的无上士；

胜者在舍卫城，制定了呵责甘马。

不现前、未经询问、未经承认而作的；

无犯而不告知，或已告知却仍作的。

未告诫、未提醒，未令忆念而作的；

不现前、非法，又别众而作的。
未经询问、非法，再次别众而作的；
未经承认、以非法、又以别众而作的。
对于无犯者，以非法，以别众
而作出的。
对于不须发露者，即是非法、别众的。
对于已发露者，以非法，以别众，同样如此；
未经指责，以非法，以别众，同样如此；
未经提醒，以非法，以别众，同样如此；
未经举罪，以非法，以别众，同样如此。
依照黑方的规则，去了知白方。
当僧团愿意时，可对某人作呵责甘马。
争吵者、愚痴者、与恶友交往者、在增上戒上违犯者——
对于见解极坏的人，僧团应作呵责甘马。
若有人诽谤佛、法、僧，
即使对三位比丘，僧团也应作呵责甘马。
一个人制造争吵，愚痴，耽著于交往，
在增上戒上违犯，同样在邪见上违犯。
若有人诽谤佛、法、僧，
被作呵责甘马者，应这样正确随顺而行。
不得授人达上，不得给人依止，不得受沙弥服侍；
即使已得教诫比丘尼的认可，被处呵责甘马者也不得执行此职。
他不应犯那项罪，也不应犯类似或更重的罪；
不得批评甘马本身，也不得批评执行甘马的比丘。
不得中止清净比丘的伍波萨他或自恣；
不应作告诫、非难、请求机会及举罪。
那样的人不应回忆旧事、串联他人；
不得授人达上，不得给人依止，不得受沙弥服侍；
即使他曾经被认可教诫比丘尼，如果具足这五支，他也不再被认可；
若他犯那项罪，以及随后又犯类似或更重的罪。
若批评甘马和执行甘马者，其批评不得解除；

〔中止清净比丘的〕伍波萨他、自恣，向其行教导、擅加教诫；
请求机会、举罪，以及回忆旧事、串联他人；
若被呵责的比丘具足这八支，他的呵责甘马就不应被解除。
依照黑方的规则，去了知白方。
那愚人犯戒众多，却又与更殊胜者过从密切。
正自觉者、大牟尼，教令了依止甘马；
在枳咤山，有两位比丘——阿萨吉与富那婆娑。
他们行各种非行，身不自制；
胜者、正自觉者在舍卫城，作了驱出甘马；
在鱼林，苏丹玛比丘是质多居士的住处比丘。
苏丹玛比丘以种姓之说，轻蔑质多居士；
如来命令了“下意甘马”。
在憍赏弥，对恰那比丘，他不愿见自己的罪过；
胜者命令了，因其不见罪而驱出。
恰那对于那项罪过，不愿意忏悔；
调御者命令了，针对不忏悔的驱出甘马。
阿利塔的恶见，是源于无知；
胜者宣说了，因不舍弃恶见而驱出。
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以及同样的下意甘马；
在不见罪和不承认罪的举罪甘马中，以及在不舍恶见的举罪甘马中，
在嬉戏破行和邪命的甘马中，
以及在驱出甘马中，存在这些额外文句。
那些名为“不得”与“不赞”的两个五组，
在下意甘马中，存在这些额外文句。
呵责甘马和依止甘马，这两种甘马也类似。
驱出甘马与下意甘马，具有额外文句的特性。
三种举罪甘马，从分类来说也是类似的。
借由呵责甘马的方式，其余甘马也可领会。

甘马犍度终

2. 别住犍度

2. Pārivāsikakkhandhakaṃ

1. 别住者之行 1. Pārivāsikavattaṃ

75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也就在那个时候，一些正在行别住的诸比丘，竟然接受清净诸比丘对自己的问讯、起立迎接、合掌、恭敬服务、让座、让卧处、端洗脚水、摆洗脚凳、放擦脚石、接钵和袈裟，甚至在洗澡时为自己搓背。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对此不满、非难并指责说：“那些行别住的比丘，怎么可以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合掌、恭敬服务、让座、让卧处、端洗脚水、摆洗脚凳、放擦脚石、接钵和袈裟，甚至洗澡时让搓背呢！”于是，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那时，世尊就以这件刚发生的事为缘起，召集了比丘僧团，然后问那些比丘：“诸比丘，我听说那些行别住的比丘，真的接受了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合掌、恭敬服务、让座、让卧处、端洗脚水、摆洗脚凳、放擦脚石、接钵和袈裟，甚至在洗澡时让人搓背，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就呵斥他们说：“这实在不成体统……诸比丘，那些行别住的比丘，怎么可以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合掌、恭敬服务、让座、让卧处、端洗脚水、摆洗脚凳、放擦脚石、接钵和袈裟，甚至洗澡时让人搓背呢！诸比丘，这种做法既不能让没信心的人产生信心……呵斥完后……他做了相关的法义开示，然后告诉诸比丘：“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该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合掌、恭敬服务、让座、让卧处、端洗脚水、摆洗脚凳、放擦脚石、接钵和袈裟，也不该在洗澡时让人搓背。如果谁接受了，就犯恶作。”

“不过，诸比丘，我允许行别住的诸比丘之间，可以按照戒腊大小相互问讯、起立迎接、合掌、恭敬服务、让座、让卧处、端洗脚水、摆洗脚凳、放擦脚石、接钵和袈裟，在洗澡时也可以相互搓背。”

“诸比丘，我允许行别住的诸比丘有五件事可以按照戒腊大小来：参加伍波萨他、参加自恣、接受雨安居衣、接受分配、接受膳食。也因此，诸比丘，我要为行别住的诸比丘制定一套行法，说明行别住的诸比丘应当如何遵行。”

76 “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必须正确地遵行。在这里，所谓的正确遵行就是：”

“他不能给人授具足戒，不能给人做依止师，不能让沙弥服侍自己，不能接受比丘尼教诫师的资格任命，即使已经被任命了，也不能去教诫比丘尼们。导致僧团给他施行别住的那种罪，他不能再犯，相似的那种罪也不行，比这更严重的罪更不行。不能批评僧团的处分，不能批评执行处分的比丘。不能制止本性比丘的伍波萨他，不能制止他的自恣，不能对他做呵责，不能对他设立诘问，不能对他要求忏罪，不能去检举他，不能去提醒他，也不应和诸比丘勾结。”

“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能走在清净比丘的前面，也不能坐在清净比丘的前面。僧团中最边缘的座位、最边缘的卧铺、最边缘的住处，就该分配给他，而他也应该接受那个。”

“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该让清净比丘当自己的引导人或随从，一起前往俗人家。他不能受持住旷野林的头陀支，也不能受持常乞食的头陀支，更不能用‘别让人认出我’这种理由，让人把食物带出去。”

“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当有客比丘来时，应当告知；应当向客比丘告知；在伍波萨他日应当告知；在自恣时应当告知。如果他生病了，也应派人去告知。”

“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去没有比丘的住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

“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去没有比丘的非住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去没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

“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没有比丘的住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没有比丘的非住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没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

“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去没有比丘的住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去没有比丘的非住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去没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

“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去有比丘的住处，如果那里的诸比丘是不同共住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去有比丘的非住处，如果那里的诸比丘是不同共住的，除非与清净比丘

同行，除非有障碍。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去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如果那里的诸比丘是不同共住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

“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有比丘的住处，如果那里的诸比丘是不同共住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有比丘的非住处，如果那里的诸比丘是不同共住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如果那里的诸比丘是不同共住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

诸比丘，若彼处有比丘，而彼处诸比丘为不同共住者，则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或有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诸比丘，若彼处有比丘，而彼处诸比丘为不同共住者，则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或有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有比丘的非住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诸比丘，若彼处有比丘，而彼处诸比丘为不同共住者，则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或有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或有比丘的非住处；除非与清净比丘同行，除非有障碍。

80 各位比丘，行别住的比丘如果是从有比丘的住处去一个有比丘的住处——在那里有与他共住的比丘，而且他知道自己能当天到达——那么他应该去。

各位比丘，行别住的比丘如果是从有比丘的住处去一个有比丘的非住处——在那里有与他共住的比丘，而且他知道自己能当天到达——那么他应该去。

各位比丘，行别住的比丘如果是从有比丘的住处去一个不管是有比丘还是没有比丘的地方——在那里有与他共住的比丘，而且他知道自己能当天到达——那么他应该去。

各位比丘，行别住的比丘如果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一个有比丘的住处——在那里有与他共住的比丘，而且他知道自己能当天到达——那么他应该去。

各位比丘，行别住的比丘如果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一个有比丘的非住处——在那里有与他共住的比丘，而且他知道自己能当天到达——那么他应该去。

各位比丘，行别住的比丘如果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一个有比丘的住处或有比丘的非住处——在那里有与他共住的比丘，而且他知道自己能当天到达——那么他应该去。

各位比丘，行别住的比丘如果从有比丘的住处或有比丘的非住处去一个有比丘的住处——在那里有与他共住的比丘，而且他知道自己能当天到达——那么他应该去。

各位比丘，行别住的比丘如果从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去一个有比丘的非住处——在那里有与他共住的比丘，而且他知道自己能当天到达——那么他应该去。

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应当从有比丘住的地方，无论是寺院还是非寺院，前往有比丘住的地方，无论那里算寺院还是不算寺院——只要那里的比丘和他有同一共住关系，而且他知道自己能够在今日之内到达。

81 “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与清净比丘在有同一顶盖的住处里共住，不应在有同一顶盖的非住处里共住，也不应在有同一顶盖的、无论算是住处还是非住处的地方共住。见到清净比丘，他应当从座位上站起来。应当以座位邀请清净比丘。不应与清净比丘坐在同一个座位上；当清净比丘坐在低座位上时，不应坐在高座位上；当清净比丘坐在地上时，不应坐在座位上。不应在同一经行处经行；当清净比丘在低处经行时，不应在高处经行；当清净比丘在地面上经行时，不应在经行台上经行。”

82 “诸比丘，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与较他年长的行别住比丘……不应与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与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与正在行敬悦的比丘……不应与应出罪（Abbhāna）的比丘——在有同一顶盖的住处里共住，不应在有同一顶盖的非住处里共住，也不应在有同一顶盖的、无论算是住处还是非住处的地方共住；不应坐在同一座位上；当对方坐在低座位上时，不应坐在高座位上；当对方坐在地上时，不应坐在座位上；不应在同一经行处经行；当对方在低处经行时，不应在高处经行；当对方在地面上经行时，不应在经行台上经行。”

“诸比丘，若由以行别住者作第四人的僧团举行别住、令退回原本、授予敬悦，或由二十人僧团为他出罪，则此甘马（kamma，古译：羯磨）无效，且不该做。”

九十四别住者之行终

83 那时，优波离尊者（Upāli）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礼敬，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后，优波离尊者这样对世尊说：“尊者，行别住的比丘有几种夜断的情况？”“优波离，行别住的比丘有三种夜断的情况：共住、别住、不告知。优波离，这就是行别住比丘的三种夜断。”

84 而就在那个时候，舍卫城聚集了一个庞大的比丘僧团。行别住的诸比丘没有办法清净地过完别住。他们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诸比丘，我允许放下别住。并且，诸比丘，应当这样放下：那位行别住的比丘应当去到一位比丘面前，把上衣搭在一肩，蹲坐下来，合掌后，应对那位比丘这样说：‘我放下别住。’这样别住就算是放下了。或者说：‘我放下这个义务。’这样别住也算是放下了。”

85 而就在那个时候，舍卫城的诸比丘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行别住的诸比丘能够清净地过完别住。他们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诸比丘，我允许重新拿起别住。诸比丘，应当这样拿起：那位行别住的比丘先来到一位比丘面前，把上衣搭在一侧肩上，蹲下身坐下来，合掌，然后这样对那位比丘说：‘我拿起别住。’这样，别住就算是拿起了。又说：‘我拿起这个义务。’这样，别住也算是拿起了。”

别住者之行终

2. 应退回原本者之行 2. Mūlāyapaṭikassanārahavattaṃ

86 而就在那个时候，应退回原本的诸比丘，接受了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合掌、恭敬服务、搬来座位、搬来卧具、洗脚水、洗脚凳、擦脚石、接取衣钵，还包括洗澡时受人搓背。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对此非难、批评、指责道：“那些应退回原本的诸比丘，怎么能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乃至洗澡时受人搓背呢？”于是，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

那时，世尊以这个因缘、以这个事项召集了比丘僧团，然后询问诸比丘：“诸比丘，听说应退回原本的诸比丘，接受清净诸比丘对他们合掌、起立……（中略）……洗浴时为他们擦背，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斥说：“这不合适……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诸比丘怎么能接受清净诸比丘对他们合掌、起立……（中略）……洗浴时为他们擦背呢！诸比丘，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呵斥之后……作了法语开示，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该接受清净诸比丘对他合掌、起立、合掌作礼、恭敬之行、递上座位、递上卧具、洗脚水、脚凳、擦脚石、接取钵和衣、洗浴时擦背。谁如果接受，就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应退回原本的诸比丘互相之间依戒腊次序进行合掌、起立……（中略）……洗浴时擦背。诸比丘，我允许应退回原本的诸比丘依戒腊次序有五事：伍波萨他、自恣、雨安居衣、差遣、食物。那么，诸比丘，我将为应退回原本的诸比丘制定他们应当奉行的仪法。’

87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应当正确地奉行。于此，正确地奉行是：”

“不应当为别人授具足戒，不应当给与依止，不应当让沙弥服侍，不应当接受教诫比丘尼的选任，即使被选任了也不应当教诫比丘尼。不应当再犯那个导致僧团将他退回原本的罪，也不应当再犯与它类似或者比它更重的罪；不应当诽谤甘马决议，不应当诽谤执行他人。不应当对清净比丘暂停伍波萨他，不应当暂停自恣，不应当进行告诫，不应当设立检举，不应当请求准许，不应当举罪，不应当令他回忆，不应当与诸比丘进行交涉。”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当走在清净比丘的前面，不应当坐在清净比丘的前面。僧团里最边末的座位、最边末的卧具、最边末的住处，就应当分配给他，他也应当接受那个。”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当以清净比丘为前导，也不应当以清净比丘为后随，去拜访在家人之家；不应当受持林野支，不应当受持托钵支，也不应当因为那些原因而让人把钵食拿出来——免得他们认出我。”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当从一个有诸比丘的住处，去一个无诸比丘的住处，除非是和清净比丘一起，除非有危难。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当从一个有诸比丘的住处，去一个无诸比丘的非住处，除非是和清净比丘一起，除非有危难。”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当从一个有诸比丘的住处，去一个无诸比丘的住处或无诸比丘的非住处，除非是和清净比丘一起，除非有危难。”

诸比丘，须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得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无比丘的住处……不得前往无比丘的非住处……不得前往无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是与清净的清净比丘同去，除非是遭遇急难。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前往无比丘的住处……不应前往无比丘的非住处……不应前往无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是和清净的清净比丘一起，除非是因为有急难。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不应前往有比丘的非住处……不应前往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不同住者，除非是和清净的清净比丘一起，除非是因为有急难。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不应前往有比丘的非住处……不应前往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不同住者，除非是和清净的清净比丘一起，除非是因为有急难。

诸比丘，应被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不应前往有比丘的非住处……不应前往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但若那住处的比丘是不同住者，则除非是和清净的清净比丘一起，除非是因为有急难，也不应前往。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可以从有比丘的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可以前往有比丘的非住处……可以前往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同住者，而且他知道“我今日就能到达。”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可以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可以前往有比丘的非住处……可以前往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同住者，而且他知道“我今日就能到达。”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可以从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可以前往有比丘的非住处……可以前往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同住者，而且他知道“我今日就能到达。”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与清净比丘在同一屋顶的住处共住，不应在同一屋顶的非住处共住，也不应在同一屋顶的住处或非住处共住。见到清净比丘，应从座位站起来；应以座位邀请清净比丘；不应与清净比丘同坐一个座位；清净比丘坐在低处时，他不应坐在高处；清净比丘坐在地上时，他不应坐在座位上；不应在同一经行处经行；清净比丘在低的经行处经行时，他不应在高的经行处经行；清净比丘在地上经行时，他不应在经行处经行。”

诸比丘，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与行别住的比丘……（中略）……与应退回原本的、较年长的比丘……（中略）……与应受敬悦的比丘……（中略）……与正行敬悦的比丘……（中略）……与应出罪的比丘在同一屋顶的住处共住，不应在同一屋顶的无住处共住，也不应在同一屋顶的住处或无住处共住。不应同坐一个座位；对方坐在低处时，他不应坐在高处；对方坐在地上时，他不应坐在座位上；不应在同一经行处经行；对方在低的经行处经行时，他不应在高的经行处经行；对方在地上经行时，他不应在经行处经行。

诸比丘，若以应退回原本者为第四人而作甘马——给别住、退回原本、给敬悦，或以二十众给他出罪——这甘马是不如法的，也是不应做的。

应退回原本者之行终

3. 应受敬悦者之行仪 3. Mānattārahavattaṃ

88 就在那个时候，应受敬悦的诸比丘，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合掌礼敬、恭敬服务、搬座位、搬卧具、洗脚水、脚凳、擦脚石、接过钵和衣、以及在洗澡时给搓背。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中略）……就非难、指责、批评说：“这些应受敬悦的诸比丘，怎么能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合掌礼敬、恭敬服务、搬座位、搬卧具、洗脚水、脚凳、擦脚石、接过钵和衣、以及在洗澡时给搓背呢！”于是，那些比丘们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中略）……世尊问：“诸比丘，听说应受敬悦的诸比丘真的接受了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中略）……以及在洗澡时给搓背，这是真的吗？”他们回答：“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斥道：“这不

合适……（中略）……诸比丘，这些应受敬悦的诸比丘，怎么能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中略）……以及在洗澡时给搓背呢！诸比丘，这不能使未生信者生信……（中略）……”呵斥之后……（中略）……做了开示后，佛陀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中略）……以及在洗澡时给搓背。如果接受了，就犯恶作案。诸比丘，我允许应受敬悦的诸比丘，在他们内部按照戒腊长幼互相问讯、起立迎接……（中略）……以及在洗澡时给搓背。诸比丘，我允许应受敬悦的诸比丘，按照戒腊长幼顺序享有这五样东西：诵戒、自恣、雨安居衣、分配、膳食。那么，诸比丘，我现在要为应受敬悦的诸比丘制定规矩，告诉他们应当如何行持。”

89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应当妥善地行持。以下是妥善行持的方法——”

“不得给人授具足戒……（中略）……（如同应退回原本者的规定那样，应详细展开说明。）不得使比丘们相互牵连，制造争执。”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走在清净比丘的前面，也不应坐在清净比丘的前面。僧团中最边角的座位、最边角的卧具、最边角的住所，应当分配给他，而他也应当接受那个。”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前往俗人家拜访时，不应以清净比丘作前导僧或后随僧；也不应受持林野住支，不应受持常乞食支，也不应为此而让人把食物送到别处去，心想：“别让人认出我。”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该从有比丘的住处前往无比丘的住处，除非是和清净比丘一起，或者是遇到了障碍。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该从有比丘的住处前往无比丘的非住处，除非是和清净比丘一起，或者是遇到了障碍。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该从有比丘的住处前往无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是和清净比丘一起，或者是遇到了障碍。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该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无比丘的住处……前往无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无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是和清净比丘一起，或者是遇到了障碍。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该从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前往无比丘的住处……前往无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无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是和本性比丘一起，除非有障碍。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该从有比丘的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不应前往有比丘的非住处……不应前往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那些地方的比丘属于不同共住者，除非是本性比丘，除非有障难。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该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前往有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那些地方的比丘属于不同共住团体，除非是和清净比丘一起，或者是遇到了障碍。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该从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前往有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那些地方的比丘属于不同共住团体，除非是和清净比丘一起，或者是遇到了障碍。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应当前往这样的地方：有比丘的住处、有比丘的住处……有比丘的无住处……有比丘的住处或无住处——只要那里有与他共住的诸比丘，而且他知道自己今日就能赶到。”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应当前往这样的地方：有比丘的无住处、有比丘的住处……有比丘的无住处……有比丘的住处或无住处——只要那里有与他共住的诸比丘，而且他知道自己今日就能赶到。”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应当前往这样的地方：有比丘的住处或无住处、有比丘的住处……有比丘的无住处……有比丘的住处或无住处——只要那里有与他共住的诸比丘，而且他知道自己今日就能赶到。”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与清净比丘在同一屋顶的住处里住，不应在同一屋顶的无住处里住，不应在同一屋顶的住处或无住处里住。见到清净比丘应当从座位上站起来。清净比丘应当被以座位邀请。不应与清净比丘同坐一个座位；清净比丘坐在低座时，不应坐在高座；清净比丘坐在地上时，不应坐在座位上。不应在同一经行处经行；清净比丘在低的经行处经行时，不应在高的经行处经行；清净比丘在地上经行时，不应在经行处经行。”

“诸比丘，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与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与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与更资深的应受敬悦比丘……不应与正在行敬悦的比丘……不应与应出罪的比丘，在同一屋顶的住处里住，不应在同一屋顶的无住处里住，不应在同一屋顶的住处或无住处里住；不应同坐一个座位；对方坐在低座时，不应坐在高座；对方坐在地上时，不应坐在座位上；不应在同一经行处经行；对方在低的经行处经行时，不应在高的经行处经行；对方在地上经行时，不应在经行处经行。”

“诸比丘，如果由应受敬悦者作为第四人而授予别住、令退回原本、授予敬悦，或由二十人团体令其出罪，这样的行为是不如法的，也不应当做。”

应受敬悦者之行仪终

4. 行敬悦者之行仪 4. Mānattacārikavattaṃ

90 就在那个时候，正在行敬悦的诸比丘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合掌、恭敬侍奉、提供座位、提供卧具、洗脚水、脚凳、擦脚石、接取钵和衣、以及在洗澡时擦背的服侍。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对此非难、批评、指责道：“正在行敬悦的诸比丘怎么能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乃至洗澡时擦背的服侍呢！”于是，那些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其时，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事件召集了比丘僧团，问诸比丘道：“诸比丘，听说正在行敬悦的诸比丘真的接受了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乃至洗澡时擦背的服侍，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斥道：“这不合适……诸比丘，正在行敬悦的诸比丘怎么能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乃至洗澡时擦背的服侍呢！诸比丘，这不能使未生信者生信……呵斥之后……说了法义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道——”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不应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合掌礼敬、恭敬服务、递上座位、递上卧具、洗脚水、洗脚凳、擦脚布、接受钵与袈裟，以及在洗浴时擦背。如果谁接受了，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行敬悦的诸比丘之间按照辈分大小相互问讯、起立迎接……（中略）……在洗浴时擦背。诸比丘，我允许行敬悦的诸比丘按照辈分大小进行这五种事情：诵戒日、自恣日、雨安居浴衣、分食、供餐。诸比丘，因此，我将为行敬悦的诸比丘制定行法，说明行敬悦的诸比丘应当怎样行持。

91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应当正确行持。这其中的正确行持就是：

不应让人剃度，不应给人依止，不应让沙弥照顾自己，不应接受教导比丘尼的任命，即使已被任命也不应教导比丘尼们。对于自己被僧团给予敬悦的那个罪，不应再犯，也不应犯同类的其他罪或比它更重的罪；不应批评这个甘马，不应批评执行甘马的人。不应取消清净比丘的诵戒日，不应取消其自恣日，不应对其做强制约束，不应向其发起追究，不应要求其说明清净，不应检举他，不应提醒他，不应让诸比丘和他扯在一起。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不应在清净比丘前面行走，不应在前面坐着。僧团中最边角的座位、最边角的卧具、最边角的住处，应该分配给他，而他也应当接受那个。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不应由一位清净比丘在前引导或在后随行，就这样前往俗家拜访；不应受持林栖支，不应受持常乞食支，也不应因此而叫人把食物送出来，心想：“不要让人知道我的事。”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如果是客来到，应当报告；应向客比丘报告；在诵戒日时，应当报告；在自恣日时，应当报告；每一天都应当报告。如果他生病了，也应当派遣使者去报告。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去没有比丘的住处，除非是跟随僧团而去，除非是有障碍事。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去没有比丘的非住处，除非是跟随僧团而去，除非是有障碍事。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前往无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与僧团一起，除非有危难。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没有比丘的住处……（中略）……不应去没有比丘的非住处……（中略）……不应去没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与僧团一起，除非有危难。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去没有比丘的住处……（中略）……不应去没有比丘的非住处……（中略）……不应去没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与僧团一起，除非有危难。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不应去有比丘的住处、有比丘的住处……（中略）……不应去有比丘的非住处……（中略）……不应去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在那里有那些共住不同的比丘，除非与僧团一起，除非有危难。

诸比丘，有比丘的非住处、有比丘的住处，行敬悦的比丘都不应去……（中略）……不应去有比丘的非住处……（中略）……有比丘的住处也好，有比丘的非住处也好，只要有那些不同共住的比丘在，就不应去，除非与僧团一起，除非有危难。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不应去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有比丘的住处……（中略）……不应去有比丘的非住处……（中略）……不应去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在那里有那些共住不同的比丘，除非与僧团一起，除非有危难。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可以去有比丘的住处、有比丘的住处……（中略）……可以去有比丘的非住处……（中略）……可以去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只要那里有共同共住的比丘，而他知道：“我今日能去到那里。”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可以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有比丘的住处……（中略）……可以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有比丘的非住处……（中略）……可以从有比丘的

住处或非住处去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凡那里有同为共住的比丘，且他知道：“我今天就能到达。”

诸比丘，只要那里有与他共住的比丘，而且他自知当天就能到达，行敬悦的比丘就应当前往有比丘的住处，或者无住处但有比丘的地方……有比丘的住处……有比丘的无住处……或者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不应与清净的清净比丘在同一屋顶的住处居住，不应在同一屋顶的无住处居住，也不应在同一屋顶的住处或非住处居住。见到清净的清净比丘，应当从座位上站起来。应当请清净的清净比丘就座。不应与清净的清净比丘同坐一座；当清净比丘坐在低位座位时，自己不应坐在高位座位；当清净比丘坐在地上时，自己不应坐在座位上。不应在同一经行处经行；当清净比丘在低位经行处经行时，自己不应在高位经行处经行；当清净比丘在地上经行时，自己不应在经行处经行。

诸比丘，行敬悦的比丘不应与行别住的比丘……不应与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不应与应受敬悦的比丘……不应与比自己资深的行敬悦比丘……不应与应出罪的比丘，在同一屋顶的住处居住，不应在同一屋顶的无住处居住，也不应在同一屋顶的住处或非住处居住；不应同坐一座；当对方坐在低位座位时，不应自己坐在高位座位；当对方坐在地上时，不应自己坐在座位上；不应在同一经行处经行；当对方在低位经行处经行时，不应自己在高位经行处经行；当对方在地上经行时，不应自己在经行处经行。

诸比丘，如果一个僧团中行敬悦的比丘排在第四位，却去给与别住、令退回原本、给与敬悦，或者以二十位比丘的僧团做出罪，这都不成为有效的僧团行为，也是不应该做的。

92 那时，优波离尊者来到世尊所在的地方，向世尊礼敬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优波离尊者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行敬悦的比丘有多少种夜断的情况呢？”“优波离，行敬悦的比丘有四种夜断的情况：共住、别住、不告知、在人数不足的僧团中行作。优波离，这就是行敬悦比丘的四种夜断情况。”

93 那时，在舍卫城有一个很大的比丘僧团聚集。行敬悦的诸比丘没办法完成敬悦的净化。他们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你们暂时放下敬悦的修行。诸比丘，应当这样放下：那位行敬悦的比丘要走到一位比丘面前，把上衣偏袒一边，蹲坐下来，合掌，然后对他说：”我放下敬悦。“这样，敬悦就放下了。或者说：”我放下行法。“这样，敬悦也放下了。”

94 那时，舍卫城的诸比丘到处分散离开了。行敬悦的诸比丘得以完成敬悦的净化。他们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你们重新受持敬悦的修行。诸比丘，应当这样受持：那位行敬悦的比丘要走到一位比丘面前，把上衣偏袒一边，蹲坐下来，合掌，然后对他说：”我受持敬悦。“这样，敬悦就受持了。或者说：”我受持行法。“这样，敬悦也就受持了。”

行敬悦者之行仪终

5. 应出罪者之行 5. Abbhānārahavattaṃ

95 那时，应出罪的诸比丘接受了清净的清净诸比丘向他们行礼、起立迎接……（中略）……在沐浴时为他们搓背的服务。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对此非难、批评、指责说：“这些应出罪的比丘怎么能接受清净的清净诸比丘行礼、起立迎接……（中略）……沐浴时搓背的服务呢！”于是，那些比丘们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

那时，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事情，召集了比丘僧团，然后询问诸比丘：“诸比丘，那些应出罪的比丘，真的接受了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中略）……洗澡时的搓背服务吗？”

“世尊，是真的。”佛陀世尊呵斥说：“这不合适……（中略）……诸比丘，那些应出罪的比丘，怎么可以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中略）……洗澡时的搓背服务呢！诸比丘，这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产生信心……（中略）……”呵斥之后……他讲了法义的开示，然后告诉诸比丘：“诸比丘，不应由应出罪的比丘接受清净诸比丘的问讯、起立迎接……（中略）……洗澡时的搓背服务。如果谁接受了，就犯了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应出罪的比丘之间，按照戒腊高低相互问讯、起立迎接……（中略）……洗澡时的搓背服务。诸比丘，我允许应出罪的诸比丘有五件事情按照戒腊高低来：诵戒日、自恣日、雨安居衣、僧团的分配、饮食的分配。因此，诸比丘，我要为应出罪的诸比丘制定行法，这是应出罪的诸比丘应当遵守的。”

96 “诸比丘，应出罪的比丘应当好好地遵行行法。这正确的行法就是：

不应给人剃度……（如同前面，应这样详细展开，）不应使他与诸比丘有所牵连。

“诸比丘，应出罪的比丘不应在清净清净比丘的前面行走，不应在前面坐下。如果僧团有安排给他的边末座位、边末卧铺、边末住处，他应当接受那个。”

“诸比丘，应出罪的比丘，不应以清净清净比丘作为前导沙门或后随沙门，去接近俗人家；不应受持林野住的头陀支；不应受持常乞食的头陀支；也不要因为怕被人认出来，就让人把钵食带出来。”

“诸比丘，应出罪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去没有比丘的住处，除非是和清净清净比丘一起，除非有障碍因缘。”

“诸比丘，应出罪的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去没有比丘的非住处，除非是和清净清净比丘一起，除非有障碍因缘……（如同前面，应这样详细展开。）

“诸比丘，应出罪的比丘可以去这样的地方，有比丘的住处、非住处、住处或非住处……非住处……住处或非住处，有比丘的住处、非住处、住处或非住处……有比丘的非住处……有比丘的住处、非住处、住处或非住处或非住处，只要那里有与他有相同共住身份的比丘，而且他知道自己今日就能赶到。”

诸位比丘，应出罪的比丘不应与清净比丘在同一屋顶的住处同住；不应在同一屋顶的非住处同住；也不应在同一屋顶的住处或非住处同住。见到清净比丘，应从座位上起身；清净比丘有座位时，应请他入座。不应与清净比丘同坐一个座位；清净比丘坐在低座位时，不应坐在高座位；清净比丘坐在地上时，不应坐在座位上。不应与清净比丘在同一经行处经行；清净比丘在低经行处经行时，不应在高经行处经行；清净比丘在地上经行时，不应在经行处经行。

“诸位比丘，不应由应出罪的比丘，与行别住的比丘……与应退回原本的比丘……与应受敬悦的比丘……与行敬悦的比丘……与年长而应出罪的比丘，在同一屋顶的住处同住；不应在同一屋顶的非住处同住；不应在同一屋顶的住处或非住处同住。不应同坐一个座位；对方坐在低座位时，不应坐在高座位上；对方坐在地上时，不应坐在座位上。不应在同一经行处经行；对方在低经行处经行时，不应在高经行处经行；对方在地上经行时，不应在经行处上经行。”

“诸位比丘，如果由四个应出罪的人来授予别住，来退回原本，来授予敬悦，来为这样的人出罪，那是不成立的甘马，也不应该去做。”

应出罪者之行终

别住犍度第二

此犍度中有五事

其摄颂：

那些行别住的人，竟接受清净诸比丘的恭敬服侍；

比如礼拜、起身迎接、合掌和应有的尊重行为；

让座、提供卧具、洗脚水、脚、凳和擦脚布；

钵、洗浴、按摩等服务，这让那些善良的诸比丘非难不已。

接受〔服务〕者犯恶作；〔别住者〕彼此之间依戒腊可行五事。

在诵戒日、自恣时，以及雨安居期间的供养食和食事。
在那里对于去往清净比丘那里者，应当正确地履行义务。
而无论在前或在后，若有界限范围也是如此。
在阿兰若处取食，对客比丘、在诵戒日。
在自恣时，应派使者前往有诸比丘的地方。
在同一屋檐下应从座起身，同样地受邀时〔亦应以座相邀〕。
在低座位和低经行处，在地面上和用经行道。
与较年长者作甘马是不成立的，夜断与清净；
关于舍弃与受持，这是行别住者的行法。
退回原本者与应受敬悦者，同样还有行敬悦者；
应出罪者及其指导原则，以及再论这些的混合情况。
在行别住者中有三类，在行敬悦者中有四类；
在夜断与敬悦中，这些分类并不适用；
其余两种甘马情况相似，三种甘马则完全相同。

别住犍度终

3. 结合犍度

3. Samuccayakkhandhakaṃ

1. 精液流出 1. Sukkavissaṭṭhi

97 那时，佛陀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就在那时，具寿伍达义（Udāyī）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我应当如何行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佛陀。佛陀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因伍达义比丘这故意泄精、未覆藏的一罪，给予他六夜敬悦。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予——”

未覆藏敬悦 Appaṭicchannamānattaṃ

98 诸比丘，那位伍达义比丘应这样：到僧团那里，将上衣搭在一肩，向长老诸比丘顶礼双足，蹲踞而坐，合掌，然后这样说——“长老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长老们，我为这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长老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第二次，长老们，我为这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长老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第三次，长老们，我为这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应由一位能干、胜任的比丘告知僧团：

99 “长老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就这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如果僧团认为时机适宜，就请僧团就这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给予伍达义比丘六夜敬悦。这是动议。”

“长老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就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僧团就伍达义比丘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给予六夜敬悦。哪位长老同意就伍达义比丘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给予六夜敬悦，请保持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第二次，我也说此事——长老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向僧团乞求对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六夜敬悦。僧团给予伍达义比丘对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六夜敬悦。哪位长老同意给予伍达义比丘对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六夜敬悦，请保持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第三次，我也说此事——长老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就这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僧团就这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给予伍达义比丘六夜敬悦。哪位长老同意就这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给予伍达义比丘六夜敬悦，请保持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就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给予伍达义比丘六夜敬悦。僧团同意，所以默然。我如此受持此事。”

不覆藏出罪 Appaṭicchannaabbhānaṃ

100 敬悦行满后，他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我向僧团乞求了对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六夜敬悦。僧团给予了我对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六夜敬悦。我已行满敬悦。我应当如何行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佛陀。佛陀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出伍达义比丘的罪。诸比丘，应当这样出罪——”

诸比丘，那时，具寿伍达义应当这样去见僧团：把上衣搭在一肩，顶礼长老诸比丘的双足，然后蹲坐，合掌，对僧团这样说——“尊者，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我为这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僧团为这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给了我六夜敬悦。尊者，我已经完成了敬悦，现在向僧团乞求出罪（Abbhāna）。”

“尊者，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我为这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僧团为这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给了我六夜敬悦。我已经完成了敬悦，尊者，我第二次向僧团乞求出罪。”

“尊者，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我为这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僧团为这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给了我六夜敬悦。我已经完成了敬悦，尊者，我第三次向僧团乞求出罪。”应当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将此事告知僧团：

101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比丘伍达义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为这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僧团为比丘伍达义的这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给了他六夜敬悦。他已经完成了敬悦，现在向僧团乞求出罪。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就出罪比丘伍达义。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比丘伍达义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为这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僧团为比丘伍达义的这

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给了他六夜敬悦。他已经完成了敬悦，现在向僧团乞求出罪。僧团出罪比丘伍达义。哪位尊者同意比丘伍达义的出罪，请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说这个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比丘伍达义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为这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僧团为比丘伍达义的这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给了他六夜敬悦。他已经完成了敬悦，现在向僧团乞求出罪。僧团出罪比丘伍达义。哪位尊者同意比丘伍达义的出罪，请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三次说这个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比丘伍达义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为这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僧团为比丘伍达义的这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给了他六夜敬悦。他已经完成了敬悦，现在向僧团乞求出罪。僧团出罪比丘伍达义。哪位尊者同意比丘伍达义的出罪，请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为伍达义比丘出罪。此事得到僧团的认可，因此默然，我如此认定。”

一日覆藏别住 Ekāhappaṭicchannaparivāsaṃ

102 就在那个时候，具寿伍达义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他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我应当如何行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给伍达义比丘，对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给予一天别住。诸比丘，应当这样给：”

“诸比丘，那位伍达义比丘应当这样：走向僧团，把上衣搭在一肩，向长老诸比丘顶礼双足，蹲踞而坐，合掌致敬，然后这样说：‘尊者，我犯了一个罪，是故意泄精、覆藏一天的罪。尊者，我就这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向僧团乞求一天别住。’应当乞求第二次。应当乞求第三次。应当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告知僧团：”

103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他就这一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向僧团乞求一天别住。如果僧团认为合适，僧团应就这一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给予伍达义比丘一天别住。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他向僧团乞求：对他这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给予一天别住。僧团对伍达义比丘的这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给予一天别住。各位尊者中，谁同意

对伍达义比丘的这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给予一天别住，请保持沉默；谁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经给了伍达义比丘一天别住——因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僧团同意，因此默然，我是这样持守这次决议的。

一日覆藏敬悦 Ekāhappaṭicchannamānattaṃ

104 他完成别住之后，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我向僧团乞求，对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给予一天别住。僧团给了我，对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一天别住。我已经完成了别住。我应当如何行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给伍达义比丘，对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给予六夜敬悦。诸比丘，应当这样给：”

诸比丘，那位伍达义比丘应当这样：走向僧团……（中略）……然后这样说：‘尊者，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我就这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向僧团乞求一天别住。僧团就这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给了我一天别住。尊者，我已经完成了别住，我就这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一天——向僧团乞求六夜敬悦。’应当乞求第二次。应当乞求第三次。应当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告知僧团：

105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比丘伍达义犯了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了一日。他向僧团请求：对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给予一日别住。僧团已经给予比丘伍达义对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的一日别住。他完成了别住后，向僧团请求：对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给予六夜敬悦。如果僧团认为时机恰当，僧团应给予比丘伍达义对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的六夜敬悦。这是议案。”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比丘伍达义犯了故意的泄精罪，覆藏了一日。他向僧团请求：就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这一罪，给予一日别住。僧团已就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这一罪，给予比丘伍达义一日别住。他别住期满后，向僧团请求：就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这一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就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这一罪，给予比丘伍达义六夜敬悦。哪位尊者认同就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这一罪，给予比丘伍达义六夜敬悦，请保持默然；哪位不认同，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经给予比丘伍达义对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六夜敬悦。僧团认同，因此默然。我这样持记此事。”

一日覆藏出罪 Ekāhappaṭicchannaabbhānaṃ

106 他完成了敬悦后，对诸比丘宣布：“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了一日。我对僧团请求对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给予一日别住。僧团对我给予了那一日别住。我完成了别住后，对僧团请求对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给予六夜敬悦。僧团对我给予了六夜敬悦。我已经完成敬悦。我现在应当如何做呢？”诸比丘将这件事禀报给佛陀。佛陀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出罪伍达义比丘。诸比丘，应当这样出罪——”

“那么，诸比丘，伍达义比丘应当去僧团那里……应当这样对他说：‘尊者，我犯了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了一日。我对僧团请求对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给予一日别住。僧团对我给予了那一日别住。我完成了别住后，对僧团请求对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给予六夜敬悦。僧团对我给予了六夜敬悦。尊者，我已完成敬悦，向僧团请求出罪。’应当请求第二次。应当请求第三次。应当由一位经验丰富、能力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107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比丘伍达义犯了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了一日。他向僧团请求：对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给予一日别住。僧团已经给予比丘伍达义那一日别住。他完成了别住后，向僧团请求：对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给予六夜敬悦。僧团已经给予比丘伍达义六夜敬悦。他已完成敬悦，向僧团请求出罪。如果僧团认为时机恰当，僧团应出罪伍达义比丘。这是议案。”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比丘伍达义犯了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了一日。他向僧团请求：对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给予一日别住。僧团已经给予比丘伍达义那一日别住。他完成了别住后，向僧团请求：对一个罪——故意的泄精、覆藏一日——给予六夜敬悦。僧团已经给予比丘伍达义六夜敬悦。他已完成敬悦，向僧团请求出罪。僧团出罪伍达义比丘。哪位尊者认同伍达义比丘的出罪，请保持默然；哪位不认同，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为伍达义比丘出罪。此事得到僧团的认可，因此默然，我如此认定。”

五日覆藏别住 Pañcāhappaṭicchannaparivāso

108 恰在那时，具寿伍达义犯了一项罪责，即故意泄精，覆藏了两日……（中略）……覆藏了三日……（中略）……覆藏了四日……（中略）……覆藏了五日。他向诸比丘坦白说：“贤友们，我犯了一项罪责，即故意泄精，覆藏了五日。我现在应当如何行呢？”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为伍达义比丘那覆藏五日的故意泄精一项罪责，给予五日别住。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予——

“诸比丘，那位伍达义比丘应如此行：走近僧团，将上衣搭于一肩，向长老诸比丘顶礼双足，蹲坐下来，合掌高举，然后如此说：‘尊者僧团，我犯了一项罪责，即故意泄精，覆藏了五日。尊者僧团，我为这覆藏五日的故意泄精一项罪责，向僧团乞求五日别住。’应当乞求第二次。应当乞求第三次。应由一位能干的、称职的比丘向僧团动议：

109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项罪责，即故意泄精，覆藏了五日。他正在为那覆藏五日的故意泄精一项罪责，向僧团乞求五日别住。如果僧团认为时机适宜，就请僧团为伍达义比丘那覆藏五日的故意泄精一项罪责，给予五日别住。这是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项罪责，即故意泄精，覆藏了五日。他正在为那覆藏五日的故意泄精一项罪责，向僧团乞求五日别住。僧团为伍达义比丘那覆藏五日的故意泄精一项罪责，给予五日别住。哪位尊者认可为伍达义比丘那覆藏五日的故意泄精一项罪责，给予五日别住这件事，请沉默；哪位不认可，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就伍达义比丘故意泄精、覆藏五日这一项罪责，给予他五日别住。此事得到僧团的认可，因此默然，我如此认定。’

别住者退回原本 Pārivāsikamūlāyapaṭikassanā

110 他在行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告诉诸比丘：“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我向僧团乞求对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给以五天别住。僧团给了我对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五天别住。我在行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我应当怎么行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佛陀。“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将具寿伍达义因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拉回原本。诸比丘，应当这样将他拉回原本——”

那么，诸比丘，具寿伍达义应当前往僧团……应当这样对他说：‘尊者，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我因这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向僧团乞求五天别住。僧团因我这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给了我五天别住。我行别住期间，中途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尊者，我因中途这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向僧团乞求拉回原本。’应当乞求第二次。应当乞求第三次。应当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告知僧团——

111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具寿伍达义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他向僧团乞求对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给以五天别住。僧团给了具寿伍达义对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五天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现在向僧团乞求因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而拉回原本。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当将具寿伍达义因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拉回原本。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具寿伍达义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他向僧团乞求对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给以五天别住。僧团给了具寿伍达义对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五天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现在向僧团乞求因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而拉回原本。僧团将具寿伍达义因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拉回原本。哪位尊者同意将具寿伍达义因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拉回原本，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具寿伍达义已被僧团因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拉回原本。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住了。”

应受敬悦者退回原本 Mānattārahamūlāyapaṭikassanā

112 他已行完别住，具足了接受敬悦的条件，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告诉诸比丘：“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我向僧团乞求对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给以五天别住。僧团给了我对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五天别住。我在行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我向僧团乞求因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而拉回原本。僧团因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将我拉回了原本。我现在已行完别住，具足了接受敬悦的条件，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我应当怎么行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佛陀。“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将具寿伍达义因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拉回原本。诸比丘，应当这样将他拉回原本——”

“那么，诸比丘，具寿伍达义应当前往僧团……应当这样对他说：‘尊者，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我已行完别住，具足了接受敬悦的条件，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为着中间这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我向僧团乞求拉回原本。’应当乞求第二次。应当乞求第三次。应当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告知僧团——”

113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具寿伍达义犯了一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他已住满别住，应受敬悦，但在期间又犯了一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向僧团请求：为期间所犯的这一未覆藏的故意泄精罪，拉回原罪从头来过。如果僧团认为时机适宜，就请僧团为期间所犯的这一未覆藏的故意泄精罪，将具寿伍达义拉回原罪。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具寿伍达义犯了一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他已住满别住，应受敬悦，但在期间又犯了一罪——故意泄精，未覆藏。他向僧团请求：为期间所犯的这一未覆藏的故意泄精罪，拉回原罪从头来过。僧团将具寿伍达义为期间所犯的这一未覆藏的故意泄精罪，拉回原罪。各位具寿若同意对具寿伍达义期间所犯的未覆藏故意泄精罪拉回原罪，请沉默；若不同意，请发言。”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具寿伍达义已被僧团因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罪拉回原本。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住了。”

三罪敬悦 Tikāpattimānattaṃ

114 他住满别住后，对诸比丘说：“贤友们，我犯了一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我已住满别住。我现在应当怎么做呢？”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佛陀。佛陀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应给予具寿伍达义这三罪合一的六夜敬悦。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予——”

“那么，诸比丘，具寿伍达义应当前往僧团……应当这样对他宣说：‘尊者，我犯了一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我向僧团请求为这一覆藏五天的故意泄精罪给予五天别住。僧团为我这一覆藏五天的故意泄精罪给予了五天别住……尊者，我已住满别住，现在向僧团请求这三罪合一的六夜敬悦。’应当第二次请求。应当第三次请求。应由一位能干、称职的比丘这样通知僧团——”

115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具寿伍达义犯了一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他已住满别住，向僧团请求这三罪合一的六夜敬悦。如果僧团认为时机适宜，僧团应给予具寿伍达义这三罪合一的六夜敬悦。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具寿伍达义犯了一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他已住满别住，向僧团请求这三罪合一的六夜敬悦。僧团给予具寿伍达义这三罪合一的六夜敬悦。各位具寿若同意给予具寿伍达义这三罪合一的六夜敬悦，请沉默；若不同意，请发言。”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给予伍达义比丘对三个罪的六夜敬悦。僧团认可，因此默然，这件事就这样记录。”

行敬悦者退回原本 Mānattacārikamūlāyapaṭikassanā

116 他在行敬悦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不覆藏。他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中略）……我正在行敬悦，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不覆藏。我应当怎么做？”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了世尊。“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将伍达义比丘因中间所犯的不覆藏故意泄精罪拉回原本，然后给予他六夜敬悦。诸比丘，应当这样拉回原本：那位伍达义比丘应当到僧团跟前……（中略）……他应当这样说：‘尊者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中略）……我正在行敬悦，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不覆藏。尊者们，我向僧团乞求因中间所犯的不覆藏故意泄精罪而拉回原本。’应当乞求第二次。应当乞求第三次。应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甘马（kamma，古译：羯磨）：

117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中略）……正在乞求拉回原本。如果僧团时机合适，僧团应将伍达义比丘拉回原本——因其中间所犯的一罪：不覆藏的故意泄精。这是动议……（中略）……僧团已将伍达义比丘拉回原本——因其中间所犯的一罪：不覆藏的故意泄精。僧团认可，因此默然，这件事就这样记录。”

“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予六夜敬悦：那位伍达义比丘……（中略）……应当这样对他说：‘尊者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中略）……我在行敬悦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不覆藏。尊者们，因中间所犯的这个不覆藏故意泄精罪，我向僧团乞求拉回原本。僧团因我中间所犯的这个不覆藏故意泄精罪，将我拉回原本。尊者们，因中间所犯的这个不覆藏故意泄精罪，我向僧团乞求给予六夜敬悦。’应当乞求第二次。应当乞求第三次。应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甘马：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中略）……正在乞求六夜敬悦。如果僧团时机合适，僧团应给予伍达义比丘因中间所犯的不覆藏故意泄精罪六夜敬

悦。这是动议……（中略）……僧团已给予伍达义比丘因中间所犯的不覆藏故意泄精罪六夜敬悦。僧团认可，因此默然，这件事就这样记录。”

应被恢复者退回原本 Abbhānārahamūlāyapaṭikassanā

118 他已行完敬悦，适合出罪，但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不覆藏。他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中略）……我已行完敬悦，适合出罪，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不覆藏。我应当怎么做？”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了世尊。“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将伍达义比丘因中间所犯的不覆藏故意泄精罪拉回原本，然后给予他六夜敬悦。诸比丘，应当这样拉回原本……（中略）……

“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予六夜敬悦……（中略）……”

“僧团已给予具寿伍达义对一个罪——故意泄精、未覆藏——的六夜敬悦。这是僧团认可的，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持守。”

被退回原本者之恢复 Mūlāyapaṭikassitaabbhānaṃ

119 他完成敬悦后，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我已完成敬悦。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给予伍达义比丘出罪。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予出罪——”

“诸比丘，那位伍达义比丘应当来到僧团前……应当这样对他说：‘尊者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我向僧团乞求对一个故意泄精罪、覆藏五天给予五天别住。僧团对一个故意泄精罪、覆藏五天给予了我五天别住。我在别住期间中间犯了一个故意泄精罪，未覆藏。我向僧团乞求对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拉回退回原本。僧团对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把我拉回退回原本。我完成别住后，在应受敬悦的阶段，中间犯了一个故意泄精罪，未覆藏。我向僧团乞求对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拉回退回原本。僧团对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把我拉回退回原本。我完成别住后，向僧团乞求对三个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对三个罪给予了我六夜敬悦。我在行敬悦期间，中间犯了一个故意泄精罪，未覆藏。我向僧团乞求对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拉回退回原本。僧团对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把我拉回退回原本。我向僧团乞求对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对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给予了我六夜敬悦。我完成敬悦后，在应受出罪的阶段，中间犯了一个故意泄精罪，未覆藏。我向僧团乞求对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拉回退回原本。僧团对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把我拉回退回原本。我向僧团乞求对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

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对中间一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给予了我六夜敬悦。尊者们，我已完成敬悦，向僧团乞求出罪。’”

“应当第二次请求，应当第三次请求。应当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120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故意泄精罪，覆藏五天。他向僧团乞求：就一个故意泄精罪、覆藏五天，给予五天别住。僧团就伍达义比丘的一个故意泄精罪、覆藏五天，给予他五天别住。他在别住期间又犯了一个故意泄精罪，未覆藏。他向僧团乞求：就中间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把他拉回退回原本。僧团就伍达义比丘中间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把他拉回退回原本。他完成别住后，在应受敬悦的阶段，又犯了一个故意泄精罪，未覆藏。他向僧团乞求：就中间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把他拉回退回原本。僧团就伍达义比丘中间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把他拉回退回原本。他完成别住后，向僧团乞求：就三个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就伍达义比丘的三个罪，给予六夜敬悦。他在行敬悦期间，又犯了一个故意泄精罪，未覆藏。他向僧团乞求：就中间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把他拉回退回原本。僧团就伍达义比丘中间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把他拉回退回原本。他向僧团乞求：就中间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就伍达义比丘中间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给予六夜敬悦。他完成敬悦后，在应受出罪的阶段，又犯了一个故意泄精罪，未覆藏。他向僧团乞求：就中间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把他拉回退回原本。僧团就伍达义比丘中间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把他拉回退回原本。他向僧团乞求：就中间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就伍达义比丘中间这个故意泄精未覆藏罪，给予六夜敬悦。他完成敬悦后，向僧团乞求出罪。如果僧团认为合适，僧团应当给予伍达义比丘出罪。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故意泄精罪，覆藏五天……他完成敬悦后，向僧团乞求出罪。僧团给予伍达义比丘出罪。哪位尊者对伍达义比丘的出罪认可，请保持沉默；哪位不认可，请说。”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为伍达义比丘出罪。此事得到僧团的认可，因此默然，我如此认定。”

半月覆藏之别住 Pakkhappaṭicchannaparivāso

121 那时，具寿伍达义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半个月。他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半个月。我应当怎么做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那么，诸位比丘，僧团应当为伍达义比丘

这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的罪，给予半个月的别住。而且，诸位比丘，应当这样给——”

“那么，诸位比丘，伍达义比丘应该去到僧团那里……（中略）……应当这样对他说：‘尊者，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半个月。尊者，我向僧团乞求，为这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的罪，给予半个月的别住。’第二次也应当乞求。第三次也应当乞求。应当由一位能干、称职的比丘向僧团报告——”

122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半个月。他向僧团乞求，为这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的罪，给予半个月的别住。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就为伍达义比丘这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的罪，给予半个月的别住。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半个月。他向僧团乞求，为这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的罪，给予半个月的别住。僧团为伍达义比丘这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的罪，给予半个月的别住。哪位尊者同意为伍达义比丘这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的罪给予半个月的别住，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经为伍达义比丘这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的罪，给予了半个月的别住。僧团同意，所以保持沉默。这件事我这样记住。”

半月行别住者退回原本 Pakkhapārivāsikamūlāyapaṭikassanā

123 他在行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他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半个月。我向僧团乞求了为那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的罪给予半个月的别住。僧团为我那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的罪，给予了半个月的别住。我在行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我应当怎么做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那么，诸位比丘，僧团应当为伍达义比丘中间犯的那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把他拉回到起点，然后为前后罪一起给予合并别住。而且，诸位比丘，应当这样把他拉回起点——”

那么，诸位比丘，伍达义比丘应该去到僧团那里……（中略）……应当这样对他说：‘尊者，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半个月。我为那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给予我半个月的别住。僧团为我那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的罪，给予了半个月的别住。我在行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

藏了五天。尊者，我为中间犯的那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向僧团乞求拉回到起点。’第二次也应当乞求。第三次也应当乞求。应当由一位能干、称职的比丘向僧团报告——

124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的罪给予半月别住。僧团给了伍达义比丘这个罪的半月别住。他正在持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他现在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所犯的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给予拉回原本处理。如果僧团认为时机恰当，僧团应将伍达义比丘因中间这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拉回原本。这是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的罪给予半月别住。僧团给了伍达义比丘这个罪的半月别住。他正在持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所犯的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给予拉回原本处理。现在僧团将伍达义比丘因中间这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拉回原本。哪位尊者同意把伍达义比丘因中间这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拉回原本，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话。”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将伍达义比丘因中间那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拉回原本。僧团同意，所以沉默，这件事我就这样记下了。”

合并别住 Samodhānaparivāso

125 “诸比丘，再者，关于先前那个罪的合并别住，应当这样给予——诸比丘，那位伍达义比丘应来到僧团跟前……应当这样对他说：‘尊者，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我向僧团乞求对这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的罪给予半月别住。僧团给了我那个罪的半月别住。我在持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我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所犯的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给予拉回原本处理。僧团把我因中间那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拉回了原本。尊者，我现在向僧团乞求，对中间这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连同先前那个罪，给予合并别住。’”

“第二次也应向他乞求。第三次也应向他乞求。应由一位有能力、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126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的罪给予半月别住。僧团给了伍达义比丘这个罪

的半月别住。他正在持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所犯的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给予拉回原本处理。僧团将伍达义比丘因中间这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拉回原本。他现在向僧团乞求，对中间这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连同先前那个罪，给予合并别住。如果僧团认为时机恰当，僧团应给予伍达义比丘——对中间那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连同先前那个罪——的合并别住。这是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的罪给予半月别住。僧团给了伍达义比丘这个罪的半月别住。他正在持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所犯的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给予拉回原本处理。僧团将伍达义比丘因中间这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拉回原本。他现在向僧团乞求，对中间这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连同先前那个罪，给予合并别住。如今僧团给予伍达义比丘这个合并别住——对中间那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连同先前那个罪。哪位尊者同意给予伍达义比丘这个合并别住——对中间那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的罪，连同先前那个罪，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话。”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给予伍达义比丘，对于中间的一个罪——故意泄精并覆藏五天的罪——与先前的罪合并的合并别住。僧团认可，因此默然，我如此受持。”

应受敬悦者退回原本等 Mānattārahamūlāyapaṭikassanādi

127 他在完成了别住、应该接受敬悦的时候，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他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半个月……（中略）……我，在完成了别住、应该接受敬悦的时候，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五天。我应当如何行呢？”他们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将伍达义比丘因中间那个故意泄精并覆藏五天的罪，拉回到起点，然后再给予前罪的合并别住。诸比丘，应当这样拉回到起点……（中略）……。”

“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予前罪的合并别住……（中略）……给予……（中略）……。”

“僧团已给予伍达义比丘，对于中间的一个罪——故意泄精并覆藏五天的罪——与先前的罪合并的合并别住。僧团认可，因此默然，我如此受持。”

三罪敬悦 Tikāpattimānattaṃ

128 他完成了别住后，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半个月……（中略）……我已完成别住。我应当如何行呢？”他们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应给予伍达义比丘三个罪的六夜敬悦。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予——”

“诸比丘，伍达义比丘应当前往僧团……（中略）……应当这样对他说：‘尊者，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半个月……（中略）……尊者，我已经完成别住，现在向僧团乞求三个罪的六夜敬悦。’应当乞求第二次，应当乞求第三次。然后由一位精明能干的比丘向僧团告白——”

129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了半个月……（中略）……他完成了别住，现在向僧团乞求三个罪的六夜敬悦。如果僧团认为合适，僧团应给予伍达义比丘三个罪的六夜敬悦。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他别住期满后，向僧团请求为这三个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为伍达义比丘的三个罪给出六夜敬悦。哪位尊者同意给予伍达义比丘三个罪的六夜敬悦，请保持默然；哪位不同意，请开口说。”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给予伍达义比丘对三个罪的六夜敬悦。僧团认可，因此默然，这件事就这样记录。”

行敬悦者退回原本等 Mānattacārikamūlāyapaṭikassanādi

130 他在履行敬悦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他便告诉诸比丘说：“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我在履行敬悦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我现在应该怎么处理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将伍达义比丘拉回到中间所犯那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之罪的根本，让他从头开始，然后给他与前罪合并的别住，再给出六夜敬悦。而，诸比丘，应当这样把他拉回根本……”

诸比丘，而前罪的合并别住，应当这样给与……

“而，诸比丘，应当这样给出六夜敬悦……给出……”

就伍达义比丘在中间犯的那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僧团已经给予了六夜敬悦。僧团对此认可，因此默然。我这样持守这件事。

应被恢复者退回原本等 Abbhānārahamūlāyapaṭikassanādi

131 他在敬悦圆满，应受出罪的时候，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他便告诉诸比丘说：“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半个月……我在敬悦圆满应受出罪时，中间又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我现在应该怎么处理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将伍达义比丘拉回到中间所犯那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之罪的根本，让他从头开始，然后给他与前罪合并的别住，再给出六夜敬悦。而，诸比丘，应当这样把他拉回根本……

诸比丘，而前罪的合并别住，应当这样给与……

“而，诸比丘，应当这样给出六夜敬悦……给出……”

就伍达义比丘在中间犯的那个罪——故意泄精覆藏五天——，僧团已经给予了六夜敬悦。僧团对此认可，因此默然。我这样持守这件事。

半月覆藏之恢复 Pakkhappaṭicchannaabbhānaṃ

132 他完成敬悦后告诉诸比丘：“贤友们，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我已完成敬悦。我现在应当如何行？”诸比丘将此事告知佛陀。佛陀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应为伍达义比丘出罪。而诸比丘，出罪应这样进行：

“诸比丘，伍达义比丘应当走到僧团前，偏袒上衣，顶礼上座诸比丘的双足，蹲下，合掌，这样说：‘尊者，我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我向僧团乞求对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的罪给予半月别住。僧团给予了我对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的罪半月别住。我在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我向僧团乞求对中间这个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原本。僧团将我因中间这个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到原本。我向僧团乞求对中间这个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合并别住。僧团给予了我对中间这个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的合并别住。我完成了别住，有资格受敬悦时，中间又犯了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我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原本。僧团将我因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到原本。我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合并别住。僧团给予了我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的合并别住。我完成了别住，向僧团乞求对这三个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给予了我对这三个罪六夜敬悦。我在行敬悦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我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原本。僧团将我因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到原本。我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合并别住。僧团给予了我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的合并别住。我

完成了别住，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给予了我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六夜敬悦。我完成了敬悦，有资格受出罪时，中间又犯了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我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原本。僧团将我因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到原本。我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合并别住。僧团给予了我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的合并别住。我完成了别住，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给予了我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六夜敬悦。尊者，我已完成敬悦，向僧团乞求出罪。’

“应当第二次请求，应当第三次请求。应当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133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他向僧团乞求对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的罪给予半月别住。僧团给予伍达义比丘对一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的罪半月别住。他在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原本。僧团将伍达义比丘因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到原本。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合并别住。僧团给予伍达义比丘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的合并别住。他完成了别住，有资格受敬悦时，中间又犯了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原本。僧团将伍达义比丘因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到原本。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合并别住。僧团给予伍达义比丘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的合并别住。他完成了别住，向僧团乞求对这三个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给予伍达义比丘对这三个罪六夜敬悦。他在行敬悦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原本。僧团将伍达义比丘因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到原本。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合并别住。僧团给予伍达义比丘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的合并别住。他完成了别住，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给予伍达义比丘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六夜敬悦。他完成了敬悦，有资格受出罪时，中间又犯了一个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原本。僧团将伍达义比丘因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退回到原本。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合并别住。僧团

给予伍达义比丘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与前罪的合并别住。他完成了别住，向僧团乞求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给予六夜敬悦。僧团给予伍达义比丘对这个中间故意泄精、覆藏五日的罪六夜敬悦。他已完成敬悦，向僧团乞求出罪。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僧团应给予伍达义比丘出罪。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伍达义比丘犯了一个罪——故意泄精，覆藏半月……他已完成敬悦，向僧团乞求出罪。僧团给予伍达义比丘出罪。哪位尊者同意给予伍达义比丘出罪，请保持沉默；不同意，请说。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为伍达义比丘出罪。此事得到僧团的认可，因此默然，我如此认定。”

精液漏泄终

2. 别住 2. Parivāso

重罪合并别住 Agghasamodhānaparivāso

134 那时，有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saṅghādisesa，古译：僧伽婆尸沙，意译：僧残）罪：一个罪覆藏了一天，一个罪覆藏了两天，一个罪覆藏了三天，一个罪覆藏了四天，一个罪覆藏了五天，一个罪覆藏了六天，一个罪覆藏了七天，一个罪覆藏了八天，一个罪覆藏了九天，一个罪覆藏了十天。他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一个罪覆藏了一天……乃至一个罪覆藏了十天。我应当如何行呢？”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世尊。“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就这位比丘的这些罪，以覆藏了十天的那个罪为基准，给予合并别住。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予：”

那位比丘应到僧团跟前……应当这样说：“尊者们，我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一个罪覆藏了一天……乃至一个罪覆藏了十天。尊者们，我就这些罪，向僧团请求以覆藏了十天的那个罪为基准的合并别住。”应当请求第二次，应当请求第三次。应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布：

135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一个罪覆藏了一天……乃至一个罪覆藏了十天。他就这些罪中覆藏了十天的那个罪，以该罪为基准，向僧团请求合并别住。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已到，僧团可以就这些罪中覆藏了十天的那个罪，以该罪为基准，给予某某比丘合并别住。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某某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一个罪覆藏了一天……乃至一个罪覆藏了十天。就这些罪，他要向僧团请求合并别住，即以覆藏了十天的那个罪为基准。僧团就这些罪，给予某某比丘合并别住，即以覆藏了十天的那

个罪为基准。哪位尊者同意给予某某比丘合并别住——就这些罪，以覆藏了十天的那个罪为基准——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给予某某比丘合并别住：在那些罪中，以覆藏了十天的那个罪为基准。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持守。’

以覆藏最久之罪为基准合并一切（罪） Sabbacirappaṭicchannaagghasamodhānaṃ

136 那时，有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一个罪覆藏了一天，两个罪覆藏了两天，三个罪覆藏了三天，四个罪覆藏了四天，五个罪覆藏了五天，六个罪覆藏了六天，七个罪覆藏了七天，八个罪覆藏了八天，九个罪覆藏了九天，十个罪覆藏了十天。他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一个罪覆藏了一天……乃至十个罪覆藏了十天。我应当如何行呢？’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就这位比丘的那些罪，以那些覆藏最久的罪为基准，给予合并别住。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予：’

“诸比丘，那位比丘应当前往僧团……这样对僧团说：‘尊者，我犯了众多桑喀地谢思罪：一条罪覆藏一天……乃至十条罪覆藏十天。尊者，我向僧团乞求：对其中覆藏最久的那些罪，按它们的总计量给予合并别住。’第二次也应乞求，第三次也应乞求。应由一位能干、能胜任的比丘告知僧团：”

137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某某比丘犯了众多桑喀地谢思罪：一条罪覆藏一天……乃至十条罪覆藏十天。他向僧团乞求对那些罪中覆藏最久的那些罪，按其相应的覆藏日数给予合并别住。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给这位某某比丘那些罪中覆藏最久的那些罪按其相应的覆藏日数给予合并别住。这是议案。”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某某比丘犯了众多桑喀地谢思罪——一条罪覆藏一天……乃至十条罪覆藏十天。他向僧团乞求对那些罪中覆藏最久的那些罪，按其相应的覆藏日数给予合并别住。僧团给这位某某比丘那些罪中覆藏最久的那些罪按其相应的覆藏日数给予合并别住。哪位尊者同意给这位某某比丘那些罪中覆藏最久的那些罪按其相应的覆藏日数给予合并别住，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给这位某某比丘那些罪中覆藏最久的那些罪按总价合并别住。僧团同意，故沉默。我如此受持。”

二月别住 Dvemāsaparivāso

138 那时，有一位比丘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他心想：“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不如我向僧团为其中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乞求两个月别住。”于是他向僧团为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乞求两个月别住。僧团给予他为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的两个月别住。当他正在行别住时，生起了惭愧追悔：“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我曾这样想：‘不如我向僧团为其中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乞求两个月别住。’于是我向僧团为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乞求两个月别住，僧团也给予了我为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的两个月别住。我正在行别住时，生起了惭愧追悔：‘不如我也向僧团为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乞求两个月别住。’”

“诸比丘，那位比丘应到僧团，偏袒上衣一边，向长老诸比丘足下顶礼，蹲坐，合掌，然后应这样说：‘贤友，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两个月。我当时想：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两个月。要不我只向僧团为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乞求两个月别住。我便向僧团为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乞求两个月别住，僧团给了我为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的两个月别住。我行别住时，生起惭愧之心：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两个月。我当时想：要不我只向僧团为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乞求两个月别住。我便如此做了，僧团也给了。我行别住时生起惭愧心，于是想：我要向僧团为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也乞求两个月别住。贤友，我向僧团乞求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的两个月别住。’”

“诸比丘，那位比丘应前往僧团，偏袒上衣于一肩，礼敬诸长老比丘之足，蹲踞，合掌，应如此说——‘尊者们，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两个月。我这样想：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两个月。我何不向僧团乞求一罪覆藏两个月的两个月别住？我向僧团乞求一罪覆藏两个月的两个月别住。僧团给予我一罪覆藏两个月的两个月别住。当我行别住时，惭愧法生起——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两个月。我这样想：“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两个月。我何不向僧团乞求一罪覆藏两个月的两个月别住？”我向僧团乞求一罪覆藏两个月的两个月别住。僧团给予我一罪覆藏两个月的两个月别住。当我行别住时，惭愧法生起——我何不向僧团乞求另一罪覆藏两个月的两个月别住？尊者们，我向僧团乞求另一罪覆藏两个月的两个月别住。’”

“第二次也应向他乞求。第三次也应向他乞求。应由一位有能力、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139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每一罪都覆藏了两个月。他心里这样想：‘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每一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不如就其中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于是，他就其中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了两个月的别住。僧团就那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他在别住期间，生起了羞愧之心：‘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每一罪都覆藏了两个月。那时我心里想——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每一罪都覆藏了两个月，不如就其中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我就这样向僧团乞求了，僧团就那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我两个月的别住。我在别住期间，生起了羞愧之心。我不如现在也再就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他现在就那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愿僧团就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那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予他两个月的别住。这就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各自覆藏了两个月。他这样想：‘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各自覆藏了两个月。我不如就其中一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别住。’于是，他就其中一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别住。僧团就那一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予他两个月别住。他正别住时，生起了羞愧之心：‘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各自覆藏了两个月。那时我这样想——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各自覆藏了两个月，不如就其中一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别住。我这样向僧团乞求了，僧团就那一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予我两个月别住。我正别住时，生起了羞愧之心。我不如现在也为另一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别住。’他现在就那另一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别住。僧团就另一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予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两个月别住。哪位尊者认可就另一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予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两个月别住，请他沉默；哪位不认可，请他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就那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予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两个月别住。僧团认可，因此沉默，这件事我这样谨记。诸位比丘，该比丘应从这个时间点起，别住两个月。

二月应行别住之法 Dve māsā parivasitabbavidhi

140 再者，诸位比丘，在这里有个比丘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各自覆藏了两个月。他这样想：‘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各自覆藏了两个月。我不如为了其中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于是他为了其中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僧团为那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他两个月的别住。他正在别住期间，羞愧之心生起了：‘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各自覆藏了两个月。那时候我这样想——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各自覆藏了两个月，不如为了其中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我这样向僧团乞求了，僧团为那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我两个月的别住。我正别住期间，羞愧之心生起了。我不如现在也为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于是他为那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僧团为那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他两个月的别住。诸位比丘，该比丘应从这个时间点起，别住两个月。

141 再者，诸位比丘，在这里有个比丘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各自覆藏了两个月；他知道其中一个罪，不知道另一个罪。他为了自己所知道的那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僧团为那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他两个月的别住。他正在别住期间，也知道了另一个罪。他这样想：‘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各自覆藏了两个月；我知道其中一个罪，不知道另一个罪。我为我所知道的那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了两个月的别住。僧团为那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我两个月的别住。我正别住期间，知道了另一个罪。我不如现在也为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于是他为那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僧团为那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他两个月的别住。诸位比丘，该比丘应从这个时间点起，别住两个月。

142 再者，诸位比丘，在这里有个比丘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各自覆藏了两个月；他记得其中一个罪，不记得另一个罪。他为了自己所记得的那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僧团为那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他两个月的别住。他正在别住期间，也记起了另一个罪。他这样想：‘我犯了两个桑喀地谢思罪，各自覆藏了两个月；我记得其中一个罪，不记得另一个罪。我为我所记得的那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了两个月的别住。僧团为那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我两个月的别住。我正别住期间，记起了另一个罪。我不如现在也为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于是他为那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僧

团为那另一个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他两个月的别住。诸位比丘，该比丘应从这个时间点起，别住两个月。

143 诸比丘，还有一种情形：一个比丘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他对其中一项罪是明确的，对另一项罪是存疑的。他针对自己明确的那一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僧团就那一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对另一项罪也变得明确了。他心里这样想：‘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对一项罪是明确的，对另一项罪是存疑的。我向僧团针对明确的那一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了两个月的别住。僧团就那一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我两个月的别住。我在行别住期间，对另一项罪也变得明确了。那么，我何不向僧团也为另一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呢？’于是他向僧团乞求另一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的两个月别住。僧团就另一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诸比丘，那位比丘应当从此开始，行两个月的别住。

144 诸比丘，还有一种情形：一个比丘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一项罪是明知而覆藏，一项罪是不知而覆藏。他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在他行别住的时候，来了另一位比丘——博学多闻，通达经教，持法者，持律者，持本母者，聪慧、明辨、有智慧，有惭耻心，谨慎，乐于学习。他这样问道：‘贤友们，这位比丘犯了什么？这位比丘为什么在行别住？’他们这样回答：‘这位贤友比丘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一项罪是明知而覆藏，一项罪是不知而覆藏。他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僧团就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贤友，这位比丘犯了这些罪，正因为这些罪，这位比丘在行别住。’那位比丘这样说道：‘贤友们，对于那项明知而覆藏的罪，给予别住是如法的；因为是如法的，它有效。而对于那项不知而覆藏的罪，给予别住是不如法的；因为是不如法的，它无效。贤友们，这位比丘只有一项罪需要行敬悦。’

145 诸比丘，还有一种情形：一个比丘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一项罪是记得而覆藏，一项罪是不记得而覆藏。他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在他行别住的时候，来了另一位比丘——博学多闻，通达经教，持法者，持律者，持本母者，聪慧、明辨、有智慧，有惭耻心，谨慎，乐于学习。他这样问道：‘贤友们，这位比丘犯了什么？这位比丘为什么在行别住？’他们这样回答：‘这位贤友比丘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一项罪是记得而覆藏，一项罪是不记得而覆藏。他为

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僧团就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贤友，这位比丘犯了这些罪；正因为这些罪，这位比丘在行别住。’那位比丘这样说道：‘贤友们，对于那项记得而覆藏的罪，给予别住是如法的；因为是如法的，它有效。而对于那项不记得而覆藏的罪，给予别住是不如法的；因为是不如法的，它无效。贤友们，这位比丘只有一项罪需要行敬悦。’

146 诸比丘，还有一种情形：一个比丘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一项罪是明确而覆藏，一项罪是存疑而覆藏。他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在他行别住的时候，来了另一位比丘——博学多闻，通达经教，持法者，持律者，持本母者，聪慧、明辨、有智慧，有惭耻心，谨慎，乐于学习。他这样问道：‘贤友们，这位比丘犯了什么？这位比丘为什么在行别住？’他们这样回答：‘这位贤友比丘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一项罪是明确而覆藏，一项罪是存疑而覆藏。他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向僧团乞求两个月的别住。僧团就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贤友，这位比丘犯了这些罪；正因为这些罪，这位比丘在行别住。’那位比丘这样说道：‘贤友们，对于那项明确而覆藏的罪，给予别住是如法的；因为是如法的，它有效。而对于那项存疑而覆藏的罪，给予别住是不如法的；因为是不如法的，它无效。贤友们，这位比丘只有一项罪需要行敬悦。’

147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他心中这样想：‘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何不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一个月的别住呢？’于是他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了一个月的别住。僧团就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一个月的别住。在他行别住期间，惭愧心在他心中生起了：‘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那时这样想：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何不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一个月的别住呢？于是我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了一个月的别住。僧团就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我一个月的别住。在我行别住期间，惭愧心生起来了。那么，我何不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再乞求剩余那一个月的别住呢？’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贤友们，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那时这样想：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何不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一个月的别住呢？于是我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了一个月的别住。僧团就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我一个月的别住。在

我行别住期间，惭愧心生起来了——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那时这样想：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何不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一个月的别住呢？于是我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了一个月的别住。僧团就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我一个月的别住。在我行别住期间，惭愧心生起来了。那么，我何不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再乞求剩余那一个月的别住呢？我现在应当怎么办？’他们把这事情禀告了世尊。‘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给那位比丘就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再给予剩余那一个月的别住。诸比丘，应当这样给——’

‘诸比丘，那位比丘应当前往僧团……（中略）……他应当这样说：尊者们，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那时这样想：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何不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一个月的别住呢？于是我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了一个月的别住。僧团就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我一个月的别住。在我行别住期间，惭愧心生起来了——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那时这样想：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何不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一个月的别住呢？于是我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了一个月的别住。僧团就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我一个月的别住。在我行别住期间，惭愧心生起来了。那么，我何不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再乞求剩余那一个月的别住呢？尊者们，我现在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剩余那一个月的别住。应当第二次乞求。应当第三次乞求。应当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作宣告——’

148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他那时这样想：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何不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一个月的别住呢？他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了一个月的别住。僧团就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一个月的别住。在他行别住期间，惭愧心生起来了——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那时这样想：我犯了两项桑喀地谢思罪，都覆藏了两个月，我何不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一个月的别住呢？于是我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了一个月的别住。僧团就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了我一个月的别住。在我行别住期间，惭愧心生起来了。那么，我何不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再乞求剩余那一个月的别住呢？他现在向僧团为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乞求剩余那一个月的

别住。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当给予某某比丘就这两项覆藏了两个月的罪剩余那一个月的别住。这是动议。’

各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他心里这样想：‘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向僧团请求，就这两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我一个月的别住。’于是他向僧团请求，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予一个月别住。僧团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一个月别住。他正在行别住期间，心里生起了惭愧的念头：‘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当时我心里这样想——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向僧团请求，就这两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我一个月的别住。于是我向僧团请求，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予一个月别住。僧团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我一个月别住。我正行别住的时候，惭愧的念头生起来了。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向僧团请求，就这两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我剩下的那一个月别住。’他现在正向僧团请求，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予剩下的那一个月别住。僧团现在给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剩下的那一个月别住。哪位尊者同意给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剩下的那一个月别住，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经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把剩下的那一个月别住，给予了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僧团同意这件事，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录此事。

诸比丘，那位比丘应该把前面那个月也算上，一共行两个月别住。

149 再者，诸比丘，假设有一位比丘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他心里这样想：‘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向僧团请求，就这两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我一个月的别住。’于是他向僧团请求，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予一个月别住。僧团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一个月别住。他正在行别住期间，心里生起了惭愧的念头：‘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当时我心里这样想——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向僧团请求，就这两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我一个月的别住。于是我向僧团请求，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予一个月别住。僧团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我一个月别住。我正行别住的时候，惭愧的念头生起来了。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向僧团请求，就这两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我剩下的那一个月别住。’于是他向僧团请求，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予剩下的那一个月别住。僧团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

他剩下的那一个月别住。诸比丘，那位比丘应该把前面那个月也算上，一共行两个月别住。

150 再者，诸比丘，假设有一位比丘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其中他知道一个月，不知道另外一个月。他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请求把其中他知道的那个月给他作别住。僧团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把其中他知道的那个月的别住给了他。他在行别住期间，又知道了剩下的那个月。他心里这样想：‘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其中我知道一个月，不知道另外一个月。于是我向僧团请求，就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把我知道的那个月给我作别住。僧团就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把我知道的那个月的别住给了我。我正行别住的时候，又知道了剩下的那个月。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向僧团请求，就这两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把剩下的那一个月给我作别住？’于是他向僧团请求，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把剩下的那一个月给他作别住。僧团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把剩下的那一个月的别住给了他。诸比丘，那位比丘应该把前面那个月也算上，一共行两个月别住。

151 再者，诸比丘，假设有一位比丘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其中一个月他记得，另一个月他不记得。他就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里他所记得的那一个月，向僧团请求那个月的别住。僧团也就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里他所记得的那一个月，给了他那个月的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又记起了剩下的那一个月。他心里这样想：‘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其中一个月我记得，另一个月我不记得。于是我就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里我所记得的那一个月，向僧团请求了那个月的别住。僧团也就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里我所记得的那一个月，给了我那个月的别住。我正行别住的时候，又记起了剩下的那一个月。那么，我是不是应当就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向僧团请求剩下那一个月的别住？’于是他向僧团请求，就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予剩下那一个月的别住。僧团也就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他剩下那一个月的别住。诸比丘，那位比丘应当把前面那一个月也算上，一共行两个月别住。

152 再者，诸比丘，假设有一位比丘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他对一个月确定无疑，对另外一个月有疑惑。他向僧团请求，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中他确定无疑的那个月，给他那个月的别住。僧团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中他确定无疑的那个月，给了他那个月的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对剩下的那个月也变得确定无疑了。他心里这样想：‘我犯了两条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了两个月；其中我对一个月确定无疑，对另外一个月有疑惑。于是我向僧团请求，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中我确定无疑

的那个月，给我那个月的别住。僧团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中我确定无疑的那个月，给了我那个月的别住。我正行别住的时候，对剩下的那个月也变得确定无疑了。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向僧团请求，就这两条覆藏了两个月的罪，给我剩下的那一个月别住。’于是他向僧团请求，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予剩下的那一个月别住。僧团就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他剩下的那一个月别住。诸比丘，那位比丘应该把前面那个月也算上，一共行两个月别住。

153 诸比丘，这里又有一种情况：一位比丘犯了两条僧伽地谢萨罪，覆藏了两个月；其中一个月是明知而覆藏，一个月是不知而覆藏。他向僧团乞求针对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为期两个月的别住。僧团就针对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他正在行别住时，另一位比丘来了——这位比丘博学多闻、通晓传承、持法、持律、持本母，聪慧、了达、有智慧，有羞愧心、处事谨慎、乐于学。他这样问：‘贤友们，这位比丘犯了什么？这位比丘因为什么在行别住？’他们这样回答：‘贤友，这位比丘犯了两条僧伽地谢萨罪，覆藏了两个月。其中一个月是明知而覆藏，一个月是不知而覆藏。他向僧团乞求针对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为期两个月的别住。僧团就针对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贤友，这位比丘犯的就是这些罪，这位比丘正因为这些罪在行别住。’这位比丘就说：‘贤友们，那明知而覆藏的一个月，给予那一个月的别住是如法的；因为是如法的，所以成立。但是贤友们，那不知而覆藏的一个月，给予那一个月的别住是不如法的；因为是不如法的，所以不成立。贤友们，这位比丘只适合接受一个月的敬悦。’

154 诸比丘，这里又有一种情况：一位比丘犯了两条僧伽地谢萨罪，覆藏了两个月；其中一个月是忆念而覆藏，一个月是不忆念而覆藏。他向僧团乞求针对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为期两个月的别住。僧团就针对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他正在行别住时，另一位比丘来了——这位比丘博学多闻、通晓传承、持法、持律、持本母，聪慧、了达、有智慧，有羞愧心、处事谨慎、乐于学。他这样问：‘贤友们，这位比丘犯了什么？这位比丘因为什么在行别住？’他们这样回答：‘贤友，这位比丘犯了两条僧伽地谢萨罪，覆藏了两个月；其中一个月是忆念而覆藏，一个月是不忆念而覆藏。他向僧团乞求针对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为期两个月的别住。僧团就针对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贤友，这位比丘犯的就是这些罪，这位比丘正因为这些罪在行别住。’这位比丘就说：‘贤友们，那忆念而覆藏的一个月，给予那一个月的别住是如法的；因为是如法的，所以成立。

但是贤友们，那不忆念而覆藏的一个月，给予那一个月的别住是不如法的；因为是不如法的，所以不成立。贤友们，这位比丘只适合接受一个月的敬悦。’

155 诸比丘，这里又有一种情况：一位比丘犯了两条僧伽地谢萨罪，覆藏了两个月；其中一个月是无疑惑而覆藏，一个月是有疑惑而覆藏。他向僧团乞求针对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为期两个月的别住。僧团就针对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他正在行别住时，另一位比丘来了——这位比丘博学多闻、通晓传承、持法、持律、持本母，聪慧、了达、有智慧，有羞愧心、处事谨慎、乐于学。他这样问：‘贤友们，这位比丘犯了什么？这位比丘因为什么在行别住？’他们这样回答：‘贤友，这位比丘犯了两条僧伽地谢萨罪，覆藏了两个月；其中一个月是无疑惑而覆藏，一个月是有疑惑而覆藏。他向僧团乞求针对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为期两个月的别住。僧团就针对这两条覆藏两个月的罪，给了他两个月的别住。贤友，这位比丘犯的就是这些罪，这位比丘正因为这些罪在行别住。’这位比丘就说：‘贤友们，那无疑惑而覆藏的一个月，给予那一个月的别住是如法的；因为是如法的，所以成立。但是贤友们，那有疑惑而覆藏的一个月，给予那一个月的别住是不如法的；因为是不如法的，所以不成立。贤友们，这位比丘只适合接受一个月的敬悦。’

清净边别住 Suddhantaparivāso

156 就在那个时期，有一位比丘犯了好几条僧伽地谢萨罪。他不知道罪的边界，不知道夜的边界；他记不清罪的边界，记不清夜的边界；他对罪的边界有疑惑，对夜的边界有疑惑。他向诸比丘报告说：‘贤友们，我犯了好几条僧伽地谢萨罪。我不知道罪的边界，不知道夜的边界；我记不清罪的边界，记不清夜的边界；我对罪的边界有疑惑，对夜的边界有疑惑。我应当如何做呢？’诸比丘将此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给予那位比丘针对那些罪的清净别住。诸比丘，应当这样给——’

‘诸比丘，那位比丘应该去到僧团那里……（中略）……应当这样对僧团说：“尊者们，我犯了好几条僧伽地谢萨罪。我不知道罪的边界，不知道夜的边界；我记不清罪的边界，记不清夜的边界；我对罪的边界有疑惑，对夜的边界有疑惑。尊者们，我向僧团乞求针对那些罪的清净别住。”应当乞求第二次。应当乞求第三次。应当由一位聪明、胜任的比丘来宣告僧团——’

157 ‘僧团，请听我说。这位叫某某名字的比丘，犯了好几条僧伽地谢萨罪。他不知道罪的边界，不知道夜的边界；他记不清罪的边界，记不清夜的边界；他对罪的边界

有疑惑，对夜的边界有疑惑。他向僧团乞求针对那些罪的清净别住。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就给予这位叫某某名字的比丘针对那些罪的清净别住。这是动议。’

‘僧团，请听我说。这位叫某某名字的比丘，犯了好几条僧伽地谢萨罪。他不知道罪的边界，不知道夜的边界；他记不清罪的边界，记不清夜的边界；他对罪的边界有疑惑，对夜的边界有疑惑。他向僧团乞求针对那些罪的清净别住。僧团给予这位叫某某名字的比丘针对那些罪的清净别住。哪位尊者同意给予这位叫某某名字的比丘针对那些罪的清净别住，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给某甲比丘那些罪的应净别住。僧团认可了，因此默许了，我这样记持。”

158 “诸比丘，应净别住应当这样给予；别住应当这样给予。诸比丘，应净别住应当怎样给予呢？不知罪行边界，不知天数边界；不记得罪行边界，不记得天数边界；对罪行边界有疑，对天数边界有疑 —— 应当给予应净别住。

“罪行边界知道，天数边界不知道；罪行边界记得清，天数边界记不清；对罪行边界无疑，对天数边界有疑 —— 应给应净别住。

“罪的边际一部分知道，一部分不知道，夜数的边际不知道；罪的边际一部分记得清，一部分记不清，夜数的边际记不清；对罪的边际一部分有疑，一部分无疑，对夜数的边际有疑——应给应净别住。

“罪行边界不知道，天数边界一部分知道，一部分不知道；罪行边界记不清，天数边界一部分记得清，一部分记不清；对罪行边界有疑，对天数边界一部分有疑，一部分无疑 —— 应给应净别住。

知道罪行边界，对天数边界一部分知道，一部分不知道；对罪行边界记得清，对天数边界一部分记得清，一部分记不清；对罪行边界无疑，对天数边界一部分有疑，一部分无疑 —— 应给应净别住。

“罪的边际一部分知道，一部分不知道；夜数的边际一部分知道，一部分不知道；罪的边际一部分记得清，一部分记不清；夜数的边际一部分记得清，一部分记不清；对罪的边际一部分有疑，一部分无疑；对夜数的边际一部分有疑，一部分无疑——应给应净别住。诸比丘，应净别住应当这样给。”

159 “那么，诸比丘，别住应当怎么给呢？罪行边界知道，天数边界知道；罪行边界记得清，天数边界记得清；对罪行边界无疑，对天数边界无疑 —— 应给别住。”

“对罪的边际不知，但对夜的边际知道；对罪的边际不记得，但记得夜的边际；对罪的边际有疑惑，但对夜的边际无疑惑——应给予别住。”

“对罪的边际部分知道、部分不知道，但对夜的边际知道；对罪的边际部分记得、部分不记得，但记得夜的边际；对罪的边际部分有疑惑、部分无疑惑，但对夜的边际无疑惑——应给予别住。诸比丘，别住应当这样给予。”

别住终

3. 四十法 3. Cattālīsakaṃ

160 那时，有一位正在行别住的比丘还俗了。之后他又回来，向诸比丘乞求受达上。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比丘在行别住时还俗。诸比丘，对还俗者而言，别住不成立。如果他再次受具足戒，他之前所得到的那份别住，给予的是善给予的，履行的是善履行的，剩余的部分应继续履行。”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比丘在行别住时成为沙弥。诸比丘，对沙弥而言，别住不成立。如果他再次受具足戒，他之前所得到的那份别住，给予的是善给予的，履行的是善履行的，剩余的部分应继续履行。”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比丘在行别住时精神失常。诸比丘，对精神失常者而言，别住不成立。如果他再次恢复正常，他之前所得到的那份别住，给予的是善给予的，履行的是善履行的，剩余的部分应继续履行。”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比丘在行别住时心神散乱。诸比丘，对心神散乱者而言，别住不成立。如果他再次不散乱，他之前所得到的那份别住，给予的是善给予的，履行的是善履行的，剩余的部分应继续履行。”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比丘在行别住时遭受剧痛。诸比丘，对遭受剧痛者而言，别住不成立。如果他再次不遭受剧痛，他之前所得到的那份别住，给予的是善给予的，履行的是善履行的，剩余的部分应继续履行。”

诸比丘，还有，一位正在行别住的比丘，因为不见罪而被举。诸比丘，对于被举者，他的别住不生效。如果他后来被重新接纳，他之前那个别住的给予仍然算数——已给的别住算是善给，已行的别住算是善行，剩下的部分应当继续行。

诸比丘，还有，一位正在行别住的比丘，因为不忏悔罪而被举。诸比丘，对于被举者，他的别住不生效。如果他后来被重新接纳，他之前那个别住的给予仍然算数——已给的别住算是善给，已行的别住算是善行，剩下的部分应当继续行。

诸比丘，还有，一位正在行别住的比丘，因为不舍弃恶见而被举。诸比丘，对于被举者，他的别住不生效。如果他后来被重新接纳，他之前那个别住的给予仍然算数——已给的别住算是善给，已行的别住算是善行，剩下的部分应当继续行。

161 诸比丘，还有，一位应被召回原本重新开始的比丘还俗了。诸比丘，对于还俗者，他的召回原本不生效。如果他后来再次受具足戒，他之前那个别住的给予仍然算数——已给的别住算是善给，已行的别住算是善行。那位比丘应当被召回原本重新开始。

诸比丘，还有，一位应被召回原本重新开始的比丘成了沙弥……精神失常了……心神狂乱了……被苦受所折磨了……因为不见罪而被举了……因为不忏悔罪而被举了……因为不舍弃恶见而被举了。诸比丘，对于被举者，他的召回原本不生效。如果他后来被重新接纳，他之前那个别住的给予仍然算数——已给的别住算是善给，已行的别住算是善行。那位比丘应当被召回原本重新开始。

162 诸比丘，还有，一位应受敬悦的比丘还俗了。诸比丘，对于还俗者，他的敬悦给予不生效。如果他后来再次受具足戒，他之前那个别住的给予仍然算数——已给的别住算是善给，已行的别住算是善行。应当给那位比丘敬悦。

诸比丘，还有，一位应受敬悦的比丘成了沙弥……精神失常了……心神狂乱了……被苦受所折磨了……因为不见罪而被举了……因为不忏悔罪而被举了……因为不舍弃恶见而被举了。诸比丘，对于被举者，他的敬悦给予不生效。如果他后来被重新接纳，他之前那个别住的给予仍然算数——已给的别住算是善给，已行的别住算是善行。应当给那位比丘敬悦。

163 诸比丘，还有，一位正在行敬悦的比丘还俗了。诸比丘，对于还俗者，他的敬悦行持不生效。如果他后来再次受具足戒，他之前那个别住的给予仍然算数——已给的别住算是善给，已行的别住算是善行；已给的敬悦算是善给，已行的敬悦算是善行；剩下的部分应当继续行。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正在行敬悦时，却成了沙弥……（中略）……成了疯子……（中略）……心智散乱……（中略）……苦受逼迫……（中略）……因不见罪而被举罪……（中略）……因不忏悔罪而被举罪……（中略）……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举罪。诸比丘，对被举罪者而言，他的敬悦之行不算数。如果他后来被僧团接纳恢复，那么他先前所获得的别住仍然有效。那次给予的别住，是善给予的；那次居住的别住，是善居住的；那次给予的敬悦，是善给予的；那次行的敬悦，是善行的。剩余的部分，他应当继续行。

164 再者，诸比丘，在此，有比丘本当受出罪，却中途还俗离去。诸比丘，人若已还俗离去，便不得出罪。倘若他日后重受具足戒，那么先前给予他的别住依旧有效：先

前所给予的别住，已善给予；先前所住满的别住，已善住满；先前所给予的敬悦，已善给予；先前所修满的敬悦，已善修满。这位比丘应当受出罪。

“诸比丘，于此，比丘应被恢复者是沙弥……（中略）……是疯狂者……（中略）”

成了疯子……（中略）……苦受逼迫……（中略）……因不见罪而被举罪……（中略）……因不忏悔罪而被举罪……（中略）……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举罪。诸比丘，对被举罪者而言，出罪不算数。如果他后来被僧团接纳恢复，那么他先前所获得的别住仍然有效。那次给予的别住，是善给予的；那次居住的别住，是善居住的；那次给予的敬悦，是善给予的；那次行的敬悦，是善行的。那位比丘应当被出罪。

四十法终

4. 三十六法 4. Chattiṃsakaṃ

165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在行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些数量确定的、未覆藏的桑喀地谢思罪。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起点重来。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在行别住期间，中途又犯了若干数量确定的、已覆藏的桑喀地谢思罪。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起点重来。至于给他的别住，则应当按他所犯这些罪的覆藏情况，与先前的罪合并计算，给予合并别住。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在行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些数量确定的、既有覆藏的也有未覆藏的桑喀地谢思罪。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起点重来。并且，应当根据他所犯那些罪覆藏的情况，与先前的罪一起，给他一个合并别住。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在行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一些数量不确定的、未覆藏的桑喀地谢思罪……（中略）……数量不确定的、已覆藏的……（中略）……数量不确定的、既有覆藏的也有未覆藏的……（中略）……既有数量确定的也有数量不确定的、未覆藏的……（中略）……既有数量确定的也有数量不确定的、已覆藏的……（中略）……既有数量确定的也有数量不确定的、既有覆藏的也有未覆藏的。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起点重来。并且，应当根据他所犯那些罪覆藏的情况，与先前的罪一起，给他一个合并别住。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到了应行敬悦的时候……（中略）……正在行敬悦的时候……（中略）……（就如同别住的情况那样详细展开）到了应出罪的时候，中间又犯了一些数量确定的、未覆藏的桑喀地谢思罪……（中略）……数量确定的、已覆藏的……（中略）……数量确定的、既有覆藏的也有未覆藏的……（中略）……数量不确定的、未覆藏的……（中略）……数量不确定的、已覆藏的……（中略）……数量不确定的、既有覆藏的也有未覆藏的……（中略）……既有数量确定的也有数量

不确定的、未覆藏的……（中略）……既有数量确定的也有数量不确定的、已覆藏的……（中略）……既有数量确定的也有数量不确定的、既有覆藏的也有未覆藏的。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起点重来。并且，应当根据他所犯那些罪覆藏的情况，与先前的罪一起，给他一个合并别住。

三十六法终

5. 敬悦百法 5. Mānattasatakaṃ

166 诸比丘，又比如，有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他没有覆藏这些罪就还俗了。后来他重新受戒，对这些罪仍然不覆藏。诸比丘，僧团应当给予这位比丘敬悦。

诸比丘，又比如，有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他没有覆藏这些罪就还俗了。后来他重新受戒，却对这些罪进行了覆藏。诸比丘，僧团应当依据后段罪行中覆藏的情况，给予这位比丘别住，然后再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比如，有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他覆藏了这些罪之后还俗了。后来他重新受戒，对这些罪不再覆藏。诸比丘，僧团应当依据前段罪行中覆藏的情况，给予这位比丘别住，然后再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比如，有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他覆藏了这些罪之后还俗了。后来他重新受戒，对这些罪仍然覆藏。诸比丘，僧团应当依据前段与后段罪行中各自覆藏的情况，给予这位比丘别住，然后再给予敬悦。

167 诸比丘，又比如，有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他这些罪中，有的覆藏了，有的没有覆藏。他还俗后重新受戒，对于先前曾覆藏的罪，后来不覆藏；对于先前未覆藏的罪，后来也不覆藏。诸比丘，僧团应当依先前罪聚中覆藏的情况，给予这位比丘别住，然后再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比如，有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他这些罪行中，有的覆藏了，有的没有覆藏。他后来还俗，重新受戒之后，对于先前曾覆藏的罪，之后不再覆藏；对于先前未覆藏的罪，之后却覆藏了。诸比丘，僧团应当依据前段与后段罪行中各自覆藏的情况，给予这位比丘别住，然后再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比如，有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他这些罪中，有的覆藏了，有的没有覆藏。他还俗后重新受戒，对于先前曾覆藏的罪，后来覆藏；对于先前未覆藏的罪，后来不覆藏。诸比丘，僧团应当依先前和后来的罪聚中各自覆藏的情况，给予这位比丘别住，然后再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比如，有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他这些罪中，有的覆藏了，有的没有覆藏。他还俗后重新受戒，对于先前曾覆藏的罪，后来覆藏；对于先前

未覆藏的罪，后来覆藏。诸比丘，僧团应当依先前和后来的罪聚中各自覆藏的情况，给予这位比丘别住，然后再给予敬悦。

168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一部分罪他知道，有一部分罪他不知道。那些他知道的罪，他覆藏了；那些他不知道的罪，他没有覆藏。后来他还了俗，又重新受了具足戒。那些他之前知道并且覆藏的罪，后来他也知道，但不再覆藏了；那些他之前不知道因而没有覆藏的罪，后来他知道了，也不再覆藏。诸比丘，对于这位比丘，应当对他之前的那个罪堆，按覆藏的天数给予别住，然后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一部分罪他知道，有一部分罪他不知道。那些他知道的罪，他覆藏了；那些他不知道的罪，他没有覆藏。后来他还了俗，又重新受了具足戒。那些他之前知道并且覆藏的罪，后来知道后不覆藏；那些他之前不知道而没有覆藏的罪，后来知道后覆藏。诸比丘，对于这位比丘，应当依先前和后来的罪聚中覆藏的情况给予别住，然后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一部分罪他知道，有一部分罪他不知道。那些他知道的罪，他覆藏了；那些他不知道的罪，他没有覆藏。后来他还了俗，又重新受了具足戒。那些他之前知道并且覆藏的罪，后来知道后覆藏；那些他之前不知道而没有覆藏的罪，后来知道后不覆藏。诸比丘，对于这位比丘，应当依先前和后来的罪聚中覆藏的情况给予别住，然后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一部分罪他知道，有一部分罪他不知道。那些他知道的罪，他覆藏了；那些他不知道的罪，他没有覆藏。后来他还了俗，又重新受了具足戒。那些他之前知道并且覆藏的罪，后来他也知道，继续覆藏了；那些他之前不知道因而没有覆藏的罪，后来他知道了，也覆藏了。诸比丘，对于这位比丘，应当对之前的罪堆和之后的罪堆，都按覆藏的天数给予别住，然后给予敬悦。

169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一部分罪他记得，有一部分罪他不记得。那些他记得的罪，他覆藏了；那些他不记得的罪，他没有覆藏。后来他还了俗，又重新受了具足戒。那些他之前记得并且覆藏的罪，后来他记得，但不再覆藏了；那些他之前不记得因而没有覆藏的罪，后来他记得了，却不再覆藏。诸比丘，对于这位比丘，应当对他之前的那个罪堆，按覆藏的天数给予别住，然后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一部分罪他记得，有一部分罪他不记得。那些他记得的罪，他覆藏了；那些他不记得的罪，他没有覆藏。后来他还了俗，又重新受了具足戒。那些他之前记得并且覆藏的罪，后来他记得，但不再覆藏了；那些他之前不记得因而没有覆藏的罪，后来他记得了，却覆藏了。诸比丘，对于这位比丘，应当对之前的罪堆和之后的罪堆，都按覆藏的天数给予别住，然后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一部分罪他记得，有一部分罪他不记得。那些他记得的罪，他覆藏了；那些他不记得的罪，他没有覆藏。后来他还了俗，又重新受了具足戒。那些他之前记得并且覆藏的罪，后来他记得，继续覆藏了；那些他之前不记得因而没有覆藏的罪，后来他记得了，却不再覆藏。诸比丘，对于这位比丘，应当对之前的罪堆和之后的罪堆，都按覆藏的天数给予别住，然后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一部分罪他记得，有一部分罪他不记得。那些他记得的罪，他覆藏了；那些他不记得的罪，他没有覆藏。后来他还了俗，又重新受了具足戒。那些他之前记得并且覆藏的罪，后来他记得，继续覆藏了；那些他之前不记得因而没有覆藏的罪，后来他记得了，也覆藏了。诸比丘，对于这位比丘，应当对之前的罪堆和之后的罪堆，都按覆藏的天数给予别住，然后给予敬悦。

170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犯了多个桑喀地谢思罪。对其中一部分罪，他心中没有疑惑；对另一部分罪，他心中有疑惑。对心中没有疑惑的那些罪，他加以覆藏；对心中有疑惑的那些罪，他不加以覆藏。他还俗之后再次受具足戒，先前心中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却不覆藏了；先前心中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也不覆藏。诸比丘，对于这位比丘，应当在原先那批按覆藏天数计算的罪聚上，给予别住之后，再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犯了多个桑喀地谢思罪。对其中一部分罪，他心中没有疑惑；对另一部分罪，他心中有疑惑。对心中没有疑惑的那些罪，他加以覆藏；对心中有疑惑的那些罪，他不加以覆藏。他还俗之后再次受具足戒，先前心中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却不覆藏了；先前心中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却加以覆藏。诸比丘，对于这位比丘，应当在原先和后来这两批罪聚上，都按覆藏天数给予别住之后，再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犯了多个桑喀地谢思罪。对其中一部分罪，他心中没有疑惑；对另一部分罪，他心中有疑惑。对心中没有疑惑的那些罪，他加以覆藏；对心中有疑惑的那些罪，他不加以覆藏。他还俗之后再次受具足戒，先前心中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而加以覆藏；先前心中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而不覆藏。诸比丘，对于这位比丘，应当就先前和后来的罪聚，按覆藏天数给予别住，然后给予敬悦。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犯了多个桑喀地谢思罪。对其中一部分罪，他心中没有疑惑；对另一部分罪，他心中有疑惑。对心中没有疑惑的那些罪，他加以覆藏；对心中有疑惑的那些罪，他不加以覆藏。他还俗之后再次受具足戒，先前心中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也加以覆藏；先前心中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也加以覆藏。诸比丘，对于这位比丘，应当在原先和后来这两批罪聚上，都按覆藏天数给予别住之后，再给予敬悦。

171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犯了多个桑喀地谢思罪之后，不加以覆藏，而后成为沙弥……乃至成为疯狂者……乃至成为心散乱者……（应如前面那样详细展开）……成为受疼痛折磨者……那时他有些罪是覆藏的，也有些罪是不覆藏的……他对一部分罪知道，对一部分罪不知道……他对一部分罪记得，对一部分罪不记得……对其中一部分罪心中没有疑惑，对另一部分罪心中有疑惑。对心中没有疑惑的那些罪，他加以覆藏；对心中有疑惑的那些罪，他不加以覆藏。当时他是受疼痛折磨者。后来他不再受疼痛折磨了，先前心中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却不覆藏了；先前心中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也不覆藏……乃至先前心中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却不覆藏；先前心中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却加以覆藏……乃至先前心中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也加以覆藏；先前心中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却不覆藏……乃至先前心中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也加以覆藏；先前心中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心中没有疑惑也加以覆藏。诸比丘，对于这位比丘，应当在原先和后来这两批罪聚上，都按覆藏天数给予别住之后，再给予敬悦。

敬悦百法终

6. 同原本合并别住四百法 6. Samūlāyasamodhānaparivāsacatussataṃ

172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正在行别住期间，中途又犯了多个桑喀地谢思罪，犯后不加以覆藏，然后还俗。他后来再次受具足戒，对那些新犯的罪也不加以覆藏。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原本。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正在行别住期间，中途又犯了多个桑喀地谢思罪，犯后不加以覆藏，然后还俗。他后来再次受具足戒，对那些新犯的罪却加以覆藏。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原本，并且对他那些按覆藏天数计算的罪，与先前的罪一起给予合并别住。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比丘正在行别住期间，中途又犯了多个桑喀地谢思罪，犯后加以覆藏，然后还俗。他后来再次受具足戒，对那些罪却不加以覆藏。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原本，并且对他那些按覆藏天数计算的罪，与先前的罪一起给予合并别住。

诸比丘，又有比丘正在别住时，中间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覆藏之后还俗了。他再次受具足戒后，又覆藏那些罪。那个比丘应从根本重来。并且，应给予他别住，按照他所覆藏的那些罪，与先前所犯的罪合并计算。

173 诸比丘，又有比丘正在别住时，中间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他的那些罪，有些是覆藏的，有些是不覆藏的。他还俗之后再次受具足戒，以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不再覆藏；以前没有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也不再覆藏。那个比丘应从根本重来。并且，应依他所覆藏的那些罪，连同先前之罪一并计算，给予别住。

诸比丘，又有比丘正在别住时，中间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他的那些罪，有些是覆藏的，有些是不覆藏的。他还俗之后再次受具足戒，以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不再覆藏；以前没有覆藏的那些罪，后来却覆藏了。那个比丘应从根本重来。并且，应依据他所覆藏的那些罪，给予以先前罪合并的别住。

诸比丘，又有比丘正在别住时，中间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他的那些罪，有些是覆藏的，有些是不覆藏的。他还俗之后再次受具足戒，以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依然覆藏；以前没有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依然不覆藏。那个比丘应从根本重来。并且，应依据他所覆藏的那些罪，给予以先前罪合并的别住。

诸比丘，又有比丘正在别住时，中间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他的那些罪，有些是覆藏的，有些是不覆藏的。他还俗之后再次受具足戒，以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依然覆藏；以前没有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也覆藏了。那个比丘应从根本重来。并且，应依据他所覆藏的那些罪，给予以先前罪合并的别住。

174 诸比丘，又有比丘在别住期间，中途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些罪他知道，有些罪他不知道。他知道的那些罪，他覆藏了；他不知道的那些罪，他没有覆藏。他还俗之后再次受具足戒，先前知道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知道了，也不再覆藏；先前不知道而未覆藏的那些罪，后来知道了，也不再覆藏。那位比丘应当从根本重新开始。并且，应当针对他所覆藏的那些罪，给予别住，并与先前之罪合并计算。

诸比丘，又有比丘在别住期间，中间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些罪他知道，有些罪他不知道。他知道的那些罪，他覆藏了；他不知道的那些罪，他没有覆藏。他还俗之后再次受具足戒，先前知道而覆藏的罪，如今知道了却不覆藏；先前不知道而未覆藏的罪，如今知道了却覆藏。这位比丘应从根本重来。对他所覆藏的那些罪，应给予与先前罪合并计算的别住。

诸比丘，又有比丘正在别住时，中间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些罪他知道，有些罪他不知道。那些他知道的罪，他覆藏了；那些他不知道的罪，他没有覆藏。他还俗之后再次受具足戒，以前知道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知道后依然覆藏；以前不知道而未覆藏的那些罪，后来知道后依然不覆藏。那个比丘应从根本重来。并且，应依据他所覆藏的那些罪，给予以先前罪合并的别住。

诸比丘，这里又有一个情况：一位比丘在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其中一些罪他自己知道，一些罪他自己不知道。他知道的那些罪，他覆藏了；他不知道的那些罪，他没有覆藏。他舍戒还俗之后，又重新受了具足戒。原先他知道并覆藏的那些罪，他后来知道之后，仍旧覆藏；原先他不知道且没有覆藏的那些罪，他后来知道之后，也予以覆藏。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到原本。依据那些被覆藏的罪，以最初的罪为标准，应当给予合并别住。

175 诸比丘，此外还有这种情况：一位比丘在别住期间，中途又犯了数条桑喀地谢思罪。这些罪，有的他记得，有的他不记得。凡他记得的罪，他都覆藏了；凡他不记得的罪，他都没有覆藏。后来他舍戒还俗，又重新受了具足戒。当初他记得并覆藏的那些罪，他此后想起来了，却不再覆藏；当初他不记得、因而没有覆藏的那些罪，他此后想起来了，也照样不覆藏。这位比丘应当被退回起点，从别住之初重新开始。对于那些被覆藏的罪，应当以最初犯的那条罪起算，给予合并别住。

诸比丘，这里又有一个情况：一位比丘在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其中一些罪他记得，一些罪他不记得。他记得的那些罪，他覆藏了；他不记得的那些罪，他没有覆藏。他舍戒还俗之后，又重新受了具足戒。原先他记得并覆藏的那些罪，他后来记得之后，却没有覆藏；原先他不记得且没有覆藏的那些罪，他后来

记得之后，却覆藏了。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到原本。依据那些被覆藏的罪，以最初的罪为标准，应当给予合并别住。

诸比丘，这里又有一个情况：一位比丘在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其中一些罪他记得，一些罪他不记得。他记得的那些罪，他覆藏了；他不记得的那些罪，他没有覆藏。他舍戒还俗之后，又重新受了具足戒。原先他记得并覆藏的那些罪，他后来记得之后，仍旧覆藏；原先他不记得且没有覆藏的那些罪，他后来记得之后，也没有覆藏。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到原本。依据那些被覆藏的罪，以最初的罪为标准，应当给予合并别住。

诸比丘，这里又有一个情况：一位比丘在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其中一些罪他记得，一些罪他不记得。他记得的那些罪，他覆藏了；他不记得的那些罪，他没有覆藏。他舍戒还俗之后，又重新受了具足戒。原先他记得并覆藏的那些罪，他后来记得之后，仍旧覆藏；原先他不记得且没有覆藏的那些罪，他后来记得之后，也覆藏了。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到原本。依据那些被覆藏的罪，以最初的罪为标准，应当给予合并别住。

176 诸比丘，这里又有一种情况：一位比丘在别住期间，中途犯了好几项桑喀地谢思罪。对其中一些罪他没有疑惑，对其中一些罪他有疑惑。他没有疑惑的那些罪，他覆藏了；他有疑惑的那些罪，他没有覆藏。他舍戒还俗以后，又重新受了具足戒。原先他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他虽已没有疑惑，却不再覆藏；原先他有疑惑而没有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他没有疑惑，也不再覆藏。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到原本。依据那些被覆藏的罪，以最初的罪为准，应当给予合并别住。

诸比丘，这里又有一个情况：一位比丘在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对其中一些罪，他没有疑惑；对另外一些罪，他有疑惑。凡是他没有疑惑的那些罪，他都覆藏了；凡是他有疑惑的那些罪，他没有覆藏。他舍戒还俗之后，又重新受了具足戒。那些他先前没有疑惑而覆藏的罪，他后来没有了疑惑，反而不覆藏；那些他先前有疑惑而没有覆藏的罪，他后来没有了疑惑，反而覆藏了。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到原本。依据那些被覆藏的罪，以最初的罪为标准，应当给予合并别住。

诸比丘，这里又有一个情况：一位比丘在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对其中一些罪他没有疑惑，对其中一些罪他有疑惑。那些他没有疑惑的罪，他覆藏了；那些他有疑惑的罪，他没有覆藏。他舍戒还俗之后，又重新受了具足戒。原先他没有疑惑并覆藏的那些罪，他后来没有疑惑之后，仍旧覆藏；原先他有疑惑且没

有覆藏的那些罪，他后来没有疑惑之后，却没有覆藏。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到原本。依据那些被覆藏的罪，以最初的罪为标准，应当给予合并别住。

诸比丘，在这里，一位比丘正在行别住期间，中间又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对于有些罪他心中没有疑惑，对于有些罪他心中有疑惑。那些他没有疑惑的罪，他就覆藏了；那些他有疑惑的罪，他就不覆藏。他还俗之后又重新受具足戒，先前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也没有疑惑而覆藏了；先前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没有疑惑也覆藏了。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到起点。而且，应当根据那些被覆藏的罪，从最初的罪开始，给他合并别住。

177 诸比丘，在这里，一位比丘正在行别住期间，中间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没有覆藏，之后成了沙弥……成了疯狂者……成了心散乱者……成了受剧痛折磨者……他的那些罪，有些是覆藏的，有些是不覆藏的（应如前面所详细说明的那样来展开）……有些罪他知道，有些罪他不知道……有些罪他记得，有些罪他不记得……对于有些罪他心中没有疑惑，对于有些罪他心中有疑惑。那些他没有疑惑的罪，他就覆藏了；那些他有疑惑的罪，他就不覆藏。他成了受剧痛折磨者。后来他不再受剧痛折磨，先前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也没有疑惑而不覆藏了；先前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也没有疑惑而不覆藏了……先前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也没有疑惑而不覆藏了；先前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没有疑惑而覆藏了……先前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也没有疑惑而覆藏了；先前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也没有疑惑而不覆藏了……先前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也没有疑惑而覆藏了；先前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没有疑惑也覆藏了。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到起点。而且，应当根据那些被覆藏的罪，从最初的罪开始，给他合并别住。

178 诸比丘，在这里，一位适合受敬悦的比丘……一位正在行敬悦的比丘……一位适合出罪的比丘，在中间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没有覆藏，然后还俗了……（适合受敬悦的、正在行敬悦的、适合出罪的，都应如别住所详细说明的那样来展开。）

179 诸比丘，在此，有一位比丘本可出罪，却在期间犯下多条桑喀地谢思罪。他未加覆藏，之后却成了沙弥……成了疯狂者……成了心散乱者……成了受剧痛折磨者……他有些罪是覆藏的，有些罪是不覆藏的……有些罪他知道，有些罪他不知道……有些罪他记得，有些罪他不记得……对有些罪他没有疑惑，对有些罪他有疑惑。凡他没有疑惑的罪，他就覆藏；凡他有疑惑的罪，他就不覆藏。他成了受剧痛折磨者。后来他不再受剧痛折磨。于是他这样处置：先前他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他也没有疑惑，就不再覆藏；先前他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他也没有疑惑，也不再覆

藏……先前他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他也没有疑惑，就不再覆藏；先前他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他没有疑惑，却加以覆藏……先前他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他也没有疑惑，却加以覆藏；先前他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他也没有疑惑，也不再覆藏……先前他没有疑惑而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他也没有疑惑，却加以覆藏；先前他有疑惑而不覆藏的那些罪，后来他没有疑惑，也加以覆藏。这位比丘应当被拉回到起点；并且应当根据那些被覆藏的罪，从最初的罪开始，给他合并别住。

同原本合并别住四百法终

7. 限量等门八法 7. Parimāṇādivāraaṭṭhakaṃ

180 诸比丘，在这里，一位比丘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这些罪是有确定数量的，他没有覆藏就还俗了……这些罪是没有确定数量的，他没有覆藏就还俗了……这些罪是同名的，他没有覆藏就还俗了……这些罪是异名的，他没有覆藏就还俗了……这些罪是同类的，他没有覆藏就还俗了……这些罪是异类的，他没有覆藏就还俗了……这些罪是界限分明的，他没有覆藏就还俗了……这些罪是界限混杂的，他没有覆藏就还俗了……（应如前面那样来展开。）

限量等门八法终

8. 二比丘门十一法 8. Dvebhikkhuvāraekādasakaṃ

181 两位比丘犯了桑喀地谢思罪。他们都把桑喀地谢思罪看作是桑喀地谢思罪。其中一位覆藏了，另一位没有覆藏。那位覆藏的比丘，应当让他忏悔恶作罪。然后，按照他所覆藏的情况给他别住之后，对两位比丘都应给予敬悦。

两位比丘犯了桑喀地谢思罪。他们都对桑喀地谢思罪心存疑惑。其中一位覆藏了，另一位没有覆藏。那位覆藏的比丘，应当让他忏悔恶作罪。然后，按照他所覆藏的情况给他别住之后，对两位比丘都应给予敬悦。

两位比丘犯了桑喀地谢思罪。他们对于桑喀地谢思罪持有混杂的看法。其中一位覆藏了，另一位没有覆藏。那位覆藏的比丘，应当让他忏悔恶作罪。然后，按照他所覆藏的情况给他别住之后，对两位比丘都应给予敬悦。

“有两个比丘犯了混合罪。他们对这混合罪持‘这是桑喀地谢思罪’的看法。一个覆藏，一个不覆藏。那个覆藏的，应让他忏悔恶作。按照他覆藏的天数给予别住之后，对两人都应给予敬悦。”

“有两个比丘犯了混合罪。他们对这混合罪持‘这是混合罪’的看法。一个覆藏，一个不覆藏。那个覆藏的，应让他忏悔恶作。按照他覆藏的天数给予别住之后，对两人都应给予敬悦。”

“有两个比丘犯了单个的罪。他们对这单个罪持‘这是桑喀地谢思罪’的看法。一个覆藏，一个不覆藏。那个覆藏的，应让他忏悔恶作。两人都应依法处理。”

“有两个比丘犯了单个的罪。他们对这单个罪持‘这是单个的罪’的看法。一个覆藏，一个不覆藏。那个覆藏的，应让他忏悔恶作。两人都应依法处理。”

“有两个比丘犯了桑喀地谢思罪。他们对这桑喀地谢思罪持‘这是桑喀地谢思罪’的看法。一个人心里想‘我要说出来’，另一个人心里想‘我不说出来’。他在第一个时分覆藏，在第二个时分覆藏，在第三个时分覆藏——当黎明破晓时，这个罪就成为了覆藏罪。那个覆藏的，应让他忏悔恶作。按照他覆藏的天数给予别住之后，对两人都应给予敬悦。”

“有两个比丘犯了桑喀地谢思罪。他们对这桑喀地谢思罪持‘这是桑喀地谢思罪’的看法。他们动身，打算去坦白。途中，一个人心里生起了覆藏的念头，想‘我不说了’。他在第一个时分覆藏，在第二个时分覆藏，在第三个时分覆藏——当黎明破晓时，这个罪就成为了覆藏罪。那个覆藏的，应让他忏悔恶作。按照他覆藏的天数给予别住之后，对两人都应给予敬悦。”

“有两个比丘犯了桑喀地谢思罪。他们对这桑喀地谢思罪持‘这是桑喀地谢思罪’的看法。他们精神失常了。后来，当他们恢复正常时，一个覆藏，一个不覆藏。那个覆藏的，应让他忏悔恶作。按照他覆藏的天数给予别住之后，对两人都应给予敬悦。”

“有两个比丘犯了桑喀地谢思罪。在诵读巴帝摩卡的时候，他们这样说：‘我们也是现在才知道——这个法原来是载于经中、包含在经中的，每逢半月就来诵一次。’他们对这桑喀地谢思罪持‘这是桑喀地谢思罪’的看法。一个覆藏，一个不覆藏。那个覆藏的，应让他忏悔恶作。按照他覆藏的天数给予别住之后，对两人都应给予敬悦。”

二比丘门十一法终

9. 原本不清净九法 9. Mūlāyaavisuddhinavakaṃ

182 诸比丘，还有一种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的有限量，有的无限量；有的是同一个名称，有的是不同名称；有的是同类，有的是异类；有的是分明的，有的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这些罪的合

并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了许多有限量的、未覆藏的桑喀地谢思罪。他向僧团乞求把中间所犯的罪拉回原本。僧团以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甘马，将他因中间罪拉回原本，如法地给予合并别住；却非法地给予敬悦，非法地令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中并未清净。

诸比丘，还有一种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的有限量，有的无限量；有的是同一个名称，有的是不同名称；有的是同类，有的是异类；有的是分明的，有的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这些罪的合并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了许多有限量的、覆藏的桑喀地谢思罪。他向僧团乞求把中间所犯的罪拉回原本。僧团以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甘马，将他从中间罪拉回原本，如法地给予合并别住；非法地给予敬悦，非法地给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中并未清净。

诸比丘，还有一种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的有限量，有的无限量；有的是同一个名称，有的是不同名称；有的是同类，有的是异类；有的是分明的，有的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这些罪的合并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了许多有限量的、有些覆藏有些未覆藏的桑喀地谢思罪。他向僧团乞求把中间所犯的罪拉回原本。僧团以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甘马，将他因中间罪拉回原本，如法地给予合并别住；却非法地给予敬悦，非法地令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中并未清净。

诸比丘，还有一种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的有限量，有的无限量；有的是同一个名称，有的是不同名称；有的是同类，有的是异类；有的是分明的，有的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这些罪的合并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了许多无限量的、未覆藏的桑喀地谢思罪……又犯了许多无限量的、覆藏的……又犯了许多无限量的、有些覆藏有些未覆藏的……又犯了许多有些有限量有些无限量的、未覆藏的桑喀地谢思罪。他向僧团乞求把中间所犯的罪拉回原本。僧团以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甘马，将他因中间罪拉回原本，如法地给予合并别住；却非法地给予敬悦，非法地令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中并未清净。

诸比丘，还有一种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的有限量，有的无限量；有的是同一个名称，有的是不同名称；有的是同类，有的是异类；有的是分明的，有的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这些罪的合并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了许多有些有限量有些无限量的、覆藏的桑喀地谢思

罪。他向僧团乞求把中间所犯的罪拉回原本。僧团以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甘马，将他因中间罪拉回原本，如法地给予合并别住；非法地给予敬悦，非法地令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中并未清净。

诸比丘，还有一种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的有限量，有的无限量；有的是同一个名称，有的是不同名称；有的是同类，有的是异类；有的是分明的，有的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这些罪的合并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了许多有些有限量有些无限量的、有些覆藏有些未覆藏的桑喀地谢思罪。他向僧团乞求把中间所犯的罪拉回原本。僧团以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甘马，将他因中间罪拉回原本，如法地给予合并别住；却非法地给予敬悦，非法地令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中并未清净。

原本不清净九法终

10. 第二九法 10. Dutiyanavakaṃ

183 诸比丘，还有一种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的有限量，有的无限量……有的是分明的，有的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这些罪的合并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了许多有限量的、未覆藏的桑喀地谢思罪。他向僧团乞求把中间所犯的罪拉回原本。僧团以非法、可破坏、不应理的甘马，因那些中间罪将他拉回原本，非法地给予合并别住；却如法地给予敬悦，如法地给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中并未清净。

诸比丘，还有一种情况：一位比丘犯了许多桑喀地谢思罪——有的有限量，有的无限量……有的是分明的，有的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对这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这些罪的合并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了许多有限量的、覆藏的桑喀地谢思罪。他为中间所犯的罪，向僧团乞求拉回原本。僧团以非法的、可破坏的、不应理的甘马，为中间所犯的罪将他拉回原本，并非法地给予合并别住；但对敬悦则如法地给予，对出罪也如法地给予。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中并未清净。

诸比丘，再者，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有些是有定量的，有些是无定量的……（中略）……有些是界限分明的，有些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那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那些罪的合并别住。他正在行别住的时候，中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这些罪有定量，有些覆藏，也有些未覆藏。他向僧团乞求对那些中间诸罪拉回原本。僧团用非法的甘马、可破坏的、不应理的甘马，将他因那些中间诸罪拉回原本，用非法的方式给予合并别住；却用如法的方式给予敬悦，用如法的方式令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上来说，并没有清净。

诸比丘，再者，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好几项桑喀地谢思罪：有些是有定量的，有些是无定量的；有些是同一个名称的，有些是不同名称的；有些是同类的，有些是不同类的；有些是界限分明的，有些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就那些罪给予他合并别住。僧团就那些罪给予他合并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了好几项桑喀地谢思罪，这些罪是无定量的、不覆藏的……（中略）……无定量的、覆藏的……（中略）……无定量的、既覆藏又不覆藏的……（中略）……既有定量的也有无定量的、不覆藏的。他向僧团乞求，把那些中间所犯的罪拉回原本。僧团却以非法的甘马——破坏的甘马、不应理的甘马——把他依那些中间所犯之罪拉回原本，又以非法的甘马给予合并别住；而以如法的甘马给予敬悦，以如法的甘马给予出罪。诸比丘，就那些罪而言，这位比丘并没有清净。

诸比丘，再者，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下多起桑喀地谢思罪，有些数量确定，有些数量不定……（中略）……有些分界明确，有些混杂不清。他向僧团请求将诸罪合并别住。僧团便给予他对诸罪合并别住。他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下多起桑喀地谢思罪，这些罪无论数量确定或不定，都是覆藏的。他向僧团请求把中间所犯之罪退回原本。僧团以非法、可破坏、不应理的甘马，将他退回中间诸罪的原本；又以非法的方式给予合并别住，以如法的方式给予敬悦，以如法的方式给予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并未从那些罪中清净。

诸比丘，再者，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有些是有定量的，有些是无定量的……（中略）……有些是界限分明的，有些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那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那些罪的合并别住。他正在行别住的时候，中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这些罪既有定量的也有无定量的，而且既有覆藏的也有不覆藏的。他向僧团乞求对那些中间诸罪拉回原本。僧团因他的那些中间诸罪，以非法、可破坏、不应理的甘马，将他拉回原本；又以非法的方式给予合并别住；以如法的方式给予敬悦，以如法的方式给予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上来说，并没有清净。

第二九法终

11. 第三九法 11. Tatiyanavakaṃ

184 诸比丘，再者，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有些是有定量的，有些是无定量的……（中略）……有些是界限分明的，有些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那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那些罪的合并别住。他正在行别住的时候，中间又犯了

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这些罪是有定量的、不覆藏的。他向僧团乞求对那些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僧团用非法的甘马、可破坏的、不应理的，将他的那些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非法的方式给予合并别住。他自以为“我在行别住”，在这期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是有定量的、不覆藏的。他在那个地位上时，忆念起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也忆念起后诸罪的中间诸罪。他心里这样想：“我确实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有些是有定量的，有些是无定量的……（中略）……有些是界限分明的，有些是混杂的。我向僧团乞求了那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我那些罪的合并别住。我正在行别住的时候，中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是有定量的、不覆藏的。我向僧团乞求对那些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僧团用非法的甘马、可破坏的、不应理的，将我那些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非法的方式给了我合并别住。我自以为‘我在行别住’，在这期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是有定量的、不覆藏的。我处在那个地位上，忆念起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也忆念起后诸罪的中间诸罪。我现在何不向僧团乞求，对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以及后诸罪的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如法的合并别住，如法的敬悦，如法的出罪呢？”他就向僧团乞求，对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以及后诸罪的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如法的合并别住，如法的敬悦，如法的出罪。僧团就对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以及后诸罪的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给予如法的合并别住，给予如法的敬悦，给予如法的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上来说，是清净的。

诸比丘，再者，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有些是有定量的，有些是无定量的……（中略）……有些是界限分明的，有些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那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那些罪的合并别住。他正在行别住的时候，中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是有定量的、覆藏的。他向僧团乞求对那些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僧团用非法的甘马、可破坏的、不应理的，对那些中间诸罪将他拉回退回原本，用非法的方式给予合并别住。他自以为“我在行别住”，在这期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是有定量的、覆藏的。他在那个地位上时，忆念起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也忆念起后诸罪的中间诸罪。他心里这样想：“我确实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有些是有定量的，有些是无定量的……（中略）……有些是界限分明的，有些是混杂的。我向僧团乞求了那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我那些罪的合并别住。我正在行别住的时候，中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是有定量的、覆藏的。我向僧团乞求对那些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僧团用非法的甘马、可破坏的、不应理的，将我

那些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非法的方式给了我合并别住。我自以为‘我在行别住’，在这期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是有定量的、覆藏的。我处在那个地位上，忆念起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也忆念起后诸罪的中间诸罪。我现在何不向僧团乞求，对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以及后诸罪的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如法的合并别住，如法的敬悦，如法的出罪呢？”他就向僧团乞求，对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以及后诸罪的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如法的合并别住，如法的敬悦，如法的出罪。僧团就对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以及后诸罪的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给予如法的合并别住，给予如法的敬悦，给予如法的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上来说，是清净的。

诸比丘，再者，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有些是有定量的，有些是无定量的……（中略）……有些是界限分明的，有些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那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那些罪的合并别住。他正在行别住的时候，中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是有定量的，既有覆藏的也有不覆藏的。他向僧团乞求对那些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僧团用非法的甘马、可破坏的、不应理的，将他的那些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非法的方式给予合并别住。他自以为“我在行别住”，在这期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是有定量的，既有覆藏的也有不覆藏的。他在那个地位上时，忆念起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也忆念起后诸罪的中间诸罪。他心里这样想：“我确实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有些是有定量的，有些是无定量的……（中略）……有些是界限分明的，有些是混杂的。我向僧团乞求了那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我那些罪的合并别住。我正在行别住的时候，中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是有定量的，既有覆藏的也有不覆藏的。我向僧团乞求对那些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僧团用非法的甘马、可破坏的、不应理的，将我那些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非法的方式给了我合并别住。我自以为‘我在行别住’，在这期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是有定量的，既有覆藏的也有不覆藏的。我处在那个地位上，忆念起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也忆念起后诸罪的中间诸罪。我现在何不向僧团乞求，对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以及后诸罪的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如法的合并别住，如法的敬悦，如法的出罪呢？”他就向僧团乞求，对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以及后诸罪的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如法的合并别住，如法的敬悦，如法的出罪。僧团就对前诸罪的中间诸罪以及后诸罪的中间诸罪，拉回退回原本，用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给予如法的

合并别住，给予如法的敬悦，给予如法的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上来说，是清净的。

诸比丘，再者，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有些是有定量的，有些是无定量的……（中略）……有些是界限分明的，有些是混杂的。他向僧团乞求，请僧团为他那些罪作合并别住。僧团就为他那些罪作了合并别住。他正在行别住的时候，中间又犯了好几个桑喀地谢思罪，这些罪是无定量的、不覆藏的……（中略）……无定量的、覆藏的……（中略）……无定量的、既有覆藏的也有不覆藏的……（中略）……既有定量的也有无定量的、不覆藏的。他向僧团乞求，请僧团就那些中间诸罪将他拉回原本。僧团就以非法的、可破坏的、不应理的甘马，就那些中间诸罪将他拉回原本，并以非法的方式给予合并别住。他自以为“我在行别住”……（中略）……僧团于是就前罪的中间诸罪以及后罪的中间诸罪，将他拉回原本，以如法的、不可破坏的、应理的甘马，给予如法的合并别住，给予如法的敬悦，给予如法的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从那些罪上来说，是清净的。

诸比丘，又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位比丘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有定量的也有不定量的……乃至有能界定的也有混杂的。他向僧团请求这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那些罪的合并别住。他正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有定量的也有不定量的，而且是覆藏的。他向僧团请求将这些中间犯的罪退回原本。僧团以非法的甘马、可破坏的、不应理的方式，将他的中间罪退回原本，又以非法的方式给予合并别住。他自以为“我在行别住”，却又在中间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有定量的也有不定量的，而且是覆藏的。他在那个地位上站着，忆起了前面诸罪的中间罪，也忆起了后面诸罪的中间罪。他心里这样想：“我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有定量的也有不定量的……乃至有能界定的也有混杂的。我向僧团请求了那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我那些罪的合并别住。我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有定量的也有不定量的，而且是覆藏的。我向僧团请求了中间罪退回原本。僧团以非法的甘马、可破坏的、不应理的方式把我中间罪退回原本，又以非法的方式给了我合并别住。我自以为‘在行别住’，却又在中间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有定量的也有不定量的，而且是覆藏的。我在那个地位上站着，忆起了前面诸罪的中间罪，也忆起了后面诸罪的中间罪。我何不向僧团请求将前面诸罪的中间罪和后面诸罪的中间罪，以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方式退回原本，并以如法的方式得到合并别住、如法的敬悦、如法的出罪呢？”于是他向僧团请求将前面诸罪的中间罪和后面诸罪的中间罪，以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方式退回原本，并以如法的

方式得到合并别住、如法的敬悦、如法的出罪。僧团就以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方式，将前面诸罪的中间罪和后面诸罪的中间罪退回原本，以如法的方式给予合并别住，以如法的方式给予敬悦，以如法的方式给予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对于那些罪，就是清净的了。

诸比丘，又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位比丘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有定量的也有不定量的……乃至有能界定的也有混杂的。他向僧团请求这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他那些罪的合并别住。他正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有定量的也有不定量的，有覆藏的也有不覆藏的。他向僧团请求将这些中间犯的罪退回原本。僧团以非法的甘马、可破坏的、不应理的方式，将他因中间罪退回原本，又以非法的方式给予合并别住。他自以为“我在行别住”，却又在中间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有定量的也有不定量的，有覆藏的也有不覆藏的。他在那个地位上站着，忆起了前面诸罪的中间罪，也忆起了后面诸罪的中间罪。他心里这样想：“我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有定量的也有不定量的……乃至有能界定的也有混杂的。我向僧团请求了那些罪的合并别住。僧团给了我那些罪的合并别住。我在行别住期间，又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有定量的也有不定量的，有覆藏的也有不覆藏的。我向僧团请求了中间罪退回原本。僧团以非法的甘马、可破坏的、不应理的方式把我中间罪退回原本，又以非法的方式给了我合并别住。我自以为在行别住，却又在中间犯了好几条桑喀地谢思罪——有定量的也有不定量的，有覆藏的也有不覆藏的。我在那个地位上站着，忆起了前面诸罪的中间罪，也忆起了后面诸罪的中间罪。我何不向僧团请求将前面诸罪的中间罪和后面诸罪的中间罪，以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方式退回原本，并以如法的方式得到合并别住、如法的敬悦、如法的出罪呢？”于是他向僧团请求将前面诸罪的中间罪和后面诸罪的中间罪，以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方式退回原本，并以如法的方式得到合并别住、如法的敬悦、如法的出罪。僧团就以如法的甘马、不可破坏的、应理的方式，将前面诸罪的中间罪和后面诸罪的中间罪退回原本，以如法的方式给予合并别住，以如法的方式给予敬悦，以如法的方式给予出罪。诸比丘，这位比丘对于那些罪，就是清净的了。

第三九法终

结合犍度第三

其摄颂：

不覆藏一日、二日、三日、四日；
五日、半月、十日，大牟尼说了这些罪的情形。
清净者与还俗者，以定量开头，两位比丘；
在那里，两位有想者如是，有疑惑者也一样。
两位持混杂见者，以及两位持不清净见者、两位持一见者；
还有两位持清净见者。
同样地，一人覆藏，又以覆藏心；
对于疯狂者的开许教导，有十八种根本清净。
这是那些分别说部的老师们，在铜掌岛确立净信者，
大寺住众的传诵，为令正法久住。

结合犍度终

4. 灭诤犍度

4. Samathakkhandhakaṃ

1. 现前毗尼 1. Sammukhāvinayo

185 那时候，佛陀世尊正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而就在那时，六群比丘对那些不在场的比丘执行了甘马（kamma，古译：羯磨）——无论是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还是举罪甘马。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对此埋怨、批评、指责道：“六群比丘怎么能对那些不在场的比丘执行甘马呢——无论是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还是举罪甘马！”于是，这些比丘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道：“诸比丘，六群比丘真的对那些不在场的比丘执行了甘马——无论是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还是举罪甘马吗？”他们回答说：“是真的，世尊。”佛陀呵责道：“诸比丘，这些愚人的行为是不恰当的、不合规矩的、不合宜的、非沙门所为、不如法、不该做的。诸比丘，这些愚人怎么能对那些不在场的比丘执行甘马呢——无论是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还是举罪甘马！诸比丘，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起信心……在呵责之后……佛陀为诸比丘作了一番法谈后，对诸比丘说道：诸比丘，不应该对不在场的比丘执行甘马——无论是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还是举罪甘马。如果谁做了，那就犯了恶作罪。

186 非法说者这一方，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若干人，也可能是一个僧团。法说者这一方，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若干人，也可能是一个僧团。

黑分九法 Kaṇhapakkhanavakaṃ

187 一个身为非法说者的人，去劝导、说服、展示、阐述、开示一个身为法说者的人，对他说：“这就是法，这就是律，这就是导师的教诫，你应当受持这个，你应当欢喜这个。”用这种方式，这个诤事虽然表面上平息了，但本质上是以类似现前毗尼的方式，用非法来止息的。

一个身为非法说者的人，去劝导、说服、展示、阐述、开示那些身为法说者的若干人，对他们说：“这就是法，这就是律，这就是导师的教诫，你们应当受持这个，你们应当欢喜这个。”用这种方式，这个诤事虽然表面上平息了，但本质上是以类似现前毗尼的方式，用非法来止息的。

一个身为非法说者的人，去劝导、说服、展示、阐述、开示一个身为法说者的僧团，对它说：“这就是法，这就是律，这就是导师的教诫，你应当受持这个，你应当欢喜这个。”用这种方式，这个诤事虽然表面上平息了，但本质上是以类似现前毗尼的方式，用非法来止息的。

那些身为非法说者的若干人，去劝导、说服、展示、阐述、开示一个身为法说者的人，对他说：“这就是法，这就是律，这就是导师的教诫，你应当受持这个，你应当欢喜这个。”用这种方式，这个诤事虽然表面上平息了，但本质上是以类似现前毗尼的方式，用非法来止息的。

那些身为非法说者的若干人，去劝导、说服、观察、审察、展示、阐述那些身为法说者的若干人，对他们说：“这就是法，这就是律，这就是导师的教诫，你们应当受持这个，你们应当欢喜这个。”用这种方式，这个诤事虽然表面上平息了，但本质上是以类似现前毗尼的方式，用非法来止息的。

那些身为非法说者的若干人，去劝导、说服、展示、阐述、开示一个身为法说者的僧团，对它说：“这就是法，这就是律，这就是导师的教诫，你应当受持这个，你应当欢喜这个。”用这种方式，这个诤事虽然表面上平息了，但本质上是以类似现前毗尼的方式，用非法来止息的。

非法说者僧团对一位法说者个人进行劝导、说服、审视、细察、展示、指明：‘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应受持此法，你应欢喜此法。’这个诤事如果这样被止息了，那就是依非法、依类似现前毗尼而止息。

非法说者僧团对法说者的若干人进行劝导、说服、审视、细察、展示、指明：‘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们应受持此法，你们应欢喜此法。’这个诤事如果这样被止息了，那就是依非法、依似是而非的现前毗尼而止息。

非法说者僧团对法说者僧团进行劝导、说服、审视、细察、展示、指明：‘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僧团）应受持此法，你应欢喜此法。’这个诤事如果这样被止息了，那就是依非法、依似是而非的现前毗尼而止息。

黑分九法终

白分九法 Sukkapakkhanavakaṃ

188 说法的个人对说非法的个人，加以劝导、说服、审察、细察，为他显示、为他指示：‘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应受持此法，你应欢喜此法。’这诤事就这样被止息，以法、以现前毗尼而止息。

法说者个人对非法说者的若干人进行劝导、说服、审视、细察、展示、指明：‘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们应受持此法，你们应欢喜此法。’这个诤事如果这样被止息了，那就是依法、依现前毗尼而止息。

法说者个人对非法说者僧团进行劝导、说服、审视、细察、展示、指明：‘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僧团）应受持此法，你应欢喜此法。’这个诤事如果这样被止息了，那就是依法、依现前毗尼而止息。

若干位法说者劝导、说服、审视、细察、展示、指明一位说非法的人：‘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应受持此法，你应欢喜此法。’这个诤事若这样被止息，那就是依法、依现前毗尼而止息。

法说者的若干人对非法说者的若干人进行劝导、说服、审视、细察、展示、指明：‘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们应受持此法，你们应欢喜此法。’这个诤事如果这样被止息了，那就是依法、依现前毗尼而止息。

一些法说者使一个非法说的僧团信服、理解、接受、领会，并向他们展示、反复说明：‘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应受持此，你应欢喜此。’如果这样平息了那诤事，那就是以法平息，以现前毗尼平息。

一个法说的僧团使一个非法说的个人信服、理解、接受、领会，并向他展示、反复说明：‘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应受持此，你应欢喜此。’如果这样平息了那诤事，那就是以法平息，以现前毗尼平息。

说法的僧团使一些非法说者信服、理解、接受、领会，并向他们展示、反复说明：‘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们应当受持这个，你们应当欢喜这个。’如果这样平息了那诤事，那就是以法平息，以现前毗尼平息。

一个主张法的僧团，对一个主张非法的僧团，加以劝信、使其理解、令其接受、使其领会，并向他们开示、反复开示：‘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应受持此，你应欢喜此。’如果这样平息了那诤事，那就是以法平息，以现前毗尼平息。

白分九法终

2. 忆念毗尼 2. Sativinayo

189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竹林精舍（Veḷuvana），松鼠觅食处。而在那个时期，达巴摩罗子尊者出生仅七年就证得了阿拉汉果。一切弟子所应证得的，他全都证得了。对他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更高要做的了，也没有已做之事需要再积集的了。那时，达巴摩罗子尊者独自静处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思惟：‘我出生

七年就证得了阿拉汉果，一切弟子所应证得的，我都证得了，没有什么更高要做的了，也没有已做之事需要再积集的了。那么，我能为僧团提供些什么服务呢？’

那时，达巴摩罗子尊者心里想：‘我何不替僧团分配住所，以及安排食物呢？’于是，达巴摩罗子尊者在傍晚时分，从静处起身，到世尊那里去。到了之后，礼敬世尊，在一旁坐下。坐在一旁后，达巴摩罗子尊者对世尊说：‘尊者，这里我独自静处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思惟——我出生七年就证得了阿拉汉果……我能为僧团提供些什么服务呢？尊者，那时我心里又想：我何不替僧团分配住所，以及安排食物呢？尊者，我愿意为僧团分配住所和安排食物。’‘很好，很好，达巴。那么，达巴，你就为僧团分配住所和安排食物吧。’‘是的，尊者。’达巴摩罗子尊者回答了世尊。接着，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件事做了教法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就认可达巴摩罗子为安排住所及安排食物的人吧。而，诸比丘，应当这样来认可：首先，应当向达巴摩罗子提出请求。请求之后，应由一位有能力、够格的比丘向僧团通告：’

190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认可达巴摩罗子尊者为安排住所及安排食物的人。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僧团认可达巴摩罗子尊者为安排住所及安排食物的人。任何尊贵的比丘，若同意由达巴摩罗子尊者担任安排住所者及安排食物者，请保持沉默；若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授权具寿达巴摩罗子为住所分配者和食物指定者。僧团对此认可，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住这件事。”

191 而具寿达巴摩罗子被授权后，将习性相近的诸比丘安排在同一处住宿。对于那些持经的比丘，他将他们安排在同一处住宿，心想：“他们可以一起诵习经典。”对于那些持律的比丘，他将他们安排在同一处住宿，心想：“他们可以一起裁决律法。”对于那些说法师比丘，他将他们安排在同一处住宿，心想：“他们可以一起讨论法义。”对于那些禅修者比丘，他将他们安排在同一处住宿，心想：“他们可以互不打扰。”对于那些喜欢谈论世俗闲话、注重强健身体的比丘，他也将他们安排在同一处住宿，心想：“这些具寿们也可以这样随他们的喜好住着。”对于那些在非时到来的比丘，他就入火界定，借着那光明为他们安排住所；甚至有些比丘故意在非时到来，心想：“我们要看看具寿达巴摩罗子的神通示现。”

他们去拜访具寿达巴摩罗子，对他这样说：“贤友达巴，请为我们安排住所。”具寿达巴摩罗子这样回答：“具寿们想去哪里？我安排在哪里呢？”他们故意指向

远处：“贤友达巴，请为我们安排住在灵鹫山（Gijjhakūṭa）。贤友，请为我们安排住在盗贼悬崖。贤友，请为我们安排住在仙吞山（Isigili）侧的黑石（Kālasilāya）洞。贤友，请为我们安排住在毗婆罗山（Vebhāra）侧的七叶窟（Sattapaṇṇiguhā）。贤友，请为我们安排住在寒林（Sītavana）的蛇冠洞窟。贤友，请为我们安排住在乔达摩峡谷（Gotamakakandarā）。贤友，请为我们安排住在迪杜卡峡谷。贤友，请为我们安排住在温泉峡谷（Tapodakandarā）。贤友，请为我们安排住在温泉园（Tapodārāma）。贤友，请为我们安排住在吉瓦咖芒果园（Jīvakambavana）。贤友，请为我们安排住在曼达库奇鹿野苑（Migadāya）。”

于是，具寿达巴摩罗子入火界定，以燃烧的手指走在前头。那些比丘就借着那光明，跟在具寿达巴摩罗子后面。具寿达巴摩罗子这样为他们安排住所：“这是床，这是坐具，这是床垫，这是枕头，这是大便处，这是小便处，这是饮用水，这是洗用水，这是手杖，这是僧团的规约板，应在这个时间进入，应在这个时间出来。”具寿达巴摩罗子这样为他们安排好住所后，就又回到竹林精舍了。

192 然而在那时，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是新学的，并且福报不足。僧团中那些差的住所和差的食物，都落到他们头上。那时，王舍城的人们都想要供养长老诸比丘精心准备的食物：包括酥油、油、以及上好的硬食。而对于美提亚与布玛迦比丘，人们只给些寻常的东西：随便凑合的碎米粥配酸粥。他们在午后托钵回来后，就问长老诸比丘：“贤友们，在食堂里你们得到了什么？你们得到了什么？”有些长老这样说：“贤友，我们有酥油，有油，有上好的硬食。”而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则这样说：“贤友，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寻常的、随便凑合的碎米粥配酸粥。”

那时，有一位名叫咖喇亚那跋提咖的居士，为僧团提供四人份的常供餐。他每次都带着妻子和儿女到食堂，站在一旁亲手服侍：有些人，他用饭来招待；有些人，他用菜来招待；有些人，他用油来招待；有些人，他用上好的硬食来招待。当时，咖喇亚那跋提咖居士家明天的餐食，恰好被指定给了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后来，咖喇亚那跋提咖居士因为一些事务去了寺院。他来到具寿达巴摩罗子那里，向具寿达巴摩罗子顶礼后，坐在一边。具寿达巴摩罗子为坐在一边的咖喇亚那跋提咖居士说法、开示、劝导、鼓励、令其欢喜。咖喇亚那跋提咖居士被具寿达巴摩罗子的法谈开示、劝导、鼓励、令欢喜后，对具寿达巴摩罗子这样说：“尊者，我家明天的餐食被指定给谁了呢？”

“居士，你家明天的餐食，被指定给了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了。”这时，咖喇亚那跋提咖居士心里很不高兴，他想：“怎么那些恶诸比丘要到我家来吃饭呢？”他回到

家后，吩咐女仆说：“喂，明天那些来吃饭的，你在门房里铺个座位，用碎米粥配酸粥招待他们。”

“是的，主人。”那个女仆答应了咖喇亚那跋提咖居士。

然而，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却这样想：“贤友，昨天咖喇亚那跋提咖居士家的餐食指定给我们了。明天咖喇亚那跋提咖居士会带着妻子儿女站在一旁亲手服侍，他会用饭招待一些人，用菜招待一些人，用油招待一些人，用上好的硬食招待一些人。”他们因为这个喜悦，整个晚上都没怎么睡好。然后，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了钵和衣，就前往咖喇亚那跋提咖居士的住处。那个女仆远远地看见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来了。看见后，她就在门房里铺好座位，对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说：“请坐，尊者们。”这时，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心想：“毫无疑问，餐食肯定还没准备好，所以让我们先坐在门房里。”然后，那个女仆端来了碎米粥配酸粥，说：“请用，尊者们。”

“我们说，大姊，我们是吃常供的。”

“我知道尊者们是吃常供的。但昨天主人就这样吩咐我了：‘喂，明天那些来吃饭的，你在门房里铺个座位，用碎米粥配酸粥招待他们。’请用吧，尊者们。”这时，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想：“贤友，昨天咖喇亚那跋提咖居士去了寺院，到了达巴摩罗子的跟前。毫无疑问，达巴摩罗子在居士面前离间了我们。”他们因为这个忧恼，也都没怎么吃好。然后，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在午后托钵回来后，回到寺院，收好钵和衣，坐在寺院外的门房里，叠起桑喀帝，沉默不语，垂头丧气，耷拉着肩膀，脸朝下，忧愁地思考着，说不出话来。

这时，美提亚比丘尼来到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那里，顶礼并对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这样说：“我顶礼诸位尊者。”听了这话，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没有回应。第二次……（中略）……第三次，美提亚比丘尼又对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这样说：“我顶礼诸位尊者。”第三次，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还是没有回应。“我到底哪里冒犯了诸位尊者？为什么尊者不理会我呢？”

“大姊，正是因为你啊，在我们被达巴摩罗子如此这般地欺负时，你却袖手旁观。”

“诸位尊者，我能做什么呢？”

“大姊，如果你想的话，今日就能让世尊把具寿达巴摩罗子赶走。”

“诸位尊者，我能做什么呢？我又能办成什么事呢？”

“来吧，大姊，你去世尊那里。去了以后，对世尊这样说：‘世尊，这真不合适，真不像样！世尊，这个本来没有恐惧、没有灾难、没有祸患的地方，现在变得充满恐惧、

充满灾难、充满祸患；本来无风的地方，现在起了大风；那水，在我看来就像在燃烧一样。我，被具寿达巴摩罗子玷污了。’”“好的，尊者。”美提亚比丘尼答应了美提亚与布玛迦诸比丘后，就去到世尊那里。向世尊顶礼后，站在一边。站在一边的美提亚比丘尼对世尊这样说：“世尊，这真不合适，真不像样！世尊，这个本来没有恐惧、没有灾难、没有祸患的地方，现在变得充满恐惧、充满灾难、充满祸患；本来无风的地方，现在起了大风；那水，在我看来就像在燃烧一样。我，被具寿达巴摩罗子玷污了。”

193 那时，世尊因这件事、这个缘由，召集了比丘僧团，问具寿达巴摩罗子：“达巴，你记得自己做过这位比丘尼所说的那种事吗？”

“世尊，您知道我的为人。”第二次，世尊又问具寿达巴摩罗子：“达巴，你记得自己做过这位比丘尼所说的那种事吗？”

“世尊，您知道我的为人。”第三次，世尊又问具寿达巴摩罗子：“达巴，你记得自己做过这位比丘尼所说的那种事吗？”

“世尊，您知道我的为人。”

“达巴，高尚者们不是这样推脱的。如果你做了，就说‘做了’；如果你没做，就说‘没做’。”

“世尊，从我出生以来，我都不记得哪怕在梦里行过淫欲法，更不用说醒着的时候了。”于是，世尊告诉诸比丘：“那么，诸比丘，你们把美提亚比丘尼赶出去。而这些比丘，你们要对他们进行追究。”说完这话，世尊从座位起身，走进了住所。

于是，那些比丘把美提亚比丘尼赶了出去。这时，美提亚与布玛迦比丘对那些比丘说：“贤友们，别赶走美提亚比丘尼，她没有犯任何过错。是我们这些心里有气、不高兴、想把她赶走的人，怂恿她那么做的。”

“贤友们，难道你们是用毫无根据的戒行败坏来诋毁具寿达巴摩罗子吗？”

“是的，贤友。”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批评、责备、呵责道：“美提亚与布玛迦比丘怎么能用毫无根据的戒行败坏来诋毁具寿达巴摩罗子呢！”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听说美提亚与布玛迦比丘用毫无根据的戒行败坏来诋毁达巴摩罗子，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在呵责之后……在做了如法的开示后，世尊告诉诸比丘：

“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给与已经达到多闻强记、忆念坚固境界的达巴摩罗子忆念毗尼。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与：诸比丘，让达巴摩罗子到僧团来，偏袒右肩，向长老诸比丘顶礼，蹲坐下来，合掌，这样说道：‘尊者，这些美提亚与布玛迦

比丘用毫无根据的戒行败坏来诋毁我。我，尊者，已达到了多闻强记、忆念坚固的境界，向僧团乞请忆念毗尼。’应当第二次乞请。应当第三次乞请：‘尊者，这些美提亚与布玛迦比丘用毫无根据的戒行败坏来诋毁我。我，已达到了多闻强记、忆念坚固的境界，第三次，尊者，向僧团乞请忆念毗尼。’应由一位能干的、有能力的比丘来通知僧团：

194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些美提亚与布玛迦比丘，用毫无根据的戒行败坏，诋毁具寿达巴摩罗子。具寿达巴摩罗子，已达到了多闻强记、忆念坚固的境界，向僧团乞请忆念毗尼。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就给与具寿达巴摩罗子——这位已达到了多闻强记、忆念坚固境界的人——忆念毗尼。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些美提亚与布玛迦比丘，用毫无根据的戒行败坏，诋毁具寿达巴摩罗子。具寿达巴摩罗子，已达到了多闻强记、忆念坚固的境界，向僧团乞请忆念毗尼。现在，僧团给与具寿达巴摩罗子——这位已达到了多闻强记、忆念坚固境界的人——忆念毗尼。哪位尊者同意给与具寿达巴摩罗子——这位已达到了多闻强记、忆念坚固境界的人——忆念毗尼，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说这件事……我第三次说这件事：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些美提亚与布玛迦比丘，用毫无根据的戒行败坏，诋毁具寿达巴摩罗子。具寿达巴摩罗子，已达到了多闻强记、忆念坚固的境界，向僧团乞请忆念毗尼。现在，僧团给与具寿达巴摩罗子——这位已达到了多闻强记、忆念坚固境界的人——忆念毗尼。哪位尊者同意给与具寿达巴摩罗子——这位已达到了多闻强记、忆念坚固境界的人——忆念毗尼，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把忆念毗尼给与了具寿达巴摩罗子——这位已经达到了多闻强记、忆念坚固境界的人。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录这件事。’

195 ‘诸比丘，有这五种给与忆念毗尼的如法条件。这位比丘是清净、无犯的；有人指责他；他主动提出请求；僧团以和合一致的方式，依法给与他忆念毗尼。诸比丘，这就是给与忆念毗尼的五种如法条件。’

3. 不痴毗尼 3. Amūḷhavinayo

196 那时，嘎嘎比丘（Gagga）曾精神失常、心神错乱。在他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他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行的事情，说了许多不当的话。诸比丘以他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所行的事来举罪，对他质问道：“尊者，您还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吗？”他这样回答：“贤友们，我当时精神失常、心神错乱了。在我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我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行的事情，说了许多不当的话。我不记得那些事了。那是我在

迷乱中所做的。”尽管他这么说，诸比丘还是照样举罪：“尊者，您还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吗？”那些少欲的比丘……对此感到不满、批评、非难说：“这些比丘怎么能以嘎嘎比丘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所行的事来举罪，质问他说‘尊者，您还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吗？’他明明这样回答：‘贤友们，我当时精神失常、心神错乱了。在我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我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行的事情，说了许多不当的话。我不记得那些事了。那是我在迷乱中所做的。’尽管他这么说，他们还是照样举罪：‘尊者，您还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吗？’”于是，那些比丘将这件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之后……做了开示后，对诸比丘说：

“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对已经清醒的嘎嘎比丘进行‘不痴想调伏’的处理。诸比丘，应当这样进行：诸比丘，嘎嘎比丘应当来到僧团前，偏袒右肩，顶礼上座诸比丘的双足，然后蹲下，合掌，应当这样说：‘尊者，我曾精神失常、心神错乱。在我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我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行的事情，说了许多不当的话。诸比丘以我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所行的事来举罪，质问我：“尊者，您还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吗？”我这样回答他们：“贤友们，我当时精神失常、心神错乱了。在我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我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行的事情，说了许多不当的话。我不记得那些事了。那是我在迷乱中所做的。”尽管我这么说，他们还是照样举罪：“尊者，您还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吗？”尊者，我现在已经清醒，向僧团请求“不痴想调伏”。’应当请求第二次。应当请求第三次：‘尊者，我曾精神失常、心神错乱。在我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我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行的事情，说了许多不当的话。诸比丘以我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所行的事来举罪，质问我：“尊者，您还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吗？”我这样回答他们：“贤友们，我当时精神失常、心神错乱了。在我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我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行的事情，说了许多不当的话。我不记得那些事了，那是我在迷乱中所做的。”尽管我这么说，他们还是照样举罪：“尊者，您还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吗？”尊者，我现在已经清醒，这已经是第三次向僧团请求“不痴想调伏”。’然后，应当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来通知僧团：

197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嘎嘎比丘曾精神失常、心神错乱。在他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他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行的事情，说了许多不当的话。诸比丘以嘎嘎比丘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所行的事来举罪，质问他说：“尊者，您还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吗？”他这样回答：“贤友们，我当时精神失常、心神错乱了。在我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我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行的事情，说了许多不当的话。我不记得那些事

了。那是我在迷乱中所做的。”尽管他这么说，他们还是照样举罪：“尊者，您还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吗？”现在他已经清醒，向僧团请求“不痴毗尼”。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对已经清醒的嘎嘎比丘进行“不痴毗尼”。’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嘎嘎比丘曾精神失常、心神错乱。在他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他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行的事情，说了许多不当的话。诸比丘以嘎嘎比丘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所行的事来举罪，质问他说：“尊者，您还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吗？”他这样回答：“贤友们，我当时精神失常、心神错乱了。在我精神失常、心神错乱时，我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行的事情，说了许多不当的话。我不记得那些事了。那是我在迷乱中所做的。”尽管他这么说，他们还是照样举罪：“尊者，您还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吗？”现在他已经清醒，向僧团请求“不痴毗尼”。僧团对已经清醒的嘎嘎比丘进行“不痴毗尼”。各位尊者，谁同意对已经清醒的嘎嘎比丘进行“不痴毗尼”？”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经对清醒的嘎嘎比丘进行了“不痴毗尼”。僧团对此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持此事。’”

198 “诸比丘，进行‘不痴想调伏’有三种不合法的情况，三种合法的情况。进行‘不痴想调伏’有哪三种不合法的方式呢？

“诸比丘，这里有一种情况：有一位比丘犯了罪。僧团、或好几位比丘、或单独一个人来举他的罪，说：‘尊者，您还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吗？’他明明记得，却这样说：‘贤友，我真不记得曾犯过这样的罪。’于是僧团对他施以‘不痴毗尼’。这就是不合法地施予‘不痴毗尼’。”

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罪。僧团，或者多位比丘，又或者一个人，对他提出指控：“尊者，你还记得犯过这样的罪吗？”他明明记得，却这样说：“贤友们，我记得，就像在梦里那样。”僧团给予他不痴毗那耶。这是不如法地给予不痴毗那耶。

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罪。僧团，或者多位比丘，又或者一个人，对他提出指控：“尊者，你还记得犯过这样的罪吗？”他没有疯，却假装疯狂，说：“我也这么做，你们也这么做。这对我来说是合适的，对你们来说也是合适的。”僧团给予他不痴毗那耶。这是不如法地给予不痴毗那耶。这就是三种不如法给予不痴毗那耶的情况。

199 哪三种是如法地给予不痴毗那耶呢？

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疯了，心智颠倒。这位疯了、心智颠倒的比丘，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身份的事，言行举止都有过失。僧团，或者多位比丘，又或者一个人，对他提出指控：“尊者，你还记得犯过这样的罪吗？”他不记得了，这样说：“贤友们，我不记得犯过这样的罪。”僧团给予他不痴毗那耶。这是如法地给予不痴毗那耶。

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疯了，心智颠倒。这位疯了、心智颠倒的比丘，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身份的事，言行举止都有过失。僧团，或者多位比丘，又或者一个人，对他提出指控：“尊者，你还记得犯过这样的罪吗？”他不记得了，这样说：“贤友们，我记得，就像在梦里那样。”僧团给予他不痴毗那耶。这是如法地给予不痴毗那耶。

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疯了，心智颠倒。这位疯了、心智颠倒的比丘，做了许多不符合沙门身份的事，言行举止都有过失。僧团，或者多位比丘，又或者一个人，对他提出指控：“尊者，你还记得犯过这样的罪吗？”他本来就疯了，继续表现疯狂，说：“我也这么做，你们也这么做。这对我来说是合适的，对你们来说也是合适的。”僧团给予他不痴毗那耶。这是如法地给予不痴毗那耶。这就是三种如法给予不痴毗那耶的情况。

4. 自言毗尼行为 4. Paṭiññātakaraṇaṃ

200 那时，六群比丘在没有当事人承认的情况下，就对诸比丘执行甘马——包括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以及举罪甘马。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对此感到不满、批评、指责：“六群比丘怎么能没有当事人承认，就对诸比丘执行甘马呢？包括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还有举罪甘马！”于是，这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了之后，作了开示，然后告诉诸比丘：“诸比丘，不能在没有当事人承认的情况下，就对比丘执行甘马——不论是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还是举罪甘马。如果有谁这么做了，就是犯恶作。”

201 诸比丘，这样，“自言毗尼”就是不如法的；这样，就是如法的。那么，诸比丘，什么是“自言毗尼”不如法呢？

“有一位比丘犯了巴拉基格（pārājika，古译：波罗夷）罪。僧团、若干比丘或某位比丘举罪他说：‘尊者，你犯了巴拉基格。’他这样回答：‘贤友，我没有犯巴拉基格，我犯的是桑喀地谢思（saṅghādisesa，古译：僧伽婆尸沙，意译：僧残）。’于是僧团就以桑喀地谢思罪处罚他。这是非法的依自言毗尼。”

“有一位比丘犯了巴拉基格罪。僧团、若干比丘或某位比丘举罪他说：‘尊者，你犯了巴拉基格。’他这样回答：‘贤友，我没有犯巴拉基格，我犯的是土喇咤亚（thullaccaya，古译：偷兰遮）……巴吉帝亚（pācittiya，古译：波逸提）……应悔过……恶作……恶说。’于是僧团就以恶说罪处罚他。这是非法的依自言毗尼。”

“有一位比丘犯了桑喀地谢思……土喇咤亚……巴吉帝亚……应悔过……恶作……恶说罪。僧团、若干比丘或某位比丘举罪他说：‘尊者，你犯了恶说。’他这样回答：‘贤友，我没有犯恶说，我犯的是巴拉基格。’于是僧团就以巴拉基格罪处罚他。这是非法的依自言毗尼。”

“有一位比丘犯了恶说罪。僧团、若干比丘或某位比丘举罪他说：‘尊者，你犯了恶说。’他这样回答：‘贤友，我没有犯恶说，我犯的是桑喀地谢思……土喇咤亚……巴吉帝亚……应悔过……恶作。’于是僧团就以恶作罪处罚他。这是非法的依自言毗尼。诸比丘，依自言毗尼这样成为非法的。”

“诸比丘，怎样才是如法的依自言毗尼呢？有一位比丘犯了巴拉基格罪。僧团、若干比丘或某位比丘举罪他说：‘尊者，你犯了巴拉基格。’他这样回答：‘是的，贤友，我犯了巴拉基格。’于是僧团就以巴拉基格罪处罚他。这是如法的依自言毗尼。”

“有一位比丘犯了桑喀地谢思……土喇咤亚……巴吉帝亚……应悔过……恶作……恶说罪。僧团、若干比丘或某位比丘举罪他说：‘尊者，你犯了恶说。’他这样回答：‘是的，贤友，我犯了恶说。’于是僧团就以恶说罪处罚他。这是如法的依自言毗尼。诸比丘，依自言毗尼这样成为如法的。”

5. 多数决 5. Yebhuyyasikā

202 当时，诸比丘在僧团中陷入诤斗、争吵与争执，彼此以口舌之刀互相刺伤，无法止息那场争论。他们把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以多数决来止息这样的争论。应当任命具足五支的比丘为取筹人：他不随欲爱而行，不随嗔恚而行，不随愚痴而行，不随恐惧而行，并且知道筹已取还是未取。诸比丘，应当这样任命：先征求那位比丘的同意，然后由一位贤能而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作白——”

203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时机适当，僧团可以任命某某比丘为取筹人。这是提案。”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明。僧团现任命某某比丘为取筹人。哪位尊者同意对某某比丘的取筹人任命，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任命某某比丘为取筹人。僧团同意此事，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录这件事。”

204 “各位比丘，这十种是非法的取筹方式，有十种是如法的取筹方式。哪十种是非法的取筹方式呢？事情本身只是小事；事情既不是已经反复处理过的，也不是已经反复讨论过的；明知非法说者那一方人数更多；心想‘但愿非法说者那方能占多数就好’；明知僧团将会分裂；心想‘但愿僧团会分裂就好’；以非法的方式进行取筹；分派别进行取筹；而且不按大家各自的见解来收取票数——这十种就是非法的取筹方式。”

“哪十种是如法的取筹方式呢？事情本身不是小事；事情是已经反复处理过的，也是已经反复讨论过的；明知法说者那一方人数更多；心想‘但愿法说者那方能占多数就好’；明知僧团不会分裂；心想‘但愿僧团不会分裂就好’；以如法的方式进行取筹；和合一致地进行取筹；并且是按大家各自的见解来收取票数——这十种就是如法的取筹方式。”

6. 觅罪相毗尼 6. Tassapāpiyasikā

205 那时候，有位叫伍巴瓦喇（Upavāḷa）的比丘，在僧团大众中被质询关于犯戒的事情时，他先否认然后又承认，承认了之后又否认，顾左右而言他，并且故意说谎。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就抱怨、批评、指责说：“怎么可以这样！伍巴瓦喇比丘在僧团大众中被质询关于犯戒的事情时，他先否认然后又承认，承认了之后又否认，顾左右而言他，并且故意说谎！”于是，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这是真的吗？”……“世尊，是真的。”……在呵责之后……在作了相关的法义开示后，世尊对诸比丘说：“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对伍巴瓦喇比丘执行进一步惩罚甘马。诸比丘，应当这样执行。首先，应当举发伍巴瓦喇比丘；举发之后，应当让他回忆起来；让他回忆起来之后，应当确定他的罪过；确定他的罪过之后，应当由一位精明能干的比丘来告知僧团——”

206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明。这位伍巴瓦喇比丘，在僧团大众中被质询关于犯戒的事情时，他先否认然后又承认，承认了之后又否认，顾左右而言他，并且故意说谎。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可以对伍巴瓦喇比丘执行进一步惩罚甘马。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明。这位伍巴瓦喇比丘，在僧团大众中被质询关于犯戒的事情时，他先否认然后又承认，承认了之后又否认，顾左右而言他，并且故意说

谎。僧团现在对伍巴瓦喇比丘执行进一步惩罚的甘马。哪位尊者同意对伍巴瓦喇比丘执行进一步惩罚甘马，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经完成了对被举罪的比丘的进一步惩罚甘马。僧团对此认可，因此默然，这件事就这样确定下来。”

207 “诸比丘，有这五种条件，能如法地对人实行进一步惩罚甘马。那人不清净、无惭耻、正受到指责，而僧团以法、和合地对他实行进一步惩罚甘马——诸比丘，这就是那五种条件，能如法地对人实行进一步惩罚甘马。”

非法甘马十二法 A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208 “诸比丘，具备三种条件的人，对其做的进一步惩罚甘马是非法甘马，也是非律甘马，而且事情没能妥善平息。这甘马是在对方不在场时做的，是没有经过反复询问就做的，是在对方不承认的情况下做的……是以非法做的，是以别众做的——诸比丘，具备这三种条件的进一步惩罚甘马，就是非法甘马、非律甘马，而且事情没能妥善平息。”

如法甘马十二法 Dhammakammadvādasakaṃ

209 “诸比丘，具足三支的进一步惩罚甘马是如法甘马，也是如律甘马，而且事情得到了妥善平息。这甘马是在对方面前做的，是经过反复询问后做的，是在对方承认的情况下做的……是以法做的，是和合做的——诸比丘，具备这三种条件的进一步惩罚甘马，就是如法甘马、如律甘马，而且事情得到了妥善平息。”

希望者六法 Ākaṅkhamānachakkaṃ

210 “诸比丘，对于具备三种条件的比丘，如果僧团有意愿，可以对他实行进一步惩罚甘马。他是制造纷争、吵架、争论、闲谈、在僧团中生起事端的人；他是愚痴、不聪明、频繁违犯学处、不知改悔的人；他与在家人不恰当地亲密交往而生活——诸比丘，对于具备这三种条件的比丘，如果僧团有意愿，可以对他实行进一步惩罚甘马。”

“诸比丘，还有，对于具备另外三种条件的比丘，如果僧团有意愿，可以对他实行进一步惩罚甘马。他在增上戒方面德行有缺陷，他在正行方面行为有缺陷，他在极端见解方面见地有缺陷——诸比丘，对于具备这些条件的……”

“诸比丘，还有……他说佛的坏话，说法的坏话，说僧团的坏话——诸比丘，对于具备这三种条件的比丘，如果僧团有意愿，可以对他实行进一步惩罚甘马。”

“诸比丘，对于这三位比丘，如果僧团有意愿，可以对他实行进一步惩罚甘马。一位是制造纷争……在僧团中生起事端的人；一位是愚痴、不聪明、频繁违犯学处、不知改悔的人；一位是与在家人不恰当地亲密交往而生活的人——诸比丘，对于这三位比丘，如果僧团有意愿，可以对他实行进一步惩罚甘马。”

“诸比丘，僧团若愿意，还可对另外三位比丘做进一步惩罚甘马。一位是在增上戒方面戒行有缺失；一位是在增上行方面行仪有缺失；一位是在增上见方面见解有缺失——诸比丘，对于这三种……（中略）。”

“诸比丘，另外还有三位……（中略）……一位说佛陀的坏话，一位说法的坏话，一位说僧团的坏话——诸比丘，对于这三位比丘，僧团若愿意，便应对其做进一步惩罚甘马（tassapāpiyasikākamma）。”

十八行法 Aṭṭhārasavattaṃ

211 “诸比丘，被做了进一步惩罚甘马的比丘，应当正确地行持。在那上面，正确行持的方式是这样的——”

“不可为人授具足戒，不可做依止师，不可让沙弥随侍，不可接受教诫比丘尼的任命，即使已被任命也不可教诫比丘尼……（中略）……不可再与那些比丘们往来结交。”于是，僧团对优波婆腊比丘执行了进一步惩罚甘马。

7. 如草覆地 7. Tiṇavatthārakaṃ

212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些比丘生起了争吵，陷入了口角与纠纷，在这样生活的过程中，做了许多非沙门所应为的身行与口行。那时，这些比丘心里想：“我们因为争吵、口角、纠纷，做了许多非沙门所应为的身行与口行。如果我们以这些罪互相追究处罚的话，那场诤事恐怕会变得严重、凶恶，甚至导致分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诸比丘，在这里，如果诸比丘生起争吵，陷入纠纷，在这样生活的过程中，做了许多非沙门所应为的身行与口行。而那时，这些比丘心里这样想：‘我们生起争吵，陷入纠纷，做了许多非沙门所应为的身行与口行。如果我们以这些罪互相追究处罚，那场诤事恐怕会变得严重、凶恶，甚至导致分裂。’诸比丘，我允许这样的诤事，用‘如草覆地’的方式来止息。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来止息：所有人都应聚集在一处。聚集之后，应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我们因为生起争吵，陷入纠纷，做了许多非沙门所应为的身行与口行。如果我们以这些罪互相追究处罚的话，那场诤事恐怕会变得严重、

凶恶，甚至导致分裂。如果僧团认为时机适宜，除了粗重的罪，除了与在家人相关的罪，僧团就用‘如草覆地’的方式来止息这场诤事。”

“然后，由其中一方的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向自己这一方的人宣告：‘尊者们，请听我说。我们因为生起争吵，陷入纠纷，做了许多非沙门所应为的身行与口行。如果我们以这些罪互相追究处罚的话，那场诤事恐怕会变得严重、凶恶，甚至导致分裂。如果尊者们认为时机适宜，那么，为了尊者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利益，除了粗重的罪，除了与在家人相关的罪，我就把尊者们的那些罪，以及我自己的那些罪，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发露出来。’”

那么，对立一方的诸比丘，应由一位聪明、能干的比丘，这样告知自己这一方：

“然后，由其中一方的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向自己这一方的人宣告：‘尊者们，请听我说。我们因为生起争吵，陷入纠纷，做了许多非沙门所应为的身行与口行。如果我们以这些罪互相追究处罚的话，那场诤事恐怕会变得严重、凶恶，甚至导致分裂。如果尊者们认为时机适宜，那么，为了尊者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利益，除了粗重的罪，除了与在家人相关的罪，我就把尊者们的那些罪，以及我自己的那些罪，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发露出来。’”

213 “然后，对于另一方阵营的诸比丘，应由一位有能力、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我们这些人，陷于争吵、争斗、争论而住，已经犯下了许多非沙门行，说过了许多不当的话。如果我们以这些罪互相处罚，那这诤事可能会变得粗重、凶恶、甚至导致分裂。如果僧团认为合适，那么为了这几位尊者和我的利益，除了粗重罪，除了涉及居士的事，我愿意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说出这几位尊者的罪和我自己的罪。这是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我们这些人陷入争吵、斗嘴、争执之中，在共住期间做了许多不符沙门的行为和言谈。如果我们用这些罪来互相处罚，这个诤事可能会变得粗重、暴烈，甚至导致僧团分裂。因此，为了这些尊者们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利益，除了粗重罪和涉及在家人事的罪之外，我把这些尊者们的罪和我自己的罪，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说出来。哪位尊者同意我们这些罪——除了粗重罪和涉及在家人事的罪——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说出，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们这些罪，除了粗重罪，除了涉及居士的事，已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说出。僧团对此认可，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铭记此事。”

214 “然后，对于另一方阵营的诸比丘，应由一位有能力、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我们这些人，陷于争吵、争斗、争论而住，已经犯下了许多非沙门行，说过了许多不当的话。如果我们以这些罪互相处罚，那这诤事可能会变得粗重、凶恶、甚至导致分裂。如果僧团认为合适，那么为了这几位尊者和我的利益，除了粗重罪，除了涉及居士的事，我愿意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说出这几位尊者的罪和我自己的罪。这是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我们这些人陷入争吵、斗嘴、争执之中，在共住期间做了许多不符沙门的行为和言谈。如果我们用这些罪来互相处罚，这个诤事可能会变得粗重、暴烈，甚至导致僧团分裂。因此，为了这些尊者们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利益，除了粗重罪和涉及在家人事的罪之外，我把这些尊者们的罪和我自己的罪，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说出来。哪位尊者同意我们这些罪——除了粗重罪和涉及在家人事的罪——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说出，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们这些罪，除了粗重罪，除了涉及居士的事，已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说出。僧团对此认可，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铭记此事。”

“诸比丘，这就算是这些比丘从那罪中出罪了，除了粗重罪，除了涉及在家人事的罪，除了已公开的罪，除了那时不在场的人。”

8. 诤事 8. Adhikaraṇaṃ

215 那时，诸比丘和诸比丘争论，诸比丘也和比丘尼们争论，比丘尼们也和诸比丘争论。恰那比丘混入比丘尼众中，与诸比丘争论，并站在比丘尼那一边。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对此不满、指责、批评道：“恰那比丘怎么可以混入比丘尼众里，和诸比丘争论，并站在比丘尼那一边呢！”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这是真的吗？……”……呵责之后，做了法语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

“诸比丘，有这四种诤事：争论的诤事、举罪的诤事、罪的诤事、事务诤事。”

“其中，什么是争论的诤事呢？诸比丘，这里诸比丘争论：‘这是法’或‘这是非法’，‘这是律’或‘这不是律’，‘这是如来说的、讲的’或‘这不是如来说的、讲的’，‘这是如来所行的’或‘这不是如来所行的’，‘这是如来制定的’或‘这不是如来制定的’，‘这是罪’或‘这不是罪’，‘这是轻罪’或‘这是重罪’，‘这是有余的罪’或‘这是无余的罪’，‘这是粗罪’或‘这不是粗罪’。这其中发生的争吵、斗嘴、争执、争论、异说、邪说、因偏见而起的诤论，就叫作争论的诤事。”

“其中，什么是举罪的诤事呢？诸比丘，这里诸比丘以戒坏、行坏、见坏、命坏来指责某位比丘。这其中发生的指责、非难、谴责、数说、追究、逼迫、施压，就叫作举罪的诤事。”

“其中，什么是罪的诤事呢？五种罪聚是罪的诤事，七种罪聚也是罪的诤事。这就叫作罪的诤事。”

其中，什么是义务诤事？凡是僧团需要做的、应当执行的事情：告知式的僧团决议，一项动议的决议，一项动议加一次表决的决议，一项动议加三次表决的决议——这就叫做义务诤事。

216 “诤事的根源是什么？六种争论根是诤事的根源。三种不善根也是诤事的根源，三种善根也是诤事的根源。哪六种争论根是诤事的根源？诸比丘，在此，有比丘容易发脾气，心怀怨恨。诸比丘，这样的比丘因为有怒气、有怨恨，他对导师不恭敬、不尊重而住，对法也不恭敬、不尊重而住，对僧团也不恭敬、不尊重而住，对学处也不能完全地奉行。诸比丘，这位对导师不恭敬、不尊重……对法……对僧团……对学处也不能完全奉行的比丘，他就会在僧团中引发争论。这种争论会导致许多人不获利益、不得安乐，给许多人带来伤害、不利和痛苦，也给天人和人类带来痛苦。诸比丘，如果你们在自己身上或者在外面，察觉到类似这样的争论根，那么，诸比丘，为了断除那个不善的争论根，你们应当付出努力。诸比丘，如果你们在自己身上或者在外面，没有察觉到类似这样的争论根，那么，诸比丘，为了防止那个不善的争论根在未来不再生起，你们应当这样去修行。这样，那个不善的争论根就得到了断除；这样，那个不善的争论根在未来就不会再生起。

“再者，诸比丘，有比丘虚伪、刻薄……有嫉妒、有悭吝，有狡猾、有欺诈，有恶欲、有邪见，固执己见、执著不舍、难以放下。诸比丘，这样的比丘因为固执己见、执著不舍、难以放下，所以对导师不恭敬、不尊重，对法也不恭敬、不尊重，对僧团也不恭敬、不尊重，对学处也不能完全地奉行。诸比丘，这位比丘对导师不恭敬、不尊重……对法……对僧团……对学处也不能完全奉行，他就会在僧团中引发争论。这种争论会导致许多人不获利益、不得安乐，给许多人带来伤害、不利和痛苦，也给天人和人类带来痛苦。诸比丘，如果你们在自己身上或者在外面，察觉到类似这样的争论根，那么，诸比丘，为了断除那个不善的争论根，你们应当付出努力。诸比丘，如果你们在自己身上或者在外面，没有察觉到类似这样的争论根，那么，诸比丘，为了防止那个不善的争论根在未来生起，你们应当这样去修行。这样，那个不善

的争论根就得到了断除；这样，那个不善的争论根在未来就不会再生起。这六种争论根是诤事的根源。

“哪三种不善根是诤事的根源？诸比丘，在此，诸比丘怀着贪心而发生争论，怀着瞋心而发生争论，怀着痴心而发生争论——争论这是法或是非法，这是律或是非律，这是如来所说、所宣说的或不是如来所说、所宣说的，这是如来所常行的或不是如来所常行的，这是如来所制定的或不是如来所制定的，这是罪或不是罪，这是轻罪或是重罪，这是有余的罪或是无余的罪，这是粗重的罪或是非粗重的罪。这三种不善根就是诤事的根源。

“哪三种善根是诤事的根源？诸比丘，在此，诸比丘离了贪心而发生争论，离了瞋心而发生争论，离了痴心而发生争论——争论这是法或是非法……这是粗重的罪或是非粗重的罪。这三种善根就是诤事的根源。

217 “指责事的根源是什么？六种指责根是指责事的根源。三种不善根也是指责事的根源，三种善根也是指责事的根源，身体也是指责事的根源，语言也是指责事的根源。哪六种指责根是指责事的根源？诸比丘，在此，有比丘容易发脾气，心怀怨恨。诸比丘，这样的比丘因为有怒气、有怨恨，他对导师不恭敬、不尊重而住，对法也不恭敬、不尊重而住，对僧团也不恭敬、不尊重而住，对学处也不能完全地奉行。诸比丘，这位对导师不恭敬、不尊重……对法……对僧团……对学处也不能完全奉行的比丘，他就会在僧团中引发指责。这种指责会导致许多人不获利益、不得安乐，给许多人带来伤害、不利和痛苦，也给天人和人类带来痛苦。诸比丘，如果你们在自己身上或者在外面，察觉到类似这样的指责根，那么，诸比丘，为了断除那个不善的指责根，你们应当付出努力。诸比丘，如果你们在自己身上或者在外面，没有察觉到类似这样的指责根，那么，诸比丘，为了防止那个不善的指责根在未来不再生起，你们应当这样去修行。这样，那个不善的指责根就得到了断除；这样，那个不善的指责根在未来就不会再生起。

“再者，诸比丘，有比丘虚伪、刻薄……有嫉妒、有悭吝，有狡猾、有欺诈，有恶欲、有邪见，固执己见、执著不舍、难以放下。诸比丘，这样的比丘因为固执己见、执著不舍、难以放下，他对导师不恭敬、不尊重而住，对法也不恭敬、不尊重而住，对僧团也不恭敬、不尊重而住，对学处也不能完全地奉行。诸比丘，这位对导师不恭敬、不尊重……对法……对僧团……对学处也不能完全奉行的比丘，他就会在僧团中引发指责。这种指责会导致许多人不获利益、不得安乐，给许多人带来伤害、不利和痛苦，也给天人和人类带来痛苦。诸比丘，如果你们在自己身上或者在外面，

察觉到类似这样的指责根，那么，诸比丘，为了断除那个不善的指责根，你们应当付出努力。诸比丘，如果你们在自己身上或者在外面，没有察觉到类似这样的指责根，那么，诸比丘，为了防止那个不善的指责根在未来不再生起，你们应当这样去修行。这样，那个不善的指责根就得到了断除；这样，那个不善的指责根在未来就不会再生起。这些就是指责事的六种指责根。

“哪三种不善根是指责事的根源？诸比丘，在此，诸比丘怀着贪心而指责其他比丘，怀着瞋心而指责其他比丘，怀着痴心而指责其他比丘——因为这些原因：戒的毁坏，或行的毁坏，或见的毁坏，或生计的毁坏。这三种不善根就是指责事的根源。”

“什么是举罪诤事的三种善根呢？诸比丘，在此，诸比丘以无贪心、无嗔心、无痴心举罪其他比丘——因为戒行的缺失，或者行为的缺失，或者见解的缺失，或者谋生方式的缺失。这就是举罪诤事的三种善根。”

“什么是举罪诤事的身体根源呢？在此，有比丘相貌丑陋、长相难看、身材矮小、体弱多病、是独眼、或手有残疾、或跛脚、或是半身不遂，因此被别人举罪。这就是举罪诤事的身体根源。”

“什么是举罪诤事的言语根源呢？在此，有比丘难以沟通、说话伤人心、言语含糊不清，因此被别人举罪。这就是举罪诤事的言语根源。”

218 “犯戒诤事的根源是什么呢？六种犯戒的起源，就是犯戒诤事的根源。有的犯戒由身体而生起，不是由语言，不是由心意。有的犯戒由语言而生起，不是由身体，不是由心意。有的犯戒由身体和语言而生起，不是由心意。有的犯戒由身体和心意而生起，不是由语言。有的犯戒由语言和心意而生起，不是由身体。有的犯戒由身体、语言和心意而生起。这六种犯戒的起源，就是犯戒诤事的根源。”

219 “义务诤事的根源是什么呢？义务诤事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僧团。”

220 “争论诤事，可以是善的，可以是不善的，也可以是无记的。争论诤事，有时是善的，有时是不善的，有时是无记的。其中，哪一种争论诤事是善的呢？诸比丘，在此，诸比丘以善心争论——比如‘这是法’或‘这不是法’……（中略）……‘这是粗重的犯戒’或‘这不是粗重的犯戒’。那里产生的争吵、喧哗、对立、争执、多种说辞、异说、由于敌对而起的纷争、诤论——这就叫作善的争论诤事。”

“其中，哪一种争论诤事是不善的呢？诸比丘，在此，诸比丘以不善心争论——比如‘这是法’或‘这不是法’……（中略）……‘这是粗重的犯戒’或‘这不是粗重的犯戒’。那里产生的争吵、喧哗、对立、争执、多种说辞、异说、由于敌对而起的纷争、诤论——这就叫作不善的争论诤事。”

“其中，哪一种争论诤事是无记的呢？诸比丘，在此，诸比丘以无记心争论——比如‘这是法’或‘这不是法’……（中略）……‘这是粗重的犯戒’或‘这不是粗重的犯戒’。那里产生的争吵、喧哗、对立、争执、多种说辞、异说、由于敌对而起的纷争、诤论——这就叫作无记的争论诤事。”

221 “举罪争论有善的、恶的、无记的。举罪争论可以是善的，可以是恶的，可以是无记的。其中，什么是善的举罪争论呢？诸比丘，这里诸比丘以善心举罪一位比丘——因为戒的缺失，或行为的缺失，或见的缺失，或活命的缺失。在那里，那种举罪、指责、告发、控诉、追究、发起、给予支持——这称为善的举罪争论。”

“其中，什么是恶的举罪争论呢？诸比丘，这里诸比丘以恶心举罪一位比丘——因为戒的缺失，或行为的缺失，或见的缺失，或活命的缺失。在那里，那种举罪、指责、告发、控诉、追究、发起、给予支持——这称为恶的举罪争论。”

“其中，什么是无记的举罪争论呢？诸比丘，这里诸比丘以无记心举罪一位比丘——因为戒的缺失，或行为的缺失，或见的缺失，或活命的缺失。在那里，那种举罪、指责、告发、控诉、追究、发起、给予支持——这称为无记的举罪争论。”

222 “犯戒争论有善的、恶的、无记的吗？犯戒争论可以是恶的，可以是无记的；没有善的犯戒争论。其中，什么是恶的犯戒争论呢？凡是知道、清楚地知道、故意、存心、决意地违犯——这称为恶的犯戒争论。”

“其中，什么是无记的犯戒争论呢？凡是不知道、不清楚地知道、不故意、不存心、不决意地违犯——这称为无记的犯戒争论。”

223 “义务争执有善的、恶的、无记的吗？义务争执可以是善的，可以是恶的，可以是无记的。其中，什么是善的义务争执呢？凡是僧团以善心作甘马——白甘马、一白甘马、一白二甘马、一白三甘马——这称为善的义务争执。”

“其中，什么是恶的义务争执呢？凡是僧团以恶心作甘马——白甘马、一白甘马、一白二甘马、一白三甘马——这称为恶的义务争执。”

“其中，什么是无记的义务争执呢？凡是僧团以无记心作甘马——白甘马、一白甘马、一白二甘马、一白三甘马——这称为无记的义务争执。”

224 “争议也指争议类的诤事；争议却不一定是诤事；诤事也不一定是争议；诤事与争议也可能是一回事。有时候，争议就是争议类的诤事；有时候，争议不是诤事；有时候，诤事不是争议；有时候，诤事同时也是争议。”

“在这里，什么是‘争议即是争议类的诤事’呢？诸比丘，在这里，诸比丘彼此争论：‘这是法’或‘这是非法’……（中略）……‘这是重罪’或‘这不是重罪’。在

那当中所生起的斗嘴、吵架、对抗、争议、各说各话、歪曲之言、因为恼怒而产生的言说与纷争——这，就是‘争议即是争议类的诤事’。”

“在这里，什么是‘争议却不是诤事’呢？母亲与儿子争吵，儿子与母亲争吵；父亲与儿子争吵，儿子与父亲争吵；兄弟与兄弟争吵，兄弟与姊妹争吵，姊妹与兄弟争吵；朋友与朋友争吵——这，就是‘争议却不是诤事’。”

“在这里，什么是‘诤事却不是争议’呢？指控类的诤事、罪过类的诤事、僧团事务类的诤事——这些，就是‘诤事却不是争议’。”

“在这里，什么是‘诤事同时也是争议’呢？争议类的诤事，它既是诤事，也是争议。”

225 “指控也指控类的诤事；指控却不一定是诤事；诤事也不一定是指控；诤事与指控也可能是一回事。有时候，指控就是指控类的诤事；有时候，指控不是诤事；有时候，诤事不是指控；有时候，诤事同时也是指控。”

“在这里，什么是‘指控即是指控类的诤事’呢？诸比丘，在这里，诸比丘这样指控某位比丘：因为德行有缺失，或者因为行为有缺失，或者因为见解有缺失，或者因为谋生方式有缺失。在那当中所进行的指责、非难、数落、追诉、穷追猛打、奋力揭发、强力施压——这，就是‘指控即是指控类的诤事’。”

“在这里，什么是‘指控却不是诤事’呢？母亲指控儿子，儿子指控母亲；父亲指控儿子，儿子指控父亲；兄弟指控兄弟，兄弟指控姊妹，姊妹指控兄弟；朋友指控朋友——这，就是‘指控却不是诤事’。”

其中，哪些诤事不是举罪？罪诤事、义务诤事、争论诤事——这些诤事不是举罪。

其中，哪些诤事既是诤事又是举罪？举罪诤事既是诤事又是举罪。

226 罪可能是罪诤事，罪可能不是诤事，诤事可能不是罪，也可能是诤事又是罪。有些罪是罪诤事，有些罪不是诤事，有些诤事不是罪，有些既是诤事又是罪。其中，哪些罪是罪诤事？五类罪是罪诤事，七类罪也是罪诤事——这罪就是罪诤事。

其中，哪些罪不是诤事？证得入流果——这罪不是诤事。

其中，哪些诤事不是罪？义务诤事、争论诤事、举罪诤事——这些诤事不是罪。

其中，哪些既是诤事又是罪？罪诤事既是诤事又是罪。

227 义务可能是义务诤事，义务可能不是诤事，诤事可能不是义务，也可能是诤事又是义务。有些义务是义务诤事，有些义务不是诤事，有些诤事不是义务，有些既是诤事又是义务。

其中，哪些义务是义务诤事？僧团具有应作性、应办性的事务，即白众甘马、白甘马、白二甘马、白四甘马——这义务就是义务诤事。

这其中，什么是事务而非诤事？导师的事务、老师的事务、同老师的事务、同导师的事务——这是事务而非诤事。

这其中，什么是诤事而非事务？争论的诤事、指控的诤事、罪的诤事——这是诤事而非事务。

这其中，什么既是诤事又是事务？事务的诤事既是诤事也是事务。

9. 诤事止灭 9. Adhikaraṇavūpasamanasamatho

现前毗尼 Sammukhāvinayo

228 争论的诤事以几种止息方式得以止息？争论的诤事以两种止息方式得以止息——以现前毗尼和多数决。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争论的诤事不依多数决这一种止息方式，而仅以一种止息方式得以止息——即以现前毗尼？应当这样回答：是有这种情形。那是怎样的情形呢？诸比丘，在此，诸比丘争论说：这是法，或这是非法；这是律，或这是非律；这是如来所说所语，或这不是如来所说所语；这是如来所行，或这不是如来所行；这是如来所制，或这不是如来所制；这是罪，或这不是罪；这是轻罪，或这是重罪；这是有余罪，或这是无余罪；这是粗重罪，或这不是粗重罪。

诸比丘，如果那些比丘能够平息那件诤事，诸比丘，这就称为诤事已平息。是以什么平息的呢？以现前毗尼。那么，现前毗尼包含什么？僧团现前、法现前、律现前、人现前。那么，什么是僧团现前？凡有资格参与僧团决议的比丘都已到场，有资格表达与欲者的与欲已经送到，在场者都不反对——这就是僧团现前。那么，什么是法现前、律现前？那件诤事是依据法、依据律、依据导师的教诫而平息的——这就是法现前、律现前。那么，什么是人现前？争论的双方，即那争论者和被争论者，都在场——这就是人现前。诸比丘，这样平息了的诤事，当事者若又翻出来反对，这就是巴吉帝亚的翻案罪；传达了与欲的人若抱怨，这也是巴吉帝亚的抱怨罪。

229 诸比丘，如果那些比丘不能在那个住处平息那个诤事，诸比丘，那些比丘就应该去那个有很多比丘的住处。诸比丘，如果那些比丘在前往那个住处的途中，就能平息那个诤事，诸比丘，这就称为争论已平息。以什么方式平息呢？以现前毗尼。而在此，什么是属于现前毗尼的成分？僧团现前、法现前、律现前、人现前。而在此，什么是僧团现前？凡是有资格参与僧团决议的比丘，他们都到了，应表达与欲者的与欲已经被带来，在场的人都不反对——这就是在此的僧团现前。而在此，什么是法现

前、律现前？那个诤事，是依据那个法、那个律、那个导师的教诫而被平息的——这就是在此的法现前、律现前。而在此，什么是人现前？争论的双方，即那争论者和被争论者，都在场——这就是在此的人现前。诸比丘，如果这样平息的诤事，当事者又翻出来反对，这就是巴吉帝亚的翻案罪；传达了与欲的人如果抱怨，这也是巴吉帝亚的抱怨罪。

230 诸比丘，如果那些比丘在前往那个住处的途中，不能平息那个诤事，诸比丘，那些比丘到了那个住处之后，应该对住处的诸比丘这样说：“贤友们，这个诤事是这样产生的，这样生起的；请尊者们以法、以律、以导师的教诫来平息这个诤事，以便这个诤事能被妥善平息。”

诸比丘，如果住处的比丘是较资深的，而客比丘是较新的，那么，诸比丘，住处诸比丘应当对客诸比丘这样说：“来吧，尊者们，请暂时退到一边，等我们商议一下。”然而，诸比丘，如果住处的比丘是较新的，而客比丘是较资深的，那么，诸比丘，住处诸比丘应当对客诸比丘这样说：“那么，尊者们，请你们暂且就待在这里，等我们商议一下。”

“诸比丘，如果那些常住的诸比丘在商量时，心里这样想：‘我们没能耐以法、以律、以导师的教诫来止息这个争论。’那么，这个争论就不应该由常住诸比丘来受理。诸比丘，如果那些常住的诸比丘在商量时，心里这样想：‘我们有能耐以法、以律、以导师的教诫来止息这个争论。’那么，诸比丘，这些常住的诸比丘应该对那些客诸比丘这样说：‘贤者们，如果你们能将我们这个争论，怎么发生、怎么生起的原委告知我们，那么，正如我们以法、以律、以导师的教诫来止息这个争论一样，它就会被妥善地止息。我们就会这样受理这个争论。贤者们，如果你们不将我们这个争论，怎么发生、怎么生起的原委告知我们，那么，正如我们以法、以律、以导师的教诫来止息这个争论一样，它就不能被妥善地止息，我们也就不会受理这个争论。’诸比丘，常住诸比丘在做了这样充分的把握之后，才应该受理那个争论。

“诸比丘，那些客诸比丘应当对常住诸比丘这样说：‘我们会把这个争论的原委——它是怎么发生的、怎么生起的——告知贤者们。如果贤者们能够在这段时间或那段时间之内，以法、以律、以导师的教诫止息这个争论，那么它就会被妥善地止息，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争论移交给贤者们。如果贤者们不能在这段时间或那段时间之内，以法、以律、以导师的教诫止息这个争论，那么它就不会被妥善地止息，我们也不把这个争论移交给贤者们——我们将仍旧是这个争论的主人。’诸比丘，客诸比丘在这样充分地把握之后，才应当把那个争论移交给常住诸比丘。”

“诸比丘，如果那些比丘们有能耐止息那个争论，诸比丘，这就叫作争论被止息了。凭借什么被止息了呢？凭借现前毗尼。在那其中，什么是属于现前毗尼的呢？僧团现前、法现前、律现前、人现前……（中略）诸比丘，像这样被止息的争论，如果当事人再翻案，那就是巴吉帝亚罪；如果表示同意的人抱怨，那也是巴吉帝亚罪。

断事会止诤 Ubbāhikāyavūpasamanaṃ

231 “诸比丘，如果当那些比丘们在审理那个争论时，没完没了的言论不断产生，并且任何一个人的发言，其意思都不能被理解。诸比丘，我允许将这样的争论通过断事会来止息。应被选任为断事人的比丘，必须具备十个条件：他是持戒的，以巴帝摩卡的约束来防护而住，行处与行境具足，在微细的过失上也能看到危险，受持并修习学处；他是多闻的，能持守所闻法，积累所闻法，那些法在开头、中间、结尾都是善妙的，有意义、有文句，能够宣说完整圆满、清净无染的梵行——像这样的法，他多有所闻、能忆持、能通过语言熟悉、能用心思考、能以正见善巧通达；再者，他对两部巴帝摩卡律藏，都能详尽地掌握、善巧地分别、精通地运用、善巧地判定，无论是按经文的字面意思还是按细微的含义；而且，他坚定地立足于戒律，不可动摇；他有能力让双方、让敌对者都感到安心、信服、接受、见到、明净；他善于处理争论的生起与止灭；他知道什么是争论；他知道争论的起因；他知道争论的灭除；他知道导向争论灭除的方法。诸比丘，我允许选任具备这十个条件的比丘来组成断事会。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来选任。首先，应该请求一位比丘；请求之后，应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来向僧团宣告：

232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当我们在审理这个争论时，没完没了的言论不断产生，并且任何一个人的发言，其意思都不能被理解。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可以选任某某比丘和某某比丘，通过断事会来止息这个争论。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当我们在审理这个争论时，没完没了的言论不断产生，并且任何一个人的发言，其意思都不能被理解。僧团选任某某比丘和某某比丘，通过断事会来止息这个争论。哪位贤者同意选任某某比丘和某某比丘通过断事会来止息这个争论，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选任了某某比丘和某某比丘，通过断事会来止息这个争论。这得到了僧团的认可，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持此事。’”

“诸比丘，如果那些比丘们有能耐通过断事会止息那个争论，诸比丘，这就叫作争论被止息了。凭借什么被止息了呢？凭借现前毗尼。在那其中，什么是属于现前毗

尼的呢？法现前、律现前、人现前……（中略）诸比丘，像这样被止息的争论，如果当事人再翻案，那就是巴吉帝亚罪。”

233 “诸比丘，当那些比丘正在裁决那个争论时，如果那里有一位说法者比丘——他既没有通达经文，也不通达经文的分别，他没有抓住真正的义理，只是依照字句的影子去排斥义理——那么，一位聪明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应该这样告知那些比丘：

“请各位尊者听我说。这位叫某某的比丘会说法。他既没有通达经文，也不通达经文的分别。他没有抓住真正的义理，只是依照字句的影子去排斥义理。如果各位尊者觉得是时候了，可以让这位叫某某的比丘离开，由剩下的人来处理这个争论，令其止息。”

诸比丘，如果那些比丘让那位比丘离开后，能够成功地让这个争论止息，诸比丘，这就叫作争论已经平息了。是通过什么平息的？是通过现前毗尼。那么，在这之中，什么是现前毗尼的内容呢？包括法的现前、律的现前、人的现前……（中略）诸比丘，如果这样平息了的争论，当事者又反过来翻案，那就是翻案巴吉帝亚。

“诸比丘，当那些比丘正在裁决那个争论时，如果那里有一位说法者比丘——他确实通达了经文，但不通达经文的分别，他没有抓住真正的义理，只是依照字句的影子去排斥义理——那么，一位聪明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应该这样告知那些比丘：

“请各位尊者听我说。这位叫某某的比丘会说法。他确实通达了经文，但不通达经文的分别。他没有抓住真正的义理，只是依照字句的影子去排斥义理。如果各位尊者觉得是时候了，可以让这位叫某某的比丘离开，由剩下的人来处理这个争论，令其止息。”

诸比丘，如果那些比丘让那位比丘离开后，能够成功地让这个争论止息，诸比丘，这就叫作争论已经平息了。是通过什么平息的？是通过现前毗尼。那么，在这之中，什么是现前毗尼的内容呢？包括法的现前、律的现前、人的现前……（中略）诸比丘，如果这样平息了的争论，当事者又反过来翻案，那就是翻案巴吉帝亚。

多数决调伏 Yebhuyyasikāvinayo

234 诸比丘，如果那些比丘无法通过断事会来平息那个争论，那么，诸比丘，这些比丘应当把那个争论提交给整个僧团，说：“尊者，我们无法通过断事会来平息这个争论，请僧团自己来平息这个争论吧。”诸比丘，我允许这样的情况，通过多数决的方式来平息这种争论。应该委任一位具足五法的比丘来作取筹人：他不会因贪爱而行偏私，不会因嗔恨而行偏私，不会因愚痴而行偏私，不会因恐惧而行偏私，并能清楚知

道已经取走的筹和还没取走的筹……（中略）而诸比丘，应当这样委托。首先，应该请求那位比丘同意。请求之后，由一位聪明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告知僧团：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时机适当，僧团可以任命某某比丘为取筹人。这是提案。”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明。僧团现任命某某比丘为取筹人。哪位尊者同意对某某比丘的取筹人任命，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任命某某比丘为取筹人。僧团同意此事，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录这件事。”

“那位被授权为取筹人的比丘应当取筹。按照法说者的多数比丘所说的那样，应当平息那件诤事。诸比丘，这称为已被平息的诤事。依什么而平息？依现前毗尼和多数决。其中，什么属于现前毗尼？僧团的现前、法的现前、律的现前、人的现前。其中，什么属于僧团的现前？凡是符合参与甘马资格的比丘都已到场，应被与欲者的与欲已被带来，面对面在场者不反对——这在此处就是僧团的现前。其中，什么属于法的现前、律的现前？依据此法、依此律、依此导师的教诫而平息那件诤事——这在此处就是法的现前、律的现前。其中，什么属于人的现前？那个争论者和那个被争论的对象，双方敌对者都面对面地到场——这在此处就是人的现前。其中，什么属于多数决？执行、实施、进行、从事、接受、不反对多数决的甘马——这在此处就是多数决。诸比丘，如果这样被平息的诤事，当事人又翻案，这是巴吉帝亚；提供与欲后抱怨，这也是巴吉帝亚。”

三种取筹法 Tividhasalākaggāho

235 那时，在舍卫城，一件诤事就这样生起、这样出现了。当时，那些比丘——对舍卫城僧团平息诤事的方式感到不满——他们听说：“据说在某住处，住着众多长老，他们博学多闻，传承长久，持法者、持律者、持论母者，聪明、练达、有智慧、有惭耻心、谨慎、乐于学处。如果那些长老能以法、以律、以导师的教诫来平息这件诤事，那么这件诤事才算妥善平息了。”于是，那些比丘前往那个住处，对那些长老这样说：“尊者，这件诤事是这样生起、这样出现的。萨度（sādhu，古译：善哉），尊者，愿长老们以法、以律、以导师的教诫来平息这件诤事，以便这件诤事能妥善平息。”那时，那些长老——按照舍卫城僧团平息诤事的方式，认为那样就是妥善平息了——就以同样的方式平息了那件诤事。

那时，那些比丘——对舍卫城僧团平息诤事的方式感到不满，对众多长老平息诤事的方式也感到不满——他们听说：“据说在某住处，住着三位长老……两位长老……

一位长老，他博学多闻，传承长久，持法者、持律者、持论母者，聪明、练达、有智慧、有惭耻心、谨慎、乐于学处。如果那位长老能以法、以律、以导师的教诫来平息这件诤事，那么这件诤事才算妥善平息了。”于是，那些比丘前往那个住处，对那位长老这样说：“尊者，这件诤事是这样生起、这样出现的。萨度，尊者，愿长老以法、以律、以导师的教诫来平息这件诤事，以便这件诤事能妥善平息。”那时，那位长老——按照舍卫城僧团平息诤事的方式，按照众多长老平息诤事的方式，按照三位长老平息诤事的方式，按照两位长老平息诤事的方式，认为那样就是妥善平息了——就以同样的方式平息了那件诤事。

那时，那些比丘——对舍卫城僧团平息诤事的方式感到不满，对众多长老平息诤事的方式感到不满，对三位长老平息诤事的方式感到不满，对两位长老平息诤事的方式感到不满，对一位长老平息诤事的方式也感到不满——就去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汇报了这件事……“诸比丘，那件诤事已经被消灭了，平息了，妥善平息了。诸比丘，我允许根据那些比丘的提议，进行三种取筹：秘密取筹，耳语取筹，公开取筹。

“诸比丘，如何进行秘密投票？那位被授权为抽签人的比丘，应当制作不同颜色的签，然后逐一走近每位比丘，这样对他说：‘这是支持持这种主张者的签，这是支持持那种主张者的签。你想取哪个，就取哪个。’在他取了之后，应该告诉他：‘别给任何人看。’如果他知道：非法说者占多数，则记录为‘取票失败’，应当撤回。如果他知道：法说者占多数，则记录为‘取票成功’，应当公布。诸比丘，就是这样进行秘密投票。

“诸比丘，如何进行耳语投票？那位被授权为抽签人的比丘，应当在每一位比丘的耳边告诉他：‘这是支持持这种主张者的签，这是支持持那种主张者的签。你想取哪个，就取哪个。’在他取了之后，应该告诉他：‘别告诉任何人。’如果他知道：非法说者占多数，则记录为‘取票失败’，应当撤回。如果他知道：法说者占多数，则记录为‘取票成功’，应当公布。诸比丘，就是这样进行耳语投票。

那么，诸比丘，怎样是公开的票选呢？如果他知道：法说者占多数，那就应该用没有隐瞒的、公开的方式来投票。诸比丘，这就是公开的票选。诸比丘，这就是三种票选。

忆念毗尼 Sativinayo

236 控告诤事通过几种止息来平息呢？控告诤事通过四种止息来平息——即通过现前毗尼、忆念毗尼、不痴毗尼、和这使他更严重的处理。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控告诤事

不依赖两种止息——即不痴毗尼和使他更严重的处理，而通过两种止息就被平息——即通过现前毗尼和忆念毗尼吗？应该这样回答：可能有。怎样的情况呢？诸比丘，在此，诸比丘以没有根据的戒行缺失来诋毁一位比丘。诸比丘，对于这位已生起大量记持的比丘，应该给予忆念毗尼。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来给予：

诸比丘，那位比丘应该前往僧团，将上衣搭在一肩上，……应当这样禀告：“尊者，诸比丘以没有根据的戒行缺失来诋毁我。尊者，我已生起大量记持，我请求僧团给予忆念毗尼。”应该请求第二次。应该请求第三次。应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布：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诸比丘以没有根据的戒行缺失来诋毁这位叫某某的比丘。他已生起大量记持，请求僧团给予忆念毗尼。如果僧团觉得时机适当，僧团应当把忆念毗尼授予这位叫某某的比丘——他已生起大量记持。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诸比丘以没有根据的戒行缺失来诋毁这位叫某某的比丘。他已生起大量记持，请求僧团给予忆念毗尼。僧团给予这位叫某某的、已生起大量记持的比丘忆念毗尼。尊者们中，谁同意给予这位叫某某的、已生起大量记持的比丘忆念毗尼，请保持沉默；谁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把忆念毗尼给予那位叫某某的、已生起大量记持的比丘。僧团同意，因此默然。我是这样持守这件事的。

诸比丘，这被称为已平息的诤事。通过什么平息的呢？通过现前毗尼和忆念毗尼。这其中，什么是现前毗尼方面的呢？僧团的现前、法的现前、律的现前、人的现前……这其中，什么是人的现前呢？举罪者与被举罪者双方都到场了——这其中，这就是人的现前。这其中，什么是忆念毗尼方面的呢？那就是忆念毗尼甘马的执行、操作、达成、接受、认可、不反对——这其中，这就是忆念毗尼方面的。诸比丘，如此被平息的诤事，如果当事者再翻案，这翻案的行为是巴吉帝亚；如果委托与欲者抱怨，这抱怨的行为是巴吉帝亚。

不痴毗尼 Amūḷhavinayo

237 “可能有一种举罪争论，可以不依靠两种止息法——忆念毗尼和其更恶调伏；而通过两种止息法来平息——现前毗尼和不痴毗尼吗？”如果问起，可以这样回答。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诸比丘，这里有个比丘，他精神失常，心智错乱。这位精神失常、心智错乱的比丘，做了很多不配沙门、逾越言行的行为。诸比丘就他因精神失常、心智错乱而犯下的罪来举罪他：‘尊者，请回忆你曾犯下了这样的罪。’他却这样说：‘贤

友们，我当时精神失常，心智错乱。因我精神失常、心智错乱，所以我做了很多不配沙门、逾越言行的行为。我不记得那件事。那是我在昏迷中做的。’即使他这样说，诸比丘依然举罪他：‘尊者，请回忆你曾犯下了这样的罪。’诸比丘，对于这位现在不痴的比丘，应该给予不痴毗尼。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予：——

“诸比丘，那位比丘应当到僧团去，将外衣搭在一肩，……应当这样说：‘尊者们，我曾精神失常，心智错乱。因我精神失常、心智错乱，所以我做了很多不配沙门、逾越言行的行为。诸比丘就我因精神失常、心智错乱而犯下的罪来举罪我：“尊者，请回忆你曾犯下了这样的罪。”我对他们这样说：“贤友们，我当时精神失常，心智错乱。因我精神失常、心智错乱，所以我做了很多不配沙门、逾越言行的行为。我不记得那件事。那是我在昏迷中做的。”即使我这样说，诸比丘依然举罪我：“尊者，请回忆你曾犯下了这样的罪。”尊者们，如今我神志清醒，我向僧团乞求不痴毗尼。’应当这样乞求第二次。应当这样乞求第三次。应当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叫某某的比丘，曾精神失常，心智错乱。因他精神失常、心智错乱，所以他做了很多不配沙门、逾越言行的行为。诸比丘就他因精神失常、心智错乱而犯下的罪来举罪他：“尊者，请回忆你曾犯下了这样的罪。”他这样说：“贤友们，我当时精神失常，心智错乱。因我精神失常、心智错乱，所以我做了很多不配沙门、逾越言行的行为。我不记得那件事。那是我在昏迷中做的。”即使他这样说，诸比丘依然举罪他：“尊者，请回忆你曾犯下了这样的罪。”他现在神志清醒，向僧团乞求不痴毗尼。如果僧团准备就绪，僧团应给予这位某某比丘——现在不痴的他——不痴毗尼。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叫某某的比丘，曾精神失常，心智错乱。……（中略）……他现在神志清醒，向僧团乞求不痴毗尼。僧团给予这位某某比丘——现在不痴的他——不痴毗尼。哪位尊者同意给予这位某某比丘——现在不痴的他——不痴毗尼，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经把不痴毗尼给予这位名叫某某、现已不痴的比丘。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持守此事。’

“‘诸比丘，这被称为已经平息了的争论。通过什么平息的呢？通过现前毗尼和不痴毗尼。这其中，什么是属于现前毗尼的内容呢？就是僧团的现前，法的现前，律的现前，人的现前……这其中，什么是属于不痴毗尼的内容呢？就是作出不痴毗尼的甘

马，执行，进行，接受，同意，不反对。这就是其中属于不痴毗尼的内容。诸比丘，如果已经这样平息的争论，当事人又来翻案，这是翻案，犯巴吉帝亚；提供了与欲的人，如果指责，这是指责，犯巴吉帝亚。’”

觅罪相毗尼调伏 Tassapāpiyasikāvinayo

238 “‘可能有一种举罪争论，可以不依靠两种止息法——忆念毗尼和不痴毗尼；而通过两种止息法来平息——现前毗尼和其更恶调伏吗？’如果问起，可以这样回答。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诸比丘，这里有个比丘，在僧团中，就重罪举罪另一位比丘：‘尊者，请回忆你曾犯下了这样的重罪，巴拉基格或接近巴拉基格。’那位比丘这样说：‘贤友，我根本不记得曾犯下这样的重罪，巴拉基格或接近巴拉基格。’举罪者不停地纠缠这位正在为自己辩解的人：‘哎呀，尊者，你好好想想！看你是否记得曾犯下这样的重罪，巴拉基格或接近巴拉基格。’他这样说：‘贤友，我根本不记得曾犯下这样的重罪，巴拉基格或接近巴拉基格。但是，贤友，我记得曾犯下这样微小的罪。’举罪者继续不停地纠缠这位正在为自己辩解的人：‘哎呀，尊者，你好好想想！看你是否记得曾犯下这样的重罪，巴拉基格或接近巴拉基格。’他这样说：‘贤友，我连这样微小的罪，没人问起时都承认了；我犯下这样的重罪，巴拉基格或接近巴拉基格，被问到了，怎么可能不承认呢？’他这样说：‘贤友，你连这样微小的罪，没人问起时都不承认；你犯下这样的重罪，巴拉基格或接近巴拉基格，没人问起，又怎么会承认呢？哎呀，尊者，你好好想想！看你是否记得曾犯下这样的重罪，巴拉基格或接近巴拉基格。’他这样回答你：‘贤友，我确实记得曾犯下这样的重罪，巴拉基格或接近巴拉基格。之前我说“我根本不记得曾犯下这样的重罪，巴拉基格或接近巴拉基格”，那是我出于嬉笑，是我随口而言的。’诸比丘，对这位比丘，应做其更恶甘马。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做。应当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名叫某的比丘，在僧团中心被就重罪审问时，先赖账，后又认账；先认了，后来又赖账；东拉西扯，故意说谎。如果僧团准备好了，僧团就应当对这位比丘执行重罚的甘马。这是一项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在僧团中因重罪受审问时，否认后又承认，承认后又否认，以此答彼、顾左右而言他，故意说妄语。僧团现在对这位某某比丘作其更恶甘马。哪位尊者同意对这位某某比丘作其更恶甘马，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僧团已经对这位比丘执行了进一步惩罚甘马。僧团同意此事，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录此事。

诸比丘，这称为争论已经止息。是用什么止息的？是用现前毗尼和重罚这两者止息的。在这里，什么是现前毗尼的作用？就是僧团的现前、法的现前、律的现前……（中略）……在这里，什么是重罚的作用？就是对进一步惩罚甘马的履行、执行、趋向、认同、接受、不反对——这就是这里重罚的作用。诸比丘，如果像这样已经止息的争论，当事者又翻案，翻案就是巴吉帝亚；代行与欲者如果非议，非议就是巴吉帝亚。

自言作 Paṭiññātakaraṇaṃ

239 罪过争论是通过几种止息法来止息的？罪过争论是通过三种止息法来止息的——现前毗尼、通过承认来做的程序和如如草覆地。罪过争论是否可能不依靠如如草覆地，只通过现前毗尼和通过承认来做这两种止息法就止息呢？这是可以讨论的。那是怎样的情形呢？诸比丘，在此，有一位比丘犯了轻罪。诸比丘，那位比丘应当去到一位比丘跟前，把上衣搭在一肩，蹲坐下来，双手合掌，这样对他说：‘贤友，我犯了这样这样的罪，我发露它。’那位比丘应当问：‘你看见了吗？’应当回答：‘是的，我看见了。’‘未来应当防护。’

诸比丘，这称为争论已经止息。是用什么止息的？是用现前毗尼和通过承认来做的程序止息的。在这里，什么是现前毗尼的作用？法的现前、律的现前、人的现前……（中略）……在这里，什么是人的现前？发露者与所对向发露的人，两者都在场——这就是这里的人的现前。在这里，什么是通过承认来做的程序？就是对通过承认的甘马的履行、执行、趋向、认同、接受、不反对——这就是这里通过承认来做的程序。诸比丘，如果像这样已经止息的争论，接受发露者又翻案，翻案就是巴吉帝亚。如果能这样达成，这当然是好的。如果不能达成，诸比丘，那位比丘应当去到众多比丘跟前，把上衣搭在一肩，向长老诸比丘足顶礼后，蹲坐下来，双手合掌，这样对他们说：‘尊者们，我犯了这样这样的罪，我发露它。’应当由一位能干、胜任的比丘告知那些比丘们：

请尊者们听我说。这位名叫某的比丘，记得罪过、公开罪过、显明罪过、发露罪过。如果尊者们准备好了，我愿接受这位比丘的罪过发露。然后应当问他：‘你看见了吗？’‘是的，我看见了。’‘未来应当防护。’

“诸比丘，这被称为已止息的诤事。以什么止息的呢？以现前毗尼和承认程序止息的。其中，什么是现前毗尼里的要素？法的现前、律的现前、人的现前……其中，什么是人的现前？进行说罪的人和被说罪的人，双方都在场——这就是其中人的现前。其中，什么是承认程序里的要素？对于承认程序的甘马，其执行、操作、前往、接受、同意、不反对——这就是其中承认程序里的要素。诸比丘，如果像这样止息的诤事，接受说罪的一方又翻案，那就犯了翻案罪，巴吉帝亚。如果能这样得到解决，那就好了。如果不能这样得到解决，那么，诸比丘，那位比丘应该前往僧团，把上衣偏袒一肩，顶礼上座诸比丘的双足，然后蹲坐，合掌，这样对僧团说：‘尊者们，我犯了某某罪，我发露这个罪。’一位有能力、胜任的比丘应该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某某比丘记得罪，揭开罪，袒露罪，说罪。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我愿意接受某某比丘所犯的罪。’然后应该对他说：‘你看到了吗？’他回答：‘是的，我看到了。’‘那你以后应该防护。’”

“诸比丘，这被称为已止息的诤事。以什么止息的呢？以现前毗尼和承认程序止息的。其中，什么是现前毗尼里的要素？僧团的现前、法的现前、律的现前、人的现前……诸比丘，如果像这样止息的诤事，接受说罪的一方又翻案，那就犯了翻案罪，巴吉帝亚；如果与欲者抱怨，那就犯了抱怨罪，巴吉帝亚。”

如草覆地 Tiṇavatthārakaṃ

240 “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犯罪诤事，避开一种止息法——即承认程序，而以两种止息法平息——即现前毗尼和如草覆地。是的，可以这么说。具体是怎样的呢？诸比丘，这里有一些比丘，他们陷入争吵、纷争、争论而住在一起，期间积累了许多非沙门的行为和言语过失。这时，那些比丘这样想：‘我们这些人，陷入争吵、纷争、争论而住在一起，期间积累了许多非沙门的行为和言语过失。如果我们以这些罪互相追究处罚，那个诤事可能会导向粗暴、凶恶、破裂。’诸比丘，我允许以如草覆地的方式来止息这样的诤事。诸比丘，应当这样来止息：所有人应该聚集在一处，聚集之后，一位有能力、胜任的比丘应该向僧团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我们因为生起争吵，陷入纠纷，做了许多非沙门所应为的身行与口行。如果我们以这些罪互相追究处罚的话，那场诤事恐怕会变得严重、凶恶，甚至导致分裂。如果僧团认为时机适宜，除了粗重的罪，除了与在家人相关的罪，僧团就用‘如草覆地’的方式来止息这场诤事。”

“然后，由其中一方的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向自己这一方的人宣告：‘尊者们，请听我说。我们因为生起争吵，陷入纠纷，做了许多非沙门所应为的身行与口

行。如果我们以这些罪互相追究处罚的话，那场诤事恐怕会变得严重、凶恶，甚至导致分裂。如果尊者们认为时机适宜，那么，为了尊者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利益，除了粗重的罪，除了与在家人相关的罪，我就把尊者们的那些罪，以及我自己的那些罪，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发露出来。’”

241 那么，对立一方的诸比丘，应由一位聪明、能干的比丘，这样告知自己这一方：

“然后，由其中一方的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向自己这一方的人宣告：‘尊者们，请听我说。我们因为生起争吵，陷入纠纷，做了许多非沙门所应为的身行与口行。如果我们以这些罪互相追究处罚的话，那场诤事恐怕会变得严重、凶恶，甚至导致分裂。如果尊者们认为时机适宜，那么，为了尊者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利益，除了粗重的罪，除了与在家人相关的罪，我就把尊者们的那些罪，以及我自己的那些罪，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发露出来。’”

242 “然后，对于另一方阵营的诸比丘，应由一位有能力、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我们这些人，陷于争吵、争斗、争论而住，已经犯下了许多非沙门行，说过了许多不当的话。如果我们以这些罪互相处罚，那这诤事可能会变得粗重、凶恶、甚至导致分裂。如果僧团认为合适，那么为了这几位尊者和我的利益，除了粗重罪，除了涉及居士的事，我愿意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说出这几位尊者的罪和我自己的罪。这是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我们这些人陷入争吵、斗嘴、争执之中，在共住期间做了许多不符沙门的行为和言谈。如果我们用这些罪来互相处罚，这个诤事可能会变得粗重、暴烈，甚至导致僧团分裂。因此，为了这些尊者们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利益，除了粗重罪和涉及在家人事的罪之外，我把这些尊者们的罪和我自己的罪，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说出来。哪位尊者同意我们这些罪——除了粗重罪和涉及在家人事的罪——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说出，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们这些罪，除了粗重罪，除了涉及居士的事，已在僧团中以如草覆地的方式说出。僧团对此认可，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铭记此事。”

接着，对另一方的诸比丘也应当如此：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这样宣告……（重复上述程序）……我就这样记持这件事了。

诸比丘，这就被称为已经止息的诤事。它是通过什么止息的呢？是通过现前毗尼和如草覆地这两种方式止息的。那么，其中什么是现前毗尼呢？那就是僧团的现前、法的现前、律的现前、人的现前。

其中，什么是僧团的现前呢？只要是属于这个甘马范围内的比丘，他们都到场了；需要表达意愿的人，已经传达了意愿；在场的人没有提出反对。这，就是其中的僧团现前。

“在那里，什么是法对面、律对面？以那法、以那律、以那导师的教诫，那诤事止息——这是在那里的法对面、律对面。”

其中，什么是“人现前”呢？发露〔罪〕者和其受发露者双方都在场——这就是其中的“人现前”。

其中，在“如此覆地”当中，“此”是什么？对“如此覆地”这一甘马的作为、执行、参与、接受、认可、不反对——这就是“如此覆地”当中的“此”。诸比丘，这样止息了的诤事，若接受方再去翻覆，这是“翻覆”的巴吉帝亚；若委托与欲者再去指责，这是“指责”的巴吉帝亚。

“义务诤事”用几种止息法来止息呢？“义务诤事”用一种止息法来止息——那就是“现前毗尼”。

灭诤篇集第四终

5. 小事犍度

5. Khuddakavatthukkhandhakaṃ

小事 Khuddakavatthūni

243 【一、洗浴与摩擦身体规制】那时候，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竹林迦兰陀迦园（Kalandakanivāpa）。当时，六群比丘在洗澡时靠着树摩擦身体，摩擦大腿、手臂、胸口和背部。众人非议、指责、讥嫌说：“这些释迦子沙门怎么能在洗澡时靠着树摩擦身体，摩擦大腿、手臂、胸口和背部呢？简直就像摔跤手、拳师和爱打扮的城里人一样！”那些比丘听到了众人的非议、指责和讥嫌。于是，那些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于是，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件事为由召集了比丘僧团，问诸比丘：“诸位比丘，据说六群比丘在洗澡时靠着树摩擦身体，摩擦大腿、手臂、胸口和背部，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诸位比丘，那些愚痴人的行为不适合、不随顺、不适当、非沙门所为、不应行、不应作。诸位比丘，那些愚痴人怎么能在洗澡时靠着树摩擦身体，摩擦大腿、手臂、胸口和背部呢？诸位比丘，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中略）……呵责之后……（中略）……作了如法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位比丘，比丘洗澡时不得靠着树摩擦身体。若有人摩擦，犯恶作。”

当时，六群比丘在洗澡时靠着柱子摩擦身体，摩擦大腿、手臂、胸口和背部。众人非议、指责、讥嫌说：“这些释迦子沙门怎么能在洗澡时靠着柱子摩擦身体，摩擦大腿、手臂、胸口和背部呢？简直就像摔跤手、拳师这类粗野的俗人一样！”那些比丘听到了众人的非议、指责和讥嫌。于是，那些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中略）……“是真的，世尊。”……（中略）……呵责之后……（中略）……作了如法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位比丘，比丘洗澡时不得靠着柱子摩擦身体。若有人摩擦，犯恶作。”

当时，六群比丘在洗澡时靠着墙摩擦身体，摩擦大腿、手臂、胸口和背部。众人非议、指责、讥嫌说：“这些释迦子沙门怎么能在洗澡时靠着墙摩擦身体，摩擦大腿、手臂、胸口和背部呢？简直就像摔跤手、拳师这类粗野的俗人一样！”……（中略）……“诸位比丘，比丘洗澡时不得靠着墙摩擦身体。若有人摩擦，犯恶作。”

当时，六群比丘坐在擦身台上洗澡。众人非议、指责、讥嫌……（中略）……简直就像在欲乐中的俗人一样！那些比丘听到了众人的非议、指责和讥嫌。于是，那些

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中略）……“是真的，世尊。”……（中略）……呵责之后……（中略）……作了如法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位比丘，不得坐在擦身台上洗澡。若有人坐洗，犯恶作。”

当时，六群比丘用木制擦洗手（木搓手）洗澡。众人非议、指责、讥嫌……（中略）……简直就像在欲乐中的俗人一样！那些比丘听到了众人的非议、指责和讥嫌。于是，那些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中略）……“诸位比丘，不得用木制擦洗手洗澡。若有人那样洗，犯恶作。”

当时，六群比丘用一种好像含有红矿粉的线绳搓擦身体来洗澡。众人非议、指责、讥嫌……（中略）……简直就像在欲乐中的俗人一样！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位比丘，不得用好像含有红矿粉的线绳搓擦身体洗澡。若有人那样洗，犯恶作。”

当时，六群比丘采取一种力量对抗、互相按压的方式来让人做洗浴护理。众人非议、指责、讥嫌……（中略）……简直就像在欲乐中的俗人一样！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位比丘，不得用力量对抗、互相按压的方式让人做洗浴护理。若有人让人那样做，犯恶作。”

当时，六群比丘用一只小钵倒水洗澡。众人非议、指责、讥嫌……（中略）……简直就像在欲乐中的俗人一样！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位比丘，不得用小钵洗澡。若有人那样洗，犯恶作。”

244 那时，有一位比丘得了疥癣病。他不用浴刷就不舒服。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为病人使用未加工的浴刷。”

那时，有一位年迈体弱的比丘，洗澡时自己没法擦洗身体。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布卷。”

那时，诸比丘对做背部按摩感到疑虑。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手掌按摩。”

245 【二、佩饰与容仪规制】那时，六群比丘佩戴耳饰……佩戴装饰垂绳……佩戴项链……佩戴装饰腰带……佩戴手镯……佩戴臂钏……佩戴腕镯……佩戴戒指。众人讥嫌、批评、抱怨说：“跟在家的五欲享乐者一模一样！”诸比丘听到了众人的讥嫌、批评、抱怨。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六群比丘真的佩戴耳饰……佩戴装饰垂绳，佩戴项链，佩戴装饰腰带，佩戴手镯，佩戴臂钏，佩戴腕镯，佩戴戒指吗？”

“是真的，世尊。”……呵责之后……作了如法的说法后，世尊对诸比丘说：“诸

比丘，不许佩戴耳饰……不许佩戴装饰垂绳……不许佩戴项链……不许佩戴装饰腰带……不许佩戴手镯……不许佩戴臂钏……不许佩戴腕镯……不许佩戴戒指。若佩戴者，犯恶作。”

246 那时，六群比丘蓄长发。众人讥嫌、批评、抱怨说：“跟在家的五欲享乐者一模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蓄长发。若蓄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留两个月长或两指宽的发长。”

那时，六群比丘用梳子梳头发……用发刷刷头发，用手当梳子梳头发，用蜂蜡油梳头发，用水掺油梳头发。众人讥嫌、批评、抱怨说：“跟在家的五欲享乐者一模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用梳子梳头发……不许用蜂蜡油梳头发……不许用水掺油梳头发。若梳者，犯恶作。”

247 那时，六群比丘在镜子里或水盆里看自己的脸相。众人讥嫌、批评、抱怨说：“跟在家的五欲享乐者一模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在镜子或水盆中看脸相。若看者，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脸上长了疮。他问诸比丘说：“贤友，我的疮是什么样的？”诸比丘这样回答：“贤友，你的疮是这样的。”他不相信。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因为生病的原因，我允许在镜子或水盆中看脸相。”

【三、面部涂饰与戏乐戒止】那时，六群比丘在脸上涂抹东西……在脸上搓揉，在脸上扑粉，用雄黄在脸上画条纹，涂肢体颜料，涂脸妆，既涂肢体颜料又涂脸妆。众人讥嫌、责备、非议：“简直就像那些在家人、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在脸上涂抹东西……不许在脸上搓揉，不许在脸上扑粉，不许用雄黄在脸上画条纹，不许涂肢体颜料，不许涂脸妆，不许既涂肢体颜料又涂脸妆。若有人做了，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患眼病。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因病因缘在脸上涂抹东西。”

248 那时，王舍城有一个山顶节庆聚会。六群比丘为了看这山顶节庆聚会而去。众人讥嫌、责备、非议：“沙门释迦子怎么也能为了看跳舞、唱歌、奏乐而跑去，简直就像那些在家人、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为了看跳舞，或为了看唱歌，或为了看奏乐而去。若有人去，犯恶作。”

249 那时，六群比丘用拖得长长的歌声来诵法。众人讥嫌、责备、非议：“就和我们唱歌一样，这些沙门释迦子也用拖得长长的歌声来诵法！”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听见了那些正在讥嫌、责备、非议的众人所说的话，也讥嫌、责备、非议道：“六群比

丘怎么能用拖得长长的歌声来诵法呢！”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诸比丘，传闻是真的吗……”他们回答：“是真的，世尊。”……世尊作了法说后，对诸比丘开示道：“诸比丘，用拖得长长的歌声来诵法的人，有这五种过患：自己对那声音生起染着，他人对那声音也生起染着，在家居士们也讥嫌，对那些追求声音技巧的人来说，定会遭到破坏，后世的人会效法而行。诸比丘，这就是用拖得长长的歌声来诵法的人的五种过患。诸比丘，不应用拖得长长的歌声来诵法。若有人诵，犯恶作。”

【四、吟诵调诵法规制】那时，诸比丘对用吟诵调诵法心存顾虑。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吟诵调诵法。”

那时，六群比丘穿着外面有毛的毯子。众人讥嫌、责备、非议：“简直就像那些在家人、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穿外面有毛的毯子。若有人穿，犯恶作。”

250 那时，摩揭陀国（Magadha）王色尼耶频婆娑罗（Bimbisāra）的王苑里芒果树果子成熟了。摩揭陀国王色尼耶频婆娑罗传令说：“让圣尊们随意享用芒果吧。”六群比丘不等芒果成熟就捣下来享用了。而摩揭陀国王色尼耶频婆娑罗正好需要芒果。于是，摩揭陀国王色尼耶频婆娑罗命令仆人们说：“汉子们，去，到王苑里去，把芒果拿来。”那些仆人回答：“是的，陛下。”他们答应了摩揭陀国王色尼耶频婆娑罗后，到王苑里，对守园人说：“喂，汉子，国王陛下需要芒果，把芒果拿来吧。”守园人说：“圣尊们，芒果没有了。诸比丘不等芒果成熟就捣下来享用了。”于是，那些仆人把这件事禀告了摩揭陀国王色尼耶频婆娑罗。国王说：“圣尊们把芒果享用得很好嘛，汉子们，不过世尊是赞叹节量的。”众人却讥嫌、责备、非议：“沙门释迦子怎么不知道节量，就把国王的芒果给享用了！”诸比丘听见了那些正在讥嫌、责备、非议的众人所说的话。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享用芒果。若有人享用，犯恶作。”

那时，有一个团体设僧团食。汤里放了碎芒果肉。诸比丘心存顾虑，不接受。世尊说：“诸比丘，接受吧，享用吧。诸比丘，我允许碎芒果肉。”

那时，有一个团体在举办供僧的集会。他们不会把芒果切成果片，在食堂里就直接给整个的芒果。诸比丘因为顾虑而不接受。世尊说：“诸比丘，接受吧，享用吧。诸比丘，我允许以五种沙门的方式享用水果：用火处理过的、用刀处理过的、用指甲处理过的、没有种子的，以及种子已去除的为第五种。诸比丘，我允许以这五种沙门的方式享用水果。”

251 【五、蛇毒与四蛇王族慈心护卫】那时，有一位比丘被蛇咬而死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那位比丘一定没有用慈心遍满这四种蛇王族。诸比丘，如果那位比丘能用慈心遍满这四种蛇王族，他就不会被蛇咬死。哪四种蛇王族？广目天王蛇王族、伊拉巴他、沙巴子蛇王族、黑乔达摩蛇王族。诸比丘，那位比丘一定没有用慈心遍满这四种蛇王族。诸比丘，如果那位比丘能用慈心遍满这四种蛇王族，他就不会被蛇咬死。诸比丘，我允许为了自我保护、自我守护、自我结界，用慈心遍满这四种蛇王族。诸比丘，应当这样作：”

“广目天王族，我对他们修慈，伊拉巴他族，我对他们修慈；

沙巴子族，我对他们修慈，黑乔达摩族，我也对他们修慈。

于无足众生，我怀慈心；于两足众生，我怀慈心；

于四足众生，我怀慈心；于多足众生，我怀慈心。

愿无足者莫伤害我，愿二足者莫伤害我；

愿四足者莫伤害我，愿多足者莫伤害我。

一切众生、一切有息者，及一切已生类，全无例外

愿他们皆见吉祥，勿遇任何不幸。

佛是无量的，法是无量的；

僧是无量，诸爬虫类则为有量。

蛇、蝎、蜈蚣、蜘蛛、蜥蜴、老鼠，

我作了保护，作了护卫，愿这些生灵退避。

“我今礼敬世尊，礼敬七位正自觉者。”

【六、自断男根之戒】那时，有一位比丘因对梵行生活感到不乐，割断了自己的男根。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那愚人在应当断除之处不断，却去断除别的东西。诸比丘，不应自己割断男根，若割断者，犯土喇咤亚（thullaccaya，古译：偷兰遮）。”

252 【七、檀木钵与现神通戒止】那时，王舍城一位长者得到了一块昂贵檀木的檀木节。这时，王舍城的长者心想：“我何不用这块檀木节让人雕一个钵。雕刻剩下的边角料归我享用，钵就拿去布施。”于是，王舍城的长者让人用那块檀木节雕了一个钵，用网兜兜住，挂在竹竿顶端，再把竹竿一根接一根地绑起来，然后这样宣布：“无论哪位沙门或婆罗门，若真是阿拉汉且有神通，就自行取下这已布施的钵吧。”这时，布拉纳·迦叶（Purano Kassapo）来到王舍城长者那里，到了之后对王舍城长者这样说：“居士，我正是阿拉汉且有神通，把钵给我吧。”

“尊者，如果尊者真是阿拉汉且有神通，就请自行取下这已布施的钵吧。”接着，玛卡离·果萨拉（Makkhali Gosala）……阿吉达·给萨坎巴拉……巴咕特（Pakudha）·咖佳亚那……桑恰亚贝拉塔之子（Belaṭṭhaputta）……尼乾陀·若提子（Nāṭaputta）来到王舍城长者那里，到了之后对王舍城长者这样说：“居士，我正是阿拉汉且有神通，把钵给我吧。”

“尊者，如果尊者真是阿拉汉且有神通，就请自行取下这已布施的钵吧。”

那时，大目犍连尊者（Mahāmoggallāna）和平多拉·跋拉瓦迦尊者（Piṇḍola Bhāradvāja）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了衣钵，进入王舍城乞食。这时，平多拉·跋拉瓦迦尊者对大目犍连尊者这样说：“大目犍连尊者是阿拉汉且有神通。朋友目犍连（Moggallāna），去把那个钵取下来吧。这个钵是属于你的。”

“跋拉瓦迦尊者（Bhāradvāja）才是阿拉汉且有神通。朋友跋拉瓦迦，去把那个钵取下来吧。这个钵是属于你的。”于是，平多拉·跋拉瓦迦尊者腾空而起，取了那个钵，在王舍城上空绕行三圈。

那时，王舍城的长者带着儿子和妻子站在自己家中，合掌礼敬，心想：“愿跋拉瓦迦尊者就在这里，在我家降落吧。”于是，平多拉·跋拉瓦迦尊者降落在王舍城长者的家中。王舍城的长者便从平多拉·跋拉瓦迦尊者手中接过钵，装满了昂贵的嚼食，递给了平多拉·跋拉瓦迦尊者。平多拉·跋拉瓦迦尊者接过那个钵，往寺院走去。众人听闻：“听说平多拉·跋拉瓦迦尊者取下了王舍城长者的钵。”那些人便高声大嚷，紧紧尾随在平多拉·跋拉瓦迦尊者身后。

世尊听到了那阵高声大嚷。听到后，便问阿难尊者（Ānanda）：“阿难，那究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高声大嚷？”

“尊者，平多拉·跋拉瓦迦尊者取下了王舍城长者的钵。尊者，众人听说：”听说平多拉·跋拉瓦迦尊者取下了王舍城长者的钵。“尊者，那些人便高声大嚷，紧紧尾随平多拉·跋拉瓦迦尊者。尊者，世尊，这就是那阵高声大嚷。”于是，世尊以这件事情为因缘、为议题，召集了比丘僧团，问平多拉·跋拉瓦迦尊者：“跋拉瓦迦，听说你真的取下了王舍城长者的钵？”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跋拉瓦迦，这不适合、不随顺、不适当、非沙门所为、不应行、不应作。跋拉瓦迦，你怎能为一个不值钱的木头钵，向在家人显现上人法、神通变化呢！跋拉瓦迦，这就好比一个女人为了一个不值钱的、只值一摩沙迦钱的玩意儿，就把私处露给人看一样。跋拉瓦迦，你正是这样，为了一个不值钱的木头钵，向在家人显现了上人法、神通变化。跋拉瓦迦，这不能让那些未生信的人产

生信心……”呵责之后……作了如法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应向在家人显现上人法、神通变化。如果谁显现了，犯恶作。诸比丘，把这个木钵砸掉，砸成碎片，磨成粉末，拿给诸比丘当涂眼粉用。还有，诸比丘，不应再持用木钵。如果谁持用了，犯恶作。”

【八、钵具材质与钵垫圈】那时，六群比丘持用各种材质的钵，有金做的、银做的。众人讥嫌、非难、指责说：“就跟那些享受欲乐的在家俗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不应持用金钵……不应持用银钵……不应持用宝石钵……不应持用琉璃钵……不应持用水晶钵……不应持用铜合金钵……不应持用玻璃钵……不应持用锡钵……不应持用铅钵……不应持用红铜钵。如果谁持用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两种钵：铁钵和陶钵。”

253 那时，钵底出现磨损。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用钵垫圈。”

那时，六群比丘持用各种材质的钵垫圈，有金做的、银做的。众人讥嫌、非难、指责说：“就跟那些享受欲乐的在家俗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不应持用各种材质的钵垫圈。谁若持用，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两种钵垫圈：锡的和铅的。”垫圈太厚，便贴附不上去。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刮削它。”刮削之后起了皱褶。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截出鳄鱼齿状的缺口。”

那时，六群比丘持用花哨的钵垫圈，上面布满了人物形象、像是壁画的图案。他们还一边走街串巷，一边把这些垫圈显摆给人看。众人讥嫌、非难、指责说：“就跟那些享受欲乐的在家俗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不应持用花哨、布满人物形象、像壁画图案的钵垫圈。如果谁持用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用朴素的垫圈。”

254 那时，诸比丘存放带水的钵。钵就这样损坏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存放带水的钵。若有人存放，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把钵晒干后再存放。”

那时，诸比丘把带水的钵拿去晒。结果钵变得很臭。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晒带水的钵。若有人晒，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先把水弄干，再晒，然后存放钵。”

那时，诸比丘把钵存放在热处（太阳下）。钵的色泽受损。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把钵存放在热处。若有人这样做，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在热处稍晒一会儿再存放钵。”

那时，许多钵被放在露天处，没有支架支撑。一阵旋风卷过，把钵吹落摔碎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钵架。”

那时，诸比丘把钵放在边沿上。钵滚落下来摔碎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把钵放在边沿上。若有人这样做，犯恶作。”

【九、钵具爱护与安放规制】那时，诸比丘把钵放在地面的边缘地带。钵滚落下来摔碎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把钵放在地面的边缘地带。若有人这样做，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把钵倒扣在地上。钵口边缘被磨损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铺草垫。”结果草垫被白蚁咬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铺布片。”结果布片也被白蚁咬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钵台。”结果钵从钵台上滚落摔碎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钵篮。”结果钵在钵篮里被磨损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钵袋。”但钵袋没有挂肩的带子。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配上挂肩的带子和系绳。”

那时，诸比丘把钵挂在墙钉上，也挂在象牙钩上。钵掉下来摔碎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把钵挂起来。若有人挂，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把钵放在床上，因为失念，坐下时不小心压上去，把钵压破了。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可以把钵放在床上。如果放，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把钵放在椅子上，因为失念，坐下时不小心压上去，把钵压破了。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可以把钵放在椅子上。如果放，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把钵放在大腿上，因为失念，起身时钵滑落掉在地上摔破了。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可以把钵放在大腿上。如果放，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把钵放在伞上。一阵旋风把伞吹翻，钵摔落下来摔破了。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可以把钵放在伞上。如果放，犯恶作。”

255 那时，诸比丘一手拿着钵，另一手去推门扇；门扇一转，钵便打破了。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可以拿着钵去推门扇。如果推，犯恶作。”

【十、乞食食器规制】那时，诸比丘用葫芦瓢去乞食。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跟那些外道一样！”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可以用葫芦瓢乞食。如果这样做，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用陶罐去乞食。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跟那些外道一样！”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可以用陶罐乞食。如果这样做，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是全部用粪扫衣的。他用死人的头盖骨当钵。一位妇女看见后，吓得大叫起来：“哎呀，这真是一个食尸鬼！”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这些沙门释子怎么能用死人的头盖骨当钵，就跟那些食尸鬼一样！”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可以用死人的头盖骨当钵。如果用，犯恶作。还有，诸比丘，不可以成为全部用粪扫衣的人。如果这样做，也犯恶作。”

那时候，诸比丘用钵倒掉嚼过吐掉的渣、骨头和残汤剩水。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他们释迦子沙门在什么东西里吃饭，就往什么东西里倒垃圾。”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用钵倒掉嚼过的渣、骨头或残汤剩水。若倒掉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有垃圾桶。”

256 那时候，诸比丘用手撕开布再缝袈裟，袈裟歪歪扭扭的。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有裁刀和垫布。”

那时候，僧团得到了一把带柄的刀。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带柄的刀。”

那时候，六群比丘用高档次的刀柄——金的、银的。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跟在家人一样享受五欲。”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携带高档次的刀柄。若携带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用骨头做的、象牙做的、角做的、芦苇做的、竹子做的、木头做的、树脂做的、果核做的、铜做的、贝壳螺钿做的刀柄。”

【十一、缝衣针线工具与收纳】那时候，诸比丘用鸡羽毛和竹篾片缝袈裟，袈裟缝得很难看。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针。”针变得锈迹斑斑。……“诸比丘，我允许有针筒。”针筒里也锈迹斑斑。……“诸比丘，我允许用谷糠填满。”谷糠里也锈迹斑斑。……“诸比丘，我允许用米粉填满。”米粉里也

锈迹斑斑。……“诸比丘，我允许用香粉。”香粉里也锈迹斑斑。……“诸比丘，我允许用蜂蜡涂抹。”香粉块碎裂了。“诸比丘，我允许有装香粉的小袋子。”

那时候，诸比丘到处钉上桩子，系上绳子来缝袈裟，袈裟边角不齐。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有缝架、缝架绳，把布到处绑好再来缝袈裟。”他们在不平坦的地方铺缝架，缝架坏了。……“诸比丘，不许在不平坦的地方铺缝架。若铺者，犯恶作。”

他们在地上铺缝架，缝架沾满了灰土。……“诸比丘，我允许铺一层草垫。”缝架的边缘磨损了。……“诸比丘，我允许上边条、绑护边。”缝架不够长了。……“诸比丘，我允许有杆缝架、拼接板、销钉、绑扎绳、绑扎线，绑好后来缝袈裟。”线缝之间的间隙不均匀。……“诸比丘，我允许用线箍。”线弯曲了。……“诸比丘，我允许用环线器。”

那时候，诸比丘用没洗的脚踩缝架，缝架变脏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用没洗的脚踩缝架。若踩者，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用湿脚踩缝架，把缝架弄脏了。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用湿脚踩缝架。如果踩了，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穿着鞋踩缝架，把缝架弄脏了。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穿着鞋踩缝架。如果踩了，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在缝衣时用手指接针，手指疼痛。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顶针。”

257 那时，六群比丘用各式各样的顶针——有金做的、银做的。众人讥嫌、批评、非议说：“简直跟在家人享受五欲一样。”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用各式各样的顶针。如果用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用骨做的、牙做的、角做的、芦苇做的、竹做的、木做的、树脂做的、果核做的、铜做的、螺贝做的。”

那时，针、小刀和顶针常常丢失。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针线盒。”针线盒里的东西杂乱。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顶针袋。”没有肩带。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肩带和绑绳。”

那时，诸比丘在露天缝衣，被寒冷和炎热折磨。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建衣堂、衣棚。”衣堂地基低，被水淹没。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把地基加高。”土台坍塌……“诸比丘，我允许砌

三种台：砖台、石台、木台。”登上去时费力……“诸比丘，我允许设三种阶梯：砖阶、石阶、木阶。”登上去时摔下来……“诸比丘，我允许设扶手栏杆。”衣堂有草屑尘土掉落……“诸比丘，我允许先捆扎里面再涂抹，做成白色、黑色、红土色，做花饰、藤蔓饰、鳄鱼齿饰、五条纹饰，以及安置衣竿和衣绳。”

那时，诸比丘缝好衣后，就把缝衣框架留在那里离开了，结果被老鼠和白蚂蚁咬坏了。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把缝架折叠收起。”缝架破裂……“诸比丘，我允许用撑杆支撑着折叠收起缝架。”缝架松开……“诸比丘，我允许用绑绳。”

那时，诸比丘把缝衣框架挂在墙上或柱子上然后就离开了。框架掉下来摔破了。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挂在墙钉上或象钩上。”

258 随后，世尊在王舍城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朝着毗舍离（Vesālī）的方向出发游行去了。而就在那时候，诸比丘用钵带着针、小刀和药品一块儿走。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药袋。”没有挂肩带……（中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挂肩带和系绑的绳子。”

就在那时候，有一位比丘用腰带绑着拖鞋，进村子里去托钵乞食。有一位近事男在礼敬那位比丘时，头碰到了拖鞋。那位比丘觉得很尴尬。于是，那位比丘回到寺院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拖鞋袋。”没有挂肩带……（中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挂肩带和系绑的绳子。”

就在那时候，在旅途半道上，水（的条件）是不如法的，又没有滤水器。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滤水器。”一块布不够用……（中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勺子形的滤水器。”一块布不够用……（中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滤水器具（dhammakaraṇa）。”

259 【十二、远行滤水与经行处设施】就在那时候，有两位比丘在憍萨罗国（Kosala）境内，走在远行的道路上。其中一位比丘做出了不如法的行为。另一位比丘就对他说：“贤友，别这么做。这不被允许。”那位（犯行的）比丘就对（劝阻他的）比丘心怀怨恨。后来，那位（劝阻人的）比丘被口渴折磨，就对那位心怀怨恨的比丘说：“贤友，把你的滤水器给我，我想喝点水。”那位心怀怨恨的比丘不给。那位（劝阻人的）比丘被口渴折磨，就去世了。之后，那位（心怀怨恨的）比丘回到寺院，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问：“贤友，别人跟你要滤水器，你怎么真的没给呢？”他回答说：“是的，贤友们。”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中略）对此感到不满，批评

指责道：“身为一个比丘，别人跟你要滤水器，怎么竟然可以不给呢！”接着，那些比丘们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于是，世尊因为这个缘由、因为这件事情，召集了比丘僧团，审问那位比丘：“比丘，听说别人跟你要滤水器，你真的没给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说：“愚蠢的人，这不合宜、不顺从、不恰当、不是沙门所为、不被允许、不应该做。愚蠢的人，别人跟你要滤水器，你怎么能不给呢。愚蠢的人，这并不能令未生信者生信……（中略）。”呵责完后，……（中略）世尊做了法义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走在远行道路上的比丘，当别人跟他要滤水器时，不可不给。如果不给，就违犯恶作。还有，诸比丘，不可在没有滤水器的情况下远行。如果远行，就违犯恶作。如果没有滤水器，也没有水容器，那么即使只是桑喀帝的一角也应该决意：‘我要用这个过滤后喝。’”随后，世尊次第游行，最终抵达了毗舍离，并在那里住下。据说，世尊当时就住在毗舍离大林（Mahāvana）的重阁讲堂（Kūṭāgārasālā）里。就在那时候，诸比丘在做修缮工作，滤水器不好使。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有柄的滤水器。”有柄的滤水器也不好使。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铺开的滤布。”

就在那时候，诸比丘被蚊子严重骚扰。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蚊帐。”

260 就在那时候，在毗舍离，有安排好了的上好食物的供餐次序。诸比丘吃了那些上好食物之后，身体变得沉重、有很多病痛。那时，吉瓦咖童子医（Jivaka Komarabhacca）为了处理一些事情来到了毗舍离。吉瓦咖童子医看到诸比丘身体沉重、病痛很多。看见之后，他就去世尊那里，到了世尊那里，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吉瓦咖童子医对世尊说：“尊者，现在诸比丘身体沉重，病痛很多。萨度（sādhu，古译：善哉）！尊者，愿世尊允许诸比丘使用经行处和暖房。这样一来，诸比丘就会少有病痛了。”于是，世尊用佛法开示来教导、激励、鼓舞、令吉瓦咖童子医欢喜。吉瓦咖童子医被世尊用佛法开示教导、激励、鼓舞、欢喜之后，从座起身，礼敬世尊，右绕之后离开了。于是，世尊因为这个缘由、因为这件事情，做了法义的开示后，告诉诸比丘：“诸比丘，我允许（营造）经行处与暖堂。”

就在那时候，诸比丘在不平坦的经行处上经行，脚很痛。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把它弄平整。”经行处的地基太低，会被水淹……（中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把地基垫高。”垫起来的土堆会崩塌……（中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砌筑三种墙基：砖砌的墙基、石头砌的墙基、木头做的墙

基。”登上去的时候很费力……（中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三种阶梯：砖阶梯、石阶梯、木阶梯。”登上去的时候会跌倒……（中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扶手栏杆。”

就在那时候，诸比丘在经行处上经行时会掉下来。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设置经行处的栏杆。”

那时，诸比丘在露天地经行，被冷、热所困扰。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建经行堂。”经行堂里草屑掉落……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涂抹后，内外用灰泥粉刷——做白色、黑色、赭色的修饰，做花蔓纹、藤蔓纹、鳄鱼齿纹、五条纹，并做衣竿和衣绳。”浴室地坪低洼，被水淹……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把地坪加高。”地基崩塌……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砌三种地基——砖地基、石地基、木地基。”上下时疲苦……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三种台阶——砖台阶、石台阶、木台阶。”上下时跌倒……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装扶手。”浴室没有门……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门、门框、门臼、门槛、门闩、门锁头、插销、门扣、锁孔、拉绳孔和拉绳。”浴室的墙基朽坏……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圆盘。”浴室没有排烟管……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排烟管。”

【十三、温室浴室与洗浴设施】那时，诸比丘在小型浴室的正中间设置火炉，没有活动空间。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小浴室里把火炉设在一旁，在大浴室里设在中央。”浴室里火苗烧到脸……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面泥。”用手沾湿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泥槽。”泥有臭味……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调配香料。”浴室里火烤身体……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运水过来。”用碗、用钵运水……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水槽和水勺。”浴室的草盖顶不能保温……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涂抹后，内外用灰泥粉刷。”浴室地面泥泞……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铺三种地面——砖铺地、石铺地、木铺地。”地面仍然泥泞……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冲洗。”水积在那里……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排水道。”

那时，诸比丘坐在浴室的地上挠痒身体。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设浴室凳。”那时，浴室没有围墙……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围三种墙——砖墙、石墙、木墙。”没有门楼……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门楼。”门楼地坪低洼，被水淹……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加高地坪。”地基崩塌……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砌三种地基——砖地基、石地基、木地基。”上下时疲苦……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三种台阶——砖台阶、石台阶、木台阶。”上下时跌

倒……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装扶手。”门楼没有门……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门、门框、门臼、门槛、门闩、门锁头、插销、门扣、锁孔、拉绳孔和拉绳。”门楼里草屑掉落……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涂抹后，内外用灰泥粉刷——做白色、黑色、赭色的修饰，做花蔓纹、藤蔓纹、鳄鱼齿纹、五条纹。”庭院泥泞……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撒沙砾。”不够铺满……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铺石板。”水积在那里……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排水道。”

261 那时，诸比丘裸体向裸体行礼……裸体让裸体行礼，裸体为裸体做服侍，裸体让裸体做服侍，裸体给裸体东西，裸体接受，裸体嚼食，裸体吃饭，裸体品尝，裸体喝水。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裸体不该向裸体行礼……裸体不该行礼……裸体不该让裸体行礼……裸体不该让行礼……裸体不该为裸体做服侍……裸体不该让裸体做服侍……裸体不该给裸体东西……裸体不该接受……裸体不该嚼食……裸体不该吃饭……裸体不该品尝……裸体不该喝水。若谁喝，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把衣放在浴室的地上，衣沾了灰尘。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衣竿和衣绳。”下雨时衣被淋湿……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建浴室大棚。”浴室大棚地坪低洼，被水淹……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加高地坪。”地基崩塌……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砌……上下时疲苦……上下时跌倒……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装扶手。’”浴室大棚里草屑掉落……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涂抹后，内外用灰泥粉刷……做衣竿和衣绳。”

那时，诸比丘对于在浴室里和水中做清洁服侍感到犯疑。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遮盖物——浴室遮盖物、水中遮盖物、布遮盖物。”

那时，浴室里没有水。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挖井。”井壁塌坏……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砌三种地基——砖地基、石地基、木地基。”井口地坪低洼，被水淹……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加高地坪。”地基崩塌……上下时疲苦……上下时跌倒……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装扶手。”

262 那时，诸比丘用藤蔓和腰带汲水。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汲水绳。”手痛……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秤杆、辘轳、轮盘。”很多容器破损……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容器——铜容器、木容器、皮袋片。”

那时，诸比丘在露天处运水，因寒冷或炎热而受苦。他们禀告世尊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建水屋。”水屋里掉下草屑……“诸比丘，我允许涂抹墙壁并

做装饰：白色、黑色、赭色涂料、花蔓纹、藤蔓纹、鱼齿纹、五条纹饰，以及衣竿和衣绳。”水井没有盖，被草屑和灰尘弄脏……“诸比丘，我允许加盖。”没有盛水容器……“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水槽和水锅。”

那时，诸比丘在寺院各处洗澡，寺院变得泥泞不堪。他们禀告世尊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建排水池。”排水池是露天的，诸比丘羞于洗澡……“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围墙围起来：砖墙、石墙、木墙。”排水池仍然泥泞……“诸比丘，我允许铺设三种地面：砖地、石地、木地。”水积聚不流……“诸比丘，我允许设排水道。”

那时，诸比丘的身体发冷。他们禀告世尊这件事……“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擦身布，哪怕用小块布片擦干也行。”

263 那时，有位近事男想为僧团修建一个池塘。他们禀告世尊这件事……“诸比丘，我允许建池塘。”池塘堤岸崩塌……“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材料筑堤：砖堤、石堤、木堤。”上下池塘不方便……“诸比丘，我允许设三种台阶：砖阶、石阶、木阶。”攀爬的人跌倒……“诸比丘，我允许装扶手栏杆。”池塘里的水变陈旧……“诸比丘，我允许开通引水渠和排水道。”

那时，有位比丘想为僧团建一间朴素的暖房。他们禀告世尊这件事……“诸比丘，我允许建朴素的暖房。”

那时，六群比丘离开坐具超过四个月。他们禀告世尊这件事……“诸比丘，不应离开坐具超过四个月。若离开者，犯恶作。”

264 那时，六群比丘睡在撒满鲜花的床铺上。众人游访寺院看见后，讥嫌、批评、非议说：“就像在家人贪享欲乐一样。”他们禀告世尊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睡在撒满鲜花的床铺上。若睡者，犯恶作。”

【十四、香花供养与食器受用规制】那时，人们带着香和花来到寺院。诸比丘心有顾虑，不敢接受。他们禀告世尊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接受香，用来在门扇上按五个指印；接受花后，放在寺院的一边。”

那时，僧团得到了一块布料。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布料。”接着诸比丘心里想：“这块布料应当受持呢，还是应当分配呢？”……“诸比丘，布料既不应受持，也不应分配。”

那时，六群比丘在浇汁的饭上进食。众人讥嫌、责备、非难道：“就像那些在家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不应在浇汁的饭上进食。若进食者，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他进食时，手无法拿稳钵。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钵支架。”

那时，六群比丘同在一个食器里进食……同在一个杯子里喝水，同在一张床上躺卧，同盖一张敷具，同披一件覆身衣，同用一张兼作敷具的覆身衣。众人讥嫌、责备、非难道：“就像那些在家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同在一个食器里进食……不应同在一个杯子里喝水……不应同在一张床上躺卧……不应同盖一张敷具……不应同披一件覆身衣……不应同用一张兼作敷具的覆身衣。若躺卧者，犯恶作。”

265 【十五、离车族瓦德覆钵甘马（kamma，古译：羯磨）因缘】那时，离车人瓦德是眉地亚菩米迦诸比丘的朋友。这时，离车人瓦德来到眉地亚菩米迦诸比丘所在的地方，到了之后，对眉地亚菩米迦诸比丘说：“尊者们，我礼敬你们。”这么说的时候，眉地亚菩米迦诸比丘没有理睬他。第二次，离车人瓦德对眉地亚菩米迦诸比丘说：“尊者们，我礼敬你们。”第二次，眉地亚菩米迦诸比丘还是没有理睬他。第三次，离车人瓦德对眉地亚菩米迦诸比丘说：“尊者们，我礼敬你们。”第三次，眉地亚菩米迦诸比丘仍然没有理睬他。“我对尊者们有什么得罪的地方？为什么尊者们不理我？”

“贤友瓦德啊，事情是这样的，你在陀婆·末罗子刁难我们的时候，袖手旁观。”

“尊者们，那我能做什么呢？”

“贤友瓦德，如果你愿意，今日就让世尊把具寿陀婆·末罗子赶走吧。”

“尊者们，我又能做什么？我能做到什么呢？”

“来吧，贤友瓦德，到世尊那里去，见了世尊后，这样对他说：‘尊者，这不合意，不相称。尊者，那个本来是安稳、无灾无难的方向，现在却充满了恐惧、灾难和祸患；本来无风的地方，现在起了风；那水就像是着了火一样；尊者陀婆·末罗子玷污了我的妻子。’”“好的，尊者们。”离车人瓦德答应了眉地亚菩米迦诸比丘的请求，便去世尊那里，向世尊礼敬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后，离车人瓦德对世尊说：“尊者，这不合意，不相称。尊者，那个本来是安稳、无灾无难的方向，现在却充满了恐惧、灾难和祸患；本来无风的地方，现在起了风；那水就像是着了火一样；尊者陀婆·末罗子玷污了我的妻子。”

这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端召集了比丘僧团，向具寿达巴摩罗子询问道：“达巴，你还记得自己做过像瓦德所说的那种事吗？”

“正如世尊您所知的那样，尊者。”第二次，世尊又……第三次，世尊对具寿达巴摩

罗子说：“达巴，你还记得自己做过像瓦德所说的那种事吗？”

“正如世尊您所知的那样，尊者。”

“达巴，贤智之人不这样含糊其辞。如果做了，就说‘做了’；如果没做，就说‘没做’。”

“尊者，自从我出生以来，即使在梦中也未曾行过淫欲之法，更何况是清醒的时候呢。”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既然如此，诸比丘，僧团应当对在家信徒离车人瓦德实施覆钵，使他不得与僧团共受用。”

“诸比丘，具备八种条件的在家信徒，应当被覆钵：他企图使诸比丘无所得，他企图损害诸比丘的利益，他企图使诸比丘无处安住，他辱骂诽谤诸比丘，他离间诸比丘，他说佛陀的坏话，他说法的坏话，他说僧团的坏话。诸比丘，我允许对具备这八种条件的在家信徒进行覆钵。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进行覆钵：应由一位聪明、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266 “‘尊者僧团，请听。在家信徒离车人瓦德，以无根的戒行缺失之罪，企图破坏具寿达巴摩罗子的名誉。如果僧团达到一致，僧团应当对在家信徒离车人瓦德进行覆钵，使他不得与僧团共受用。此为白。’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离车族瓦德以毫无根据的戒行缺失，诽谤具寿达巴摩罗子。僧团对离车族瓦德覆钵，使他不得与僧团共受用。若哪位尊者同意对离车族瓦德覆钵、使他不得与僧团共受用，请默然；若不同意，请说出来。”

“离车族瓦德的钵已被僧团覆下，他不得与僧团共受用。僧团同意，因此默然。据此，我这样持守。”

那时，具寿阿难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袈裟，前往离车族瓦德的住处。到了之后，对离车族瓦德这样说：“瓦德贤友，僧团已经对你覆钵了，你不得与僧团共受用了。”当时，离车族瓦德心想：“听说僧团已经对我覆钵了，听说我不得与僧团共受用了。”就在那里昏倒在地。接着，离车族瓦德的朋友、同僚、亲戚、族人便对离车族瓦德这样说：“够了，瓦德贤友，不要忧愁，不要悲伤。我们会让世尊和比丘僧团满意的。”

于是，离车族瓦德带着妻子儿女，与朋友、同僚、亲戚、族人一起，身穿湿衣，披着湿发，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之后，以头面倒在世尊的脚上，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过失战胜了我——如愚者、如痴者、如不善者一般，我竟然以毫无根据的戒行缺失诽谤了圣者达巴摩罗子。尊者，请求世尊为防护未来，接受我这如实的过失。”世尊说：“瓦德贤友，确实，你被过失战胜了——如愚者、如痴者、如不善者一般，因为

你以毫无根据的戒行缺失诽谤了达巴摩罗子。然而，瓦德贤友，因为你如实看到了过失，并如法对治，我们接受你这一点。瓦德贤友，在圣者的律法中，一个人如实看到了过失，如法对治，并在未来做到防护，这就是增长。”接着，世尊对诸比丘说：“既然如此，诸比丘，让僧团为离车族瓦德揭钵，使他能与僧团共受用。”

“诸比丘，具备八种条件的近事男应当被揭钵：他不为诸比丘的无利益而奔走，不为诸比丘的损害而奔走，不为诸比丘失去住处而奔走，不辱骂、不诽谤诸比丘，不离间比丘与比丘，不说佛陀的坏话，不说法的坏话，不说僧团的坏话。诸比丘，我允许为具备这八种条件的近事男揭钵。诸比丘，应当这样揭钵：诸比丘，那位离车族瓦德应前往僧团，将袈裟披在一肩，礼敬诸比丘的脚，然后蹲坐下来，合掌，这样说道：‘尊者，僧团对我覆钵，我不得与僧团共受用。尊者，我现在如法而行，驯服自己，修习出离，请求僧团揭钵。’应当请求第二次，应当请求第三次。应由一位有能力、胜任的比丘告知僧团：

267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离车族瓦德曾被僧团覆钵，不得与僧团共受用。他现在如法而行，驯服自己，修习出离，请求僧团揭钵。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愿僧团为离车族瓦德揭钵，使他能与僧团共受用。这是动议。’

【十六、离车族瓦德揭钵甘马】“‘尊者，请僧团听我说。离车族瓦德曾被僧团覆钵，不得与僧团共受用。他现在如法而行，驯服自己，修习出离，请求僧团揭钵。僧团为离车族瓦德揭钵，使他能与僧团共受用。若哪位尊者同意为离车族瓦德揭钵、使他能与僧团共受用，请默然；若不同意，请说出来。’

“‘离车族瓦德的钵已被僧团揭开，他可以与僧团共受用。僧团同意，因此默然。据此，我这样持守。’”

268 那时，世尊在毗舍离随缘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朝着跋耆地区出发游行。一路次第游行，来到了跋耆地方。就在那里，世尊住在跋耆境内的苏苏马罗山（Susumāragira）区的贝萨卡拉林（Bhesakaḷāvana）苑的鹿野苑（Migadāya）中。而那时，菩提王子有一座名为红莲的宫殿才刚建好不久，还没被任何沙门、婆罗门，或任何人住过。于是，菩提王子就吩咐桑奇咖之子青年（Sañcikāputta）说：“喂，亲爱的桑奇咖之子，你到世尊那里去一趟。到了之后，用我的话，以头顶礼世尊的双足，并请问世尊是否无病、无疾、身体轻快、气力充足、安适而住。这样说：‘尊者，菩提王子以头顶礼世尊的双足，请问世尊是否无病、无疾、身体轻快、气力充足、安适而住。’然后你再这样说：‘据说，尊者，世尊啊，请您接受菩提王子明日的饭食供养，连同比丘僧团一起。’”桑奇咖之子青年回答菩提王子说：“好的，

先生。”于是，桑奇咖之子青年就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和世尊互相问候，谈了一些客气与令人欢喜的话，然后站在一边。站在一边后，桑奇咖之子青年对世尊这样说：“菩提王子以头顶礼乔达摩尊者（Gotama）的双足，请问您是否无病、无疾、身体轻快、气力充足、安适而住。并且这样说：‘据说，乔达摩尊者啊，请您接受菩提王子明日的饭食供养，连同比丘僧团一起。’”世尊以沉默的方式接受了邀请。桑奇咖之子青年知道了世尊接受后，便从座位起身，前往菩提王子那里。到了之后，对菩提王子这样说：“我们已用您的话，对那位乔达摩尊者说了：‘菩提王子以头顶礼乔达摩尊者的双足，请问您是否无病、无疾、身体轻快、气力充足、安适而住。并且这样说：据说，乔达摩尊者啊，请您接受菩提王子明日的饭食供养，连同比丘僧团一起。’而沙门乔达摩已经接受了。”

于是，菩提王子在那夜晚过后，准备好了丰美的硬食和软食，并让人把红莲宫殿用白布铺起来，一直铺到最后一级台阶。然后吩咐桑奇咖之子青年说：“喂，亲爱的桑奇咖之子，你到世尊那里去一趟。到了之后，向世尊报时：‘时间到了，尊者，饭食已备。’”桑奇咖之子青年回答菩提王子说：“好的，先生。”于是，桑奇咖之子青年就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报时说：“时间到了，乔达摩尊者，饭食已备。”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衣，前往菩提王子的住处。而当时，菩提王子正站在外门楼处等着世尊到来。菩提王子看见世尊从远处走来，看见后，就迎上前去，礼敬世尊，然后走在前面引路，前往红莲宫殿。那时，世尊靠着最后一级台阶停住了。这时，菩提王子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愿世尊踩踏这些布吧，愿善逝踩踏这些布吧，这将会带给我长久的利益与安乐。”这么说时，世尊沉默不语。第二次……（中略）……第三次，菩提王子又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愿世尊踩踏这些布吧，愿善逝踩踏这些布吧，这将会带给我长久的利益与安乐。”于是，世尊用目光征询了尊者阿难的意见。然后，尊者阿难对菩提王子这样说：“王子，把布收起来吧。世尊不踩铺地布，如来是怜悯后世众生的。”

于是，菩提王子让人把布收起来，然后在红莲宫殿的上层铺设好座位。那时，世尊登上红莲宫殿，在铺设好的座位上坐下，比丘僧团也陪同坐下。菩提王子亲手以丰美的硬食和软食，供养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令他们饱足、满意。世尊用餐完毕，手已离钵。这时，菩提王子坐在一边。对坐在一边的菩提王子，世尊用法语开示、劝勉、激励、令其欢喜后，便从座位起身离开了。之后，世尊就着这个因缘、这个事

件，作了一场法语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应踩踏铺地布。若踩踏者，犯恶作。”

而那时，有一位流产的妇女邀请了诸比丘，铺设好布，然后这样说：“尊者，请踩踏这布吧。”诸比丘因为有所顾虑，不敢踩。那妇女又说：“尊者，请踩踏这布吧，这是为了祈福的。”诸比丘依然因为有所顾虑，没有踩。于是，那位妇女就讥嫌、批评、说闲话：“这些圣者们，怎么既然被请求为了祈福，却不肯踩踏铺地布呢！”当时，诸比丘听到了那位妇女讥嫌、批评、说闲话的声音。于是，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在家人是注重吉祥的。诸比丘，我允许，当在家人为了祈福而请求时，可以踩踏铺地布。”

而那时，诸比丘对踩踏洗脚布也心存顾虑。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踩踏洗脚布。”

第二诵分终

269 那时，世尊在跋耆地区随缘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朝着舍卫城（Sāvatthī）出发游行。一路次第游行，来到了舍卫城。就在那里，世尊住在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这时，毗舍佉（Visākhā）拿着水壶、牙木擦和扫帚，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然后站在一边。站在一边后，毗舍佉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愿世尊接受我这水壶、牙木擦和扫帚，这将会带给我长久的利益与安乐。”世尊接受了水壶和扫帚。但世尊没有接受牙木擦。然后，世尊对毗舍佉用法语开示、劝勉、激励、令其欢喜。毗舍佉被世尊以法语开示、劝勉、激励、令其欢喜后，便从座位起身，礼敬世尊，右绕后离去。

【十七、水壶扫帚与持伞规矩】之后，世尊就着这个因缘、这个事件，作了一场法语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水壶和扫帚。但，诸比丘，不应使用牙木擦。若使用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三种擦脚物：沙粒、碎石、海泡石。”

那时，毗舍佉拿着扇子和棕榈扇，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毗舍佉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请世尊收下这扇子和棕榈扇，愿这能长夜为我带来利益与安乐。”世尊收下了扇子和棕榈扇。

那时，世尊以法语教导、劝勉、激励、令毗舍佉欢喜……她右绕之后离去。那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件作法语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扇子和棕榈扇。”

那时候，僧团得到了一把驱蚊扇。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驱蚊扇。”后来又得到了一把拂尘扇。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得持用拂尘扇。若持用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三种扇子：树皮纤维做的、香茅草做的、孔雀尾羽做的。”

270 那时候，僧团得到了一把伞。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伞。”

那时候，六群比丘拿着伞到处游走。那时，有位近事男和许多邪命外道的弟子一起去林园游玩。那些邪命外道弟子远远看见六群比丘拿着伞走过来，看见后，对那位近事男这样说：“喂，贤者，您们的那些尊者们拿着伞走过来，简直就像是会计大臣一样。”那位近事男说：“贤者们，他们不是比丘，是游行僧。”那些外道弟子就吵嚷起来：“是比丘？不是比丘？”等到走近了，那位近事男认出他们之后，就讥嫌、批评、指责说：“这些尊者们怎么可以拿着伞到处走呢！”那些比丘听到了那位近事男的讥嫌、批评和指责。于是，那些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问：“诸比丘，据说……是真实的吗？”

“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之后……作法语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得持用伞。若持用者，犯恶作。”

那时候，有位比丘生病了。那位比丘没有伞就不舒服。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生病的比丘持用伞。”

那时候，诸比丘心想：“世尊只允许生病的比丘用伞，不允许没生病的用。”于是在寺院内和寺院附近持用伞时感到不安。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没生病的比丘也在寺院内和寺院附近持用伞。”

【十八、老病比丘拄杖与网袋特许甘马】那时候，有位比丘将钵装入网囊，挂在杖上，在非时的时候经过某个村子的门口。人们看到了，就说：“先生们，那边有个小偷在跑，他的刀在闪闪发光呢！”于是追上去抓住他，等认出他是比丘后才放了他。后来，那位比丘回到寺院，将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问：“贤友，你难道带着杖囊吗？”他说：“是的，贤友。”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讥嫌、批评、指责说：“一个比丘怎么可以携带杖囊呢！”于是，那些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问：“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之后……作法语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得携带杖囊。若携带者，犯恶作。”

当时，有一位比丘生了病，没有手杖就走动不了。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给生病的比丘授予手杖特许。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授予：那位生病的比丘来到僧团跟前，将上衣搭在一肩，顶礼年长比丘的双足，然后蹲坐下来，合起双掌，应当这样说：‘尊者，我生病了，没有手杖就走动不了。我，尊者，向僧团请求手杖特许。’应当第二次请求，也应当第三次请求。然后，应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通知僧团——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明。这位名为某某的比丘生病了，没有手杖就走动不了。他向僧团请求手杖特许。如果僧团认为时机恰当，僧团应当授予名为某某的比丘手杖特许。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明。这位名为某某的比丘生病了，没有手杖就走动不了。他向僧团请求手杖特许。僧团授予名为某某的比丘手杖特许。哪位尊者同意授予名为某某的比丘手杖特许，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授予名为某某的比丘手杖特许。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住了这件事。”

271 当时，有一位比丘生了病，没有网袋就拿不了钵。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给生病的比丘授予网袋特许。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授予：那位生病的比丘来到僧团跟前，将上衣搭在一肩，顶礼年长比丘的双足，然后蹲坐下来，合起双掌，应当这样说：‘尊者，我生病了，没有网袋就拿不了钵。我，尊者，向僧团请求网袋特许。’应当第二次请求，也应当第三次请求。然后，应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通知僧团——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明。这位名为某某的比丘生病了，没有网袋就拿不了钵。他向僧团请求网袋特许。如果僧团认为时机恰当，僧团应当授予名为某某的比丘网袋特许。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明。这位名为某某的比丘生病了，没有网袋就拿不了钵。他向僧团请求网袋特许。僧团授予名为某某的比丘网袋特许。哪位尊者同意授予名为某某的比丘网袋特许，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授予名为某某的比丘网袋特许。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住了这件事。”

272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没有拐杖就走不了路，没有网兜就拿不了钵。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将杖和网兜的许可给与病比丘。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与：那位病比丘来到僧团，偏袒上衣，向年长诸比丘顶礼双

足，然后蹲坐，合掌，这样说：‘尊者，我病了，没有拐杖就走不了路，没有网兜就拿不了钵。尊者，我向僧团请求杖与网兜的许可。’应当请求第二遍。应当请求第三遍。然后由一位有能力、称职的比丘来告知僧团：”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叫做某某的比丘生病了，没有拐杖就走不了路，没有网兜就拿不了钵。他向僧团请求杖与网兜的许可。如果僧团觉得合适，请僧团将杖与网兜的许可给与这位某某比丘。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叫做某某的比丘生病了，没有拐杖就走不了路，没有网兜就拿不了钵。他向僧团请求杖与网兜的许可。僧团把杖与网兜的许可给与这位某某比丘。哪位尊者同意将杖与网兜的许可给与某某比丘，请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

“僧团已将杖与网兜的许可给与了某某比丘。僧团同意，因此沉默。我这样记持此事。”

273 那时，有一位反刍的比丘。他反复反刍后吞咽食物。诸比丘不满、讥嫌并指责说：“这位比丘在非时吃东西！”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这位比丘刚从牛胎死去不久。诸比丘，我允许反刍者的反刍行为。但是，诸比丘，不能把东西从嘴巴中吐出来再吞下去。如果有人这样吞下去，应当按照罪法处置。”

那时，有一个群体为僧团准备了食物。在食堂里，许多饭粒洒了一地。众人不满、讥嫌并指责说：“这些释迦子沙门怎么这样，别人施舍米饭时，连恭敬地接受都做不到。每一粒饭都是经过多少道劳作才得来的啊！”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不满、讥嫌、指责的话。于是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凡是施舍时掉下来的食物，自己捡起来吃掉。诸比丘，那些东西已经被施主们舍弃了。”

274 【十九、长指甲胡须与剃度容仪】那时，有一位比丘留着长指甲去乞食。有一个女人看见他后，对他这样说：“来吧，尊者，来行淫欲法。”他说：“够了，姊妹，这不行的。”她说：“尊者，如果你不做的话，我现在就用我自己的指甲抓破自己的身体，然后发起嗔怒——‘这位比丘侵犯我’！”他说：“你看着办吧，姊妹。”于是，那个女人用她自己的指甲抓破了身体，然后发起嗔怒，说这位比丘侵犯我。人们跑过来，抓住了那位比丘。那些人看到那个女人的皮肤和血都在指甲上后，便说：“这是那个女人自己干的事，比丘是无辜的。”就放了那位比丘。然后那位比丘回到寺院，将此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问：“贤友，你难道蓄着长指甲吗？”他回答：“是的，贤友。”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对此不满、讥嫌、指责说：“这位比丘怎么可以蓄长

指甲呢！”他们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可以蓄长指甲。如果谁蓄了，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用指甲剪指甲，用牙齿咬指甲，还在墙上磨指甲。手指都很疼。他们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剪指甲。”他们又把指甲剪到流血。手指又疼……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把指甲剪到与肉齐平。”

那时，六群比丘让人把（手脚的）指甲磨光。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像在家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得让人磨光指甲。若有人制作，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只去除污垢。”

275 那时，诸比丘的头发长得很长。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问：“诸比丘，诸比丘有能力互相剃除头发吗？”诸比丘回答：“有能力，世尊。”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件召集比丘僧团……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剃刀、磨刀石、刀鞘、绑刀布以及一切剃刀用具。”

那时，六群比丘让人修剪胡须……让人蓄留胡须……让人修成牛毛状……让人修成四方形……让人修成绕嘴形……让人修成半月形……让人留下山羊胡……让人拔除隐私处的毛。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像在家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得让人修剪胡须……不得让人蓄留胡须……不得让人修成牛毛状……不得让人修成四方形……不得让人修成绕嘴形……不得让人修成半月形……不得让人留下山羊胡……不得让人拔除隐私处的毛。若有人让人拔除，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隐私处长了一个疮，药物无法附着停留。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因病而让人拔除隐私处的毛。”

那时，六群比丘让人用剪刀剪头发。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像在家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得让人用剪刀剪头发。若有人让人剪，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头上长疮，无法用剃刀剃除头发。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因病而让人用剪刀剪头发。”

【二十、鼻毛耳垢与卫生器具】那时，诸比丘蓄留长长的鼻毛。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像妖鬼一样。”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得蓄留长鼻毛。若有人蓄留，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用石子或用蜂蜡让人拔除鼻毛，鼻子因此疼痛。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镊子。”

那时，六群比丘让人拔白头发。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像在家人那些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让人拔白头发。若让人拔者，犯恶作。”

276 那时，有一位比丘的耳朵被耳垢堵住了。诸比丘把这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耳垢清除器。”

那时，六群比丘使用高级的耳垢清除器——金制的、银制的。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像在家人那些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使用高级的耳垢清除器。若使用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骨制、牙制、角制、苇制、竹制、木制、胶制、果制、铜制、贝壳制的。”

277 那时，六群比丘大量囤积铜器、青铜器。在寺院周围走动的人看见后，讥嫌、批评、指责说：“这些沙门释迦子怎么大量囤积铜器、青铜器，就像铜器店老板一样！”诸比丘把这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大量囤积铜器、青铜器。若囤积者，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对眼药管、眼药棒、耳垢清除器、包扎用具都心存疑虑。诸比丘把这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眼药管、眼药棒、耳垢清除器、包扎用具。”

【二十一、背膝带缠坐戒与腰带穿环规制】那时，六群比丘把桑喀帝当作背膝带缠着坐。桑喀帝的布边都磨损了。诸比丘把这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把桑喀帝当作背膝带缠着坐。若坐者，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生病了。他不用绑带就不舒服。诸比丘把这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绑带。”接着诸比丘这样想：“绑带该怎么做呢？”诸比丘把这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织机、梭子、纬线、经线，一切织布工具。”

278 那时，有一位比丘没有系腰带，就走入村庄乞食。在大街上，他的下衣滑落了下来。众人哄笑起来。那位比丘很尴尬。于是那位比丘回到寺院，把这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不系腰带进入村庄。若进入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腰带。”

那时，六群比丘穿戴各式各样的束腰带——圆球形、蛇头形、鼓形、琵琶形。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跟那些在家人、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将这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穿戴各式各样的束腰带——圆球形、蛇头形、鼓形、琵琶形。若穿戴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两种束腰带——扁带形、猪肠

形。”束腰带的边穗磨损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鼓形、琵琶形。”束腰带的内层磨损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装饰品、编绳。”束腰带的末端磨损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穿环。”

那时，六群比丘穿戴各式各样的穿环——金的、银的。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跟那些在家人、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将这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穿戴各式各样的穿环。若穿戴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骨制的……螺贝质的、线做的。”

279 那时，具寿阿难穿着轻便的上衣进入村庄托钵。一股旋风把上衣掀了起来。于是具寿阿难回到寺院，将这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将这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纽扣和扣环。”

【二十二、纽扣扣环与衣着威仪】那时，六群比丘穿戴各式各样的纽扣——金的、银的。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跟那些在家人、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将这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穿戴各式各样的纽扣。若穿戴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骨制的、牙制的、角制的、苇制的、竹制的、木制的、树脂制的、果核制的、铜制的、螺贝质的、线做的。”

那时，诸比丘把纽扣和扣环缝在衣角上，衣服破了。诸比丘将这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纽扣垫片和扣环垫片。”诸比丘把纽扣垫片和扣环垫片缝在衣边上，缝合处撑开了。诸比丘将这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把纽扣垫片缝在衣边上；把扣环垫片嵌入七指宽或八指宽再缝上。”

280 那时，六群比丘穿在家人的下裙式样——象鼻形、鱼尾形、四角形、棕榈扇形、百褶形。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跟那些在家人、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将这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穿在家人的下裙式样——象鼻形、鱼尾形、四角形、棕榈扇形、百褶形。若穿着者，犯恶作。”

那时，六群比丘披在家人的披衣式样。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跟那些在家人、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将这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披在家人的披衣式样。若披者，犯恶作。”

那时，六群比丘穿着卷起褶边的下裙。众人讥嫌、批评、指责，说：“就跟国王的光头侍从一样。”诸比丘将这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穿着卷起褶边的下裙。若穿着者，犯恶作。”

281 那时，六群比丘用扁担两头挑着东西。众人讥嫌、批评、非难说：“就像国王的秃头挑夫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两头挑担。如

果挑，犯恶作。我允许，诸比丘，用一头挑、中间挑、头顶着、肩扛、腰挂、悬挂的方式携带东西。”

282 【二十三、齿木五德与咀嚼规矩】那时，诸比丘不使用齿木嚼洗，结果嘴巴发臭。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

“诸比丘，不嚼齿木有这五种过患：有损视力，口发臭，味觉不净，胆汁和痰覆盖食物，对食物无食欲。诸比丘，这些就是不嚼齿木的五种过患。

“诸比丘，嚼齿木有这五种利益：有益视力，口不发臭，味觉清净，胆汁和痰不覆盖食物，食物令他感到可口。诸比丘，这就是嚼齿木的五种利益。诸比丘，我允许嚼齿木。”

那时，六群比丘嚼很长的齿木，还用齿木打沙弥。诸比丘向世尊禀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嚼太长的齿木。如果嚼，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齿木最长八指，并且不得用它打沙弥。如果打，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嚼了太粗的齿木，卡在喉咙里。诸比丘向世尊禀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嚼太粗的齿木。如果嚼，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齿木最短为四指。”

283 【二十四、林野用火与避难登树】那时，六群比丘放火烧林。众人讥嫌、批评、非难说：“就像放火烧荒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放火烧林。如果放火，犯恶作。”

那时，寺院周围杂草丛生，野火烧起来时，寺院也被烧着。诸比丘心生疑虑，不敢放逆火，也不敢念护卫经。他们向世尊禀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野火烧来时放逆火，并念护卫经。”

284 那时，六群比丘爬上树，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众人指责、批评、到处抱怨说：“就像猴子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爬树。若爬者，犯恶作。”

那时，有位比丘在憍萨罗国境内，正前往舍卫城的路上，中途遇到了一头发狂的大象。那位比丘跑到树根旁，因为心有顾虑，不敢爬树。那头大象从另一条路走了。那位比丘到达舍卫城后，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有必做事时、遇危难时，爬到有人高那么高的树上，随所需而做。”

285 【二十五、佛语持诵与俗学杂伎戒止】那时，有两兄弟比丘，名叫亚美喇（Yameḷa）和给古达，他们是婆罗门种姓出身，语音优美，言辞优雅。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坐在一旁。坐在一旁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样说：“尊

者，如今出家的诸比丘，名字各不相同、姓氏各不相同、出身各不相同、家族各不相同。大家用各自的语言方式把佛陀的教法弄得不成样子。尊者，那我们就用韵律的方式来排布佛陀的教法吧。”佛陀世尊呵责他们……说：“你们这些愚痴人，怎么能这样说：‘尊者，我们就用韵律的方式来排布佛陀的教法吧。’愚痴人，这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呵责之后……做了如法说后，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许用韵律的方式排布佛陀的教法。若以此方式排布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用各自的语言方式来学习佛陀的教法。’”

286 那时，六群比丘学习顺世论。众人指责、批评、到处抱怨说：“就像在家的享乐者一样。”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众人的指责、批评和到处抱怨。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诸比丘，在顺世论中见到核心真义的人，能在这个法与律中获得增长、发展、广大吗？”

“尊者，不能。”

“那么，在这个法与律中见到核心真义的人，会去学习顺世论吗？”

“尊者，不会。”

“诸比丘，不许学习顺世论。若学的话，犯恶作。”

那时，六群比丘教导别人顺世论。众人指责、批评、到处抱怨说：“就像在家的享乐者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教导顺世论。若教的话，犯恶作。”

287 那时，六群比丘学习畜生明。众人指责、批评、到处抱怨说：“就像在家的享乐者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学习畜生明。若学的话，犯恶作。”

那时，六群比丘教导别人畜生明。众人指责、批评、到处抱怨说：“就像在家的享乐者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教导畜生明。若教的话，犯恶作。”

288 【二十六、喷嚏祝愿规矩】那时，世尊被大众围绕着正在说法，打了个喷嚏。诸比丘发出了很大的、很响的声音说：“愿世尊长命，尊者！愿善逝长命！”因为这个声音，说法中断了。于是，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当打喷嚏时，如果有人说‘长命’，这个人会因为这句话而长寿或者短命吗？”

“尊者，不会。”

“诸比丘，那么，当打喷嚏时，不可以说‘长命’。若说的话，犯恶作。”

那时，人们对诸比丘打喷嚏时说：“尊者，愿您长寿。”诸比丘因为顾虑而不回应。人们讥嫌、批评、责备道：“怎么这些释迦子沙门，被人说‘尊者，愿您长寿’时，竟然不回应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在家人是讲究吉利的。诸比丘，我允许，当在家人说‘尊者，愿您长寿’时，回答说‘愿您长寿’。”

289 【二十七、食蒜因缘与病苦开许】那时，世尊被大众人围绕，坐着说法。有位比丘吃了大蒜。他心想“可别妨碍到其他比丘”，就独自坐在一边。世尊看见那位比丘独自坐在一边，便问诸比丘：“诸比丘，那位比丘为什么独自坐在一边？”诸比丘回答：“尊者，那位比丘吃了大蒜。他怕妨碍到其他比丘，所以独自坐在一边。”世尊说：“诸比丘，难道吃了之后会导致错过这样的说法的东西，是可以吃的吗？”诸比丘答：“尊者，那是不可以的。”世尊说：“诸比丘，不可吃大蒜。若吃者，犯恶作。”

那时，具寿舍利弗（Sāriputta）得了腹胀病。于是具寿大目犍连来到具寿舍利弗那里，对他说：“贤友舍利弗，你以前腹胀病时，用什么东西能得到缓解？”舍利弗回答：“贤友，是大蒜。”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因病而吃大蒜。”

290 【二十八、便溺处与便所设施】那时，比丘们在寺院里随处小便。寺院被弄脏了。比丘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僻静处小便。”寺院变得臭气熏天……“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小便壶。”比丘们坐着小便时感到疼痛……“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小便踏台。”小便踏台是露天的，比丘们小便时感到羞耻……“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围墙围起来：砖墙、石墙、木墙。”小便壶没有盖，散发臭气……“诸比丘，我允许配盖子。”

291 那时，诸比丘在寺院里随处大便。寺院被弄脏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僻静处大便。”寺院变得臭气熏天……“诸比丘，我允许使用粪坑。”粪坑的边缘塌了……“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材料堆砌：砖砌、石砌、木砌。”粪坑地势太低，被水淹没……“诸比丘，我允许做成高地势。”堆砌物崩塌……“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材料筑造：砖筑、石筑、木筑。”诸比丘爬上去时很费力……“诸比丘，我允许做三种阶梯：砖阶、石阶、木阶。”诸比丘爬阶梯时摔倒……“诸比丘，我允许安装扶手。”诸比丘蹲在边缘大便时摔下去……“诸比丘，我允许铺设后，在中间留个孔洞大便。”诸比丘蹲着大便时感到疼痛……“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大便踏台。”有人在厕所外小便……“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小便槽。”

没有厕筹木片……“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厕筹。”没有存放厕筹的容器……“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厕筹容器。”粪坑没有盖，散发臭气……“诸比丘，我允许配盖子。”在露天大便的诸比丘，受冷受热，很辛苦……“诸比丘，我允许建造厕所。”厕所没有门……“诸比丘，我允许装门、门框、门臼、门楣、门闩、门扣、摩竭鱼头形把手、插销、挂钩、锁孔、穿绳孔、穿门绳。”厕所里墙皮和灰泥往下掉……“诸比丘，我允许涂上灰泥，内外抹平粉刷——可作白色、黑色、红土粉饰、花蔓纹饰、藤蔓纹饰、摩竭鱼齿纹饰、五条纹饰、衣竿、挂衣绳。”

292 那时，有位年迈体弱的比丘，大便后站起来时摔倒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安装悬挂的扶手。”厕所没有围墙……“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围墙围起来：砖墙、石墙、木墙。”没有厕所门廊……“诸比丘，我允许建门廊。”门廊没有门……“诸比丘，我允许装门、门框、门臼、门楣、门闩、门扣、摩竭鱼头形把手、插销、挂钩、锁孔、穿绳孔、穿门绳。”门廊里墙皮和灰泥往下掉……“诸比丘，我允许涂上灰泥，内外抹平粉刷——可作白色、黑色、红土粉饰、花蔓纹饰、藤蔓纹饰、摩竭鱼齿纹饰、五条纹饰。”院子泥泞……“诸比丘，我允许铺碎石。”碎石不够用……“诸比丘，我允许铺设石板。”水积聚……“诸比丘，我允许做排水沟。”没有净手水壶……“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净手水壶。”没有净手水碗……“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净手水碗。”坐着净手时不舒服……“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净手踏台。”净手踏台是露天的，诸比丘净手时感到羞耻……“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围墙围起来：砖墙、石墙、木墙。”净手水壶没有盖，被草屑和尘土掉进去弄脏……“诸比丘，我允许配盖子。”

293 【二十九、治园编花非行戒止】那时，六群比丘有如此种种非行：自己种花蔓，也让人种；自己浇灌，也让人浇灌；自己采摘，也让人采摘；自己编串，也让人编串；自己做单侧茎花串，也让人做；自己做双侧茎花串，也让人做；自己做花簇，也让人做；自己做扇状花饰，也让人做；自己做头花，也让人做；自己做耳饰，也让人做；自己做胸饰，也让人做。他们还将单侧茎花串、双侧茎花串、花簇、扇状花饰、头花、耳饰、胸饰，自己送给良家妇女、良家女儿、良家少女、良家媳妇、良家婢女，也让人送去。他们与良家妇女、良家女儿、良家少女、良家媳妇、良家婢女同盘而食，同杯而饮，同座而坐，同床而卧，同一条垫子而卧，同一条被子而卧，同一条垫被而卧，非时进食，饮用酒，佩戴花鬘、香料、涂香，自己跳舞，自己唱歌，自己奏乐，自己表演；舞女跳舞时，他们也跳舞、也唱歌、也奏乐、也表演……乃至表演女表演时，他们也跳舞、也唱歌、也奏乐、也表演；他们玩八条棋，玩十条棋，玩空中

棋，玩绕道棋，玩石子棋，玩骰子，玩小木棍游戏，玩手势猜物，玩骰子赌具，玩叶笛，玩锄形玩具，玩翻筋斗，玩风车，玩树叶量器，玩小车，玩小弓，玩猜字，玩猜心思，模仿残缺相；他们学习骑象，学习骑马，学习驾车，学习射箭，学习刀术；他们在象前奔跑，在马前奔跑，在车前奔跑、往返奔跑；他们大声呼喝、拍手、摔跤、拳击；他们在竞技场中间铺开桑喀帝衣，对舞女这样说："姊妹，在这儿跳吧"；他们打赏钱；如此种种非行，他们都做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作种种非行。若作者，应如法治罪。"

【三十、僧团器物开许规制】那时，具寿伍卢韦拉·咖沙巴（Uruveḷakassapa）出家后，僧团有了许多铁器、木器和陶器。诸比丘心中想："世尊到底允许了什么铁器？不允许什么？允许了什么木器？不允许什么？允许了什么陶器？不允许什么？"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由，作了如法说法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除武器外，一切铁器；除高脚凳、长榻、木钵、木屐外，一切木器；除陶制打磨器和陶匠制品外，一切陶器。"

小事犍度 第五

【小事犍度摄颂】其摄颂：

在树上、柱子上、墙上，在搓身台上用香粉搓澡；
像摔跤手一样使劲蹭痒，年老者使用扁平手板（擦身）。
藤蔓饰物和手镯，还有项链都不应佩戴；
不应佩戴腰饰、腰带、臂环、手饰和戒指。
长柄梳、贝壳镜、手，黏米饭和水、油这些东西；
照镜子和水面看自己，涂抹膏油、按摩和敷粉。
他们在身上涂色，在脸上抹彩，两样都干；
眼病与山顶节会，拖长的（歌）声与外面有毛的（毯）。
用芒果核、用羚羊角，还有檀香木的，
各种高高低低的钵座，金的、厚重的、有纹饰的。
染衣的、有臭味的，在热天里被虫蛀了的；
钵的附件、草、布、花环，还有小枕头的。
钵袋和挂在肩上的带子，还有那系物的绳索；
桩子、床和椅子，膝上、伞盖、礼拜。
葫芦罐、水瓮形状的、骷髅形状的，可以摇动的，钵的承接器；

带裂纹的杖子、金的，钵的、薄片，还有小管子的。
应丢弃发酵之粥与粥，蜂蜡与荚壳（果荚）
不对称补丁，及地面布等
黑色边饰、无用线，未洗的鞋底和鞋；
手指、承接器、座垫，以及袋子的系带。
露天低处，堆积亦会毁灭
碎散的草末，（内）涂抹与（外）涂抹。
白色与黑色，装饰与红赭石
花鬘工、蔓藤工，鱼齿板
导师允许了衣竿和绳子。
若舍弃后离去，卡提那衣便结束。
缝架松开、挂于墙上，以钵盛取而行；
袋子、绑线，以及绑好的鞋子。
鞋袋和肩挂用的绳子。
在路上使用的滤水布。
世尊与两位比丘带着滤水器前往毗舍离。
在那里，他允许了棍子、覆盖物和滤水器。
蚊子、美食，还有吉瓦咖的诸多疾病；
经行处、浴室，不平整的、低矮的基地。
三层台阶会受损，阶梯、栏杆、平台；
露天处用草末、涂抹的、敷贴的。
白色的、黑色的，还有涂抹用的、黄色的土；
花鬘工、蔓藤工，鱼齿板
竹子、衣绳，还有建造高起的台基；
台阶、扶手，还有门板、门闩的构造。
门臼与上门枢，门闩环与猴头门闩；
针状插销与锁孔，还有拉门绳。
圆环、烟管，以及中间的脸模；
臭槽燃烧，水器和小碗。
不可加热泥泞，洗后要排放；

椅子、厕所工作，砂砾、石块排泄。
裸体于雨中地上，那里有三衣遮蔽；
井低了会崩塌，蔓藤用作腰带束。
秤杆、伽伽作响的轮子——许多器皿会因此破损；
金属、木料、皮革碎片、棚屋、草席与盖子。
木槽、污水坑、围墙、泥浆连同排水沟；
冷水池，以及旧的刮擦行为。
他们于四个月期间躺卧，且不应执持布垫；
撒水食、花鬘戏——若单独进食者会同卧。
瓦德、菩提王子、（佛陀）不踏布，水壶、清洁用的扫帚；
碎石、瓦砾，还有泡沫制的擦脚具。
扇子、棕榈扇，以及驱蚊的拂尘；
伞，除非在园林中，这三样依学处开许。
身毛变白、指甲长，剪指甲时手指痛楚；
出血、量度标准，以及二十指的长发。
剃刀、磨石、剃刀鞘，擦刀布与剃刀匣；
修剪胡须与蓄留胡须，做成圆形、四方等样式。
前额发式、中分式，与收拢的浓密胡须；
疾病、剪刀伤口，以及长的砂石摩擦物。
梳头发的用品、遮盖头巾、高跟鞋，以及金属的眼膏棒；
靠垫和腰带，耳环和束发簪；
小水壶、青蛙状的器物，鼓和柔和的琵琶；
彩带和猪尾样装饰，衣摆穗子编成鼓的辫子；
内衣的光彩饰物和串珠，连扇子也都破损了；
种种的结踝饰物，即使在木板末端，进入水中时也带着；
在家人的衣服、象鼻状的布饰、鱼形装饰、四角的饰物；
棕榈叶扇、百褶衣，在家人才披的那种披肩。
玩绳戏、玩两头担子游戏、在敲打的地方玩齿木。
把饰物挂在脖子上、计较遗产，还接受木象玩具。
耶蜜罗兄弟学习并念诵顺世论。

谈论畜生论、研习世俗学问、使用咒术、观相占兆、嚼食。
假装风病、穿脏衣服、弄得恶臭、穿令人痛苦的鞋。
他们因……而感到羞愧，到处这样做。
把自己弄得恶臭、破坏水井、修筑高台和堆积土石。
使用梯子扶手、在末端装臂状物，以及穿让人受罪的鞋。
外面的水槽、木材，以及没有盖好的大罐。
厕所、门，以及门闩。
磨具、上方的绳索、布条，以及猴头刮具。
针闩孔、锁孔，以及拉绳孔。
涂抹与未涂抹的绳子、白色绳子，以及黑色绳子。
花环纹样、藤蔓纹样、摩竭鱼纹样，以及五条纹样。
晾衣竿、绳子，以及老朽破损的围栏。
小屋，以及碎石和石板。
可以保留吹火筒、锅和钵。
他们以苦、羞耻来掩饰，又做出不合规矩的事；
世尊允许了金属器具，但武器除外。
除了高脚床、木钵和拖鞋；
所有的木制物品，世尊都允许了。
世尊把卡特卡和陶器除外；
所有的泥土制品，世尊都允许了。
如果哪一件事的情况，与先前说的相同，
那在摄颂中亦是简略的，应从理路上了知它。
如此，《小事篇集》律藏中有一千事项；
它既是为了正法的住持，也是为了摄受诸清净者。
善于学习、持守戒律的人，心怀利益、极为清净，
是点亮明灯者、是智者，值得供养、多闻之人。

小事犍度终

6. 住所犍度

6. Senāsanakkhandhakaṃ

1. 第一诵分 1. Paṭhamabhāṇavāro

允许住所 Vihārānujānanaṃ

294 那时，佛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竹林迦兰陀园（Kalanda）。那时，世尊还没有为诸比丘制定住所的规定。那些比丘们就住在各处——林子里、树脚下、山上、峡谷中、山窟中、坟场中、密林中、露天地、草堆上。他们一大早从这些地方走出来——从林中、树脚、山间、峡谷、山窟、坟场、密林、露天、草堆，以令人悦意的进、悦意的退，以悦意的瞻视、悦意的环视，以悦意的屈伸，垂目而行，威仪具足。那时，王舍城长者一大早就去了园林。王舍城长者看见那些比丘们一大早从这些地方走出来——从林中、树脚、山间、峡谷、山窟、坟场、密林、露天、草堆，以令人悦意的进、悦意的退，悦意的瞻视、悦意的环视，悦意的屈伸，垂目而行，威仪具足。看见之后，他的心净信生起。于是，王舍城长者走近那些比丘，走近后对那些比丘这样说：“尊者们，如果我建造住所，你们愿意住在我的住所里吗？”

“居士，世尊还没有允许住所。”

“既然这样，尊者们，请你们请示世尊后告诉我。”

“好的，居士。”那些比丘们答应了王舍城长者后，就去见世尊，顶礼世尊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说：“尊者，王舍城长者想建造住所。尊者，我们应该如何做？”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由作了法谈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五种住处：住所、拱顶屋、楼屋、楼房、山洞。”

于是，那些比丘来到王舍城长者那里，对王舍城长者说：“居士，世尊已经允许住所了，现在您可以考虑适时动工了。”于是，王舍城长者在一天之内就把六十座住所建起来了。王舍城长者把那六十座住所全部建成后，来见世尊，顶礼世尊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王舍城长者对世尊说：“尊者，请世尊和比丘僧团明天接受我的饭食。”世尊以沉默应允。王舍城长者知道世尊应允后，从座起身，向世尊顶礼，右绕后离去。

那一夜过后，王舍城长者让人准备了美味的硬食和软食，并差人向世尊通报时间：“尊者，时间到了，饭食已经备好。”于是，世尊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起钵

与衣，来到王舍城长者的住处，到了以后在铺设好的座位上与比丘僧团一起坐下。那时，王舍城长者亲手用美味的硬食和软食供养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令他们饱足满意，等到世尊用过饭食、放下钵、手不再拿钵时，他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王舍城长者对世尊说：“尊者，这六十座住所是我这个希求福德、希求天界的人建造的。尊者，我应当如何对待这些住所呢？”

“那么，居士，你应当把这六十座住所献给来自四方的、已来或未来的僧团。”

“是的，尊者。”王舍城长者答应世尊后，便把这六十座住所献给了来自四方的、已来或未来的僧团。

295 那时，世尊用这些偈颂为王舍城长者随喜：

‘它能抵御寒暑，由此也能抵挡猛兽；

还有蛇，还有蚊虫，以及冷季的雨水。

由此，那生起的可怕热风与烈日也被它挡住；

这是为了庇护、为了安乐，也为了禅修与观照。’

对僧团布施住所，被佛陀称赞为最上。

因此，确实，智者，看见自己利益的人，

应建造令人愉悦的住所，在这里安住多闻者；

向那些正直者供予食物、饮料、衣服和卧具。

对他们，以清净的信心，

“他们为那人教导法，那能去除一切苦的法；

他在此证知了那法后，便无漏而般涅槃。”

那时，世尊用这些偈颂向王舍城长者随喜后，从座起身离开了。

296 那些人们听说了——“听说世尊已经允许住处了”，就恭恭敬敬地建造精舍。这些精舍没有门扇，蛇、蝎子、蜈蚣都爬了进去。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安装门扇。”他们在墙上挖了洞，用蔓草或绳子绑上门扇，却被老鼠和白蚁啃咬。门扇因为绑绳被咬断而掉落。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安装门框、门臼和门楣。”门扇扣不拢。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安装门闩孔和门闩绳。”门扇关不严。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安装门闩杆、门柄头、门钉和门扣。”

就在那个时候，诸比丘没法打开门扇。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安装锁孔。有三种锁：金属锁、木锁和牛角锁。”他们用这些锁开门进去之后，

精舍就没办法看守了。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安装锁装置和钥匙。”

就在那个时候，精舍都是草顶的，冷天很冷，热天很热。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把草捆扎起来，然后里外涂上泥。”

就在那个时候，精舍没有窗户，光线昏暗，气味难闻。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三种窗户：栏杆窗、网窗和棂窗。”在窗格的缝隙中，乌鸦和蝙蝠飞了进来。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安装窗板。”在窗板的缝隙中，乌鸦和蝙蝠还是飞了进来。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安装窗扇和窗垫。”

就在那个时候，诸比丘直接睡在地上，身体和袈裟都沾满了尘土。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铺草垫。”草垫被老鼠和白蚁啃咬。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砌土台床。”睡在土台床上，身体硌得难受。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用木板床。”

允许床椅等 Mañcapīṭhādianujānanaṃ

297 就在那个时候，僧团得到了一张来自墓地的阿摩勒木板床。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阿摩勒木板床。”后来又得到了一张阿摩勒木凳。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阿摩勒木凳。”

就在那个时候，僧团得到了一张来自墓地的绑扎板床。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使用绑扎板床。”后来又得到了一张绑扎板凳。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使用绑扎板凳。”

就在那个时候，僧团得到了一张来自墓地的弯腿板床。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弯腿板床。”后来又得到了一张弯腿板凳。他们把这回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弯腿板凳。”

那时，僧团得到了一张穿孔脚（支脚穿过构件固定）的床。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穿孔脚的床。”又出现了一张穿孔脚的凳子。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穿孔脚的凳子。”

那时，僧团得到了一张靠背椅。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靠背椅。”又出现了一张高靠背椅。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也允许用高靠背椅。”出现了一张七支椅。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七支椅。”又出现了一张高七支椅。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也允许用高七支椅。”出现了一张吉祥凳。诸比丘

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吉祥凳。”出现了一张小板凳。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小板凳。”出现了一张羊脚凳。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羊脚凳。”出现了一张余甘子圈凳。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余甘子圈凳。”出现了一块木板。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木板。”出现了一把草刷座。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草刷座。”出现了一张草秸凳。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草秸凳。”

那时，六群比丘睡在高床上。人们巡行寺院时看到了，就批评、指责、非议说：“就像在家的享乐者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睡高床。如果谁睡了，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睡在低床上，被蛇咬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床脚。”

那时，六群比丘用很高的床脚，连床脚一起整个摇晃。人们巡行寺院时看到了，就批评、指责、非议说：“就像在家的享乐者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用高床脚。如果谁用了，犯恶作。诸比丘，允许床脚最高到八指。”

那时，僧团得到了一些线绳。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线绳缠绕床。”床框消耗了很多线绳。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在床框上凿孔后，用棋盘格的方式缠绕。”出现了一些布块。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做床垫。”出现了一些棉絮。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拆散后做成枕头。有三种棉絮：树棉、藤棉、布棉。”

那时，六群比丘用半身那么大的枕头。人们巡行寺院时看到了，就批评、指责、非议说：“就像在家的享乐者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用半身大的枕头。如果谁用了，犯恶作。诸比丘，允许做头那么大的枕头。”

那时，在王舍城有一个山上节庆。人们为大臣们准备了各种垫褥：羊毛垫、布垫、树皮纤维垫、草垫、树叶垫。节庆结束后，他们把外皮剥下带走了。诸比丘在庆典场看到大量被丢弃的羊毛、布块、树皮纤维、草和树叶。看见之后，他们把这件事

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五种垫褥：羊毛垫、布垫、树皮纤维垫、草垫、树叶垫。”

那时，僧团得到了一块用作卧具配件的布料。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把这布料覆盖在床垫上。”

那时，诸比丘把床垫铺在椅子上，把椅垫铺在床上。垫子因此损坏。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有固定衬垫的床和有固定衬垫的椅子。” 他们不先查看就铺上垫子，结果从下方掉下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先查看，铺好之后，再覆盖床垫。” 有人把垫子的表皮撕掉后拿走……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缝上镶边。” 还是有人拿走……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缝上缘饰。” 还是有人拿走……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缝上手持的缘饰。” 还是有人拿走……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一个把手。”

允许白色等 Setavaṇṇādianujānanaṃ

298 那时，外道们的住处有白色的涂饰，地面做了黑色处理，墙壁做了红土色的粉刷。很多人前去参观他们的住处。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住处进行白色涂饰、黑色涂饰和红土色粉刷。”

那时，在粗糙的墙壁上，白涂料挂不住。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先敷上一层谷壳泥，用手抹平后，再涂上白涂料。” 白涂料还是粘不牢……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先敷上一层细黏土，用手抹平后，再涂上白涂料。” 白涂料还是粘不牢……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掺了糖浆的面粉糊来做底。”

那时，在粗糙的墙壁上，红土涂料挂不住。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先敷上一层谷壳泥，用手抹平后，再涂上红土涂料。” 红土涂料还是粘不牢……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先敷上一层米糠黏土，用手抹平后，再涂上红土涂料。” 红土涂料还是粘不牢……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加入芥子粉和少许油。” 结果变得过多……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布块把它擦掉。”

那时，在粗糙的地面上，黑涂料挂不住。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先敷上一层谷壳泥，用手抹平后，再涂上黑涂料。” 黑涂料还是粘不牢……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先敷上一层疙瘩黏土，用手抹平后，再涂上黑涂料。” 黑涂料还是粘不牢……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树汁和涩味物质。”

拒绝灵感心 Paṭibhānacittapaṭikkhepaṃ

299 那时，六群比丘让人在住处绘制各种图画——女人像、男人像。人们四处巡视住处时看见了，便讥讽、批评、指责说：“就跟那些在家享受欲乐的人一样。” 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可以让人绘制各种图画——女人像、男人像。如果让人绘制，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绘制花鬘图案、藤蔓图案、鳄鱼齿图案和五条纹饰。”

允许砖堆等 Iṭṭhakācayādianujānanaṃ

300 那时，有些住处的地基太低，被水淹没。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把地基加高。” 加高的台基坍塌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方式来垒筑高台——用砖垒筑、用石头垒筑、用木头垒筑。” 往上登的时候感到困难……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三种阶梯——砖阶梯、石阶梯、木阶梯。” 往上登的时候会摔下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安装扶手横杆。”

那时，住所多有缝隙、缺少遮蔽。诸比丘不好意思躺下。他们就把这件事禀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遮蔽物。”他们掀起遮蔽物往外看……“诸比丘，我允许做半墙。”他们从半墙上方往里看……“诸比丘，我允许三种房间——轿式房、筒式房、顶阁房。”

那时，诸比丘在小住所的正中间建房间，结果没了走动的空间。他们就把这件事禀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小住所房间靠一边建，大住所房间建在正中间。”

那时，住所的墙基坏了。他们就把这件事禀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基座垫脚。”住所的墙漏水了……“诸比丘，我允许用挡水席和外面涂抹灰泥。”

那时，一位比丘在草盖的住所里，有条蛇掉到他背上。他吓坏了，惊叫出声。诸比丘跑过去，问那位比丘说：“贤友，你为什么惊叫？”那位比丘就把这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把这件事禀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张挂天盖。”

那时，诸比丘把袋子挂在床脚、凳脚上，结果被老鼠和白蚁咬了。他们就把这件事禀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墙上钉木钉和挂钩。”

那时，诸比丘把衣服放在床上、凳子上，衣服就磨破了。他们就把这件事禀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住所里设晾衣竿和晾衣绳。”

那时，住所没有门廊，没有依靠的感觉。他们就把这件事禀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建门廊、前庭、中庭和后室。”门廊建好后敞着，诸比丘不好意思躺下……“诸比丘，我允许用可以拉动的席子和可以掀开的席子。”

允许侍奉堂 Upaṭṭhānasālāanujānanaṃ

301 那时，诸比丘在露天处用餐，被寒冷和炎热所苦。他们就把这件事禀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建食堂。”食堂地势太低，被水淹了……“诸比丘，我允许垫高地基。”砌起来的边缘塌了……“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材料砌边——砖砌、石砌、木砌。”往上走的时候很吃力……“诸比丘，我允许做三种梯阶——砖阶、石阶、木阶。”往上走的时候滑倒……“诸比丘，我允许装扶手栏杆。”食堂顶上往下掉草屑灰尘……“诸比丘，我允许先装顶棚再涂灰抹平——可以做成白色、黑色、赭土磨光、花鬘彩绘、藤蔓纹饰、鱼牙图案、五重布饰、晾衣竿、晾衣绳。”

那时，诸比丘在露天的地上铺开袈裟。袈裟沾满了尘土。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露天设置晾衣竿和晾衣绳。饮用水变热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建造饮水堂和饮水棚。饮水堂的地基太低，被水淹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把地基加高。基墙倒塌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材料砌筑基墙：砖砌基墙、石砌基墙、木砌基墙。登上去的时候很费劲……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三种台阶：砖台阶、石台阶、木台阶。登上去的时候会摔下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安装扶手栏杆。饮水堂里碎草屑往下掉……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编扎好之后，内外抹平，做白色、黑色、赭石色的粉刷，做花蔓装饰、藤蔓装饰、鳄鱼齿饰、五条纹饰，以及设置晾衣竿和晾衣绳。找不到饮水容器……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饮水螺和饮水碗。

允许围墙等 Pākārādianujānanaṃ

302 那时，住所没有围墙。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围墙围起来：砖围墙、石围墙、木围墙。没有大门……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建造大门。大门的地基太低，被水淹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把地基加高。大门没有门扇……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门扇、门闩板、门臼、门槛、门闩、闩头、插销、锁扣、钥匙孔、拉绳孔和拉绳。大门那里碎草屑往下掉……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编扎好之后，内外抹平，做白色、黑色、赭石色的粉刷，做花蔓装饰、藤蔓装饰、鳄鱼齿饰、五条纹饰。

那时，庭院里泥泞不堪。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铺上碎石。碎石不够铺……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铺设石板。水积在那里……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修建排水道。

那时，诸比丘在庭院里这里那里各自搭灶生火。庭院变得很脏。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一边单独建造火堂。火堂的地基太低，被水淹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把地基加高。基墙倒塌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材料砌筑基墙：砖砌基墙、石砌基墙、木砌基墙。登上去的时候很费劲……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三种台阶：砖台阶、石台阶、木台阶。登上去的时候会摔下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安装扶手栏杆。火堂没有门扇……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门扇、门闩板、门臼、门槛、门闩、闩头、插销、锁扣、钥匙孔、拉绳孔和拉绳。火堂里碎草屑往下掉……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编扎好之后，内外抹平，做白色、黑色、赭石色的粉刷，做花蔓装饰、藤蔓装饰、鳄鱼齿饰、五条纹饰，以及设置晾衣竿和晾衣绳。

允许园围 Ārāmaparikkhepaanujānanaṃ

303 那时，寺院没有围墙。山羊和牛群到里面来破坏。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三种围栏围起来：竹篱笆、荆棘篱笆、壕沟。没有大门，山羊和牛群还是照样到里面来破坏……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建造大门、固定的门框、双扇门、门楼和横栓。大门那里碎草屑往下掉……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编扎好之后，内外抹平，做白色、黑色、赭石色的粉刷，做花蔓装饰、藤蔓装饰、鳄鱼齿饰、五条纹饰。寺院里泥泞不堪……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铺上碎石。碎石不够铺……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铺设石板。水积在那里……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修建排水道。

那时，摩揭陀国（Magadha）斯尼耶·频婆娑罗王（Bimbisāra）想为僧团建造一座用灰泥粉刷涂饰的殿楼。于是诸比丘心想：世尊到底允许了哪些屋顶材料，哪些没有允许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五种屋顶材料：砖瓦顶、石板顶、灰泥顶、茅草顶、树叶顶。

第一诵分终

2. 第二诵分 2. Dutiyabhāṇavāro

给孤独事 Anāthapiṇḍikavatthu

304 那时，给孤独居士（Anāthapiṇḍika）是那位王舍城长者的妹夫。后来，给孤独居士因事来到王舍城。那时，那位王舍城长者已经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僧团第二天去应供。于是，王舍城长者吩咐他的奴隶和佣人们说：喂，你们天一亮就早点起来，熬粥、做饭、准备汤菜、准备各种软食。给孤独居士心想：以前这位朋友，我来了，他都会放下所有的事情，只和我亲切交谈。可今日他却显得心不在焉，光顾着吩咐他的奴隶和佣人们：喂，你们天一亮就早点起来，熬粥、做饭、准备汤菜、准备各种软食。难道这位朋友家里要办喜事嫁娶，还是要举行大祭祀，或者是摩揭陀国斯尼耶·频婆娑罗王连同军队被邀请明天来应供呢？

那时，王舍城长者在吩咐完奴隶和佣人们之后，就去到给孤独居士那里。到了之后，和给孤独居士亲切地问候了一番，然后坐在一边。给孤独居士对坐在一边的王舍城长者说：朋友啊，以前我来了，你都会放下所有的事情，只和我亲切交谈。可今日你却显得心不在焉，光顾着吩咐你的奴隶和佣人们，说：喂，你们天一亮就早点起来，熬粥、做饭、准备汤菜、准备各种软食。难道是你家里要办喜事嫁娶，还是要举行大祭祀，或者是摩揭陀国斯尼耶·频婆娑罗王连同军队被邀请明天来应供呢？长者回答说：朋友，不是我家要办喜事嫁娶，也不是摩揭陀国斯尼耶·频婆娑罗王连同军队被邀请明天来应供。我确实是在准备一场大祭祀，我已经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僧团明天来应供。给孤独居士惊讶地问：你刚才说佛陀吗，朋友？长者说：我说的就是佛陀，朋友。给孤独居士又问：你刚才说佛陀吗，朋友？长者说：我说的就是佛陀，朋友。给孤独居士第三次问：你刚才说佛陀吗，朋友？长者说：我说的就是佛陀，朋友。给孤独居士感叹地说：朋友，这世上就连佛陀佛陀这样的声音，都很难听到啊。朋友，现在这个时间，能够去拜见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吗？长者说：朋友，现在这个时间不适合去拜见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你明天再找个合适的时间去拜见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吧。于是，给孤独居士怀着明天要去拜见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的念头，以忆念佛陀的心念躺下睡了。那天夜里，他以为天亮了，竟然三次从床上起来。

305 那时，给孤独长者前往斯瓦咖（Sīvaka）门。非人们为他打开了门。就在给孤独长者走出城门的那一刻，光明消失了，黑暗降临，恐惧、战栗、汗毛竖起从他心中生起；他当时就想折返回去。这时，斯瓦咖夜叉隐去身形，发出声音说道：

“一百头象，一百匹马，一百辆骡车，

十万名佩戴宝珠耳环的少女，

这些尚不及向前迈出一步的十六分之一。

“前进吧，居士，前进吧，居士！

向前走对你更好，而不是退回去。”

那时，给孤独长者的黑暗消失了，光明降临。先前生起的恐惧、战栗、汗毛竖立，也就此平息了。第二次……第三次……给孤独长者的光明又消失了，黑暗降临，恐惧、战栗、汗毛竖起从他心中生起，他当时就想折返回去。第三次，斯瓦咖夜叉隐去身形，发出声音说道：

“一百头象，一百匹马，一百辆骡车，

十万名佩戴宝珠耳环的少女，

这些尚不及向前迈出一步的十六分之一。

“前进吧，居士，前进吧，居士！

向前走对你更好，而不是退回去。”

第三次，给孤独居士眼前的黑暗消失了，光明出现了。先前生起的恐惧、战栗、汗毛竖立，这时都平息了下来。于是，给孤独居士前往寒林（Sītavana）。那时，正值后夜破晓时分，世尊起身后，正在空地上经行。世尊远远地看见给孤独居士走来。看见之后，他便从经行处下来，在铺好的座位上坐下。坐下后，世尊对给孤独居士说：“来吧，苏达达（Sudatta）。”给孤独居士心想：“世尊竟然叫我的名字！”他满心欢喜、兴高采烈地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用头礼拜世尊的双足，然后对世尊说：“尊者啊，世尊昨晚睡得安稳吗？”

已般涅槃的婆罗门，实恒时安乐而住；

他不染着于诸欲，清凉、无依。

“断尽一切执着，调伏心中忧惧；

内心寂静的人，安稳地休息，心意已达平静。”

那时，世尊便为给孤独长者次第开示说法——也就是：布施的论说、持戒的论说、生天的论说；以及欲乐的过患、卑劣与杂染，出离的功德。当世尊知道给孤独长者的心柔软、调柔、没有障碍、喜悦、充满信心时，便为他说了诸佛所赞叹的法要——苦、集、灭、道。就像一块干净的布，没有了污点，能完全吸收染料一样，给孤独长者就在那个座位上，生起了离尘离垢的法眼：“凡是集起之法，皆是灭尽之法。”那时，给孤独长者已经亲见法、体证法、了知法、深入法，超越了疑惑，断除

了犹豫，获得了无畏，在导师的教法中不再依赖于他人。他对世尊这样说：“太殊胜了，尊者，太殊胜了，尊者！就像将倒下的扶起来，将遮蔽的揭开，为迷路者指明道路，在黑暗中举着油灯——让有眼睛的人能看见东西一样，世尊用种种方式阐明了法。我从今日起，直到生命结束，都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愿世尊接受我为在家弟子，从今日起终生皈依。也请世尊明天和比丘僧团一起，接受我的饮食供养。”世尊以沉默的方式接受了。

那时，给孤独长者知道世尊已经接受，便从座位起身，向世尊行礼，右绕之后离开了。王舍城长者听说了这件事：“听说给孤独长者明天要请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应供。”

306 那时，王舍城长者对给孤独长者这样说：“居士啊，听说你明天要请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应供。你是个外地来的人，我给你提供资具，好让你能供养以佛陀为首的僧团食物吧。”给孤独长者说：“不用了，居士，我自己有资具，可以供养以佛陀为首的僧团食物。”

王舍城的市民也听说了这件事：“听说给孤独长者明天要请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应供。”那时，王舍城的市民对给孤独长者这样说：“居士啊，听说你明天要请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应供。你是个外地来的人，我给你提供资具，好让你能供养以佛陀为首的僧团食物吧。”给孤独长者说：“不用了，诸位尊者，我自己有资具，可以供养以佛陀为首的僧团食物。”

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也听说了这件事：“听说给孤独长者明天要请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应供。”那时，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对给孤独长者这样说：“居士啊，听说你明天要请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应供。你是个外地来的人，我给你提供资具，好让你能供养以佛陀为首的僧团食物吧。”给孤独长者说：“不用了，大王，我自己有资具，可以供养以佛陀为首的僧团食物。”

那一夜过后，给孤独长者在王舍城长者的住处，让人准备了美味的硬食和软食，然后派人向世尊报告时间：“时间到了，尊者，食物已经准备好了。”那时，世尊在上午时分，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衣，前往王舍城长者的住处。到了之后，在备好的座位上，与比丘僧团一起坐下。那时，给孤独长者亲手用美味的硬食和软食，使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吃饱、满足。世尊吃完后，放下钵，给孤独长者便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给孤独长者对世尊这样说：“请世尊和比丘僧团一起，在舍卫城（Sāvatthī）接受我雨安居的供养。”世尊说：“居士啊，如来是喜欢空寂的住所的。”给孤独长者

说：“我明白，世尊！我明白，善逝！”那时，世尊以法义开示、劝导、激励、令给孤独长者欢喜之后，从座位起身离开了。

307 而在那个时期，给孤独长者有很多朋友、很多伙伴，说话很有分量。那时，给孤独长者在王舍城办完了该办的事，便朝着舍卫城方向出发了。给孤独长者在途中吩咐人们说：“诸位尊者，请建造园舍，建立住所，准备布施。佛陀已经出现在世间，那位世尊已经接受了我的邀请，会从这条路来。”那时，那些人受到给孤独长者的嘱咐，便建造了园舍，建立了住所，准备了布施的物品。

那时，给孤独居士回到舍卫城后，遍访整个舍卫城周边，一边看一边想：“世尊应该住在哪里才好呢？那个地方要离村落既不太远，也不太近；来回往返要方便；任何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前去拜访；白天人不太多，不杂乱；夜晚安静，不嘈杂，声音少；远离人群，能满足独处禅修的需要才行。”

给孤独居士看见了祇陀王子的园林。那个地方离村落既不太远，也不太近；来回往返方便；有需要的人容易前往；白天人不太多，不杂乱；夜晚少声少响，不嘈杂；远离人群，适合隐静独处，适合禅修。看到后，他就前往祇陀王子那里。到了之后，对祇陀王子说：“王子，请把您的园林给我，我要用来建造僧园。”

“居士，这园林不卖，即使用金币铺满也不卖。”

“王子，这园林我已经买下了。”

“不，居士，你还没有买下这园林。”两人就“买下了、没买下”争执起来，便去请教裁决的官员们。那些官员们这样说：“王子，既然你已经定了价，这园林就算被买下了。”于是，给孤独居士用车子运来金币，让人将祇园林（Jetavana）用金币铺满。第一次运来的金币，还有靠近门楼的一小角没有铺满。于是，给孤独居士就吩咐手下的人：“伙计们，去吧，再拿金币来；我们要把那个角落也铺满。”

那时，祇陀王子心里这样想：“看来这绝不是一件小事，这位居士竟然舍得花这么多金币。”他便对给孤独居士说：“居士，可以了。别再铺那个角落了。把那个角落留给我吧，这将成为我的供养。”那时，给孤独居士心想：“这位祇陀王子是一位有名望、有地位的人；能让这样有名望的人对佛法戒律生起净信，确实是很有意义的大事。”于是，就把那个角落给了祇陀王子。随后，祇陀王子就在那个角落建造了一座门楼。

那时，给孤独居士在祇园里建造了精舍，建造了各个独立院落，建造了门楼，建造了集会大厅，建造了伙房，建造了储藏许可物品的小屋，建造了厕所，建造了经行

处，建造了经行处的廊堂，建造了水井，建造了水井旁的堂屋，建造了浴室，建造了浴室的廊堂，建造了池塘，建造了凉亭。

新建施与 Navakammadānaṃ

308 那时，世尊在王舍城随意住了一段时间后，便朝着毗舍离（Vesālī）的方向出发游行。一路次第游行，最后抵达了毗舍离。就在那里，世尊住在大林（Mahāvana）里的重阁讲堂（Kūṭāgārasālā）。而那个时候，人们都非常恭敬用心地在做建筑新造作。那些负责监督新造作的诸比丘，他们也都会恭敬用心地用衣服、饮食、住处、医药资具来照顾工人们。那时，有一位穷困的织布工心里想：“这绝不是一件小事，看这些人这么恭敬用心地做新造作；我也应该参与做点新造作才好吧。”于是，那位穷织布工就自己动手和泥、制砖，砌起了一面墙。因为他技艺不好，砌得歪歪斜斜，墙就倒塌了。第二次，他又……（中略）……第三次，那位穷织布工又自己动手和泥、制砖，砌起了一面墙。还是因为他技艺不好，砌得歪歪斜斜，墙又倒塌了。于是，那位穷织布工就埋怨、发牢骚、到处抱怨说：“那些给释迦子沙门供养衣服、饮食、住处、医药资具的人，这些比丘们就去教诫、指导他们，还负责监督他们的新造作。而我呢，是个穷人。没有任何人来教诫我、指导我，也没有人来监督我的新造作。”一些比丘听到了那位穷织布工这样埋怨、发牢骚、抱怨。于是，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那时，世尊就以这件事为因缘，以这件事作为契机，做了一番佛法的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委派新造作。诸比丘，负责新造作的比丘应该尽心努力，这样想着：‘怎样才能让这精舍尽快完工呢？’他还要修补破损和开裂的地方。那么，诸比丘，应该这样委派：首先，要请求一位比丘；请求到之后，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作宣告：

309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同意的话，僧团应将某甲居士精舍的新造作事务，委派给某甲比丘。这是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僧团将某甲居士精舍的新造作事务，委派给某甲比丘。哪位尊者同意把某甲居士精舍的新造作事务委派给某甲比丘，就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

某甲居士的精舍作为新造作事务，已由僧团委派给了某甲比丘。僧团同意，所以才沉默。我是这样理解这件事的。

允许上座等 Aggāsanādianujānanaṃ

310 那时，世尊在毗舍离城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便朝着舍卫城方向游化而去。在那个时候，六群比丘的弟子们，抢在以上首佛为首的僧团前面，把住处给占了，把床座也给占了，还说：“这间要给我们亲教师，这间要给我们老师，这间要给我们自己。”

那时，舍利弗尊者（Sāriputta）走在上首佛为首的僧团最后面，当住处都被占完、床座都被占完后，他找不到床位，就坐在了某棵树下。那时，世尊在凌晨时分起身后，咳了一声。舍利弗尊者也咳了一声。世尊问：“谁在那里？”尊者回答：“世尊，是我，舍利弗。”世尊又问：“舍利弗，你怎么坐在这里？”于是，舍利弗尊者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那时，世尊以这件事为因缘、以这件事为由，召集了比丘僧团，问诸比丘：“诸比丘，据说六群比丘的弟子们抢在以上首佛为首的僧团前面，把住处占了，把床座也占了，还说这间要给他们亲教师，这间要给他们老师，这间要给他们自己——这是真的吗？”诸比丘答：“世尊，是真的。”佛陀世尊呵责了他们……说：“诸比丘，这些愚蠢的人怎么能抢在以上首佛为首的僧团前面，把住处占了，把床座也占了，还说这间要给他们亲教师，这间要给他们老师，这间要给他们自己呢！诸比丘，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呵责之后……为诸比丘开示法义后，问道：“诸比丘，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受用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和最好的饮食呢？”

有些比丘这样说：“世尊，从刹帝利家族出家的人，有资格受用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和最好的饮食。”有些比丘这样说：“世尊，从婆罗门家族出家的人，有资格受用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和最好的饮食。”有些比丘这样说：“世尊，从居士家族出家的人，有资格受用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和最好的饮食。”有些比丘这样说：“世尊，精通经教的人，有资格受用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和最好的饮食。”有些比丘这样说：“世尊，持律的人，有资格受用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和最好的饮食。”有些比丘这样说：“世尊，说法师，有资格受用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和最好的饮食。”有些比丘这样说：“世尊，证得初禅的人，有资格受用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和最好的饮食。”有些比丘这样说：“世尊，证得第二禅的人……证得第三禅的人……证得第四禅的人，有资格受用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和最好的饮食。”有些比丘这样说：“世尊，入流者……一来者……不来者……阿拉汉，有资格受用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和最好的饮食。”有些比丘这样说：“世尊，具足三明的人，有资格受用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和最好的饮食。”有些比丘这样说：“世尊，具足六神通的人，有资格受用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和最好的饮食。”

311 那时，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很久以前，在雪山（Himavant）的一个地方，有一棵大榕树。有三个朋友依靠它生活：一只鹧鸪、一只猴子和一头象。他们之间互不恭敬、互不尊重、彼此不合地生活着。那时，诸比丘，这三个朋友心里想道：‘哎，要是我们能知道我们当中谁的生年最久，我们就恭敬他、尊重他、尊敬他、供养他，并且听从他的教导就好了。’”

“那时，诸比丘，鹧鸪和猴子问那头象：‘朋友，你记得的最久远的事是什么？’那头象说：‘朋友，当我还是一头幼象时，我把这棵榕树夹在两腿之间跨过去，树顶的嫩芽刚好蹭到我的肚子。朋友，这就是我记得的最久远的事。’”

“那时，诸比丘，鹧鸪和象问那只猴子：‘朋友，你记得的最久远的事是什么？’那只猴子说：‘朋友，当我还是一只小猴子时，我坐在地上，就能够吃到这棵榕树顶端的嫩芽。朋友，这就是我记得的最久远的事。’”

“那时，诸比丘，猴子和象问那只鹧鸪：朋友，你记得的最久远的事是什么？那只鹧鸪说：朋友，在那个地方，过去有一棵大榕树。我吃了它的果实后，在这个地方拉了粪便，这棵榕树就是从那里长出来的。这样看来，朋友，我的生年最久。”

“那时，诸比丘，猴子和象对那只鹧鸪这样说：‘朋友，你的生年比我们更久。我们要恭敬你、尊重你、尊敬你、供养你，并且听从你的教导。’那时，诸比丘，鹧鸪引导猴子和象受持了五戒，自己也受持五戒而行。他们就这样互相恭敬、互相尊重、彼此和合地生活着，在身体破裂、死后，投生到了善趣、天界。诸比丘，这就是所谓的以鹧鸪为导的清净行。”

“那些恭敬长者的人，是通达法者；

他们在现世受到称赞，在未来也会获得善趣。”

诸比丘啊，那些畜生道的众生都能互相尊重、顺从、和睦相处。而你们这些在如此善说的法与律中出家的人，却互相不尊重、不顺从、不和睦相处，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诸比丘啊，这既不能令未生信者生信……也不能令已生信者增长……（世尊）呵责之后，做了法谈，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依长幼次第行礼、起立迎接、合掌、作恭敬业，并依长幼次第取得上等座位、上等水、上等食物。但是，诸比丘，不可依长幼次第排除他人取得僧团物。若排除者，犯恶作。”

不应礼敬等人 Avandiyādipuggalā

312 诸比丘啊，有这十种不应受礼敬的人：后受具足戒者不应受先受具足戒者礼敬；未受具足戒者不应受礼敬；说非法的新住异界年长者不应受礼敬；女人不应受礼敬；般荼迦（黄门）不应受礼敬；正在别住者不应受礼敬；应退回本处重受戒者不应受礼

敬；应受敬悦者不应受礼敬；正在行敬悦者不应受礼敬；应出罪（Abbhāna）者不应受礼敬。诸比丘啊，这就是十种不应受礼敬的人。

诸比丘啊，有这三种应受礼敬的人：先受具足戒者应受后受具足戒者礼敬；说正法的新住异界年长者应受礼敬；诸比丘，在包含天、魔、梵的世间，在包含沙门、婆罗门、人天的一切众生中，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应受礼敬。诸比丘啊，这就是三种应受礼敬的人。

禁止阻碍座位 Āsanappaṭibāhanapaṭikkhepaṃ

313 那时，人们为了僧团而准备了凉亭，准备了敷具，准备了空地。六群比丘的随学弟子诸比丘心想：“世尊只允许僧团物依长幼次第使用，并没有允许指定供养物也这样。”于是他们抢在以佛为首的僧团前面，先占了凉亭、敷具和空地，说：“这个将给我们的亲教师，这个将给我们的老师，这个将给我们自己。”那时，具寿舍利弗跟在以佛为首的僧团后面；凉亭、敷具、空地都被占了，他找不到位置，就坐在一棵树下。那时，世尊在凌晨时分起身后咳了一声，具寿舍利弗也咳了一声。世尊问：“谁在那里？”

“世尊，是我，舍利弗。”

“舍利弗，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于是，具寿舍利弗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由召集比丘僧团，询问诸比丘：“诸比丘，听说六群比丘的随学弟子抢在以佛为首的僧团前面，占了凉亭、敷具和空地，说：‘这个将给我们的亲教师，这个将给我们的老师，这个将给我们自己。’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们……呵责后，作法义开示，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即使是指定供养物，也不可依长幼次第排除他人取得。若排除者，犯恶作。”

允许居士作 Gihivikataanujānanaṃ

314 那时，人们在施食处的室内铺设了高座大床，比如：高脚椅、长榻、绒毛褥、彩绣毯、长毛毡、羊毛毯、棉垫、彩纹被、双面毛被、单面毛被、丝织毯、羊毛毯、带脚垫的靠椅、象毡、马毡、车毡、整张兽皮铺盖、迦达利鹿皮最上敷具、带有上盖的床、两端有红色枕头的床。诸比丘心生疑虑，不敢坐下。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除了高脚椅、长榻、棉垫这三种之外，我允许你们坐上在家人处理过的其他座具，但不允许躺下。

尔时，人们在食堂、在室内铺设填充棉花的床和椅。诸比丘疑虑而不坐。他们将此事告诉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坐在居士所作的（座位上），但不可躺卧。”

祇园住所随喜 Jetavanavihārānumodanā

315 那时，世尊次第游行，来到了舍卫城。那时，世尊就住在舍卫城的祇园给孤独园。这时，给孤独居士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给孤独居士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愿世尊明天和比丘僧团一起，接受我的饭食。”世尊默然接受了。给孤独居士知道世尊接受后，从座位起身，礼敬世尊，右绕之后离开了。那一夜过后，给孤独居士让人准备了丰盛的主食和副食，然后派人去告诉世尊：“时候到了，尊者，饭食已经备好。”那时，世尊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衣，前往给孤独居士的住处，到了之后，在铺设好的座位上，和比丘僧团一起坐下。这时，给孤独居士亲手以丰盛的主食和副食，供奉并劝请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直到他们吃饱。看到世尊吃完，手离开钵后，他便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给孤独居士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该如何处理这座祇园呢？”

“那么，居士，你就把祇园，供养给来自四方、现在和未来的僧团吧。”

“是的，尊者。”给孤独居士回答世尊后，就把祇园供养给了来自四方、现在和未来的僧团。

那时，世尊用这些偈颂随喜赞叹给孤独居士：

‘它能抵御寒暑，由此也能抵挡猛兽；

还有蛇，还有蚊虫，以及冷季的雨水。

“那因此生起的酷热狂风，也被阻挡在外；

这是为了庇护、为了安乐，也为了禅修与观照。’

对僧团布施住所，被佛陀称赞为最上。

因此，确实，智者，看见自己利益的人，

应建造令人愉悦的住所，在这里安住多闻者；

向那些正直者供予食物、饮料、衣服和卧具。

对他们，以清净的信心，

“他们为那人教导法，那能去除一切苦的法；

他在此证知了那法后，便无漏而般涅槃。”

那时，世尊用这些偈颂随喜了给孤独居士后，从座位起身离开了。

座位拒绝等 Āsanappaṭibāhanādi

316 那时，某位外道弟子的大臣布施了僧食。释迦族伍巴南达尊者（Upananda）后到，让正吃到一半的邻座比丘站起来，食堂里顿时喧闹起来。那位大臣便讥嫌、批评、指责道：“沙门释子怎么能在后到后，让正吃饭的比丘站起来呢！闹得食堂一片

喧哗。难道不能在别处坐下，随意吃饱吗？”诸比丘听见了那位大臣的讥嫌、批评、指责。那些少欲的比丘也讥嫌、批评、指责道：“释迦族伍巴南达尊者怎么能在后到后，让正吃饭的比丘站起来呢！闹得食堂一片喧哗。”于是，那些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道：“伍巴南达，你确实在后到后，让正吃饭的比丘站起来，闹得食堂一片喧哗吗？”

“是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愚人！你怎么能在后到后，让正吃饭的比丘站起来呢！食堂一片喧哗。愚人，这不能使未信者生信……”呵责后，说法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应让正吃饭的比丘站起来。若让人站起，犯恶作。如果让人站起，而对方已经停止进食，则应说：‘去取水来。’如果能这样做到，就好；如果做不到，那就妥善地咽下饭粒，把座位让给年长的比丘。诸位比丘，我不以任何理由说可以阻挡年长比丘的座位。若阻挡，犯恶作。”

那时，六群比丘让生病的诸比丘站起来。病诸比丘说：“贤友们，我们站不起来，我们病了。”六群比丘说：“我们要扶你们站起来。”于是他们抓住病比丘，扶着站起来后，在站着的时候就把手松开了。病诸比丘晕倒跌下。他们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让生病的比丘站起来。若让人站起，犯恶作。”

那时，六群比丘心想：“我们病了，不应该被赶起来。”于是他们就霸占着最好的卧铺。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给病人安排合适的床铺。”

那时，六群比丘用各种借口占着卧坐处不让。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用借口霸占卧坐处。如果谁霸占，犯恶作。”

那时，十七群比丘正在修缮某边境处的一座大寺院，心想：“我们要在这里入雨安居。”六群比丘看见十七群比丘在修寺院。看见后，他们这样说：“贤友们，这些十七群比丘在修寺院。来，我们把他们赶走！”有一些人说：“贤友们，等一等，等他们修完了，修好之后我们再赶他们走。”后来，六群比丘就对十七群比丘说：“贤友们，起来吧，这寺院轮到我们了。”十七群比丘说：“贤友们，难道不应该提前告知一声吗？那样我们也好去修别的。”六群比丘说：“贤友们，这寺院是僧团的，不是吗？”

“是的，贤友，是僧团的。”

“起来吧，贤友们，这寺院轮到我们了。”十七群比丘说：“贤友，这寺院很大，你们也可以住，我们也可以住啊。”六群比丘生气、不高兴，抓住他们的脖子就把他们往外拖。那些被拖出来的比丘哭了起来。其他比丘问他们：“贤友们，你们为什么哭

啊？”他们回答说：“贤友们，那些六群比丘生气、不高兴，把我们从僧团的寺院里拖了出来。”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就指责、批评、呵斥道：“六群比丘怎么能生气、不高兴就把诸比丘从僧团的寺院里拖出来呢！”于是，那些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听说你们真的生气、不高兴，就把诸比丘从僧团的寺院里拖出来了吗？”

“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了他们，说法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一个比丘不应该在生气、不高兴时把别的比丘从僧团的寺院里赶出去。如果赶出去，应该按照相应的法规处理。诸比丘，我允许分配卧坐处。”

委任住所分配者 Senāsanaggāhāpakasammuti

317 那时，诸比丘心里想：“应该由谁来分配卧坐处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僧团委任一位具备五种素质的比丘做分配卧坐处者：他不会因为贪爱而行事，不会因为嗔恨而行事，不会因为愚痴而行事，不会因为恐惧而行事，并且知道哪些已经分配了，哪些还没有分配。诸比丘，应该这样委任：”

“首先，应该请求那位比丘同意。请求之后，由一位有能力、有资历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僧团可以委任某某比丘为分配卧坐处者。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委任某某比丘为分配卧坐处者。哪位尊者同意委任某某比丘做分配卧坐处者，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

“某某比丘已被僧团委任为分配卧坐处者。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这件事就这样确定下来。”

318 那时，负责分配住所的诸比丘心里想：“应该怎么分配住所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先数比丘人数，数完比丘后，再数床位数量，数完床位后，按照床位数来分配。”按照床位数分配时，有些床位被顶替出去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按照精舍的数量来分配。”按照精舍数量分配时，有些精舍被顶替出去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按照院落的数量来分配。”按照院落数量分配时，有些院落又被顶替出去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也给予分得的部分。当分得的部分已经接受后，如果有其他比丘到来，如果他不乐意，就不应该给他。”

那时，诸比丘把住所分给站在界外的人。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把住所分给站在界外的人。如果谁这样分，就犯恶作罪。”

那时，诸比丘分到住所后，就整天把它占着。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分到住所后不应该整天占据。如果谁占据，就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在雨安居的三个月期间占据，但在非安居期间则不应占据。”

那时，诸比丘心里想：“究竟有几种分配住所的方式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有三种分配住所的方式：初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中间空出住处的分配。在阿沙荼月满月的次日，应进行初次分配；在阿沙荼月满月后一个月，应进行第二次分配；在自恣日的次日，为了来年的雨安居，应分配中途空出的住处。诸比丘，这就是三种分配住所的方式。”

第二诵分终

3. 第三诵分 3. Tatiyabhāṇavāro

319 那时，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在舍卫城分到了一处住所，之后又去了另一个村庄寺院。在那里，他又分到了一处住所。于是，那些比丘们心想：“这位伍巴南达·释迦子尊者，是个争吵制造者、纠纷制造者、争论制造者、口舌制造者，在僧团里惹事生非。如果他在这里安居，我们每个人都不得安宁。来，我们去问问他。”于是，那些比丘对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说：“伍巴南达贤友，你不是已经在舍卫城分到住所了吗？”他回答：“是的，贤友。”

“那么，伍巴南达贤友，你怎么能一个人占两处呢？”他回答：“贤友，我在这里放掉，再到那边去拿。”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感到不满、批评、指责，说：“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怎么能一个人占两处住所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问：“伍巴南达，你真的是一个人占两处吗？”他回答：“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说：“你这愚人，怎么能一个人占两处呢？你这愚人，你在那边拿了，在这里就放弃了；你在这里拿了，在那边就放弃了。你这愚人，这样你在两边都被排除在外了。这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生起信心……”呵责之后……做了法话开示后，世尊告诉诸比丘：“诸比丘，一个人不应该占两处住所。如果谁这样占，就犯恶作罪。”

320 那时，世尊以种种方式为诸比丘讲解律藏的意义，赞叹律藏，赞叹学习律藏，并且一再地赞叹具寿优波离尊者（Upāli）。诸比丘心想：“世尊以种种方式讲解律藏的意义，赞叹律藏，赞叹学习律藏，又一再地赞叹具寿优波离尊者。贤友们，我们就到具寿优波离尊者那里去学习律藏吧。”那时，很多比丘，有长老、新学比丘和中座比丘，都到具寿优波离尊者那里去学习律藏。具寿优波离尊者出于对长老诸比丘的恭敬，站着教授。而长老诸比丘出于对法的恭敬，也站着听他教授。弄得那些长老诸比

丘很疲惫，具寿优波离尊者也很疲惫。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新学比丘在教授时，可以坐在同样高度的座位上，或者出于对法的恭敬坐在更高的座位上；我允许长老比丘在请人教授时，可以坐在同样高度的座位上，或者出于对法的恭敬坐在更低的座位上。”

那时，很多比丘在具寿优波离尊者那里站着等听他讲授，弄得很疲惫。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同座资格的人一起坐下。”接着，诸比丘心里想：“怎么样才算是有同座资格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相差不超过三戒腊的人一起坐下。”

那时，有好几位有同座资格的比丘一起坐在床上，把床坐坏了；一起坐在椅子上，把椅子坐坏了。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床只坐三人，椅子只坐三人。” 但三人一起坐在床上，还是把床坐坏了；一起坐在椅子上，还是把椅子坐坏了……（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床只坐两人，椅子只坐两人。”

那时，诸比丘对于和不是同座法的人一起坐在长凳上感到不安。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除了黄门、女人、两性人之外，和不是同座法的人一起坐在长凳上。”那时，诸比丘心里想：“到底多长才算是长凳的最后部分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能容纳三人的那部分作为长凳的最后部分。”

那时，毗舍佉·鹿子母（Visākhā Migāramātā）想为僧团建造一座有前廊、带象爪形装饰的殿堂。那时，诸比丘心想：“世尊到底允许使用殿堂，还是不允许使用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一切殿堂。”

那时，憍萨罗国（Kosala）的波斯匿王（Pasenadi）的祖母去世了。因为她去世，僧团得到了很多不如法的物品，也就是：高脚椅子、长脚卧榻、长毛大毯、彩绣毯、白羊毛毯、绣花毯、内装棉絮的垫子、表面有虎豹等图案的毯子、双面有毛的毯子、单面有毛的毯子、金线织成的毯子、丝绸毯、适合掌六位舞女站着跳舞的大地毯、象毯、马毯、车毯、羚羊皮缝制的席子、迦达利鹿王皮的殊胜坐具、有顶盖的卧床、两端红色的大枕头。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把高脚椅子的脚砍断后使用；把长脚卧榻的脚或兽形雕刻破坏后使用；把内装棉絮的垫子拆开，做成枕头；剩下的物品，做成地垫使用。”

不应舍事 Avissajjiyavatthu

321 那时，在离舍卫城不远的一个村庄寺院里，住寺的诸比丘因为要给来去云游的诸比丘铺设坐卧处而感到被骚扰。那时，那些比丘们心里想：“朋友们，我们现在因

为要给来去云游的诸比丘铺设坐卧处而感到被骚扰。朋友们，来吧，我们把所有属于僧团的坐卧处都送给一个人。我们就当作是他私人的东西来使用吧。”他们就把所有属于僧团的坐卧处都送给了一个人。那些云游的诸比丘对这些比丘说：“朋友们，请为我们铺设坐卧处吧。”“朋友们，没有属于僧团的坐卧处了，全都被我们送给一个人了。”“朋友们，你们怎么会把属于僧团的坐卧处给分发出去呢？”“是的，朋友们。”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讥嫌、批评、指责他们说：“诸比丘怎么能把属于僧团的坐卧处分发出去呢！”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听说诸比丘真的把属于僧团的坐卧处分发出去，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他们……说：“诸比丘，那些愚人怎么能把属于僧团的坐卧处分发出去呢？诸比丘，这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产生信心……呵责完之后……作了开示后，对诸比丘说：

“诸比丘，有这五种不可分发之物，无论是僧团、小组还是个人，都不应该分发它们。即使被分发了，也等于没有被分发。如果谁分发了，犯土喇咤耶罪。哪五种呢？第一：园林、园林地。这是第一种不可分发之物，无论是僧团、小组还是个人，都不应该分发它。即使被分发了，也等于没有被分发。如果谁分发了，犯土喇咤耶罪。

“第二：住所、住所地。这是第二种不可分发之物，无论是僧团、小组还是个人，都不应该分发它。即使被分发了，也等于没有被分发。如果谁分发了，犯土喇咤耶罪。

“第三：床、椅子、床垫、枕头。这是第三种不可分发之物，无论是僧团、小组还是个人，都不应该分发它们。即使被分发了，也等于没有被分发。如果谁分发了，犯土喇咤耶罪。

“第四：铜锅、铜盆、铜壶、铜水缸、斧头、砍刀、小斧、锄头、凿子。这是第四种不可分发之物，无论是僧团、小组还是个人，都不应该分发它们。即使被分发了，也等于没有被分发。如果谁分发了，犯土喇咤耶罪。”

“藤条、竹子、文阇草、波巴草、茅草、黏土、木器、陶器——这是第五种不可分发的，不应该由僧团、僧组或个人分发。即使被分发了，也等于没分发。如果谁分发了，犯土喇咤亚（thullaccaya，古译：偷兰遮）罪。诸比丘，这些就是五种不可分发的，不应该由僧团、僧组或个人分发。即使被分发了，也等于没分发。如果谁分发了，犯土喇咤亚罪。”

不可分割事 Avebhaṅgiyavatthu

322 那时，世尊在舍卫城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便与约五百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连同舍利弗和目犍连，向枳咤山（Kīṭāgiri）方向游化。马胜和满宿比丘听说：“世尊好像正与约五百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连同舍利弗和目犍连，要到枳咤山来了。”他们就说：“朋友们，来吧，我们把所有僧团的卧坐处都分了吧。舍利弗和目犍连是恶欲者，被恶欲所支配；我们不会为他们铺设卧坐处。”于是，他们把僧团所有的卧坐处都分了。那时，世尊依次游化，来到了枳咤山。世尊便招呼了多位比丘：“去吧，诸比丘，你们去靠近马胜和满宿比丘，这样对他们说：‘朋友们，世尊正与约五百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连同舍利弗和目犍连，一起来呢。朋友们，请为世尊铺设卧坐处，也为比丘僧团，以及舍利弗和目犍连铺设卧坐处。’”“是的，尊者。”那些比丘回应世尊后，就前往马胜和满宿比丘那里。到了以后，对马胜和满宿比丘这样说：“朋友们，世尊正与约五百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连同舍利弗和目犍连，一起来呢。朋友们，请为世尊铺设卧坐处，也为比丘僧团，以及舍利弗和目犍连铺设卧坐处。”“朋友们，没有僧团的卧坐处了。全部都被我们分掉了。欢迎世尊，朋友们。世尊想住哪间精舍，就去住哪间精舍吧。舍利弗和目犍连是恶欲者，被恶欲所支配。我们不会为他们铺设卧坐处。”“朋友，你们真的把僧团的卧坐处都分了吗？”“是的，朋友。”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纷纷指责、批评、非难说：“马胜和满宿比丘怎么能把僧团的卧坐处分掉呢！”然后，那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诸比丘，这些糊涂人怎么能把僧团的卧坐处分掉呢？诸比丘，这不能让未信者生信……呵责之后……说法之后，世尊招呼诸比丘说：

“诸比丘，有这五种不可分的，不应该由僧团、僧组或个人去分。即使被分了，也等于没分。如果谁去分了，犯土喇咤亚罪。哪五种呢？园林、园林地——这是第一种不可分的，不应该由僧团、僧组或个人去分。即使被分了，也等于没分。如果谁去分了，犯土喇咤亚罪。

精舍、精舍地——这是第二种不可分的，不应该由僧团、僧组或个人去分。即使被分了，也等于没分。如果谁去分了，犯土喇咤亚罪。

床、凳子、床垫、枕头——这是第三种不可分的，不应该由僧团、僧组或个人去分。即使被分了，也等于没分。如果谁去分了，犯土喇咤亚罪。

铜水壶、铜水罐、铜水缸、铜水槽、斧头、镰刀、砍刀、锄头、凿子——这是第四种不可分的，不应该由僧团、僧组或个人去分。即使被分了，也等于没分。如果谁去分了，犯土喇咤亚罪。

藤条、竹子、文阁草、波巴草、茅草、黏土、木器、陶器——这是第五种不可分的，不应该由僧团、僧组或个人去分。即使被分了，也等于没分。如果谁去分了，犯土喇咤亚罪。诸比丘，这些就是五种不可分的，不应该由僧团、僧组或个人去分。即使被分了，也等于没分。如果谁去分了，犯土喇咤亚罪。”

新建施与论 Navakammadānakathā

323 那时，世尊在枳咤山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向阿罗毗（Āḷavī）方向游化。他依次一路游化，来到了阿罗毗。在那里，世尊就住在阿罗毗的阿伽拉瓦塔庙。而那时，阿罗毗的诸比丘指派这样的新造屋舍工作：他们因为只是放个钵就指派为新造工作；因为只是涂个墙灰就指派为新造工作；因为只是装个门扇就指派为新造工作；因为只是做个门闩就指派为新造工作；因为只是开个窗户就指派为新造工作；因为只是刷白色就指派为新造工作；因为只是刷黑色就指派为新造工作；因为只是用红土粉刷就指派为新造工作；因为只是铺个屋顶就指派为新造工作；因为只是捆绑一下就指派为新造工作；因为只是放个物品架就指派为新造工作；因为只是修补破损处就指派为新造工作；因为只是做个围墙地面就指派为新造工作；他们指派为期二十年的新造工作；指派为期三十年的新造工作；指派终身的新造工作；甚至指派那种已经完工、只需熏顶的精舍作为新造工作。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纷纷指责、批评、非难说：“阿罗毗的比丘怎么能指派这样的新造屋舍工作呢——因为只是放个钵就指派为新造工作；因为只是涂个墙灰……装个门扇……做个门闩……开个窗户……刷白色……刷黑色……用红土粉刷……铺个屋顶……捆绑一下……放个物品架……修补破损处……做个围墙地面……指派为期二十年的……为期三十年的……终身的……甚至指派那种已经完工、只需熏顶的精舍作为新造工作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呵责之后……说法之后，世尊招呼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应该因为只是放个钵就指派新造工作；不应该因为只是涂个墙灰就指派新造工作；不应该因为只是装个门扇就指派新造工作；不应该因为只是做个门闩就指派新造工作；不应该因为只是开个窗户就指派新造工作；不应该因为只是刷白色就指派新造工作；不应该因为只是刷黑色就指派新造工作；不应该因为只是用红土粉刷就指派新造工作；

不应该因为只是铺个屋顶就指派新造工作；不应该因为只是捆绑一下就指派新造工作；不应该因为只是放个物品架就指派新造工作；不应该因为只是修补破损处就指派新造工作；不应该因为只是做个围墙地面就指派新造工作；不应该指派为期二十年的新造工作；不应该指派为期三十年的新造工作；不应该指派终身的新造工作；不应该指派那种已经完工、只需熏顶的精舍作为新造工作。如果谁指派了，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对于尚未建成或尚未完工的，可以指派新造工作；对于小型精舍，衡量工作量后，可以指派为期五到六年的新造工作；对于半圆顶式建筑，衡量工作量后，可以指派为期七到八年的新造工作；对于大型精舍或殿堂，衡量工作量后，可以指派为期十到十二年的新造工作。”

那时，诸比丘把所有住所的修缮工作都分配出去了。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把所有的住所都分配去作修缮工作。若有人分配，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把两处住所分给同一个人。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把两处分给同一个人。若有人分给，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接受了修缮工作后，却让其他人住进去。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接受了修缮工作后，不应让其他人住进去。若有人让住，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接受了修缮工作后，却把僧团的住所阻挡起来不给用。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接受了修缮工作后，不应把僧团的住所阻挡起来。若有人阻挡，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接受一处最好的住所。”

那时，诸比丘把修缮工作分给站在界外的人。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把修缮工作分给站在界外的人。若有人分给，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接受了修缮工作后，把所有时间都阻挡起来。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接受了修缮工作后，不应把所有时间都阻挡起来。若有人阻挡，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在雨季的三个月期间阻挡，但在非雨季期间则不应阻挡。”

那时，诸比丘接受了修缮工作后，有离开的，有还俗的，也有死的；有些沙弥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舍弃了学处的人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犯了极罪的人也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疯了的人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精神错乱的人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被痛苦折磨的人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因不见罪而被举罪的人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因不忏悔罪而被举罪的人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因不舍弃邪见而被举罪的人声称自己是

比丘；有些黄门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贼住者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投靠外道的人声称自己是比丘；

有些畜生道众生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杀母者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杀父者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杀阿拉汉者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污辱比丘尼者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破僧者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出佛身血者声称自己是比丘；有些双性人声称自己是比丘。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诸比丘，在此，有比丘接受了建造工作后离开了——为了不让僧团受损，应当交给其他人。

诸比丘，在此，有比丘接受了建造工作后还俗了……（中略）……去世了；声明自己是沙弥；声明自己舍戒了；声明自己犯了极重罪；声明自己是精神错乱者；声明自己是心狂乱者；声明自己是受剧痛折磨者；声明自己是因不见罪而被举者；声明自己是因不忏悔罪而被举者；声明自己是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举者；声明自己是般达卡；声明自己是贼住者；声明自己是投向外道者；声明自己是畜生；声明自己是杀母者；声明自己是杀父者；声明自己是杀阿拉汉者；声明自己是污辱比丘尼者；声明自己是破僧团者；声明自己是出佛身血者；声明自己是两性人——为了不让僧团受损，应当交给其他人。

诸比丘，在此，有比丘接受了新造工作，在未完工时离开了——为了不让僧团受损，应当交给其他人。

诸比丘，在此，有比丘接受了建造工作，在尚未完成时还俗了……（中略）……声明自己是两性人——为了不让僧团受损，应当交给其他人。

诸比丘，在此，有比丘接受了新造工作，在完工后离开了——那就属于他。

诸比丘，在此，有比丘接受了建造工作，建成后还俗了……（中略）……去世了；声明自己是沙弥；声明自己舍戒了；声明自己犯了极重罪——僧团是所有者。

诸比丘，在此，有比丘接受了建造工作，建成后声明自己是精神错乱者；声明自己是心狂乱者；声明自己是受剧痛折磨者；声明自己是因不见罪而被举者；声明自己是因不忏悔罪而被举者；声明自己是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举者——那个住所就归他所有。

诸比丘，在此，有比丘接受了建造工作，建成后声明自己是般达卡；声明自己是贼住者；声明自己是投向外道者；声明自己是畜生；声明自己是杀母者；声明自己是杀父者；声明自己是杀阿拉汉者；声明自己是污辱比丘尼者；声明自己是破僧团者；声明自己是出佛身血者；声明自己是两性人——僧团是所有者。

拒绝他处受用等 Aññatraparibhogapaṭikkhepādi

324 那时，一些比丘把某位善信供养给住处专用的坐卧具，用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位善信就抱怨、批评、指责说：“尊者们怎么能把供这里专用的东西拿到别处去用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供何处专用的物品，不应拿到别处去用。如果拿去用，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想把伍波萨他堂的坐具临时拿到集会处去用，但又心有顾虑不敢拿，只好坐在地上，结果身体和衣服都沾满了尘土。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临时取用。”

那时，僧团有一座大住所漏雨了。诸比丘心有顾虑，不敢把坐卧具搬离那里。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为了保护这些物品，我允许搬走。”

那时，僧团得到了一条作为坐卧具资具的贵重毛毯。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为了增益僧团物资而把它交换出去。”

那时，僧团得到了一块作为坐卧具资具的贵重布料。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为了使其适用而把它交换出去。”

那时，僧团得到了一张熊皮。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它来做擦脚布。”

那时，僧团得到了一块圆环形皮垫。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它来做擦脚布。”

那时，僧团得到了一块粗布片。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它来做擦脚布。”

那时，诸比丘用没洗过的脚踩踏卧坐处。卧坐处被弄脏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用没洗过的脚踩踏卧坐处。若这样踩踏者，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用湿脚踩踏卧坐处。卧坐处被弄脏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用湿脚踩踏卧坐处。若这样踩踏者，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穿着鞋踩踏卧坐处。卧坐处被污损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穿着鞋踩踏卧坐处。若这样踩踏者，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在已经过处理的干净地面上吐痰。颜色被弄坏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在已经过处理的干净地面上吐痰。若这样吐痰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用痰盂。”

那时，床脚和凳脚把经过处理的干净地面刮出了痕迹。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布条包裹起来。”

那时，诸比丘倚靠在经过处理的干净墙壁上。颜色被弄坏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倚靠经过处理的干净墙壁。若这样倚靠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用靠板。”后来，那靠板下端刮坏地面，上端刮坏墙壁。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下端和上端都用布条包裹起来。”

那时，诸比丘对于洗完脚后直接躺下，心有顾忌。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铺上东西后再躺下。”

允许僧食等 Saṅghabhattādianujānanaṃ

325 那时，世尊在阿罗毗城随意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朝着王舍城的方向出发游行。一路次第游行，来到了王舍城。那时，世尊就住在王舍城的竹林迦兰陀园。那个时候，王舍城发生了饥荒。人们没有办法操办供僧团的饭食；他们希望能操办指定供食、邀请供食、筹签供食、半月供食、伍波萨他日供食以及伍波萨他次日供食。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僧团供食、指定供食、邀请供食、筹签供食、半月供食、伍波萨他日供食和伍波萨他次日供食。”

委任食物指定者 Bhattuddesakasammuti

326 那时，六群比丘把自己好的食物拿走，却把差的食物分给其他比丘。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僧团任命一位具备五种条件的比丘作食物分配者：他不会因贪欲而行事，不会因嗔怒而行事，不会因愚痴而行事，不会因恐惧而行事，并且清楚知道哪些已经分配、哪些还未分配。诸比丘，应当这样任命：先要请求那位比丘同意，请求之后，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僧团应当任命某某比丘作食物分配者。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僧团任命某某比丘作食物分配者。哪位尊者同意对某某比丘作食物分配者的任命，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某某比丘已被僧团任命为食物分配者，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持这件事。”

那时，那些食物分配者比丘心里想：“到底该怎么分配食物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签筹或者小木片，做好标记、摇匀之后，来分配食物。”

委任住所指定者等 Senāsanapaññāpakādisammuti

327 那时，僧团没有住所安排者……没有库房管理者……没有衣接收者……没有衣分配者……没有粥分配者……没有水果分配者……没有干粮分配者。没人分配，干粮就坏掉了。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僧团任命一位具备五种条件的比丘作干粮分配者：他不会因贪欲而行事，不会因嗔怒而行事，不会因愚痴而行事，不会因恐惧而行事，并且清楚知道哪些已经分配、哪些还未分配。诸比丘，应当这样任命：先要请求那位比丘同意，请求之后，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僧团应当任命某某比丘作干粮分配者。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僧团任命某某比丘作干粮分配者。哪位尊者同意对某某比丘作干粮分配者的任命，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已由僧团认可某甲比丘为干粮分配者。僧团满意，因此默然，我这样持守。”

委任少量舍与者 Appamattakavissajjakasammuti

328 那时，僧团的库房里出现了一些零星的资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任命一位具足五法的比丘作为零星物品分发者——他不随贪欲而行、不随嗔恚而行、不随愚痴而行、不随恐惧而行，并且能知道哪些已经分发、哪些还没有分发。诸比丘，应当这样来任命：先要请求一位比丘，请求之后，由一位贤能、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认可某甲比丘为零星物品分发者。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认可某甲比丘为零星物品分发者。哪位尊者同意这位某甲比丘被认可为零星物品分发者，请保持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已由僧团认可某甲比丘为零星物品分发者。僧团满意，因此默然，我这样持守。”

那位零星物品分发者比丘应分发：一根针、一把小刀、一双鞋、一条腰带、一条副带、一个滤水囊、一个滤水器、一块衣边、半块衣边、一块补片、半块补片、一条贴边、一条缘饰。如果僧团有酥油、油、蜂蜜或糖浆，可以给与一次涂敷用；如果还有需要，可以再给与。

委任衣执取者等 Sāṭiyaggāhāpakādisammuti

329 那时，僧团没有掌管衣物的人……没有掌管钵的人……没有差遣园民的人……没有差遣沙弥的人。沙弥们没人差遣，就不做事。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任命一位具足五法的比丘作为差遣沙弥者——他不随贪欲而行、不随嗔恚而行、不随愚痴而行、不随恐惧而行，并且能知道哪些人已差遣、哪些人未差遣。诸比丘，应当这样来任命：先要请求一位比丘，请求之后，由一位贤能、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认可某甲比丘为差遣沙弥者。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僧团认可这位名为某某的比丘为沙弥差遣者。若哪位尊者同意认可这位名为某某的比丘为沙弥差遣者，请默然；若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这位名为某某的比丘已被僧团认可为沙弥差遣者。僧团同意，因此默然，这件事我这样记持。”

第三诵分终

住所犍度 第六

其摄颂：

住所，在佛陀最胜者那时，尚未被开许；
那些胜利者的弟子们，从各处、各地方走出来，以此为住处。
一位长者居士看见了，对诸比丘这样说：
“我是否可以建造，让你们居住？”他们向导师请示。
世尊开许了精舍、半檐屋、楼房、阁楼、石窟，
世尊允许了这五种住处；那位长者令人建造了精舍。
人们建造住所时，没有门扇，也不封闭；
门扇、门框，还有门臼和上部门构件。
拉绳孔和拉绳，绳环和猴头状的门环；
门销和锁孔，以及铜、木、角做的钥匙。
木锁和插销，涂泥和涂灰的屋顶；
墙围、窗网、窗棂，以及铺在地上的席子。
从垃圾堆捡来的藤床，和从坟场捡来的床架；
弯脚床，以及可拆卸的高床座。
七枝凳、贤善凳，以及有小支柱垫脚的凳子；

那是酸枣木板、梳刷、还有草蒲团。
这些是高垫脚的床，以及八指高的床脚；
那是线绳、八条编织绳、布片、棉花垫子，还有半身大小的垫子。
长枕、睡垫，还有作为卧坐具的布；
包覆好的坐具往下塌陷了，他们就把它拆开来拿走。
如来允许了（坐具的）镶边与手持式镶边；
外道的住所，以及谷壳、细软的黏泥。
芦苇、掌状器、罐子，芥子、蜡和油；
多余时取出，粗糙的黏土块。
芦苇与应对之法，低床、堆叠与登高；
雨水槽掉下来，半墙的事又有三项。
小床腿和墙脚，渗漏、箭杆、荒地；
衣竿与绳索，走廊和席子。
支撑、草粉，在下面的道路上引导；
在露天被曝晒，堂下与容器。
住所、门堂、院落和火堂。
在园林和库房，也同样依此处理。
净信的给孤独长者，来到寒林。
已见法的他，邀请导师与僧团。
在道路中央发出命令，让众人建造精舍。
在毗舍离，新建筑被提前占取。
在食堂，谁适合承担职责？以及不应礼敬鹧鸪。
被占取的内部房屋，棉花落于舍卫城。
他建造了园子，食堂里却起了喧闹；
病者们得到了高级的卧床，这里一共讲了十七桩事。
因为什么、是怎样，按照住所来分配呢；
精舍院落及其附属部分，不愿给的，就不应分给。
界外的、所有时段的，在坐卧处有三种取得方式；
伍巴南达对此赞赏不已，站着的与平等的座位。
平等座位者们造成了分裂，三人一组与二人一组；

不平等座位者们，则长时间享用带走廊的住处。
国王的祖母、离舍卫城不远的村中住处，以及在枳咤山的分配之事；
在阿罗毗，有饭团墙，还有门、门闩和门垫；
光亮、白色与黑色，以及赭石色覆盖物的捆扎；
完整的与碎块的（部分），以及二十、三十这些时限；
完成后、未完成、未开始，还有小的、五年六年（戒腊）的；
对于半结合式住所，七年、八年；对于大住所，十年、十二年；
整个住所给一个人，另外的僧团住所让（诸比丘）居住；
无界在所有时候，以及离去与还俗。
有期限者、沙弥，以及已舍弃学处的人；
发狂者、心神丧失者，受痛苦者，不见罪者；
未履行别住者、邪见者，黄门、贼住者、外道；
畜生、弒母者、弒父者，阿拉汉及污辱者；
分裂僧团者、出佛身血者，以及双性人——
不可将甘马授予这些人，那会给僧团带来损害，应授予其他人。
如果在甘马进行中授予了他人，一旦已作，他即应离去。
还俗，死亡，成为沙弥——这样甘马也告失效。
如果已经舍了学处，又是犯下最重之罪的，
这僧团便是其所有者；疯狂、精神散乱、受苦者。
对于不见罪、不忏悔的业，此人的见解便是如此；
黄门、贼住者、外道归投者、畜生、弒母者、弒父者。
杀阿拉汉者、污比丘尼者、以及破僧、出佛身血；
如果他承认了，这僧团就是所有者。
除了因追悔而拿走，毯子也会磨损；
布料、皮轮、小块布，以及踩踏之物。
湿鞋、唾吐，划线与不看；
靠背、划线，以及洗涤过的垫褥；
在王舍城，不能任命不称职的食事分配者；
究竟如何任命设座者，库司的任命。
接受物分配者，以及粥分配者与水果分配者；

硬食分配者，以及小物分发者；

外衣保管者，以及钵的保管者；

园林沙弥，使者的同意。

那征服一切、洞知世间、心怀慈悲的导师，

是为了庇护、为了安乐，也为让诸比丘修习禅那与观照。

住所犍度终

7. 破僧犍度

7. Saṅghabhedakakkhandhakaṃ

1. 第一诵分 1. Paṭhamabhāṇavāro

六释迦族出家论 Chasakyapabbajjākathā

330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阿努毕亚（Anupiyā）。阿努毕亚是末罗人的一个村镇。就在那个时候，许多非常有名望的释迦族王子们，都追随着已经出家的世尊而出家。当时，玛哈那玛（Mahānāma）和阿那律（Anuruddha）释迦是两兄弟。阿那律释迦生来娇贵。他有三座宫殿：一座供冬季居住，一座供夏季居住，一座供雨季居住。在雨季的宫殿里，他由清一色的女乐师侍奉娱乐，整整四个月都不曾走下宫殿。那时，玛哈那玛心里生起了这个念头：“现今，这么多有名望的释迦族王子都追随世尊出家了。可是，我们家族却还没有一个人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不如，要么我出家，要么阿那律出家吧。”于是，玛哈那玛就来到阿那律释迦那里，到了之后，对阿那律释迦这样说：“亲爱的阿那律啊，现在许多有名望的释迦族王子都追随世尊出家了。可我们家族还没有人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因此，要么你出家，要么我就出家吧。”〔阿那律答〕“我这个人娇生惯养，我没办法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你出家吧。”〔玛哈那玛说〕“那么，亲爱的阿那律，你来，我来教教你居家过日子的要务。首先，要让田地犁过。犁过后，要让种子播下。播下后，要引水灌溉。引水灌溉后，要把水排出去。把水排出去后，要除草。除草后，要让庄稼收割。收割后，要让庄稼捆好运走。运走后，要把它们堆成垛。堆成垛后，要让人打场。打场后，要把秸秆清出去。把秸秆清出去后，要把谷壳清出去。把谷壳清出去后，要扬谷。扬谷后，要再把谷子收拢运走。收拢运走后，来年也同样要这样做，后年也还要同样这样做。”〔阿那律答〕“这些工作难道没有尽头吗？这些工作难道看不到终结吗？什么时候这些工作才会结束？什么时候这些工作才能看到终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放下一切事务，具足并享有五种欲乐而自在过活呢？”〔玛哈那玛说〕“亲爱的阿那律，这些工作的确没有尽头，这些工作的确看不到终结。正是在工作还没有完结的时候，父亲们和祖父们就已经命终了。”〔阿那律说〕“既然如此，那你自己去了解居家度日的要务吧。我要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了。”

于是，阿那律释迦就去到他母亲那里，到了之后，对母亲这样说：“母亲，我想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请您允许我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吧。”听了这话，阿那律释迦的母亲对阿那律释迦这样说：“我亲爱的儿子阿那律啊，你们兄弟俩是我喜爱、可意、无可厌弃的人。即使是因为死亡，我也心不甘情不愿地与你们分离，更何况是在你们活着的时候，我怎么会允许你们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呢？” 阿那律释迦第二次……（中略）……第三次对母亲这样说：“母亲，我想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请您允许我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吧。”在那时，跋迪亚（Bhaddiya）释迦王统理着释迦族的国政，他也是阿那律释迦的朋友。这时，阿那律释迦的母亲心想：“这位跋迪亚释迦王统理着释迦族的国政，又是阿那律释迦的朋友，他是不会愿意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的。”于是，她对阿那律释迦这样说：“亲爱的阿那律，如果跋迪亚释迦王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那你也跟着出家吧。”于是，阿那律释迦来到跋迪亚释迦王那里，到了之后，对跋迪亚释迦王这样说：“朋友，我的出家就系于你了。”

“朋友，如果你的出家是系于我身，或者不系于我身，都由你便。你随心欢喜地去出家吧。”

“来吧，朋友，我们俩一起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吧。”

“朋友，我没办法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除了这件事，我还有什么其他能为你做的，我一定去做。你去出家吧。”

“朋友，我母亲这样对我说：‘亲爱的阿那律，如果跋迪亚释迦王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那你也跟着出家吧。’”“朋友，你刚才可是说过那句话了。朋友，如果你的出家是系于我身，或者不系于我身，都由你便。你随心欢喜地去出家吧。”

“来吧，朋友，我们俩一起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吧。”

在那个时代，人们是讲真话的，是信守承诺的。这时，跋迪亚释迦王对阿那律释迦这样说：“朋友，请等我七年。七年过后，我们俩再一起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吧。”

“朋友，七年太久了。我可没办法等上七年。”

“朋友，那等我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两年……一年吧。一年过后，我们俩一起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

“朋友，一年也太久了。我可没办法等上一年。”

“朋友，那等我七个月。七个月过后，我们俩再一起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

“朋友，七个月也太久了。我可没办法等上七个月。”

“朋友，那等我六个月……五个月……四个月……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

半个月吧。半个月过后，我们俩再一起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

“朋友，半个月也太久了。我可没办法等上半个月。”

“朋友，请等我七天，等我把国政交付给我的儿子们和兄弟们。”

“朋友，七天不算久，我就等你吧。”

331 于是，跋迪亚释迦王、阿那律、阿难（Ānanda）、跋古（Bhagu）、吉米拉（Kimila）和提婆达多（Devadatta）——加上理发师优波离（Upāli）一共七人——如同从前由四部军开道前往游乐园那样，他们也由四部军开道出发了。他们走出很远后，命军队折返，然后进入到别的国境，脱下身上的装饰品，用上衣把它们包成一个包裹，并对理发师优波离这样说：“喂，优波离，你回去吧。这些足够你维持生计了。”就在理发师优波离往回走的时候，他心里生起了这个念头：“释迦族人是很凶暴的。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些王子就是被这家伙撺掇走的’而把我处死。连这些释迦族王子都要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了，更何况是我呢？”于是，他解开包裹，把那些财宝挂在树上，说道：“谁看到了，就当作是布施给他的，拿走吧。”说完，便又朝着那些释迦族王子们所在的地方赶去。那些释迦族王子们远远地看见理发师优波离走过来，看到了他后，便对理发师优波离说：“喂，优波离，你为什么又折返回来了？”

“公子们，在我往回走的时候，我心里生起了这个念头：‘释迦族人是很凶暴的。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些王子就是被这家伙撺掇走的’而把我处死。连这些释迦族王子都要从在家走向无家而出家了，何况是我呢？’所以，公子们，我解开包裹，把那些财宝挂在树上，说：‘谁看到了，就当作是布施给他的，拿走吧。’然后我就回转来了。”

“做得对，优波离，你没有回去是对的。释迦族人是很凶暴的。他们也会因为你被看作是‘撺掇走这些王子的人’而把你处死的。”

于是，这些释迦族王子就带着理发师优波离，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顶礼世尊，然后坐在一旁。在一旁坐定后，那些释迦族王子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们释迦族人是以骄傲著称的。尊者，这位理发师优波离，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侍者。请世尊先度他出家吧。这样，我们将会向他行问讯礼、起立承迎、合掌致敬以及恭敬承事之礼。如此一来，我们释迦族人的那种‘释迦傲气’就会被降服了。”

于是，世尊就先度理发师优波离出家，之后才度那些释迦族王子。那位跋迪亚长老，就在那个雨安居期间，亲身证得了三明。阿那律长老则生起了天眼。阿难长老亲身证得了入流果。提婆达多则修成了凡夫的神通。

332 就在那时候，跋迪亚长老无论是去到树林里，坐在树根下，或是待在空寂之处，都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啊，安乐啊！啊，安乐啊！”这时，众多比丘来到世尊那里，顶礼世尊后，坐在一旁。那些坐在一旁的比丘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跋迪亚长老无论是去到树林里，坐在树根下，或是待在空寂之处，都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啊，安乐啊！啊，安乐啊！’尊者，毫无疑问，跋迪亚长老一定是没有乐在梵行吧。他准是忆念起从前做国王时的快乐，所以无论是去到树林里，坐在树根下，还是待在空寂之处，才会常常感慨：‘啊，安乐啊！啊，安乐啊！’”

于是，世尊对某一位比丘说：“来，比丘，你以我的名义去叫跋迪亚比丘，说：‘跋迪亚供友，导师叫你。’”“是的，尊者。”那位比丘应答了世尊后，便来到跋迪亚长老那里，对跋迪亚长老说：“跋迪亚供友，导师叫你。”

“是的，友。”跋迪亚长老应答了那位比丘后，便来到世尊那里，顶礼世尊后，坐在一旁。世尊对坐于一旁的跋迪亚长老这样说：“跋迪亚，据说你无论是去到树林里，坐在树根下，还是待在空寂之处，都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啊，安乐啊！啊，安乐啊！’这是真的吗？”

“确实如此，尊者。”

“跋迪亚，你是见到了怎样的意义和利益，才使你无论是去到树林里，坐在树根下，还是待在空寂之处，都常常不由自主地感慨：‘啊，安乐啊！啊，安乐啊！’呢？”

“尊者，从前我还是国王的时候，在王宫内部，守卫力量被安排得十分严密；在王宫外部，守卫力量也被安排得十分严密；在城内，守卫力量被安排得十分严密；在城外，守卫力量也被安排得十分严密；在国内，守卫力量被安排得十分严密；在国外，守卫力量也被安排得十分严密。尊者，我虽然是如此地被保护、被守护着，但我住的时候，内心却是恐惧的、不安的、疑虑的、提心吊胆的。然而现在，尊者，我独自一人，无论是在树林里，坐在树根下，还是待在空寂之处，内心都是不恐惧的、不不安的、不疑虑的、不提心吊胆的。我无忧无虑，柔和温顺，靠他人的布施过活，内心如同野鹿那般自在。尊者，我就是见到了这样的意义和利益，所以无论是在树林里，坐在树根下，还是待在空寂之处，都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啊，安乐啊！啊，安乐啊！’”这时，世尊明白了这其中的意义，便在那时，发出了如下的感慨：

“内心无有忿怒者，已超越有与非有；

那离怖畏、安乐、无忧者，诸天神亦不能见。”

提婆达多事 Devadattavatthu

333 那时，世尊在阿努毕亚随宜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向憍赏弥（Kosambī）方向游行。依次游行，到达了憍赏弥。就在那里，世尊住在憍赏弥的科斯达（Ghosita）。那时，提婆达多独自静处时，心中将生起了这样的念头：我要取信于谁，才能使我在他那里得到巨大的利养和恭敬呢？接着，提婆达多这样想：这位阿阇世王子（Ajātasattu）年轻，而且未来前途光明。我何不取信于阿阇世王子呢？在他那里取信之后，我就能得到巨大的利养和恭敬了。

于是，提婆达多收拾好住处，拿着衣钵，向王舍城（Rājagaha）出发。依次前行，到达了王舍城。那时，提婆达多隐没了自己的本相，变化成童子之形，腰缠蛇带，出现在阿阇世王子的膝上。阿阇世王子因此感到害怕、惊慌、疑惧、恐怖。接着，提婆达多对阿阇世王子说：王子，你怕我吗？是的，我怕。你是谁？我是提婆达多。尊者，提婆达多尊者，如果您真的是，就请显现您的本来面目吧。于是，提婆达多隐没童子之形，穿着桑喀帝衣，持衣钵，站在了阿阇世王子面前。阿阇世王子因提婆达多这个神通变化而生起了极大的净信，每天早晚用五百辆车前去侍奉，并且送去五百锅饭食作为供养。那时，提婆达多被利养、恭敬和名声所征服、所覆心，生起了这样的欲望：我要统领比丘僧团。就在这个心念生起的同时，提婆达多便退失了那种神通。

就在那时，有位名叫咖咕特（Kakudha）的拘利子，是尊者大目犍连（Mahāmoggallāna）的侍者，刚过世不久，投生到了某一意生身天界。他所获得的身体如此之大，就像两三个摩揭陀（Magadha）的村落田地那么大。他凭借那样的身体，既不会困扰自己，也不会困扰他人。那时，咖咕特天子来到尊者大目犍连这里，向尊者大目犍连礼敬后，站在一旁。站在一旁的咖咕特天子对尊者大目犍连这样说：尊者，提婆达多被利养、恭敬和名声所征服、所覆心，生起了这样的欲望：我要统领比丘僧团。就在这个心念生起的同时，尊者，提婆达多便退失了那种神通。咖咕特天子说了这些。说完后，他向尊者大目犍连礼敬，右绕之后，就在那里消失了。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来到世尊这里，向世尊礼敬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尊者大目犍连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有位名叫咖咕特的拘利子，是我的侍者，刚过世不久，投生到了某一意生身天界。他所获得的身体如此之大，就像两三个摩揭陀的村落田地那么大。他凭借那样的身体，既不会困扰自己，也不会困扰他人。尊者，那时，咖咕特天子来到我这里，向我礼敬后，站在一旁。尊者，站在一旁的咖咕特天子对我这样说：尊者，提婆达多被利养、恭敬和名声所征服、所覆心，生起了这样的欲望：

我要统领比丘僧团。就在这个心念生起的同时，尊者，提婆达多便退失了那种神通。尊者，咖咕特天子说了这些。说完后，他向我礼敬，右绕之后，就在那里消失了。

目犍连（Moggallāna），那位咖咕特天子，你是以心识透彻了解他的心吗？咖咕特天子所说的任何话，都是确实如此，没有偏差吗？世尊，我确实以心识透彻了解了咖咕特天子的心。咖咕特天子所说的任何话，都是确实如此，没有偏差。目犍连，守护好这番话。目犍连，守护好这番话。现在，那个愚人将会自己暴露自己。

五导师论 Pañcasatthukathā

334 目犍连，世间有此五种导师存在。哪五种？目犍连，这里，某位导师戒不清净，却自称“我戒清净”，“我的戒清净、洁白、无染”。其弟子如此知道：“这位尊者导师戒不清净，却自称我戒清净，我的戒清净、洁白、无染。我们若向在家人告知，他将不欢喜。对他不欢喜的事，我们如何以此对待他？况且他受用衣、食、住处、病人所需医药资具——你将做什么，你自己将以此被知。”目犍连，弟子们在戒行方面守护如此导师；如此导师也期待弟子们在戒行方面给予守护。

“再者，目犍连，在此，有某位导师，自身行持不净，却声称：‘我是命净者’，并说：‘我的命是清净的、纯白的、未受污染的。’他的弟子们知道：‘这位尊贵的导师，自身行持不净，却声称“我是命净者”，并说“我的命是清净的、纯白的、未受污染的”。如果我们把这事告诉在家人，那不会令他高兴。既然是他不喜欢的事，我们又怎能那样做呢？他可是被衣物、食物、住所、病者资具与药物这些必需品所认同的——他做什么，就凭那个，他自会被认出。’目犍连，像这样的情况，弟子们是在命行上保护这样的导师；而这样的导师也期望被弟子们在命行上保护。”

“再者，目犍连，在此，有某位导师，自身说法不净，却声称：‘我是说法净者’，并说：‘我的说法是清净的、纯白的、未受污染的。’他的弟子们知道：‘这位尊贵的导师，自身说法不净，却声称“我是说法净者”，并说“我的说法是清净的、纯白的、未受污染的”。如果我们把这事告诉在家人，那不会令他高兴。既然是他不喜欢的事，我们又怎能那样做呢？他可是被衣物、食物、住所、病者资具与药物这些必需品所认同的——他做什么，就凭那个，他自会被认出。’目犍连，像这样的情况，弟子们是在说法上保护这样的导师；而这样的导师也期望被弟子们从说法上保护。”

“再者，目犍连，在此，有某位导师，自身记说不净，却声称：‘我是记说净者’，并说：‘我的记说是清净的、纯白的、未受污染的。’他的弟子们知道：‘这位尊贵的导师，自身记说不净，却声称“我是记说净者”，并说“我的记说是清净的、纯白的、未受污染的”。如果我们把这事告诉在家人，那不会令他高兴。既然是他不喜

欢的事，我们又怎能那样做呢？他可是被衣物、食物、住所、病者资具与药物这些必需品所供养的——他做什么，就凭那个，他自会被认出。’目犍连，像这样的情况，弟子们是从记说上保护这样的导师；而这样的导师也期望被弟子们从记说上保护。”

“再者，目犍连，在此，有某位导师，自身智见不净，却声称：‘我是智见净者’，并说：‘我的智见是清净的、纯白的、未受污染的。’他的弟子们知道：‘这位尊贵的导师，自身智见不净，却声称“我是智见净者”，并说“我的智见是清净的、纯白的、未受污染的”。如果我们把这事告诉在家人，那不会令他高兴。既然是他不喜欢的事，我们又怎能那样做呢？他可是被衣物、食物、住所、病者资具与药物这些必需品所认同的——他做什么，就凭那个，他自会被认出。’目犍连，像这样的情况，弟子们是从智见上保护这样的导师；而这样的导师也期望被弟子们从智见上保护。目犍连，这五种导师，存在于世间，在世间中可见。”

“然而，目犍连，我自身戒行清净，便声称：‘我是戒净者’，并说：‘我的戒是清净的、纯白的、未受污染的。’但我的弟子们并不从戒行上保护我；我也不期望被弟子们从戒行上保护。我自身活命清净……（中略）……自身说法清净……（中略）……自身记说清净……（中略）……自身智见清净，便声称：‘我是智见净者’，并说：‘我的智见是清净的、纯白的、未受污染的。’但我的弟子们并不从智见上保护我；我也不期望被弟子们从智见上保护。”

335 那时，世尊在憍赏弥随意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向王舍城出发游历。一路次第游走，抵达了王舍城。在那里，世尊住在王舍城竹林中的松鼠饲养处。那时，众多比丘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诸比丘这样对世尊说：“尊者，阿阇世王子每天早晚各以五百辆车，以及五百份熟食的饭食供给，去服侍提婆达多。”世尊说：“诸比丘，不要羡慕提婆达多所得的利养、恭敬与名声。诸比丘，只要阿阇世王子还这样早晚以五百辆车，并带去五百份熟食饭食去服侍他，提婆达多在善法上就只能预期衰退，而不是增长。”

“诸比丘，这就像对着一只恶狗的鼻子去砸破苦胆，诸比丘，那样的话，这只狗会变得比之前更加凶暴几倍。同样地，诸比丘，只要提婆达多还得到阿阇世王子那样早晚五百辆车、五百份熟食饭食的服侍，提婆达多在善法上就只能预期衰退，而不是增长。”

“诸比丘，对提婆达多来说，利养、恭敬与名声的生起，是为了他自己的毁灭；对提婆达多来说，利养、恭敬与名声的生起，是为了他自己的衰败。”

“诸比丘，就像芭蕉结果，是给自己带来毁灭，给自己带来衰亡。同样地，诸比丘，提婆达多获得的利养、恭敬、名声，也是给自己带来毁灭，给提婆达多带来衰亡。”

“诸比丘，就像竹子结果，是给自己带来毁灭，给自己带来衰亡。同样地，诸比丘，提婆达多获得的利养、恭敬、名声，也是给自己带来毁灭，给提婆达多带来衰亡。”

“诸比丘，就像芦苇结果，是给自己带来毁灭，给自己带来衰亡。同样地，诸比丘，提婆达多获得的利养、恭敬、名声，也是给自己带来毁灭，给提婆达多带来衰亡。”

“诸比丘，就像母骡怀孕，是给自己带来毁灭，给自己带来衰亡。同样地，诸比丘，提婆达多获得的利养、恭敬、名声，也是给自己带来毁灭，给提婆达多带来衰亡。”

“果实毁掉芭蕉，果实毁掉竹子，果实毁掉芦苇；
恭敬确能毁坏恶人，犹如胎儿毁坏母骡。”

第一诵分终

2. 第二诵分 2. Dutiyabhāṇavāro

公开甘马 Pakāsanīyakammaṃ

336 那时的机缘是这样：世尊被大集会围绕着，其中包括国王在内的集会，正坐着说法。那时，提婆达多从座位上站起，把上衣搭在一肩，面向世尊的方向合掌致敬，然后对世尊这样说道：“尊者，世尊现在年迈了，老了，年纪大了，已到人生末期，年寿已尽。尊者，世尊现在请放下操心，安住于现法乐住吧。请把比丘僧团交给我，我会带领比丘僧团。”“够了，提婆达多，你别想着带领比丘僧团。”提婆达多第二次……（中略）……第三次又对世尊这样说道：“尊者，世尊现在年迈了，老了，年纪大了，已到人生末期，年寿已尽。尊者，世尊现在请放下操心，安住于现法乐住吧。请把比丘僧团交给我，我会带领比丘僧团。”“提婆达多，我连舍利弗（Sāriputta）和大目犍连都不会把比丘僧团交给他们，更何况是你这个废物、该被唾弃的东西！”那时，提婆达多心想：“当着有国王在的集会，世尊用‘该被唾弃的东西’这种话斥责我，却抬高舍利弗和大目犍连。”他生起了怒气，心里不满，向世尊行礼，右绕之后，便离开了。这就是提婆达多对世尊生起的第一次怨恨。

那时，世尊对诸比丘说道：“那么，诸比丘，僧团应当为提婆达多在王舍城作公开宣告：‘提婆达多以前的品行是一种样子，现在的品行是另一种样子。凡是提婆达多以身体或言语所做的，都不应被看作是佛陀做的、法做的或僧团做的，只应被看作是提婆达多个人做的。’ 诸比丘，应当这样来做：应当由一位有能力、有经验的比丘来告知僧团——”

337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对提婆达多在王舍城执行公开宣告的甘马（kamma，古译：羯磨）：‘以前提婆达多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现在他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提婆达多今后以身体或语言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应从中看到佛、法、僧，只应从中看到提婆达多本人。’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僧团对提婆达多在王舍城执行公开宣告的甘马：‘以前提婆达多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现在他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提婆达多今后以身体或语言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应从中看到佛、法、僧，只应从中看到提婆达多本人。’哪位尊者赞同对提婆达多在王舍城执行公开宣告的甘马——‘以前提婆达多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现在他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提婆达多今后以身体或语言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应从中看到佛、法、僧，只应从中看到提婆达多本人’——请保持沉默；哪位不赞同，请说出来。”

“僧团已对提婆达多完成了在王舍城的公开宣告甘马：‘以前提婆达多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现在他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提婆达多今后以身体或语言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应从中看到佛、法、僧，只应从中看到提婆达多本人。’僧团赞同，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持此事。”

338 那时，世尊对舍利弗长老说：“既然如此，舍利弗，你去王舍城对提婆达多进行公开宣告吧。”

“世尊，我以前在王舍城称赞过提婆达多：‘瞿低之子有大神通，瞿低之子有大威力。’世尊，我该怎么去王舍城对提婆达多进行公开宣告呢？”

“舍利弗，你以前在王舍城称赞提婆达多，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瞿低之子有大神通，瞿低之子有大威力’？”

“是的，世尊。”

“正是如此，舍利弗，你同样只按事实去王舍城对提婆达多进行公开宣告就行了。”

“是的，世尊。”舍利弗长老回应了世尊。

那时，世尊对诸比丘说：“既然如此，诸比丘，僧团应委任舍利弗去王舍城对提婆达多进行公开宣告：‘以前提婆达多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现在他的本性是另一种

样子。提婆达多今后以身体或语言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应从中看到佛、法、僧，只应从中看到提婆达多本人。’而诸比丘，应该这样委任：先要请求舍利弗。请求之后，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通报——”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委任舍利弗长老去王舍城对提婆达多进行公开宣告：‘以前提婆达多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现在他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提婆达多今后以身体或语言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应从中看到佛、法、僧，只应从中看到提婆达多本人。’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僧团委任舍利弗长老去王舍城对提婆达多进行公开宣告：‘以前提婆达多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现在他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提婆达多今后以身体或语言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应从中看到佛、法、僧，只应从中看到提婆达多本人。’哪位尊者赞同委任舍利弗长老去王舍城对提婆达多进行公开宣告——‘以前提婆达多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现在他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提婆达多今后以身体或语言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应从中看到佛、法、僧，只应从中看到提婆达多本人’——请保持沉默；哪位不赞同，请说出来。”

“僧团已委任舍利弗长老去王舍城对提婆达多进行公开宣告：‘以前提婆达多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现在他的本性是另一种样子。提婆达多今后以身体或语言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应从中看到佛、法、僧，只应从中看到提婆达多本人。’僧团赞同，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持此事。”

那时，舍利弗尊者受委派，和众多比丘一同进入王舍城，在王舍城里揭露提婆达多，说：“以前提婆达多的性情是另一种样子，现在性情变成了另一种。提婆达多现在身体和语言上所做的任何事，都不能据此看待佛、法、僧，只能据此看提婆达多本人。”在那里，那些没有信心、不净信、智慧低劣的人这样说：“这些释迦子沙门是出于嫉妒，嫉妒提婆达多得到的利养和恭敬。”而那些有信心、净信、聪明、精通、有智慧的人这样说：“这绝不会是小事，不然世尊不会让在王舍城里揭露提婆达多。”

阿阇世王子事 Ajātasattukumāravatthu

339 那时，提婆达多来到阿阇世王子那里。到了之后，对阿阇世王子这样说：“王子，从前的人寿命长，现在的人寿命短。这可是一种可能的情况：你在还是王子身份的时候就会死。所以，王子，你把你父亲杀了，当国王吧。我把世尊杀了，当佛陀。”

那时，阿阇世王子心想：“尊者提婆达多是大神通、大威德的人，尊者会知道的。”他在大腿上绑了一把匕首，白天里也充满恐惧、战栗、猜疑、惊慌，急匆匆地进入了内宫。内宫里值班的大臣们看见阿阇世王子白天里恐惧、战栗、猜疑、惊慌、急匆匆地进入内宫。看见后，便抓住了他。他们搜查时，发现大腿上绑着匕首，就问阿阇世王子：“王子，你想做什么？”他回答：“我想杀我父亲。”又问：“是谁怂恿你的？”

答：“是提婆达多尊者。”有些大臣这样认为：“王子该杀，提婆达多也该杀，所有比丘都该杀。”有些大臣这样认为：“比丘不该杀。诸比丘没有任何过错。王子该杀，提婆达多也该杀。”还有一些大臣这样认为：“王子不该杀，提婆达多也不该杀，诸比丘也不该杀。应当禀告国王。国王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那时，那些大臣把阿阇世王子带到摩揭陀国色尼亚·频婆娑罗王（Seniya Bimbisara）那里，到了之后，向摩揭陀国色尼亚·频婆娑罗王禀告了这件事。王问：“喂，大臣们是怎么认为的？”大臣们回答：“大王，有些大臣这样认为：‘王子该杀，提婆达多也该杀，所有比丘都该杀。’有些大臣这样认为：‘比丘不该杀。诸比丘没有任何过错。王子该杀，提婆达多也该杀。’还有一些大臣这样认为：‘王子不该杀，提婆达多也不该杀，诸比丘也不该杀。应当禀告国王。国王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王说：“喂，佛、法、僧能做什么呢？世尊不是早就预先在王舍城里揭露了提婆达多吗？说：‘以前提婆达多的性情是另一种样子，现在性情变成了另一种。提婆达多现在身体和语言上所做的任何事，都不能据此看待佛、法、僧，只能据此看提婆达多本人。’”随后，那些认为“王子该杀，提婆达多也该杀，所有比丘都该杀”的大臣，王将他们免了职。那些认为“比丘不该杀，诸比丘没有任何过错，王子该杀，提婆达多也该杀”的大臣，王将他们降了职。那些认为“王子不该杀，提婆达多也不该杀，诸比丘也不该杀，应当禀告国王，国王怎么说就怎么办”的大臣，王将他们提升了职位。然后，摩揭陀国色尼亚·频婆娑罗王对阿阇世王子这样说：“你为什么想杀我，王子？”阿阇世王子回答：“大王，我想要王位。”王说：“王子，如果你想要王位，那这王位就给你。”就把王位交给了阿阇世王子。

遣魔 Abhimārapesanaṃ

340 那时，提婆达多来到阿阇世王子那里，到了之后，对阿阇世王子这样说：“大王，派些人去，让他们杀掉沙门乔达摩（Gotama）。”阿阇世王子就命令那些人：“喂，尊者提婆达多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办。”于是，提婆达多命令一个人：“朋友，

你去，某某地方沙门乔达摩住着。杀掉他之后，从这条路回来。”他又在那条路上安排了两个人，说：“如果有一个单独的人从这条路来，就杀掉他，然后从这条路回来。”他又在那条路上安排了四个人，说：“如果有两个人从这条路来，就杀掉他们，然后从这条路回来。”他又在那条路上安排了八个人，说：“如果有四个人从这条路来，就杀掉他们，然后从这条路回来。”他又在那条路上安排了十六个人，说：“如果有八个人从这条路来，就杀掉他们，然后回来。”

那时，那个单独的人拿了剑和盾，佩好弓箭，朝世尊那里走去。到了之后，在世尊不远处，他恐惧、战栗、猜疑、惊慌，身体僵硬地站着。世尊看见那个人恐惧、战栗、猜疑、惊慌，身体僵硬地站着，看见后，对那个人这样说：“来吧，朋友，不要害怕。”那个人便把剑和盾放到一边，放下弓箭，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头面礼世尊足，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犯了过错，我如此愚痴、如此迷茫、如此不善，怀著恶毒的心、杀人的心来到这里。尊者的世尊，请您接受我的过错作为过错，以利于将来防护。”世尊说：“朋友，你确实犯了过错，你如此愚痴、如此迷茫、如此不善，怀著恶毒的心、杀人的心来到这里。但朋友，既然你见到过错是过错，依法改正，我们就接受它。朋友，在圣者的律中，这就是增长：一个人见到过错是过错，依法改正，在将来成就防护。”

那时，世尊为那个人次第开示说法，就像这样：讲说布施的法、持戒的法、生天的法；宣说感官欲乐的过患、卑劣、污秽，以及出离的功德。当世尊知道他的心已经成熟、柔和、没有障碍、踊跃、净信时，便开示诸佛最为殊胜的教法：苦、集、灭、道。就像一块洁净的布，没有黑色的污渍，会完全吸收染料一样。就在那座位上，那个人内心生起了远离尘垢、没有瑕疵的法眼：凡是任何集起的法，这一切都是息灭的法。那时，那个人已经见到法、证得法、了解了法、深入了法，超越了疑惑，离开了犹豫，得到了无所畏惧，在师的教法中不再依赖他人。他对世尊这样说：“太殊胜了，尊者！太殊胜了，尊者！就像尊者把倾倒的东西扶正过来，把覆盖的东西揭开，给迷路的人指出道路，在黑暗中持来油灯——让有眼睛的人可以看到颜色。同样地，世尊用种种方式阐明了法。尊者，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世尊记得我是近事男，从今日开始，尽形寿皈依。”然后，世尊对那个人这样说：“朋友，你不要走这条路，你走那条路吧。”便让他从另一条路离开了。

那时，那两个人心里想：“那个单独的人怎么这么久还没来？”便顺著路往前走，看见世尊在某棵树下坐著。看见后，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敬礼世尊，坐在一边。世尊为他们次第开示说法……（中间部分省略）……在师的教法中不再依

赖他人。他们对世尊这样说：“太殊胜了，尊者！……（中间部分省略）……请世尊记得我们是近事男，从今日开始，尽形寿皈依。”然后，世尊对那两个人这样说：“朋友们，你们不要走这条路，你们走那条路吧。”便让他们从另一条路离开了。

那时，先是那四个人……接着又是那八个人……再接着是那十六个人——他们心想：那八个人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于是他们便迎面而去，看见世尊正坐在一棵树下。看到后，他们便朝世尊那边走去，走到近处，向世尊行礼，然后坐在一边。世尊依次为他们开示，也就是：布施的开示……他们不再依赖他人，在导师的教法中，他们对世尊这样说：“太殊胜了，尊者！……请世尊把我们记作从今日起终生皈依的在家弟子吧。”那时，世尊对他们说：“诸位贤友，你们不要走这条路，要走那条路。”便安排他们从另一条路离开了。

那时，那一个人就去到提婆达多那里，到了以后，对提婆达多这样说：“尊者，我没办法夺取那位世尊的性命；那位世尊有大神通，大威力。”提婆达多说：“够了，贤友，你不用去夺取沙门乔达摩的性命了。我自己来夺取沙门乔达摩的性命。”

出血甘马 Lohituppādakakammaṃ

341 就在那时，世尊正在灵鹫山（Gijjhakūṭa）的山影下经行。于是提婆达多登上灵鹫山，推下一块大石头，心想：“我要用这个夺取沙门乔达摩的性命。”两块山岩相合，将那块石头夹住了。但从那里飞溅出的碎石击中了世尊的脚，流出了血。那时，世尊向上看，对提婆达多这样说：“你这个愚蠢的人啊，你造下了很多非福德，就因为你怀恶心、怀害心，让如来的血流出。”那时，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这就是提婆达多所积累的第一个无间业，因为他怀恶心、怀害心，让如来的血流出。”

诸比丘听说：“听说提婆达多对世尊实施了杀害。”那些比丘们就在世尊住所的周围四处经行，高声大气地诵经，为了守护、防卫、保护世尊。世尊听到了那高声、那大气、那诵经的声音。听到后，世尊对具寿阿难说：“阿难，那是什么高声、大气、诵经的声音？”

“尊者，诸比丘听说：听说提婆达多对世尊实施了杀害。那些比丘们就在世尊住所的周围四处经行，高声大气地诵经，为了守护、防卫、保护世尊。尊者，那就是那高声、大气、诵经的声音。”

“那么，阿难，你用我的话去招呼那些比丘们：导师召唤诸位贤友。”

“是的，尊者。”具寿阿难应允世尊后，就朝那些比丘那边走去，到了以后，对那些比丘说：“导师召唤诸位贤友。”

“好的，贤友。”那些比丘们应允具寿阿难后，就到世尊那边去，到了以后，向世尊行礼，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后，世尊对那些比丘这样说：

“诸比丘，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可以通过他人的谋害夺去如来的性命。诸比丘，如来们是在没有谋害的情况下般涅槃的。

”诸比丘，这世间存在着这五种导师。是哪五种呢？诸比丘，在此，有某种导师，自己戒行不清净，却声称“我是戒行清净的”，并且认为“我的戒行是清净的、洁白的、没有污染的”。他的弟子们却这样知道：“这位尊贵的导师，自己戒行不清净，却声称‘我是戒行清净的’，并且认为‘我的戒行是清净的、洁白的、没有污染的’。如果我们去向在家人说，这不会让他高兴。而对于令他不高兴的事，我们又怎么能用那种方式对待他呢？况且他受到衣服、钵食、住所、生病所需的药品资具的恭敬供养——他自己怎么做的，就会因那个而显露出来。”诸比丘，弟子们是从戒的方面来保护这样的导师，而这样的导师也期望弟子们从戒的方面来保护他。

“再者，诸比丘，在此，有某种导师，自己活命不清净……说法不清净……记说（问答）不清净……智见不清净，却声称“我是智见清净的”，并且认为“我的智见是清净的、洁白的、没有污染的”。他的弟子们却这样知道：‘这位尊贵的导师，自己智见不清净，却声称“我是智见清净的”，并且认为“我的智见是清净的、洁白的、没有污染的”。如果我们去向在家人说，这不会让他高兴。而对于令他不高兴的事，我们又怎么能用那种方式对待他呢？况且他受到衣服、钵食、住所、生病所需的药品资具的恭敬供养——他自己怎么做的，就会因那个而显露出来。’诸比丘，弟子们是从智见的方面来保护这样的导师，而这样的导师也期望弟子们从智见的方面来保护他。诸比丘，这世间存在着这五种导师。而诸比丘，我自己是戒行清净的，我如实地声称“我是戒行清净的”，并且如实地了知“我的戒行是清净的、洁白的、没有污染的”。但弟子们并不从戒的方面来保护我，我也不期望弟子们从戒的方面来保护我。诸比丘，我自己是活命清净的……说法清净的……记说清净的……智见清净的，我如实地声称“我是智见清净的”，并且如实地了知“我的智见是清净的、洁白的、没有污染的”。但弟子们并不从智见的方面来保护我，我也不期望弟子们从智见的方面来保护我。诸比丘，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可以通过他人的谋害夺去如来的性命。诸比丘，如来们是在没有谋害的情况下般涅槃的。你们各自回到你们的住处去吧，诸比丘。如来们是不需要被保护的。”

遣那喇吉利象 Nāḷāgiripesanaṃ

342 就在那时，在王舍城，有一头名叫那罗祇梨的大象，凶猛好杀，是一个杀人者。于是，提婆达多进入王舍城，到了象厩，对象师们这样说：“喂，你们要知道，我们这些王亲国戚是有能力把地位低的人提拔到高位，也能增加配给和薪俸的。所以，喂，当沙门乔达摩走到这条街上时，你们就放出这头那罗祇梨象，把它赶到这条街上去。”

“是的，尊者。”那些象师们这样答应了提婆达多。那时，世尊在上午，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衣，和众多比丘一起进入王舍城托钵乞食。当世尊走到那条街上时，那些象师看见了世尊正走在街上。看见后，便放出了那罗祇梨象，把它赶到了那条街上。那罗祇梨象远远地就看见世尊走来。看见之后，它竖起鼻子，耳朵和尾巴挺起来，朝世尊冲了过去。那些比丘远远地看见那罗祇梨象跑来。看见后，便对世尊这样说：“尊者，那头那罗祇梨象，凶猛好杀，是一个杀人者，正跑到这条街上来了。世尊，请退后吧；善逝，请退后吧。”

“来吧，诸比丘，不要害怕。诸比丘，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可以通过他人的谋害夺去如来的性命。诸比丘，如来们是在没有谋害的情况下般涅槃的。”第二次，那些比丘……第三次，那些比丘对世尊这样说：“尊者，那头那罗祇梨象，凶猛好杀，是一个杀人者，正跑到这条街上来了。世尊，请退后吧；善逝，请退后吧。”

“来吧，诸比丘，不要害怕。诸比丘，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可以通过他人的谋害夺去如来的性命。诸比丘，如来们是在没有谋害的情况下般涅槃的。”

那时，人们纷纷登上高楼，攀到塔殿和屋顶上站着看。在场那些不信、不敬、心怀邪见的人这样说：“唉，诸位，那相貌庄严的大沙门，这下可要被大象伤害了！”而那些有信心、有敬意、聪明、干练、有智慧的人则这样说：“诸位，不用多久，象就要和象交战了！”于是世尊对那罗祇梨象遍满慈心。当时，那罗祇梨象被世尊的慈心触及后，把长鼻垂了下来，朝世尊所站之处走去；走近之后，便停在了世尊面前。世尊用右手抚摸着那罗祇梨象的额顶，以这几首偈颂对那罗祇梨象说道：

“大象啊，不要冲撞大象，大象啊，冲撞大象真是苦事；

因为，象啊，攻击龙象者，从此以后，没有善趣。

“不要骄慢，也不要放逸；放逸之人，是走不到善趣的；

你要做的就是如此行去，那样你将走到善趣。”

那时，那罗祇梨象用长鼻卷取世尊脚上的尘土，撒在自己的头顶上，随后倒退着退开，一直退到还能望见世尊的地方。接着，那罗祇梨象走回象棚，在自己的位置站定。就这样，那罗祇梨象成了一头被调伏的象。就在那个时候，人们唱起了这首偈颂：

“有些人用棍棒、钩子和鞭子来调伏；

而大仙人不用棍棒，不用刀杖，就调伏了这头大象。”

民众们指责、批评、非难道：“这个提婆达多真是邪恶，真是不幸，他竟然想去加害有这样大神通、这样大威力的沙门乔达摩！” 提婆达多的利养和恭敬减损了，而世尊的利养和恭敬却增长了。

五事乞求论 Pañcavatthuyācanakathā

343 那时，因为利养和恭敬减损，提婆达多带着他的徒众，在信众家里反复乞求之后才吃饭。民众们指责、批评、非难道：“这些释迦子的修行人，怎么能在信众家里反复乞求之后才吃饭呢？谁会不喜欢丰盛的食物，谁会不爱美味呢？”一些诸比丘听到了那些民众的指责、批评和非难。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也指责、批评、非难道：“提婆达多怎么可以带着他的徒众，在信众家里反复乞求之后才吃饭呢！”他们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道：“提婆达多，听说你带着徒众在信众家里反复乞求之后才吃饭，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在呵责之后……在做了开示佛法后，世尊对诸比丘说道：“那么，诸比丘，我现在为诸比丘制定关于三人食的学处，这是基于三个目的：为了折服品行不端的人；为了让戒行端正的诸比丘能安稳地住下来；为了防止那些有恶欲的人结党分裂僧团；同时也是出于对族亲们的怜悯。对于三人食，应按这如法的方式做。”

那时，提婆达多找到了果呵离呵（Kokālika）、呵塔摩达呵帝萨呵（Kaṭamodakatissaka）、山牒维耶之子萨目达达达（Samuddadatta）。到了之后，提婆达多对果呵离呵、呵塔摩达呵帝萨呵、山牒维耶之子萨目达达达这样说：“来吧，朋友们，我们来分裂沙门乔达摩的僧团，破坏他的法轮！”听到这话，果呵离呵对提婆达多说：“朋友，沙门乔达摩有大神通、大威力，我们怎么能分裂沙门乔达摩的僧团，破坏他的法轮呢？”提婆达多说：“来吧，朋友们，我们去找沙门乔达摩乞求五件事：‘尊者，世尊以种种方式赞美少欲、知足、减损、头陀、庄严、离贪、精进勤修的人。尊者，这五件事，会以种种方式导向少欲、导向知足、导向减

损、导向头陀、导向庄严、导向离贪、导向精进勤修。尊者啊，愿诸比丘终身做住森林者；若是有人接近村落住，就让他犯过错。终身做乞食者；若是有人接受邀请受供，就让他犯过错。终身做穿粪扫衣者；若是有人接受居士施衣，就让他犯过错。终身做树下住者；若是有人住到有覆盖遮蔽的地方，就让他犯过错。终身不吃鱼肉；若是有人吃鱼肉，就让他犯过错。’沙门乔达摩不会答应这五件事。我们就能用这五件事去说服大众。”

那时，提婆达多带着他的徒众，前往世尊所在之处。到了以后，向世尊行礼，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提婆达多对世尊这样说：“世尊，尊者，您常以各种方式赞美少欲、知足、减损、头陀、庄严、离贪、精进勤修的人。尊者，这里有五件事，会以各种方式导向少欲、导向知足、导向减损、导向头陀、导向庄严、导向离贪、导向精进勤修。尊者啊，愿诸比丘终身做住森林者；若是有人接近村落住，就让他犯过错。终身做乞食者；若是有人接受邀请受供，就让他犯过错。终身做穿粪扫衣者；若是有人接受居士施衣，就让他犯过错。终身做树下住者；若是有人住到有覆盖遮蔽的地方，就让他犯过错。终身不吃鱼肉；若是有人吃鱼肉，就让他犯过错。” 世尊回答：“够了，提婆达多。愿做住森林者，就做住森林者；愿在村落附近住的人，就住在村落附近吧。愿做乞食者，就做乞食者；愿接受邀请受供，就接受邀请受供吧。愿做穿粪扫衣者，就做穿粪扫衣者；愿接受居士施衣，就接受居士施衣吧。提婆达多，我已经允许了八个月在树下坐卧居住；至于鱼肉，若是三处清净的——不见杀、不闻杀、不疑为自己而杀，是可以的。” 那时，提婆达多想：“世尊没有答应这五件事。” 他内心高兴，精神振奋，和徒众一起从座位上起身，向世尊行礼，右绕之后便离开了。

那时，提婆达多和他的徒众进入了王舍城，用那五件事去说服大众：“朋友们，我们去找沙门乔达摩乞求五件事：世尊，尊者，您常以各种方式赞美少欲……乃至精进勤修……尊者，这里有五件事……导向精进勤修。” 他们说道：“尊者，愿诸比丘终身做住森林者……乃至……终身不吃鱼肉；若是有人吃鱼肉，就让他犯过错。这五件事，沙门乔达摩不答应。我们却接受并奉行这五件事。”

在那里，那些不信佛、没有净信、智慧低劣的人这样说：“这些释迦子诸比丘，确实是修头陀行、持减损行的人。而沙门乔达摩，却是生活宽裕、喜欢舒适的人。” 然而，那些有信、有净信、聪明、通达、有智慧的人，他们指责、批评、非难说：“这个提婆达多，怎么会企图分裂世尊的僧团，破坏法轮呢！” 一些诸比丘听到了那些民众的指责、批评和非难。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也指责、批评、非难道：

“提婆达多怎么会企图分裂僧团，破坏法轮呢！” 那些比丘们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道：“提婆达多，听说你在企图分裂僧团，破坏法轮，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 世尊说：“够了，提婆达多。你不要喜好分裂僧团。提婆达多，分裂僧团是极重的罪过。提婆达多，任何分裂和合僧团的人，都会造下持续一劫的罪业，会在地狱中煎熬一劫。而提婆达多，任何让分裂的僧团重归和合的人，能造下无量的功德，会在天上享受快乐一劫。够了，提婆达多。你不要喜好分裂僧团。提婆达多，分裂僧团确实是极重的罪过。”

那时，阿难尊者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钵和上衣，进入王舍城去乞食。提婆达多看到阿难尊者在王舍城中走着乞食。看见之后，提婆达多便走近阿难尊者，到了之后，对阿难尊者这样说：“朋友阿难，从今日起，我将离开世尊，离开比丘僧团，独自举行伍波萨他，独自做僧团甘马。”

那时，阿难尊者在王舍城乞食回来，吃过饭后，去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行礼，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阿难尊者对世尊这样说：“世尊，今日上午，我穿好下衣，拿着钵和上衣，进入王舍城去乞食。世尊，提婆达多看见我在王舍城乞食，便走近我，这样对我说：‘从今日起，我，朋友阿难，将离开世尊，离开比丘僧团，独自举行伍波萨他，独自做僧团甘马。’世尊，提婆达多今日就要分裂僧团了。”那时，世尊明白了这件事的含义，在那个时刻，发出了这声感兴的偈颂：“

“善人易行善，恶人行善难；

“恶人易作恶，圣者难为之。”

第二诵分终

3. 第三诵分 3. Tatiyabhāṇavāro

破僧论 Saṅghabhedakathā

344 那时，提婆达多于伍波萨他日从座而起，取筹说道：“诸位贤友，我们前去拜访沙门乔达摩，请求了五件事——‘世尊，尊者以种种方便称赞少欲……乃至……称赞精勤。尊者，此五件事以种种方便有助于少欲……乃至……有助于精勤：萨度（sādhu，古译：善哉），尊者，愿比丘尽形寿住阿兰若，若入聚落者，令彼有过；……乃至……愿比丘尽形寿不食鱼肉，若食鱼肉者，令彼有过。’这五件事，沙门乔达摩并不允许。而我们将受持奉行这五件事。哪位尊者认可这五件事，就请取此筹。”

那时，毗舍离（Vesālī）的瓦吉之子比丘（Vajjiputta）约五百人，都是新学而少有经验。他们想着：“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诲。”于是拿起了筹。那时，提婆达多分裂僧团后，带着约五百位比丘朝伽耶山（Gayāsīsa）去了。那时，舍利弗和大目犍连去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礼拜，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后，尊者舍利弗对世尊说：“尊者，提婆达多分裂僧团后，带着约五百位比丘朝伽耶山去了。”世尊说：“舍利弗，你们两人对那五百位新学比丘，难道没有悲悯心吗？去吧，舍利弗，你们两人去吧，趁那些比丘还没有陷入不幸与毁灭。”尊者舍利弗和大目犍连回答世尊：“是的，尊者。”然后从座位起身，向世尊礼拜，右绕后，朝伽耶山去了。

那时，有一位比丘站在世尊不远处哭泣。于是世尊对那位比丘说：“比丘，你为什么哭呢？”

“尊者，连世尊的上首弟子舍利弗和大目犍连，也去提婆达多那里，认可提婆达多的法了。”世尊说：“比丘，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可能，舍利弗和大目犍连会认可提婆达多的法；不过，他们去是为了开导那些比丘。”

345 那时，提婆达多坐在一大群随从围绕之中，正在说法。提婆达多远远地看见舍利弗和大目犍连走来。看见后，他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你们看，我所说的法多么善说，连沙门乔达摩的上首弟子舍利弗和大目犍连，也来到我这里，认可我的法。”听到这样说后，果咖离咖对提婆达多说：“贤友提婆达多，不要信任舍利弗和大目犍连。舍利弗和大目犍连有恶欲，已经被恶欲所支配了。”提婆达多说：“够了，贤友。他们来得很好，因为他们认可我的法。”

那时，提婆达多请尊者舍利弗坐半座，说：“来，贤友舍利弗，请坐在这里。”尊者舍利弗说：“够了，贤友。”便取了另一座，在一旁坐下。尊者大目犍连也取了另一座，在一旁坐下。那时，提婆达多在夜中过了许久，以法语向诸比丘开示、劝导、激励、令其欢喜之后，便请求尊者舍利弗：“贤友舍利弗，比丘僧团已经远离昏沉睡眠了。贤友舍利弗，愿你为比丘们说法，我的背有些不适，我想舒展一下。”尊者舍利弗应允了提婆达多。于是，提婆达多将桑喀帝衣叠成四层铺好，右胁而卧。由于疲倦、失念、不正知，他不久便入睡了。

那时，具寿舍利弗以示教神变的教诫，以法语教诫、劝导诸比丘。具寿大目犍连以神通神变的教诫，以法语教诫、劝导诸比丘。那时，那些比丘被具寿舍利弗以示教神变的教诫、被具寿大目犍连以神通神变的教诫所教诫、劝导时，生起了远尘离垢的法眼——凡任何集法，一切皆是灭法。

那时，具寿舍利弗对诸比丘说：“贤友们，我们去世尊那里吧。你们当中若是认可那位世尊的法的，就请跟上来。”于是，舍利弗与目犍连便带着那五百位比丘，前往竹林园。这时，果咖离咖把提婆达多唤醒，说道：“快起来，提婆达多贤友，你的那些比丘都被舍利弗和目犍连带走了！提婆达多贤友，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提婆达多贤友，不要信任舍利弗和目犍连。舍利弗和目犍连有恶欲，是被恶欲所支配的人！’”就在那时，提婆达多当场从口中喷出了滚烫的热血。

那时，舍利弗与目犍连到了世尊那里，礼敬世尊后，坐在一边。具寿舍利弗坐定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那些随顺破僧的比丘，应再为他们授达上才好。”世尊说：“够了，舍利弗。你不要喜欢给那些参与破僧行为的比丘再授达上。舍利弗，不过你可以让他们忏悔土喇咤亚（thullaccaya，古译：偷兰遮）罪。舍利弗，提婆达多是怎么行事的呢？”舍利弗回答：“尊者，正如世尊您会在夜里长时间地用说法教导、鼓励、激发、令诸比丘欢喜之后，对我说：‘舍利弗，比丘僧团已经离去了昏沉与睡眠；舍利弗，你为诸比丘说法吧，我的背有些痛，我要休息一下了。’提婆达多正是模仿您的这种做法行事的。”

346 那时，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过去，在一个森林深处有一个大湖。一群大象依着那湖居住。它们潜入湖中，用鼻子拔出藕根，冲洗得干干净净，不带一点泥地咀嚼后吞下去。这对它们来说，既能增长气色，也能增长体力，不会因此导致死亡或接近死亡的痛苦。然而，诸比丘，那些追随大公象学习的小象、幼象们，也潜入那湖中，用鼻子拔出藕根，却没有冲洗干净，带着泥就咀嚼后吞了下去。这对它们来说，既不能增长气色，也不能增长体力，反而会因此导致死亡或接近死亡的痛苦。同样地，诸比丘，提婆达多这样盲目地仿效我，这个可怜人将会因此毁灭。

“如同那在河中警觉、以藕为食的大野猪，

如同幼象吞食淤泥一般，这个可怜人仿效我，将会死去。”

347 “诸比丘，具备了八项条件的比丘，可以胜任使者的工作。哪八项呢？诸比丘，这里的一位比丘，是能听者，是能说者，是能学记者，是能持守者，是能解义者，是能令解义者，善于分辨法义与非义，并且不引发争论——诸比丘，具备了这八项条件的比丘，可以胜任使者的工作。

“诸比丘，舍利弗具备了八项条件，可以胜任使者的工作。哪八项呢？诸比丘，这里的舍利弗，是能听者，是能说者，是能学记者，是能持守者，是能解义者，是能令解义者，善于分辨法义与非义，并且不引发争论——诸比丘，具备了这八项条件的舍利弗，可以胜任使者的工作。”

“那真正的人，来到激烈争辩的集会中，不会动摇；

他于言语无所减损，于教法亦不覆藏。

“毫无犹豫地讲说，被询问时也不恼怒；

这样的比丘，才有资格承担信使的任务。”

348 诸比丘，提婆达多被八种不善法征服、心被完全掌控，他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可救治者。是哪八种？诸比丘，提婆达多被利得征服、心被完全掌控，他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可救治者；诸比丘，被非利得……被名声……被无名……被恭敬……被不恭敬……被恶欲……被恶友征服、心被完全掌控，提婆达多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可救治者。诸比丘，提婆达多就是被这八种不善法征服、心被完全掌控，所以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可救治者。

349 诸比丘，比丘应当在对生起的利得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中安住，对生起的非利得……对生起的名声……对生起的无名……对生起的恭敬……对生起的不恭敬……对生起的恶欲……对生起的恶友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中安住，这样是很好的。诸比丘，比丘是基于什么目的，应当在对生起的利得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中安住，对生起的非利得……对生起的名声……对生起的无名……对生起的恭敬……对生起的不恭敬……对生起的恶欲……对生起的恶友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中安住呢？诸比丘，如果比丘在生起的利得面前不能克服而安住，就会生起烦恼与焦灼苦恼；在对生起的利得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中安住，这些烦恼与焦灼苦恼就不会生起。诸比丘，如果比丘在生起的非利得……在生起的名声……在生起的无名……在生起的恭敬……在生起的不恭敬……在生起的恶欲……在生起的恶友面前不能克服而安住，就会生起烦恼与焦灼苦恼；在对生起的恶友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中安住，这些烦恼与焦灼苦恼就不会生起。诸比丘，就是基于这个目的，比丘应当在生起的利得、生起的非利得、生起的名声、生起的无名、生起的恭敬、生起的不恭敬、生起的恶欲、生起的恶友中，一次又一次地克服而安住。所以，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学：“我们要在利得生起时一次又一次地克服而安住，在非利得生起时……在名声生起时……在无名生起时……在恭敬生起时……在不恭敬生起时……在恶欲生起时……在恶友生起时一次又一次地克服而安住。”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来学。

350 诸比丘，提婆达多被三种不善法征服、心被完全掌控，他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可救治者。是哪三种？恶欲、恶友，以及仅证得一些微小的殊胜成

就便中途陷入退堕——诸比丘，提婆达多就是被这三种不善法征服、心被完全掌控，所以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可救治者。

愿世间永远不要再有，心怀恶欲的人出现；

你们现在就从这件事上，了解恶欲者的最终归宿吧。

他以智者著称，被公认已具修养；

我听说，提婆达多曾以名声如同火焰般闪耀。

他沉溺于放逸，冒犯了那位如来；

最终堕入那四门恐怖的无间地狱。

谁若伤害一个无辜、不曾作恶的人，

那恶果便触及那邪恶无礼之人。

若有人以为能用一瓶毒药去污染大海，

他并不能以此污染，因为那广大的海洋深不可测。

同样地，谁若以言语攻击如来——

那已达和合、内心寂静者，指责在他身上是立不住的。

“有智慧的人应当结交这样的朋友，并亲近他——

随其道而行的比丘，便能到达苦的尽头。”

优波离问 Upālipañhā

351 那时，优波离尊者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行礼，然后在一边坐下。坐在一边的优波离尊者对世尊这样说：“尊者，人们说‘僧团分歧、僧团分歧’。尊者，究竟到何种程度，算是有了僧团分歧，但还没有僧团破裂？又到何种程度，才既是僧团分歧，又是僧团破裂呢？”

“优波离，一边有一个人，另一边有两个人，由第四个人来宣布、收取筹票，说：‘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法，你们接受这个，认可这个吧。’优波离，这样的话就是有了僧团分歧，但还没有僧团破裂。优波离，一边有两个人，另一边也有两个人，由第五个人来宣布、收取筹票，说：‘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法，你们接受这个，认可这个吧。’优波离，这样的话也是有了僧团分歧，但还没有僧团破裂。优波离，一边有两个人，另一边有三个人，由第六个人来宣布、收取筹票，说：‘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法，你们接受这个，认可这个吧。’优波离，这样的话也是有了僧团分歧，但还没有僧团破裂。优波离，一边有三个人，另一边也有三个人，由第七个人来宣布、收取筹票，说：‘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

教法，你们接受这个，认可这个吧。’优波离，这样的话也是有了僧团分歧，但还没有僧团破裂。优波离，一边有三个人，另一边有四个人，由第八个人来宣布、收取筹票，说：‘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法，你们接受这个，认可这个吧。’优波离，这样的话也是有了僧团分歧，但还没有僧团破裂。优波离，一边有四个人，另一边也有四个人，由第九个人来宣布、收取筹票，说：‘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法，你们接受这个，认可这个吧。’优波离，这样的话，就既是僧团分歧，又是僧团破裂了。优波离，对于九个人，或者超过九个人的情况，就既是僧团分歧，又是僧团破裂了。优波离，比丘尼不能破僧，但她可以致力于造成分裂；在学女不能破僧……沙弥不能破僧，沙弥尼不能破僧，近事男不能破僧，近事女不能破僧，但他们可以致力于造成分裂。优波离，只有本性未损、同住一处、共处同一界内的比丘，才能够破僧。”

352 “尊者，人们说‘破僧、破僧’。尊者，究竟到何种程度，僧团可以说是被破坏了呢？”

“优波离，在此，有些诸比丘将非法宣说为法，将法宣说为非法；将非律宣说为律，将律宣说为非律；将如来未说未讲的说成是如来所说所讲，将如来所说所讲的宣传为如来未说未讲；将如来所未曾行持的宣说为如来所行持，将如来所行持的宣说为如来所未曾行持；将如来所未曾制定的宣说为如来所制定，将如来所制定的宣说为如来未曾制定；将非罪宣传为罪，将罪宣传为非罪；将轻罪宣传为重罪，将重罪宣传为轻罪；将有余罪宣传为无余罪，将无余罪宣传为有余罪；将粗重罪宣传为非粗重罪，将非粗重罪宣传为粗重罪。他们用这十八种事由进行拉拢离间，另行举行伍波萨他，另行举行自恣，另行进行僧团甘马。优波离，到这种程度，僧团就可以说是被破坏了。”

353 “尊者，人们说‘僧团和合、僧团和合’，到什么程度，尊者，才算是僧团和合呢？”

“优波离，在此，诸比丘宣说非法为非法，宣说法为法；宣说非律为非律，宣说律为律；宣说如来未说未宣者为‘如来未说未宣’，宣说如来已说已宣者为‘如来已说已宣’；宣说如来未行者为‘如来未行’，宣说如来已行者为‘如来已行’；宣说如来未制定者为‘如来未制定’，宣说如来已制定者为‘如来已制定’；宣说无犯为无犯，宣说有罪为有罪；宣说轻罪为轻罪，宣说重罪为重罪；宣说有残余罪为有残余罪，宣说无残余罪为无残余罪；宣说粗重罪为粗重罪，宣说非粗重罪为非粗重罪。他们凭这十

八种事不排斥、不驱除同见者，不另作伍波萨他，不另作自恣，不另作僧伽甘马。优波离，到这种程度，僧团便是和合的。”

354 “尊者，那么，若破坏了和合的僧团，他会招来什么呢？”

“优波离，破坏了和合的僧团，他会招来持续一劫的罪业，在地狱中被煮烧一劫。”

“破僧者，必堕恶趣，必入地狱，住满一劫；

“乐于分裂、住于非法者，从离轭安稳退失；

破坏了和合的僧团，便会在地狱中煮烧一劫。”

“尊者，那么，若将被破坏的僧团和合起来，他会招来什么呢？”

“优波离，将被破坏的僧团和合起来，他会招来殊胜的福德，在天界享乐一劫。”

“僧团的和合是安乐的，护持和合者亦得安乐；

‘乐于和合、安住于法者，于离轭安稳中不退堕。’

使僧团和合之后，他在天界享乐一劫。”

355 “尊者，请问破僧者会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救者吗？”

“优波离，是有可能，破僧者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救者。”

“尊者，那么有没有可能破僧者不是堕恶趣者、不是地狱有情、不是住一劫者、不是无救者呢？”

“优波离，是有可能，破僧者不是堕恶趣者、不是地狱有情、不是住一劫者、不是无救者。”

“尊者，那什么样的破僧者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救者呢？”

“优波离，这里有个比丘，把非法解释成法。他对这非法持有非法见，对分裂持有非法见，歪曲了自己的见解、信解、意乐、心态之后，便宣布并让人取筹——‘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示，你们接受这个，认可这个吧。’优波离，这样的破僧者就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救者。”

“再者，优波离，有比丘把非法解释成法。他对这非法持有非法见，对分裂却持有法见，他歪曲了自己的见解、信解、意乐、心态之后，便宣布并让人取筹——‘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示，你们接受这个，认可这个吧。’优波离，这样的破僧者也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救者。”

“再者，优波离，有比丘把非法解释成法。他对这非法持有非法见，对分裂却持犹豫不决的态度，他歪曲了自己的见解、信解、意乐、心态之后，便宣布并让人取筹——‘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示，你们接受这个，认可这个吧。’优波离，这样的破僧者也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救者。”

“再者，优波离，有比丘把非法解释成法。他对这非法持有法见，对分裂持有非法见……（他对这非法持有法见，对分裂持有法见）。他对这非法持有法见，对分裂持犹豫不决的态度。他对这非法持犹豫不决的态度，对分裂持有非法见。他对这非法持犹豫不决的态度，对分裂持有法见。他对这非法持犹豫不决的态度，对分裂持犹豫不决的态度，他歪曲了自己的见解、信解、意乐、心态之后，便宣布并让人取筹——‘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示，你们接受这个，认可这个吧。’优波离，这样的破僧者也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救者。”

“再者，优波离，有比丘把法解释成非法……把非律解释成律……把律解释成非律……把如来未曾说、未曾讲的说成是如来说的、讲的……把如来说的、讲的说成是如来未曾说、未曾讲的……把如来未曾行践的说成是如来行践的……把如来行践的说成是如来未曾行践的……把如来未曾制定的说成是如来制定的……把如来制定的说成是如来未曾制定的……把非罪解释成罪……把罪解释成非罪……把轻罪解释成重罪……把重罪解释成轻罪……把有余罪解释成无余罪……把无余罪解释成有余罪……把粗重罪解释成非粗重罪……把非粗重罪解释成粗重罪……他对这非法持有非法见，对分裂持有非法见……他对这非法持有非法见，对分裂持有法见……他对这非法持有非法见，对分裂持犹豫不决的态度……他对这非法持有法见，对分裂持有非法见……（他对这非法持有法见，对分裂持有法见）……他对这非法持有法见，对分裂持犹豫不决的态度……他对这非法持犹豫不决的态度，对分裂持有非法见……他对这非法持犹豫不决的态度，对分裂持有法见……他对这非法持犹豫不决的态度，对分裂持犹豫不决的态度，他歪曲了自己的见解、信解、意乐、心态之后，便宣布并让人取筹——‘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示，你们接受这个，认可这个吧。’优波离，这样的破僧者也是堕恶趣者、地狱有情、住一劫者、无救者。”

“那么，尊者，什么样的破僧者不是堕恶趣者、不是地狱有情、不是住一劫者、不是无救者呢？”

“优波离，在此，有比丘把非法宣说为法。他对那非法持有法的见解，在分裂中也持有法的见解，并未歪曲这种见解，并未歪曲这种信解，并未歪曲这种意乐，并未歪曲这种心态，他宣布，取筹，说：‘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们接受这个，喜欢这个吧。’优波离，这样的破僧者也不是堕恶趣者，不是地狱有情，不是住一劫者，不是无救者。”

“还有，优波离，比丘把法宣说为非法……乃至把粗重罪宣说为非粗重罪。他对那非法持有法的见解，在分裂中也持有法的见解，并未歪曲这种见解，并未歪曲这种

信解，并未歪曲这种意乐，并未歪曲这种心态，他宣布，取筹，说：‘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诫，你们接受这个，喜欢这个吧。’优波离，这样的破僧者也不是堕恶趣者，不是地狱有情，不是住一劫者，不是无救者。”

第三诵分终

破僧犍度第七

其摄颂：

在阿努毕亚，这位有名望、娇生惯养的人，却不再留恋。
耕犁播种，引水灌溉，除草收割再捆束。
打谷、去稻草，扬去谷壳。
未来也永无穷尽，父亲们和祖父们也是如此。
跋迪亚、阿那律、阿难、跋古、吉米拉，
这些释迦族的骄傲，和咖咕特一起，在憍赏弥全都消退了。
公开宣告、父王、刺客、石块、那喇吉利象；
他犯下三类五种的粗重罪，以粗重罪的方式分裂僧团；
三、八，又三，如此又怎会有裂痕或分裂的可能呢？

破僧犍度终

8. 行仪犍度

8. Vattakkhandhakaṃ

1. 客比丘行仪论 1. Āgantukavattakathā

356 那时，佛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当时，客诸比丘穿着鞋进入寺院，撑着伞进入寺院，包着头进入寺院，把衣搭在头上进入寺院，还用饮用水洗脚，不向年长的住处比丘礼敬，也不询问住处。有一位客比丘，推开一个没人住的寺院的插销，打开门，突然闯了进去。一条蛇从上面掉到他的肩上，他吓得大叫起来。诸比丘跑过来，对那位比丘说：“贤友，你为什么大叫？”于是，那位比丘把事情告诉了诸比丘。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对此不满、批评、指责道：“客诸比丘怎么能穿着鞋进入寺院，撑着伞进入寺院，包着头进入寺院，把衣搭在头上进入寺院，还用饮用水洗脚，不向年长的住处比丘礼敬，也不询问住处呢！”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听说客诸比丘穿着鞋进入寺院，撑着伞进入寺院，包着头进入寺院，把衣搭在头上进入寺院，用饮用水洗脚，不向年长的住处比丘礼敬，也不询问住处，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世尊呵责道……“诸比丘，客诸比丘怎么能穿着鞋进入寺院，撑着伞进入寺院，包着头进入寺院，把衣搭在头上进入寺院，用饮用水洗脚，不向年长的住处比丘礼敬，也不询问住处呢？诸比丘，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呵责后……作了法谈后，对诸比丘说：

357 “那么，诸比丘，我来制定客比丘的义务，客诸比丘应当依此正确地履行。诸比丘，客比丘心想‘我现在要进入寺院了’时，就应脱下鞋，放低拍去灰尘后拿好，放下伞，露出头，把搭在头上的衣放到肩上，不慌不忙、善巧地进入寺院。进入寺院时，应留心观察：‘住处诸比丘在哪里活动？’住处诸比丘在哪里活动——无论是在集会堂、凉亭还是树下——都应到那里，将钵放在一边，将衣放在一边，取适合的座位坐下，然后应询问饮用水，应询问使用水：‘哪一种是饮用水，哪一种是用作他用的水？’如果需要饮用水，就拿饮用水来喝。如果需要使用水，就拿来使用水洗脚。洗脚时，应一只手倒水，另一只手洗脚。不能用倒水的那只手洗脚。问过擦鞋的布后，应擦拭鞋子。擦鞋时，应先用干的布擦，再用湿的布擦。擦鞋布洗干净后，应挂放在一边。

“如果住处比丘年长，就应向他礼敬。如果那位比丘较年轻，就应让他向自己礼敬。应询问住处：‘分配给我的住处是哪一个？’应询问是有人住的还是无人住的，

应询问可去托钵的区域，应询问不可去托钵的区域，应询问被认可为有学处的在家人家庭，应询问大便处，应询问小便处，应询问饮用水，应询问使用水，应询问手杖，应询问僧团的规约：‘什么时间可以进入，什么时间应离开？’如果寺院是无人住的，敲门后稍等片刻，打开插销，推开门，站在外面往里看。

“如果寺院不干净，或者床被叠放在另一张床上，凳子被叠放在另一张凳子上，坐卧用具被堆叠在上面，而自己能胜任，就应该打扫。打扫寺院时，应先把铺地的东西拿到一边放下，把床的垫脚拿到一边放下，把床褥和枕头拿到一边放下，把坐垫和敷具拿到一边放下；再把床放低，小心搬出去，不刮擦、不碰到门槛，放在一边；凳子也一样，先放低，再小心搬出去，不刮擦、不碰到门槛，放在一边；痰盂拿到一边放下；靠板拿到一边放下。如果寺院里有蜘蛛网，应先把屋顶上的清除掉，再擦拭窗户框和角落。如果有用赭石涂抹过的墙脏了，应把布沾湿拧干后擦拭。如果有用黑色涂过的地脏了，应把布沾湿拧干后擦拭。如果地面没有处理过，应洒水后清扫，以免寺院扬尘。垃圾应收集起来，丢到一边。”

“铺地的东西晒过后应扫净、拍打、拿回来，在原来的地方铺设。床的垫脚晒过后应擦拭、拿回来，在原来的位置放好。床晒过后应清理干净、拍打，小心翼翼地放低，不碰撞、不刮擦门槛地搬回来，在原来的地方铺设好。凳子晒过后应清理干净、拍打，小心翼翼地放低，不碰撞、不刮擦门槛地搬回来，在原来的地方铺设好。床褥和枕头晒过后应清理干净、拍打、拿回来，按各自的部分铺设好。坐垫和敷具晒过后应清理干净、拍打、拿回来，按各自的部分铺设好。痰盂晒过后应擦拭、拿回来，按各自的部分放好。靠板晒过后应擦拭、拿回来，按各自的部分放好。应存放钵和衣。存放钵时，应一只手拿钵，另一只手摸一下床下或凳下，再将钵放好。钵不应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上。存放衣时，应一只手拿衣，另一只手摸一下晾衣竿或晾衣绳，将衣的远端搭在上面，近端折叠好，再放好。

“如果东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东边的窗户。如果西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西边的窗户。如果北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北边的窗户。如果南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南边的窗户。如果是在冷季，白天应打开窗户，晚上应关上。如果是在热季，白天应关上窗户，晚上应打开。

“如果中庭不干净，应清扫中庭。如果走廊不干净，应清扫走廊。如果集会堂不干净，应清扫集会堂。如果火堂不干净，应清扫火堂。如果厕所不干净，应清扫厕所。如果没有饮用水，应准备好饮用水。如果没有使用水，应准备好使用水。如果洗

钵瓶里没有水，应往洗钵瓶里倒水。诸比丘，这就是客比丘的义务，客诸比丘应当依此正确地履行。”

2. 住处比丘行仪论 2. Āvāsikavattakathā

358 当时，住处诸比丘看到客比丘后，既不准备座位，也不预备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也不起身迎接、接过钵和衣，也不询问是否需要饮用水，甚至不向年长的客比丘礼敬，也不安排住处。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对此不满、批评、指责道：“住处诸比丘看到客比丘后，怎么能既不准备座位，也不预备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也不起身迎接、接过钵和衣，也不询问是否需要饮用水，甚至不向年长的客比丘礼敬，也不安排住处呢！”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听说……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呵责后……作了法谈后，对诸比丘说——

359 “那么，诸比丘，我要为常住诸比丘制定行仪，说明常住诸比丘应该如何正确地行持。诸比丘，常住比丘见到年长的客比丘时，应当铺设座位，应当备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应当上前迎接并接过他的钵和衣，应当用饮用水问候他。如果能够做到，应当替他擦拭鞋子。擦鞋时，应当先用干布擦，然后再用湿布擦。擦鞋布洗过之后，应当放在一边晾着。”

“如果客比丘是年长的，应当向他礼敬。应当为他指示住处，告诉他：‘这个住处归你用。’应当告诉他这是有人住过的，还是没人住过的。应当告诉他行乞的范围。应当告诉他不可行乞的范围。应当告诉他被认定为有学者的家庭。应当告诉他大便处。应当告诉他小便处。应当告诉他饮用水。应当告诉他日常用水。应当告诉他手杖。应当告诉他僧团的规约：‘这个时段可以进入，这个时段应当离开。’”

“如果客比丘是年少的，常住比丘即使坐着也应该指示他：‘把钵放在这里，把衣放在这里，坐这个座位。’应当告诉他饮用水。应当告诉他日常用水。应当告诉他擦鞋布。如果客比丘是年少的，应当让他向自己礼敬。应当为他指示住处，告诉他：‘这个住处归你用。’应当告诉他这是有人住过的，还是没人住过的。应当告诉他行乞的范围。应当告诉他不可行乞的范围。应当告诉他被认定为有学者的家庭。应当告诉他大便处。应当告诉他小便处。应当告诉他饮用水。应当告诉他日常用水。应当告诉他手杖。应当告诉他僧团的规约：‘这个时段可以进入，这个时段应当离开。’诸比丘，以上就是常住诸比丘的行仪，常住诸比丘应当如此正确地行持。”

3. 行路比丘行仪论 3. Gamikavattakathā

360 就在那个时候，行路的诸比丘不把木制器具和陶制器具收拾好，不关门关窗，不告知住处就离开了。结果木制器具和陶制器具丢失了，住处也无人看护。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就埋怨、批评、指责说：“行路的诸比丘怎么能不把木制器具和陶制器具收拾好，不关门关窗，不告知住处就离开了呢？结果木制器具和陶制器具都丢失了，住处也无人看护。”于是，那些比丘们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听说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之后……做了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

361 “那么，诸比丘，我要为行路的诸比丘制定行仪，说明行路的诸比丘应该如何正确地行持。诸比丘，行路的比丘应当把木制器具和陶制器具收拾好，关好门窗，告知住处之后再离开。如果没有比丘，应当向沙弥告知。如果没有沙弥，应当向园民告知。如果没有园民，应当向近事男告知。如果比丘、沙弥、园民、近事男都没有，那么应该在四块石头上架好床，把床叠在床上面，把椅子叠在椅子上面，把卧具在上方堆成垛，把木制器具和陶制器具收拾好，关好门窗之后再离开。如果住处漏雨，如果能做到，应当盖上屋顶，或者应当设法促成：‘怎样才能让这住处盖上屋顶呢？’如果这样办成了，那当然很好。如果办不到，那么在不下雨的地方，在四块石头上架好床，把床叠在床上面，把椅子叠在椅子上面，把卧具在上方堆成垛，把木制器具和陶制器具收拾好，关好门窗之后再离开。如果整个住处都漏雨，如果能做到，应当把卧具搬运到村子里去，或者应当设法促成：‘怎样才能把这些卧具搬运到村子里去呢？’如果这样办成了，那当然很好。如果办不到，那么在露天处，在四块石头上架好床，把床叠在床上面，把椅子叠在椅子上面，把卧具在上方堆成垛，把木制器具和陶制器具收拾好，用草或者树叶覆盖好之后再离开，心想：‘或许至少那些部件还能保存下来。’诸比丘，以上就是行路诸比丘的行仪，行路的诸比丘应当如此正确地行持。”

4. 随喜行仪论 4. Anumodanavattakathā

362 就在那个时候，诸比丘在食堂用完餐后不做随喜回向。在家人们埋怨、批评、指责说：“沙门释迦子们怎么能在食堂用完餐后不做随喜回向呢！”诸比丘听到了那些在家人的埋怨、批评和指责。于是，那些比丘们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于是，世尊以这个因缘、以这个事情做了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在食堂用餐后做随喜回向。”接着，那些比丘们心里想：“应该由谁在食堂做随喜回向呢？”他

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于是，世尊以这个因缘、以这个事情做了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由长老比丘在食堂做随喜回向。”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团体举办了供僧的饮食。舍利弗尊者（Sāriputta）是僧团长老。诸比丘心想：“世尊已经开许由长老比丘在食堂做随喜回向。”于是，他们把舍利弗尊者一个人留在那里，自己都走了。于是，舍利弗尊者跟那些人打完招呼、说过话之后，最后一个人独自走了。世尊远远地看见舍利弗尊者一个人走过来。看见之后，世尊对舍利弗尊者说：“舍利弗，饮食还丰足吗？”

“世尊，饮食是丰足的，可是诸比丘把我一个人丢下就走了。”于是，世尊以这个因缘、以这个事情做了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在食堂由四位或五位老少适当的比丘留下来等候。”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长老在食堂里为了大便而忍着等候。他不能忍住大便，昏倒在地。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如果有急需，我允许告知紧邻的比丘后离开。”

5. 食堂行仪论 5. Bhattaggavattakathā

363 那时，六群比丘衣服穿得乱七八糟，袈裟披得歪歪扭扭，威仪不整地前往食堂；他们还越过长老诸比丘，抢在长老们前面走；在长老诸比丘中间挤着坐下；还阻拦新诸比丘，不给他们座位；在俗家人家里把桑喀帝铺开来坐。那些少欲的诸比丘……批评、指责、抱怨说：“六群比丘怎么能衣服穿得乱七八糟，袈裟披得歪歪扭扭，威仪不整地去食堂呢？怎么能越过长老诸比丘，抢在长老们前面走呢？怎么能在长老诸比丘中间挤着坐下呢？怎么能阻拦新诸比丘不给他们座位呢？怎么能在俗家人家里把桑喀帝铺开来坐呢！”于是，那些比丘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听说六群比丘真的衣服穿得乱七八糟，袈裟披得歪歪扭扭，威仪不整地去食堂；越过长老诸比丘，抢在长老们前面走；在长老诸比丘中间挤着坐下；阻拦新诸比丘不给他们座位；在俗家人家里把桑喀帝铺开来坐，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了他们……讲了法义之后，对诸比丘说：

364 “那么，诸比丘，我来为诸比丘制定食堂行仪，诸比丘在食堂里应当这样如法地做。如果在寺院里已经报过时了，比丘就要把下裙穿得周正，遮住三个圆环的部位，系好腰带，裹好桑喀帝衣，系好纽结，洗好钵拿着，妥当地、不急不忙地进入村子。

“不应该越过长老诸比丘，抢在长老们前面走。在俗家人家里走的时候，应当好好地遮蔽身体。在俗家人家里走的时候，应当好好地收摄诸根。在俗家人家里走的时候，应当低垂眼目。在俗家人家里走的时候，不应该昂首挺身。在俗家人家里走的时

候，不应该嘻嘻哈哈地笑。在俗家人家里走的时候，应该轻声。在俗家人家里走的时候，不应该摇晃身体。在俗家人家里走的时候，不应该甩动手臂。在俗家人家里走的时候，不应该摇晃脑袋。在俗家人家里走的时候，不应该叉着腰。在俗家人家里走的时候，不应该包着头。在俗家人家里走的时候，不应该踮着脚走。

“在俗家人家里坐的时候，应当好好地遮蔽身体。在俗家人家里坐的时候，应当好好地收摄诸根。在俗家人家里坐的时候，应当低垂眼目。在俗家人家里坐的时候，不应该把衣服掀起来。在俗家人家里坐的时候，不应该嘻嘻哈哈地笑。在俗家人家里坐的时候，应该轻声。在俗家人家里坐的时候，不应该摇晃身体。在俗家人家里坐的时候，不应该甩动手臂。在俗家人家里坐的时候，不应该摇晃脑袋。在俗家人家里坐的时候，不应该叉着腰。在俗家人家里坐的时候，不应该包着头。在俗家人家里坐的时候，不应该抱着膝盖坐。不应该在长老诸比丘中间挤着坐。不应该阻拦新诸比丘，不给他们座位。不应该在俗家人家里把桑喀帝铺开来坐。

“别人给水的时候，应当用双手接住钵，把水接过来。要把钵放低，妥当地、不碰撞地洗钵。如果有接水的人，应当把钵放低，把水倒进接水的容器里——不要把水溅到接水的人身上，不要把水溅到旁边的诸比丘身上，不要把水溅到桑喀帝上。如果没有接水的人，应当把钵放低，把水倒在地上——不要把水溅到旁边的诸比丘身上，不要把水溅到桑喀帝上。

“别人给饭的时候，应当用双手接住钵，把饭接过来，要给菜留出位置。如果有酥油、油或者上等副食，长老应该这样说：‘平均地分给大家。’应当以恭敬的态度接受钵食。接受钵食的时候应当把心放在钵上。接受钵食的时候菜和饭的比例要均匀。接受钵食的时候分量要和钵的边缘齐平。

“在所有比丘的饭都分到之前，长老不应该先吃。应当以恭敬的态度吃钵食。吃钵食的时候应当把心放在钵上。应当次第而食。菜和饭的比例要均匀。不应该从顶部往下捣压着吃钵食。不应该出于还想多要的动机，用饭把菜或者副菜盖住。没有生病的时候，不应该为了自己要求菜或者饭来吃。不应该怀着挑剔的心去看别人的钵。不应该做太大的饭团。饭团应当做得圆。在饭团还没送到嘴边的时候，不应该把嘴张开。在吃饭的时候，不应该把整只手塞进嘴里。不应该嘴里有饭团的时候说话。不应该把饭团抛起来吃。不应该把饭团咬断来吃。不应该塞得腮帮子鼓起来吃。不应该甩着手吃。不应该把饭粒弄得四处散落。不应该把舌头伸出来吃。不应该吧唧吧唧地嚼着吃。不应该咕噜咕噜地喝着吃。不应该舔手。不应该舔钵。不应该舔嘴唇。

“不应该用沾有食物的手接饮水壶。在所有比丘都吃完之前，长老不应该先接水。别人给水的时候，应当用双手接住钵，把水接过来。要把钵放低，妥当地、不碰撞地洗钵。如果有接水的人，应当把钵放低，把水倒进接水的容器里——不要把水溅到接水的人身上，不要把水溅到旁边的诸比丘身上，不要把水溅到桑喀帝上。如果没有接水的人，应当把钵放低，把水倒在地上——不要把水溅到旁边的诸比丘身上，不要把水溅到桑喀帝上。不应该把带有饭粒的洗钵水倒在俗家人家里。”

返回时，新诸比丘应当先返回。之后，长老们应当好好遮蔽身体在俗家人家里行走，应当好好收摄诸根在俗家人家里行走，应当低垂眼目在俗家人家里行走。不应该把衣服掀起来在俗家人家里行走，不应该嬉笑在俗家人家里行走，应当轻声在俗家人家里行走，不应该摇晃身体在俗家人家里行走，不应该摆动手臂在俗家人家里行走，不应该晃动头部在俗家人家里行走，不应该叉腰在俗家人家里行走，不应该裹头在俗家人家里行走，不应该抱膝蹲坐在俗家人家里行走。诸比丘，这就是诸比丘的食堂义务，诸比丘应依照它正确地奉行。

第一诵分终

6. 乞食比丘行仪论 6. Piṇḍacārikavattakathā

365 那时，托钵的诸比丘穿着下衣不正、披衣不整、不具足威仪地去乞食。他们不留心就进入人家，不留心就出来，过分匆忙地进去，过分匆忙地出来，站得太远，站得太近，站得太久，也回转得太快。有一位托钵比丘，不留心就走进一户人家。他以为那是房门，却走进了一间内室。那间内室里有一个女人赤裸仰卧着。那位比丘看见了那个赤裸仰卧的女人，看到后心想：“这不是房门，这是内室！”便从那个内室退了出来。那个女人的丈夫看见了那个赤裸仰卧的女人，看到后心想：“这个比丘玷污了我的妻子！”于是抓住那位比丘殴打。这时，那个女人因这声音而醒来，对那个男人说：“夫君，你为什么殴打这位比丘？”

“你被这个比丘玷污了！”

“夫君，我没有被这个比丘玷污，这位比丘什么都没做。”于是她使那位比丘获得释放。之后，那位比丘回到寺院，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不满、批评、指责道：“怎么可以这样！托钵的诸比丘竟然穿着下衣不正、披衣不整、不具足威仪地去乞食，不留心就进入人家，不留心就出来，过分匆忙地进去，过分匆忙地出来，站得太远，站得太近，站得太久，也回转得太快！”于是，那些比丘

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呵责之后……作了法谈后，世尊对诸比丘说：

366 “那么，诸比丘，我将为托钵的诸比丘制定行仪，使托钵诸比丘依之正确地奉行。诸比丘，托钵比丘应当这样想：‘现在我要进入村庄了。’然后，将下衣穿着齐整，遮盖好三个圆圈处，系好腰带，将腰带折成双股，披好桑喀帝，系好纽结，把钵洗干净拿好，安详、不匆忙地进入村庄。”

“应当以妥善遮蔽的方式在村落间行走，以善加防护的方式在村落间行走，以低垂眼目的方式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高抬身体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嬉笑在村落间行走，应当小声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摇晃身体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摆动手臂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晃动头部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叉腰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裹头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蹲着在村落间行走。

‘进入人家时，应当留心：“我将从这里进去，将从这里出来。”不应该过分匆忙地进去，不应该过分匆忙地出来。不应该站得太远，不应该站得太近。不应该站得太久，不应该回转得太快。站立时应当留意：“这家人是想给食物，还是不想给？”如果对方放下工作，或从座位起身，或拿起汤匙，或拿起器皿，或停在那里，这就表示想给，应当站住。当食物被给予时，用左手将桑喀帝提起，用右手把钵递过去，再用双手接住钵，接受食物。不应该盯着施食者的脸看。应当留意：“她想给菜肴，还是不想给？”如果她拿起汤匙，或拿起器皿，或停在那里，这就表示想给，应当站住。食物接受完毕后，用桑喀帝盖好钵，安详、不匆忙地返回。’

“应当以妥善遮蔽的方式在村落间行走，以善加防护的方式在村落间行走，以低垂眼目的方式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高抬身体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嬉笑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大声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摇晃身体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摆动手臂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晃动头部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叉腰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裹头在村落间行走，不应该蹲着在村落间行走。最先从村庄托钵回来的人，应当铺设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脚凳、擦脚板，把用来倒残渣的盆洗干净放好，准备好饮用水和用水。最后从村庄托钵回来的人，如果有吃剩的食物，他想吃就可以吃；如果不想吃，应当倒在无草的地方，或倒入没有小生物的水里。那人应当收起座位，收好洗脚水、脚凳、擦脚板，把用来倒残渣的盆洗干净收好，收好饮用水和用水，把食堂打扫干净。如果有人看到饮用水罐、用水罐或厕所水罐是空的、没水了，就应当将它装满。如果他一个人办不到，可以用手势招呼第二个人，齐心合力把它装满，但不可因此事而引发争吵。诸比丘，这就是托钵诸比丘的行仪，托钵诸比丘应依之正确地奉行。”

7. 阿兰若比丘行仪论 7. Āraññikavattakathā

367 那时，众多比丘住在阿兰若。他们既不准备饮用水，也不准备用水，不准备火，不准备取火木，也不知道星宿，不知道方位。盗贼们去到那里，对诸比丘说：“圣尊，有饮用水吗？”

“朋友，没有。”

“圣尊，有用水吗？”

“朋友，没有。”

“圣尊，有火吗？”

“朋友，没有。”

“圣尊，有取火木吗？”

“朋友，没有。”

“圣尊，今日是什么星宿相合？”

“朋友，我们不知道。”

“圣尊，这是哪个方向？”

“朋友，我们不知道。”于是，那些盗贼心想：“这些人既没有饮用水，也没有用水，没有火，没有取火木，不知道星宿，也不认识方位，他们是盗贼，不是比丘！”于是殴打他们后离去。之后，那些比丘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报告了世尊。于是，世尊依此因缘、此事作了一场法谈后，对诸比丘说：

368 “那么，诸比丘，我将为阿兰若住的诸比丘制定行仪，使阿兰若住的诸比丘依之正确地奉行。诸比丘，阿兰若住的比丘应当在清早起床，把钵放进钵袋，挂在肩上，把衣搭在肩上，穿上鞋，收好木制用具和陶制用具，关好门窗，从住处下来——默念：‘现在我要进入村庄了。’然后，脱下鞋，放低，拍去灰尘，放进钵袋，挂在肩上。将下衣穿着齐整，遮盖好三个圆圈处，系好腰带，将腰带折成双股，披好桑喀帝，系好纽结，把钵洗干净拿好，安详、不匆忙地进入村庄。应当以妥善遮蔽的方式在村落间行走……不应当叉腰在村落间行走，不应当裹头在村落间行走，不应当蹲着在村落间行走。”

进入住处时，应当留意：“我将从这里进去，将从这里出来。”不应过于匆忙地进去，不应过于匆忙地出来。不应站得太远，不应站得太近，不应站得太久，不应太快转身。站着的时候应当留意：“施主是想给食物，还是不想给？”如果施主停下工作、从座位起身、摸勺子、摸容器，或者把东西放在那里——这说明他想给食物，这时应当站着等待。当食物被给予时，应当用左手提起桑喀帝，用右手把钵递出去，用

双手接住钵来接受食物。接受食物时，不应盯着施食者的脸看。应当留意：“是想给菜，还是不想给？”如果施主摸勺子、摸容器，或者把东西放在那里——这说明他想给菜，这时应当站着等待。食物给完之后，用桑喀帝盖好钵，好好地、不急不忙地转身离开。

在村落之间行走时，应当好好地遮蔽身体……（中略）……不应蹲着在村落之间行走。出村之后，应当把钵放进钵套里，挂在肩上，把衣叠好顶在头上，穿上鞋子再走。

诸比丘，住在阿兰若的比丘应当准备好饮用水，应当准备好用水，应当准备好火，应当准备好钻火具，应当准备好棍杖，应当学习星宿——全部的或一部分，应当善于辨别方向。诸比丘，这就是阿兰若比丘的义务，阿兰若比丘应当好好地履行这些义务。

8. 住所行仪论 8. Senāsanavattakathā

369 那时，有众多比丘在露天处做衣的工作。六群比丘在上风处的院子里拍打坐卧具，灰尘洒了诸比丘一身。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中略）……纷纷讥嫌、批评、指责说：“六群比丘怎么能在上风处的院子里拍打坐卧具呢！灰尘都洒到诸比丘身上了。”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中略）……“诸比丘，听说六群比丘真的在上风处的院子里拍打坐卧具，灰尘洒了诸比丘一身，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中略）……世尊呵责之后……（中略）……说法之后，对诸比丘说：

370 “那么，诸比丘，我要为诸比丘制定关于坐卧具的义务，诸比丘应当按照这个义务好好地奉行。在自己所住的精舍里，如果那个精舍脏了，愿做的话，应当清洁。清洁精舍时，首先应当把钵和衣搬出去，放在一边；应当把坐垫和敷布搬出去，放在一边；应当把床垫和枕头搬出去，放在一边；应当把床放低，好好地、不碰刮、不撞击门框地搬出去，放在一边；应当把椅子放低，好好地、不碰刮、不撞击门框地搬出去，放在一边；应当把床脚搬出去，放在一边；应当把痰盂搬出去，放在一边；应当把靠板搬出去，放在一边；应当记住地上铺设物的原样，搬出去放在一边。如果精舍里有蜘蛛网，应当先把天花板上的清理掉，门窗的边角处应当擦拭。如果用黄赭色涂过的墙壁变脏了，应当把布打湿拧干后擦拭。如果用黑色涂过的地面变脏了，应当把布打湿拧干后擦拭。如果地面没有涂过色，应当洒水后扫净，这样灰尘就不会扬起弄脏精舍。应当把垃圾捡出来，扔到一边去。”

“不应在靠近比丘的地方拍打坐卧具。不应在靠近精舍的地方拍打坐卧具。不应在靠近饮用水的地方拍打坐卧具。不应在靠近用水的地方拍打坐卧具。不应在上风处的院子里拍打坐卧具。应当在下风处拍打坐卧具。”

“地上铺设物应当放在一边晒、清洁、拍打之后，搬进去按原样铺设。床脚应当放在一边晒、擦拭之后，搬进去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床应当放在一边晒、清洁、拍打之后，放低，好好地、不碰刮、不撞击门框地搬进去，按原样铺好。椅子应当放在一边晒、清洁、拍打之后，放低，好好地、不碰刮、不撞击门框地搬进去，按原样铺好。床垫和枕头应当放在一边晒、清洁、拍打之后，搬进去按原样铺好。坐垫和敷布应当放在一边晒、清洁、拍打之后，搬进去按原样铺好。痰盂应当放在一边晒、擦拭之后，搬进去放在原来的位置上。靠板应当放在一边晒、擦拭之后，搬进去放在原来的位置上。钵和衣应当收好。放钵时，应当一只手拿着钵，另一只手摸一下床底或椅底，再把钵放好。钵不应放在没有垫东西的地面上。放衣时，应当一只手拿着衣，另一只手把晾衣竿或晾衣绳擦干净，把衣的外缘折在里面、内缘折在外面，再放好。”

“如果东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东边的窗户。如果西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西边的窗户。如果北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北边的窗户。如果南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南边的窗户。如果是在冷季，白天应打开窗户，晚上应关上。如果是在热季，白天应关上窗户，晚上应打开。

“如果院子脏了，就要打扫院子。如果走廊脏了，就要打扫走廊。如果集会厅脏了，就要打扫集会厅。如果火堂脏了，就要打扫火堂。如果厕所脏了，就要打扫厕所。如果饮用水没了，就要把饮用水备上。如果洗用水没了，就要把洗用水备上。如果洗手瓮里没水了，就要往洗手瓮里倒水。”

如果和一位长老比丘同住一间住处，没有向长老请示就不能给他讲课，不能向他提问，不能诵经，不能说法，不能点灯，不能熄灯，不能开窗户，不能关窗户。如果和长老比丘在同一条经行道上经行，走到长老转向的地方就应该跟着转向，而且不能用桑喀帝的衣角碰到长老。诸比丘，这就是诸比丘在住处应当如法遵行的住处行仪。

9. 暖房（蒸汽浴室）行仪论 9. Jantāgharavattakathā

371 就在那个时候，六群比丘在暖房里，被长老诸比丘劝阻，他们出于不敬，反而加了很多柴火，点上火，关上门，坐在门口挡着。诸比丘被热气闷得受不了，找不到门，纷纷晕倒在地。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就埋怨、批评、指责说：“六群比丘怎么能在暖房里被长老诸比丘劝阻，还出于不敬，加了很多柴火，点上火，关上门，坐在门口挡着呢！害得诸比丘被热气闷得受不了，找不到门，纷纷晕倒。”于是这些比丘

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问：“诸比丘，听说六群比丘在暖房里被长老诸比丘劝阻，出于不敬，加了很多柴火，点上火，关上门，坐在门口挡着，害得诸比丘被热气闷得受不了，找不到门，纷纷晕倒，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之后，做了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在暖房里，被长老比丘劝阻时，不得出于不敬而加很多柴火再点火。如果这样做了，犯恶作。诸比丘，不得关上门坐在门口。如果这样坐了，犯恶作。”

372 “既然如此，诸比丘，我就来制定诸比丘的暖房行仪，诸比丘在暖房里应当这样如法遵行。第一个进入暖房的人，如果灰太多了，要把灰清理掉。如果暖房脏了，就要打扫暖房。如果走廊脏了，就要打扫走廊。如果住处脏了，就要打扫住处。如果门廊脏了，就要打扫门廊。如果暖房大厅脏了，就要打扫暖房大厅。”

“香粉要准备好，泥巴要浸湿，要往水槽里倒水。进入暖房时，要用泥巴涂好脸，把身前身后遮盖好，再进入暖房。不得挤到长老比丘中间坐下。不得用座位排挤新比丘。如果有能力，应该在暖房里为长老诸比丘做些服务。从暖房出来时，要拿好暖房的凳子，把身前身后遮盖好，再走出暖房。如果有能力，在水里也应该为长老诸比丘做些服务。不得在长老诸比丘的前面洗澡，也不得在他们的上游洗澡。洗完澡上来时，要给下去的人让路。最后一个离开暖房的人，如果暖房被弄湿弄脏了，就要冲洗干净。把泥槽洗干净，把暖房的凳子收好，把火熄灭，关好门，然后再离开。诸比丘，这就是诸比丘应当在暖房里如法遵行的暖房行仪。”

10. 厕所行仪论 10. Vaccakuṭivattakathā

373 就在那个时候，有位婆罗门种姓的比丘，大便完之后不愿意用水洗净，他说：“谁要去碰这种又贱又恶臭的东西呢？”结果他的大便道里长了虫。后来这位比丘把这事告诉了其他诸比丘。诸比丘问他：“贤友，你真的是大便完了不洗吗？”他回答说：“是的，贤友们。”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就埋怨、批评、指责说：“一位比丘怎么可以大便完了不洗呢！”于是这些比丘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问：“比丘，听说你大便完了不洗，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之后，做了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有水的时候，大便完了不得不用水洗净。如果不洗，犯恶作。”

就在那个时候，诸比丘在厕所里是按照法腊尊卑的顺序去大便的。新诸比丘早早就到了，在那里憋着等。他们一直忍着大便，忍到昏了过去。他们把这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问：“诸比丘，这是真的吗？”诸比丘回答：“是真的，世尊。”世尊说：

“诸比丘，在厕所里不得按照法腊尊卑的顺序大便。如果这样做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按照到达的先后顺序大便。”

就在那个时候，六群比丘极其慌张地冲进厕所，甚至是撩起下衣冲进去，他们在大便时发出呻吟声，一边嚼着齿木一边大便，大便拉在便槽外面，小便撒在便槽外面，甚至还往小便槽里吐唾沫，用粗糙的木片刮擦，还把刮擦用的小木片丢进粪坑里，出来时也极其慌张地冲出来，甚至是撩起下衣冲出来，清洗时弄得水声滴滴答答响，还在洗手碗里留下剩水。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就埋怨、批评、指责说：“六群比丘怎么能这样呢？极其慌张地冲进厕所，撩起下衣进去，大便时呻吟，一边嚼齿木一边大便，大便拉在便槽外，小便撒在便槽外，往小便槽里吐唾沫，用粗糙的木片刮擦，把刮擦木片丢进粪坑，极其慌张地冲出来，撩起下衣冲出来，清洗时弄得滴滴答答响，还在洗手碗里留剩水！”于是这些比丘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问：“诸比丘，这是真的吗？”他们回答：“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之后，做了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

374 那么，诸比丘，我来制定诸比丘的厕所义务，说明诸比丘在厕所中应当如何正确地行持。去厕所的人，要站在厕所门外先咳嗽一声，里面坐着的人也要咳嗽一声回应。把衣挂在衣竿或衣绳上之后，要安详、不急不躁地进入厕所。不应过于匆忙地进入，不应撩起衣服进入。应当站在厕所脚踏板上再撩起衣服。大便时不能发出呻吟声，不能嚼着齿木大便，不能拉到粪槽外头去，不能尿到尿槽外头去，也不能往尿槽里吐口水。不能用粗糙的木片刮，刮完的木片也不能扔进粪坑里。要站在脚踏板上清理干净。不能太过匆忙地出来，也不能撩起衣服出来。要站在冲洗用的脚踏板上再整理好衣服。擦洗时不能发出噗噗的乱响声，擦洗用的水瓢里不能剩下水。要站在冲洗用的脚踏板上清理好自己。

如果厕所被粪便弄脏了，就应该清洗干净。如果放刮片的容器满了，就应该把用过的刮片倒掉。如果厕所的地面脏了，就应该清扫厕所。如果周围的地面脏了，就应该清扫周围的地面。如果庭院脏了，就应该清扫庭院。如果门楼脏了，就应该清扫门楼。如果洗手水罐里没水了，就应该往洗手水罐里添上水。诸比丘，这就是诸比丘的厕所义务，诸比丘应该在厕所里如此正确地履行。

11. 亲教师行仪论 11. Upajjhāyavattakathā

375 就在那个时候，弟子们没有正确地侍奉他们的亲教师。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都纷纷责难、批评、指责说：“这些弟子怎么能不正确地侍奉他们的亲教师

呢！”于是，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问他们：“诸比丘，弟子们不正确地侍奉亲教师，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们……说：“诸比丘，这些弟子怎么能不正确地侍奉亲教师呢！诸比丘，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让已生信者增长信心……呵责之后……他做了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

376 “那么，诸比丘，我来制定弟子们对亲教师应尽的义务，弟子们应当如此正确地侍奉亲教师。诸比丘，弟子对亲教师应当正确地履行义务。正确的履行方式是这样的：

应当早早起床，脱掉拖鞋，把上衣搭在一侧肩上，然后给亲教师递上齿木和洗脸水，为他铺设好座位。如果早上煮了粥，应该把碗洗净，把粥端给亲教师。等亲教师喝完了粥，要递上水，接过碗来，放低一些，好好地、不碰撞地洗干净，然后收起来。亲教师站起来之后，要把座位收好。如果那个地方脏了，就应该把那块地方打扫干净。

如果亲教师想进村庄，就应该给他递上下裙，接过他换下的下裙，给他递上腰带，把桑喀帝叠出层次来递给他，把钵洗干净并带上水一起递给他。如果亲教师希望有随行的沙马内拉，那么弟子就应该遮好三个圆相，整齐地穿好下裙，系好腰带，把桑喀帝叠出层次来披上，系好扣纽，洗干净钵，拿着钵，作为亲教师的随行沙马内拉。走路时不能离他太远，也不能靠得太近。要负责接过钵里装的食物。不能在亲教师说话的时候，随意插话打断。如果亲教师说的话快要构成犯戒了，就应该阻止他。

回来的时候，弟子要提前一步回到住处，铺好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踏脚凳和擦脚布，然后出来迎接戒师，接过他的钵和衣，递上替换的下裙，接过他换下的下裙。如果他的衣服被汗浸湿了，应该在太阳底下稍微晒一会儿，但不能把衣服直接放在太阳下暴晒，应该把衣服叠好。叠衣服的时候，要把边留出四指宽再叠，心里想着：“别让中间留下折痕。”腰带应该叠起来放在衣服的折边里。

如果有食物，并且亲教师想用餐时，应该先递上水，然后把食物奉上给亲教师。应该问问亲教师要不要喝饮用水。等他吃完后，要递上水，接过钵来，放低一些，好好地、不碰撞地洗干净，把水沥干，然后在太阳底下稍微晒一会儿，但不能把钵直接放在太阳下暴晒。应该把钵和衣都放好。放钵的时候，应该一只手拿着钵，另一只手摸一摸床下或者凳下有没有东西，再把钵放好。绝对不能把钵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上。放衣的时候，应该一只手拿着衣，另一只手把衣竿或衣绳擦一擦，然后把衣的边靠外、褶皱靠内放好。亲教师站起来之后，要把座位收好，把洗脚水、踏脚凳和擦脚布也都收拾好。如果那个地方脏了，就应该把那块地方打扫干净。

如果亲教师想洗澡，弟子应该准备好洗澡水。如果想要冷水，就应该准备冷水。如果想要热水，就应该准备热水。

如果亲教师想进入蒸汽房，弟子应该揉好沐浴粉，浸湿泥浆，拿着蒸汽房的凳子跟在亲教师后面，把凳子递给他，接过他的僧伽帝衣放在一边，把沐浴粉递给他，把泥浆递给他。如果弟子有能力，就可以进入蒸汽房。进入蒸汽房时，要先用泥浆涂脸，遮住身体的前后部分，然后再进去。不应该挤坐在长老诸比丘中间。不应该用座位挡开新诸比丘。在蒸汽房里，要为亲教师服务。从蒸汽房出来时，要拿着蒸汽房的凳子，遮住身体的前后部分，然后再出来。

即使在水中，也要为亲教师服务。洗完澡后，弟子应该先上岸，把自己身上的水擦干，穿好下裙，然后擦去亲教师身上的水，把下裙递给他，把桑喀帝递给他，拿着蒸汽房的凳子先回到住处，铺好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踏脚凳和擦脚布。要问亲教师要不要饮用水。如果亲教师想让他诵经，他就应当诵；如果亲教师想考问他，他就应当接受考问。

如果亲教师居住的住处不干净，如果弟子有能力，就应该打扫干净。打扫住处时，首先要将钵和僧伽帝衣搬出来，放在一边；把坐垫搬出来，放在一边；把床垫和枕头搬出来，放在一边；把床放低后，小心翼翼地搬出来，不要刮蹭、不要撞击门框，放在一边；把椅子放低后，小心翼翼地搬出来，不要刮蹭、不要撞击门框，放在一边；把床脚搬出来，放在一边；把痰盂搬出来，放在一边；把靠板搬出来，放在一边；记住地上敷具怎么铺的，把它搬出来，放在一边。如果住处有蜘蛛网，应该先清扫顶棚，再擦拭窗框和墙角。如果涂了赭石色的墙壁脏了，就把布浸湿拧干，然后擦拭干净。如果涂了黑色的地面脏了，就把布浸湿拧干，然后擦拭干净。如果地面没涂过，就洒上水，用扫帚扫——免得灰尘扬起弄脏住处。把垃圾收集起来，搬到一边倒掉。

地上铺设物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床脚垫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床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椅子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床垫和枕头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坐垫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痰盂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靠板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要放好衣钵。放钵的时候，要一只手拿钵，另一

只手摸一下床底或椅子底，然后再把钵放下去。钵不能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面上。放袈裟的时候，要一只手拿袈裟，另一只手沿着袈裟竿或袈裟绳摸一遍，把外边折向里面，再把袈裟放好。

“如果东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东边的窗户。如果西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西边的窗户。如果北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北边的窗户。如果南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南边的窗户。如果是在冷季，白天应打开窗户，晚上应关上。如果是在热季，白天应关上窗户，晚上应打开。

“如果院子脏了，就要打扫院子。如果走廊脏了，就要打扫走廊。如果集会厅脏了，就要打扫集会厅。如果火堂脏了，就要打扫火堂。如果厕所脏了，就要打扫厕所。如果饮用水没了，就要把饮用水备上。如果洗用水没了，就要把洗用水备上。如果洗手瓮里没水了，就要往洗手瓮里倒水。”

如果亲教师生起了不满，共住弟子应该劝解他，使别人劝解他，或者为他说法。如果亲教师生起了疑惑，共住弟子应该帮他消除，使别人帮他消除，或者为他说法。如果亲教师生起了邪见，共住弟子应该帮他分辨远离，使别人帮他分辨远离，或者为他说法。如果亲教师违犯了重要戒条，应当受别住，共住弟子就应该努力想办法，想着“怎样才能让僧团给亲教师别住呢？”如果亲教师应当被退回重受别住，共住弟子就应该努力想办法，想着“怎样才能让僧团把亲教师退回重受呢？”如果亲教师应当受敬悦，共住弟子就应该努力想办法，想着“怎样才能让僧团给亲教师敬悦呢？”如果亲教师应当被出罪（Abbhāna），共住弟子就应该努力想办法，想着“怎样才能让僧团为亲教师出罪呢？”如果僧团想对亲教师进行呵责、依止、驱出、下意、举罪等处罚，共住弟子就应该努力想办法，想着“怎样才能让僧团不对亲教师做处罚，或者把处罚减轻呢？”但如果僧团已经对亲教师做了呵责、依止、驱出、下意、举罪等处罚，共住弟子就应该努力想办法，想着“怎样才能让亲教师如法行事、顺从僧团、改过自新，让僧团撤销那个处罚呢？”

如果亲教师的衣需要洗，弟子应当洗，或者应当设法促成——“怎样才能让亲教师的衣得以清洗呢？”如果亲教师的衣需要做，弟子应当做，或者应当设法促成——“怎样才能让亲教师的衣得以做成呢？”如果亲教师的染料需要煮，弟子应当煮，或者应当设法促成——“怎样才能让亲教师的染料得以煮成呢？”如果亲教师的衣需要染色，弟子应当染色，或者应当设法促成——“怎样才能让亲教师的衣得以染色呢？”染色的时候，应当善巧地反复翻转着染，不可在染液滴落未断时离开。

不先告知亲教师，不可把自己的钵给某某人，不可从某某人那里接受钵；不可把自己的衣给某某人，不可从某某人那里接受衣；不可把自己的资具给某某人，不可从某某人那里接受资具；不可给某某人剪头发，不可让某某人给自己剪头发；不可为某某人做护理工作，不可让某某人为自己做护理工作；不可为某某人做服务事务，不可让某某人为自己做服务事务；不可做某某人的随行沙门，不可让某某人做自己的随行沙门；不可为某某人带出乞食，不可让某某人为自己带出乞食；不先告知亲教师，不可进入村落；不可去墓地；不可离开去其他地方。如果亲教师生病了，弟子应当尽形寿照顾，应当等待他康复。诸比丘，这就是弟子们对亲教师应尽的义务，弟子们应当这样善妙地履行对亲教师的义务。

12. 同住弟子行仪论 12. Saddhivihārikavattakathā

377 那时，亲教师们对弟子不妥善地履行义务。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他们不满、批评、指责："亲教师们怎么可以对弟子不妥善地履行义务呢！"于是，那些比丘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听说亲教师们对弟子不妥善地履行义务，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之后……说了法义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

378 "那么，诸比丘，我要为亲教师们制定对弟子应尽的义务，亲教师们应当这样善妙地履行对弟子的义务。诸比丘，亲教师应当善妙地履行对弟子的义务。这善妙履行的方式是——

"诸比丘，亲教师应当通过教授、提问、教诫、教导来摄受弟子、利益弟子。如果亲教师有钵，而弟子没有钵，亲教师应当把自己的钵给弟子，或者应当设法促成——'怎样才能让弟子得到钵呢？'如果亲教师有衣，而弟子没有衣，亲教师应当把自己的衣给弟子，或者应当设法促成——'怎样才能让弟子得到衣呢？'如果亲教师有资具，而弟子没有资具，亲教师应当把自己的资具给弟子，或者应当设法促成——'怎样才能让弟子得到资具呢？'

"如果弟子生病了，戒师应当清早起来，给他齿木，给他洗脸水，为他铺设座位。如果有粥，应当把容器洗干净，把粥端给他。弟子喝完粥后，给他水，接过容器，把容器放低，不刮擦地仔细洗净，然后收好。弟子起床后，应当收起座位。如果那个地方脏了，应当清扫那个地方。

如果弟子想进入村落，应当给他下衣，为他接过内衣，给他腰带，把桑喀帝折叠整齐递给他，把钵洗干净带水给他。

“想着‘他大概会在这个时候回来’，老师应铺设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脚凳、擦脚石；应起身迎接，接过钵和衣，递给他换穿衣，接过下衣。如果衣服汗湿了，应在日晒处稍加晾晒，但不可将衣服存放在日晒处。应将衣服叠好。叠衣服时，应留出四指宽的边后将衣服叠好，心里想着：‘别让中间起褶皱。’应将腰带放在叠好的衣服内。”

“如果有食物，而共住弟子也想吃，应先给他水，然后把食物端过去。共住弟子应当被询问是否需要饮用水。等他吃完后，给他水，接过钵，放低后妥善地、不刮擦地清洗干净，去除水渍，应放在热处稍微晾一会儿，但不应把钵放在很热的地方。衣和钵应当存放好。存放钵时，应一只手拿着钵，另一只手摸一下床下或凳下，然后再放下钵。不应把钵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面上。存放衣时，应一只手拿着衣，另一只手顺着晾衣竿或晾衣绳捋一下，将衣的远端朝外、近端向里折叠好，再存放。共住弟子站起身后，座位应当收起来，洗脚水、脚凳、擦脚石应当收拾好。如果那个地方脏了，那个地方应当扫干净。”

“如果共住弟子想洗澡，应当为他备好洗澡水。如果需要凉水，应当备好凉水。如果需要热水，应当备好热水。”

“如果共住弟子想进入浴室，应将沐浴粉揉好，将沐浴泥浸湿，带上浴室的凳子，去到那里后把凳子给他，接过他的衣放在一边。应当给他沐浴粉，给他沐浴泥。如果他能行，便进入浴室。进入浴室时，应用沐浴泥涂脸，遮住身体前面和后面，然后进入浴室。不应挤到长老诸比丘中间坐下，也不应阻碍新诸比丘就坐。在浴室中，应当为共住弟子做服务。从浴室出来时，应带着浴室的凳子，遮住身体前面和后面，然后从浴室出来。”

“在水中也应为共住弟子做服务。洗完澡后，自己应先上来，把身上的水擦干，穿好下衣，然后为共住弟子擦去身上的水，递给他下衣，递给他桑喀帝衣，带着浴室的凳子先回来，铺设好座位，放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应当询问共住弟子是否需要饮用水。”

“共住弟子所居住的住处如果脏了，如果他有能力，应当清扫干净。清扫住处时，应先把衣和钵取出来，放在一边……如果洗手水罐里没有水了，应为洗手水罐添上水。”

“如果共住弟子生起了不乐，亲教师应劝解开导他，让人劝解开导他，或者为他做一次法谈。如果共住弟子生起了疑悔，亲教师应为他消除，让人消除，或者为他做一次法谈。如果共住弟子生起了邪见，亲教师应使他脱离，让人使他脱离，或者为

他做一次法谈。如果共住弟子犯了重法应当别住，亲教师应当努力促成：‘怎样才能让僧团给共住弟子别住呢？’如果共住弟子应被退回起始处，亲教师应当努力促成：‘怎样才能让僧团将共住弟子退回起始处呢？’如果共住弟子应受敬悦，亲教师应当努力促成：‘怎样才能让僧团给共住弟子敬悦呢？’如果共住弟子应被出罪，亲教师应当努力促成：‘怎样才能让僧团为共住弟子出罪呢？’如果僧团想对共住弟子做甘马（kamma，古译：羯磨）——无论是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或是举罪甘马，亲教师应当努力促成：‘怎样才能让僧团不对共住弟子做甘马，或者将它转变为轻的呢？’如果僧团已经对他做了甘马——无论是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或是举罪甘马，亲教师应当努力促成：‘怎样才能让共住弟子正确地行持、折伏己意、履行出罪之法，使僧团止息那个甘马呢？’

“如果共住弟子的衣服需要洗，亲教师应当告诉他：‘应该这样洗’，或者努力促成：‘怎样才能让人为共住弟子洗衣服呢？’如果共住弟子的衣服需要缝制，亲教师应当告诉他：‘应该这样做’，或者努力促成：‘怎样才能让人为共住弟子做衣服呢？’如果共住弟子的染料汁需要熬煮，亲教师应当告诉他：‘应该这样熬’，或者努力促成：‘怎样才能让人为共住弟子熬染料呢？’如果共住弟子的衣服需要染色，亲教师应当告诉他：‘应该这样染’，或者努力促成：‘怎样才能让人为共住弟子染衣服呢？’染色时，应当妥善地反复翻转、反复翻转地染，不应在没有干透的湿处就离开。如果共住弟子生病，亲教师应当尽形寿照顾他，应当等待他康复。诸比丘，这就是亲教师们对于共住弟子的义务，亲教师们应当依此对共住弟子正确地履行义务。”

第二诵分终

13. 老师行仪论 13. Ācariyavattakathā

379 就在那时，弟子们没有对老师正确地履行义务。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他们批评、非难、指责说：“弟子们怎么可以对老师不正确地履行义务呢！”于是，那些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诸比丘，听说弟子们真的没有对老师正确地履行义务吗？”他们回答：“是真的，世尊。”……世尊呵斥之后……做了法谈，然后对诸比丘说：

380 “诸比丘，因此我要为弟子们制定对老师应尽的义务。弟子应当按照这些规则正确地对待老师。诸比丘，弟子应当这样正确地对待老师：——

“天刚亮时就起床，脱掉鞋子，把上衣搭在一侧肩上，然后递上齿木，递上洗脸水，铺好座位。如果有粥，就把碗洗干净，把粥端上去。等老师喝完粥，递上水，

接过碗来，放在低处，好好地、不碰刮地洗干净，然后收好。老师起身时，要收起座位。如果那个地方脏了，就把那个地方打扫干净。

“如果老师想要进村子，就要递上内衣，接过换下的内衣，递上腰带，把桑喀帝叠好后递上去，把钵洗干净、带好水递上去。如果老师希望有后行沙门跟着，弟子就要以三圈的下裙遮盖齐整、穿戴整齐，系好腰带，把桑喀帝叠好披上，系好扣带，拿着洗干净的钵，做老师的后行沙门。走路时不能离得太远，也不能靠得太近，要接取钵中（可能掉出）的东西。老师说话的时候，不能插嘴打断。老师说到快要犯戒的事情时，应该劝阻他。

回来的时候，弟子要提前一步回到住处，铺好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踏脚凳和擦脚布，然后出来迎接戒师，接过他的钵和衣，递上替换的下裙，接过他换下的下裙。如果他的衣服被汗浸湿了，应该在太阳底下稍微晒一会儿，但不能把衣服直接放在太阳下暴晒，应该把衣服叠好。叠衣服的时候，要把边留出四指宽再叠，心里想着：“别让中间留下折痕。”腰带应该叠起来放在衣服的折边里。

“如果有施食，老师又想吃饭，就先递上水，然后把施食端上去。老师吃过饭后，要递上水，接过钵来，放在低处，好好地、不碰刮地洗干净，倒掉水，在太阳下稍微晾一会儿，但不能把钵放在热的地方晒坏。要把衣钵收好。放钵的时候，要一只手拿着钵，另一只手摸一下床下或凳子下面，然后再放钵。不能把钵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上。放衣服的时候，要一只手拿着衣服，另一只手捋一下衣竿或衣绳，然后把衣服从外侧向内侧折好放上去。老师起身时，要收起座位，把洗脚水、脚凳、擦脚板收好。如果那个地方脏了，就把那个地方打扫干净。

“如果老师想要洗澡，就要为他准备好洗澡的东西。如果他需要用冷水，就准备好冷水。如果他需要用热水，就准备好热水。

“如果老师想要进入浴室，就要为他揉好沐浴粉，化开沐浴泥，拿着浴室凳子跟在老师后面去，把浴室凳子递给他，接过衣服放在一边，递上沐浴粉，递上沐浴泥。如果自己能行，就进入浴室。进浴室时，要先用沐浴泥涂脸，把前面和后面遮住，然后进入浴室。不应挤到长老比丘中间坐下。也不应以座位挡开新比丘。在浴室里要为老师做些服务。从浴室出来时，要拿着浴室凳子，把前面和后面遮住，然后从浴室出来。

“在水里也要为老师做些服务。先洗好上来，把自己的身体擦干水，穿好内衣，然后为老师擦干身上的水，递上内衣，递上桑喀帝，拿着浴室凳子先一步回来，铺好

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脚凳、擦脚板。之后要问问老师需不需要喝水。如果他想让你诵经，就为他诵经。如果他想让你问答讨论，就和他问答讨论。”

如果老师所住的住处脏了，如果弟子有那个能力，就应该去清扫。清扫住处时，先要把钵和衣搬出去，放在一边；把坐布搬出去，放在一边；把床垫和枕头搬出去，放在一边；把床放低，小心地搬出去，不要刮擦，也不要撞到门扇，然后放在一边；把椅子也放低，小心地搬出去，不要刮擦，也不要撞到门扇，然后放在一边；把床脚搬出去，放在一边；把痰盂搬出去，放在一边；把靠板搬出去，放在一边；地面敷具要记住它是怎么铺的，再搬出去放在一边。如果住处有蜘蛛网，应该先把天花板上的清除，再擦拭窗缝和墙角。如果墙壁是用赭石粉刷过而积了尘垢，就把布浸湿、拧干后去擦。如果地板是涂过黑的而积了尘垢，就把布浸湿、拧干后去擦。如果地板没有处理过，就洒水撒水后去扫，免得住处被灰尘扬起。垃圾要捡干净，丢到一边去。

地上铺设物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床脚垫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床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椅子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床垫和枕头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坐垫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痰盂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靠板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要放好衣钵。放钵的时候，要一只手拿钵，另一只手摸一下床底或椅子底，然后再把钵放下去。钵不能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面上。放袈裟的时候，要一只手拿袈裟，另一只手沿着袈裟竿或袈裟绳摸一遍，把外边折向里面，再把袈裟放好。

“如果东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东边的窗户。如果西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西边的窗户。如果北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北边的窗户。如果南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南边的窗户。如果是在冷季，白天应打开窗户，晚上应关上。如果是在热季，白天应关上窗户，晚上应打开。

“如果院子脏了，就要打扫院子。如果走廊脏了，就要打扫走廊。如果集会厅脏了，就要打扫集会厅。如果火堂脏了，就要打扫火堂。如果厕所脏了，就要打扫厕所。如果饮用水没了，就要把饮用水备上。如果洗用水没了，就要把洗用水备上。如果洗手瓮里没水了，就要往洗手瓮里倒水。”

“如果老师生起了不欢喜，做弟子的应该去劝解，找人去劝解，或者为他开示法义。如果老师生起了恶作懊悔，做弟子的应该去消除，找人去消除，或者为他开示法义。如果老师生起了邪见，做弟子的应该去辨析纠正，找人去辨析纠正，或者为他开示法义。如果老师违犯了重法，应当受别住，做弟子的应该积极奔走，想办法让僧团给老师别住的处分。如果老师应当退回原本处，做弟子的应该积极奔走，想办法让僧团把老师退回原本处。如果老师应当受敬悦，做弟子的应该积极奔走，想办法让僧团给老师敬悦的处分。如果老师应当出罪，做弟子的应该积极奔走，想办法让僧团给老师出罪。如果僧团想要对老师做甘马，不论是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还是灭摈甘马，做弟子的都应该积极奔走，想办法让僧团不要对老师做甘马，或者让这处分变得轻些。如果僧团已经对老师做了甘马，无论是呵责甘马等等，做弟子的都应该积极奔走，想办法让老师能如法行事、真心顺从、得到忏悔，让僧团把那甘马撤销掉。”

“如果老师的衣服需要洗，做弟子的应该去洗，或者积极奔走，想办法让人把老师的衣服洗了。如果老师的衣服需要做，做弟子的应该去做，或者积极奔走，想办法让人把老师的衣裳做了。如果老师的染料需要煮，做弟子的应该去煮，或者积极奔走，想办法让人把老师的染料煮好。如果老师的衣服需要染，做弟子的应该去染，或者积极奔走，想办法让人把老师的衣服染了。染衣服的时候，要好好地一遍又一遍翻转着染，不能在染汁还没有断流的时候就离开。”

“没有向老师禀告，不可以把钵送给某个人，也不可以代老师接受某个人给的钵；不可以把衣送给某个人，也不可以代老师接受某个人给的衣；不可以把资具送给某个人，也不可以代老师接受某个人给的资具；不可以为某个人剃发，也不可以叫某个人为自己剃发；不可以为某个人做身体按摩等护理，也不可以叫某个人为己做这些护理；不可以为某个人做服务，也不可以叫某个人为己服务；不可以做某个人的随从沙门，也不可以带某个人做随从沙门；不可以为某个人把食物带出去，也不可以叫某个人把食物带出去。没有向老师禀告，不可以进村庄；不可以去坟场；不可以离开到别的地方去。如果老师生病了，应该尽这一生去照顾他，要等到他康复为止。诸比丘，这就是弟子对老师应尽的行仪，弟子应当这样好好地对待老师。”

14. 学生行仪论 14. Antevāsikavattakathā

381 就在那个时候，有些老师对弟子并不好好地尽自己的本分。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他们不满、批评、到处说：“这些老师怎么能对弟子不尽自己的本分呢！”

于是，这些比丘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那时，世尊因为这件事、这个因缘，把比丘僧团召集起来，问诸比丘：“诸比丘，听说有些老师对弟子不尽本分，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了他们……然后，世尊作了开示，对诸比丘说：

382 “诸比丘，既然如此，我将为老师们制定对待弟子的义务，如老师应当如法照顾弟子那样。诸比丘，老师应当如法照顾弟子。这如法的照顾就是——

“诸比丘，老师应通过教授、提问、教诫、教导来摄受、帮助弟子。如果老师有钵，而弟子没有钵，老师应将钵给弟子，或者应当设法让弟子得到钵，心里想着：‘怎样才能让弟子得到钵呢？’如果老师有衣，而弟子没有衣，老师应将衣给弟子，或者应当设法让弟子得到衣，心里想着：‘怎样才能让弟子得到衣呢？’如果老师有资具，而弟子没有资具，老师应将资具给弟子，或者应当设法让弟子得到资具，心里想着：‘怎样才能让弟子得到资具呢？’

“如果弟子生病了，老师应清早起来，给他递齿木，给他递洗脸水，为他铺设座位。如果有粥，应洗净碗后将粥端给他。弟子喝完粥后，给他递水，接过碗后放低，妥善地、不刮碰地洗干净后收好。弟子起身后，应收起座位。如果那片地方脏了，应打扫那片地方。”

“如果弟子想进入村落，戒师应递给他下裙，接过他的上衣，递给他腰带，将桑喀帝衣叠好交给他，将钵洗净后连水一起递给他。

“想着‘他大概会在这个时候回来’，老师应铺设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脚凳、擦脚石；应起身迎接，接过钵和衣，递给他换穿衣，接过下衣。如果衣服汗湿了，应在日晒处稍加晾晒，但不可将衣服存放在日晒处。应将衣服叠好。叠衣服时，应留出四指宽的边后将衣服叠好，心里想着：‘别让中间起褶皱。’应将腰带放在叠好的衣服内。”

“如果有施食，而弟子也想吃，老师应给水后，将施食端给他。应问弟子是否需要饮用水。弟子吃完后，给他递水，接过钵后放低，妥善地、不刮碰地洗干净，沥干水后，在日晒处稍加晾晒，但不可将钵存放在日晒处。应存放钵和衣。存放钵时……存放衣时……应留外缘、做内叠地存放衣服。弟子起身后，应收起座位，将洗脚水、脚凳、擦脚石收好。如果那片地方脏了，应打扫那片地方。”

“如果弟子想去洗澡，老师应为他准备好洗澡用水。如果需要冷水，应准备冷水。如果需要热水，应准备热水。”

“如果弟子想进入温室，戒师应调好澡豆粉，泡好黏土，拿着温室凳过去，递上温室凳后，接过衣放在一边，给他澡豆粉，给他黏土。如果能帮忙，就进入温室。进入温室时，先用黏土涂脸，把身前和身后遮盖好，再进入温室。不应挤开长老比丘而坐。不应以座位排斥年少比丘。在温室中应为弟子做服务。从温室出来时，拿着温室凳，把身前和身后遮盖好，再从温室出来。”

“在水边也要为弟子做服务。洗完澡后，老师应自己先上岸，擦干自己的身体，穿好下衣后，为弟子擦去身上的水，递给他下衣，递给他桑喀帝。应自己先拿起浴堂的凳子回来，铺设座位，放置洗脚水、脚凳和擦脚布。然后应问弟子是否需要饮用水。”

如果弟子所住的住处有污垢，如果弟子有能力，就应去清扫。清扫住处时，应先搬出钵和衣，安放在一边……如果水罐里没有饮用水，应为水罐添加饮用水。

如果弟子生起了不满的情绪，老师应设法安抚，或请人安抚，或为他开示佛法。如果弟子生起了疑悔，老师应设法消除，或请人消除，或为他开示佛法。如果弟子生起了邪见，老师应设法无碍解开解，或请人辨析开解，或为他开示佛法。如果弟子违犯了重法，需要行别住，老师应尽力促成此事，心想：“怎样才能让僧团给予弟子别住？”如果弟子应被遣返至起始处，老师应尽力促成此事，心想：“怎样才能让僧团将弟子遣返至起始处？”如果弟子应受敬悦，老师应尽力促成此事，心想：“怎样才能让僧团给予弟子敬悦？”如果弟子应被出罪，老师应尽力促成此事，心想：“怎样才能让僧团为弟子出罪？”如果僧团想要对弟子执行惩处甘马，无论是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还是举罪甘马，老师都应尽力促成此事，心想：“怎样才能让僧团不对弟子执行惩处甘马，或者减轻处理？”但如果僧团已经对弟子执行了惩处甘马，无论是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还是举罪甘马，老师都应尽力促成此事，心想：“怎样才能让弟子正确地遵守规则，顺从地履行义务，达成解脱，从而使僧团解除对他的惩处甘马？”

如果弟子需要洗衣，老师应教他：“你应该这样洗”，或者亲自尽力帮忙，心想：“怎样才能把弟子的衣洗好？”如果弟子需要做衣，老师应教他：“你应该这样做”，或者亲自尽力帮忙，心想：“怎样才能把弟子的衣做好？”如果弟子需要煮染料，老师应教他：“你应该这样煮”，或者亲自尽力帮忙，心想：“怎样才能把弟子的染料煮好？”如果弟子需要染衣，老师应教他：“你应该这样染”，或者亲自尽力帮忙，心想：“怎样才能把弟子的衣染好？”染衣时，应仔细地反复翻转衣料来染，并且不应在染料还没有完全被吸收时就离开。如果弟子生病了，老师应尽形寿照顾他，

并等待他康复。诸比丘，这就是老师们对弟子应尽的义务，老师们应当如此正确地履行对弟子的义务。

行仪犍度第八

此犍度中有十九事，十四行仪

【行仪犍度摄颂】其摄颂：

【1. 客比丘行仪摄颂】穿着鞋、撑着伞、包着头、喝着水，
既不礼敬、不询问、蛇（患），具足正行的诸比丘讥嫌。
于是卸下伞、担在肩上，收起拖鞋，
存放好钵和衣，才合宜地问讯。
清洗后的鞋、干的或湿的，应妥善处理；
年长的应询问新来者：居住之处与行乞范围。
小便、大便、水、手、柴火、禁制标识之后；
时辰、刹那污秽时，应清除地上的敷具。
踏脚布、床垫、枕头、床、椅子以及痰盂；
靠枕、天花板角落、赭色、黑色，若未做。
垃圾与地上的敷具、踏脚布、床、椅子；
床垫与坐具、痰盂以及靠枕。
把钵和衣放在地上，此岸彼岸的财产受用
东方、西方，然后北方、南方。
无论冷热、昼夜，在精舍周围和门房中
在火堂、大厅中，以及在厕所里，应尽的行仪
【2. 住处比丘行仪摄颂】饮用水、杂用水、水罐和漱口水
由佛世尊所制定，这些是客诸比丘应当遵守的行仪
他们却不提供座位，不提供水，不起立迎接，也不提供饮用水
不顶礼，不铺设坐具，因此那些具足正行的诸比丘感到不满
长老的座位、水，起身迎接后，还有饮用水；
将鞋子放在一边后，顶礼并铺开坐席。
住处已住过、乞食处学处的训练者、饮用和食物的安放位置；
这些事务的安排、约定好的事情、适当的时机，长老应向新比丘指示，当新比丘坐着的时候。

应当礼敬、应当告知，如同下方，同样地引导新比丘；
这些是对住处比丘的义务，已经由商队向导般的佛陀明确开示。
【3. 行路比丘行仪摄颂】出行比丘如果处理了木制的门栓等物，打开门窗后离去而没有询问，
这些物品会丢失，无人看管的住处会毁坏，清净的诸比丘会抱怨。
收拾好、覆盖好后，辞行后方可离去；
若无比丘，可托付给沙弥、园民或近事男。
应将床椅叠放在石头上，收拾好并覆盖；
若能尽力而为，同样要确保不被雨淋。
若全村被雨淋，在露天也当同样处理；
即便只剩些微物件，这也是行路比丘的义务。
【4. 随喜行仪摄颂】不应随喜长老带着四五人丢下他离开；
他从厕所出来时昏倒在地，这正是随喜义务中所发生的事。
【5. 食堂行仪摄颂】六群比丘穿下衣不齐整，披上衣也不齐整。
行为没有威仪，还挤进长老诸比丘中间去冒犯。
新诸比丘和穿着桑喀帝衣的人，受到持戒精严的诸比丘抱怨。
应当遮盖三轮（脐与双膝），系好腰带。
不偏离而行，遮覆得体，善加防护，眼目低垂。
不撩起衣角，不大声哄笑，并避免三种晃动。
不叉腰、不裹头、不蹲着走，穿戴遮覆整齐，善加防护。
眼目低垂，不抬高，不大笑，少出声音，避免三种晃动。
不应以手支身、覆头、抱膝而坐；不应挤入座位。
应遮覆着在水中，放低后倒水。
在边缘收回袈裟，接纳食物时；
特别菜肴，应使钵中食物齐平钵沿。
应恭敬地知觉钵器，次第而行，汤汁亦次第摄取；
不应如塔坟般隆起覆盖，带着求取与审查的心念。
不应把整只手塞入大张的口中说话；
【（食堂进食与受食摄颂）】抛掷、截断、成块状，抖落与遗留散粒之行为皆不应当。

舌头搅动食物弄出声，吧唧吧唧作响还啧嘴；
用手抓饭、舔手乃至舔钵，接受食物时还沾着饭粒。
只要还没让所有人洗完手，都得压低水瓢小心倒水；
在他人身旁处理袈裟时，要放低靠近地面来抖开。
带着饭粒转身离开时，应掩口咀嚼不鼓腮；
这是法王所制定的，这些食堂里的行为规范。
衣着不整，威仪全无，不仔细检查就冒冒失失；
站得过远、过近、太久或太快，托钵乞食时也一样不如法。
应遮盖而行，低垂目光，摄护眼根；
不撩起衣角，不大声哄笑，并避免三种晃动。
不叉腰、不裹头、不蹲踞而行，审慎观察后，不仓促突然；
不太远、不太近、不太久、不太快，座位与勺子也是如此。
放置钵器，或作提示后，才移动或归位；
接受时不应环顾，对于羹汤也是如此。
【6. 乞食比丘行仪摄颂】比丘应以桑喀帝衣覆盖身体，应遮盖整齐而出行；
摄护诸根，低垂目光，并远离高声嬉笑；
不应高声喧哗，不应有三种摇摆，不应叉腰，不应覆头，不应蹲踞而坐。
为首座让座，善用饮用水与洗用水。
后至者若欲食便食，（余食）沉入无虫水中，收起（座位）。
应收藏器具，应打扫净处，将空钵安置妥当。
若作手势，便破坏此乞食比丘的行仪。
【7. 阿兰若比丘行仪摄颂】不应谈论饮水、火、星宿、方位以及盗贼之类。
不应说“一切都无”而击打钵，然后应妥善收好衣钵。
然后将衣挂在肩上，令衣成三层圆形，周正圆满。
正如乞食的行仪，也适用于住在野外者。
【8. 住所行仪摄颂】当知钵与衣，置于头顶上；
饮用水、日用净水、火种，以及钻火棍和引火杖。
应当善巧了知星宿，连同方位地域，乃至方向也当通达；
这是无上调御者所制定的，住在野外者应遵守的行仪。
他们在露天丢弃秽物，精勤诸比丘对此抱怨不满。

如果住处污秽脏乱，先安置好钵与衣。
褥垫、枕头、床榻，以及椅座和痰盂；
靠枕、天花板角落、赭色、黑色，若未做。
比丘住所附近的垃圾，以及住处用水；
日用水附近、上风处以及院子中。
在背风处铺设卧具、带脚凳的床、
椅子、床垫、坐垫、痰盂、靠枕，
把钵和衣放在地上，此岸彼岸的财产受用
东方、西方、北方与南方，
无论冷热、昼夜，在精舍周围和门房中
集会堂、厕所与饮用水。
【9. 温室行仪摄颂】净手壶、恭敬长老，以及问诵与复习。
说法、点灯与灭灯，不应擅自开窗，也不应擅自关窗。
长老转向哪一边，即使用耳朵也不应触碰；
大雄为住处制定了那些行仪。
受到阻挠时，他们冲撞门，良善者（也这样）抱怨。
在浴室中，应丢弃灰烬，擦地布也同样要处理。
周廊、门楼、会堂，以及石灰泥槽。
不在长老比丘面前，也不在新学比丘面前抢先。
不可在前面高处、泥泞处或小凳上（清理）。
应当熄灭（炉火）并盖好（门）后，在暖房中履行义务。
【10. 厕所行仪摄颂】不可唐突地强行越过按法腊排列的长老，也不可（打乱）顺序。
不可将痰、粪、尿丢弃于水中或（用来擦拭的）木片上。
不可唐突地用力拍击或发出粗重的声音，不可在其他（比丘）还没结束时就起身（弄出动静）。
在内外皆不可粗重地咳嗽，也不可匆忙地拉拽（冲洗用的）绳索。
在其他（比丘）还蹲着时就突然起身，或是匆忙地丢弃（擦拭的）木片和粪便。
小便、唾液和粗劣之物，还有粪坑和便鞋。

不应匆忙起身，不应让木屐发出啪嗒声响；
不倚靠、不覆盖，也不用粗干草和湿泥块。
厕所的清洁区域、庭院和厕所小屋；
清洗用的水，这些是有关厕所的义务。
【11. 亲教师行仪摄颂】便鞋、齿木、漱口水和座位；
粥、饮用水，清洗后，还有上高处的拍打、去村庄等。
下裙、腰带、叠衣和洗钵水；
应在后面缠三圈，并在前面圆整地系好绑带。
叠好衣并清洗后，再在不太远处承接；
当有人正在说法时，若有人抢先去坐座位，这是犯戒。
应备好水、凳子和脚垫，起身迎接并提供坐处。
在太阳下晒时应放置好衣物；在低处进食时应弯下身子。
饮用水和洗用水不应放在低处，哪怕片刻也不应存放。
把钵和衣放在地上，此岸彼岸的财产受用
应掏出污物，应整理清洁，为了洗澡要清除垃圾。
冷、热、温室、粉、黏土，从凳子取来。
凳子、衣、粉、黏土，他托起面部。
前方有长老与新学，作完准备后应离去。
于前方水中沐浴后，穿着好，向亲教师而行。
下裙、桑喀帝，小凳与座位。
脚、凳、垫、饮水，以及处所的询问。
【12. 弟子行仪摄颂】应先清扫杂物，再处理钵与衣。
坐具、覆布、床垫、枕头。
床、椅子、脚凳、痰盂和靠枕。
地面的延伸、光亮，赭石与黑色未造的部分；
地面铺设物、脚凳，床、椅子、枕头。
坐垫、痰盂、靠枕，钵与衣。
东方、西方，然后北方、南方。
冷、暖以及昼、夜，还有天井与库房；
侍候处、火堂、净房、饮用水与食物。

漱洗、不乐住、焦虑、邪见及重；
根本敬悦、出罪，以及呵责甘马、依止甘马。
如果作了驱出甘马、下意甘马，以及举罪甘马；
应当洗净尘垢，并在尘垢处翻动（衣物）。
关于钵与衣，以及资具的割截；
准备工作与承事，然后才入村乞食。
不应前往坟场和某些方向，应终生奉侍（戒师）。
这是共住弟子对于亲教师们的行仪。
【13. 老师行仪摄颂】教诫、教导、指示、问询，以及关于钵和衣的事项。
关于资具和病人的行仪，以及不做随行沙门的行仪。
对于亲教师们有哪些应尽的义务，对于老师们也是如此；
【14. 学生行仪摄颂】对于共住弟子有哪些应尽的义务，对于依止弟子也是如此。
【行仪总摄与赞德摄颂】对于客诸比丘有哪些应尽的义务，还有对于住处诸比丘也是如此；
行路比丘的义务、随喜的义务，食堂中的义务、乞食比丘的义务。
对于住阿兰若者们如何行仪，以及对于座卧处如何行仪；
浴室和厕所的行仪，亲教师对共住弟子的行仪；
对于老师们如何行仪，对于依止弟子也是如此；
十九种事，十四篇犍度中的行仪。
不圆满行仪的人，就不能圆满戒；
戒不清净、智慧薄弱的人，无法获得心一境性；
内心散乱、无法专一的人，看不见正法；
看不见正法的人，就不能从苦中解脱。
若圆满这行仪，戒也就得以圆满；
戒清净、具足智慧的人，能获得心一境性；
内心不散乱、专一的人，能洞见正法；
看见正法的人，从苦中解脱。
因此，明辨的胜者之子，应当圆满行仪；
圆满最胜佛陀的教诫，由此他将证得涅槃。

行仪犍度终

9. 停止巴帝摩卡犍度

9. Pātimokkhaṭṭhapanakkhandhakaṃ

1. 乞诵巴帝摩卡 1. Pātimokkhuddesayācanā

383 那时候，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东园（Pubbārāma）鹿子母讲堂。那时，正好是伍波萨他日，世尊被比丘僧团围绕着坐着。接着，阿难尊者（Ānanda）在深夜已过、初夜分结束时，从座位起身，将上衣搭在一肩，朝着世尊合掌行礼，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夜已深了，初夜分已过，比丘僧团已经坐了很久。尊者，请世尊为诸比丘诵巴帝摩卡吧。”听了这话，世尊沉默不语。第二次，阿难尊者在深夜已过、中夜分结束时，从座位起身，将上衣搭在一肩，朝着世尊合掌行礼，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夜已深了，中夜分已过，比丘僧团已经坐了很久。尊者，请世尊为诸比丘诵巴帝摩卡吧。”第二次，世尊仍然沉默不语。第三次，阿难尊者在深夜已过、后夜分结束时，天已破晓，夜色带着喜悦的面容时，从座位起身，将上衣搭在一肩，朝着世尊合掌行礼，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夜已深了，后夜分已过，天已破晓，夜色带着喜悦的面容，比丘僧团已经坐了很久。尊者，请世尊为诸比丘诵巴帝摩卡吧。”世尊说：“阿难，这个集会不清净。”

那时，大目犍连尊者（Mahāmoggallāna）心里这样想：“世尊是看着哪个人，才这样说‘阿难，这个集会不清净’的呢？”接着，大目犍连尊者用自己的心，全面地去检查整个比丘僧团的每一个心意。大目犍连尊者看见那个人——破戒的、本性邪恶的、行为不净并令人怀疑的、隐藏自己行为的、不是沙门却自称沙门的、不是梵行者却自称梵行者的、内心腐败的、充满烦恼的、像垃圾一样的人，正坐在比丘僧团的中央。看到之后，他就朝那个人走去。走近后，对那个人这样说：“起来吧，贤友，你已经被世尊看见了。你不再有和诸比丘一起共住的资格了。”听了这话，那个人沉默不语。第二次，大目犍连尊者对那个人这样说：“起来吧，贤友，你已经被世尊看见了。你不再有和诸比丘一起共住的资格了。”第二次，那个人仍然沉默不语。第三次，大目犍连尊者对那个人这样说：“起来吧，贤友，你已经被世尊看见了。你不再有和诸比丘一起共住的资格了。”第三次，那个人还是沉默不语。于是，大目犍连尊者抓住那个人的手臂，将他赶到门房外面，并扣上门闩。然后，他朝世尊走去。走近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那个人已经被我赶出去了。集会现在清净了。尊者，请世尊为诸比丘诵巴帝摩卡吧。”

世尊说：“目犍连（Moggallāna），这真是稀有啊！目犍连，这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个愚痴的人，竟然要等到被人抓住手臂才肯离开！”接着，世尊对诸比丘说：

2. 大海八稀有 2. Mahāsamuddeaṭṭhacchariyaṃ

384 “诸比丘，大海有八种稀有、不可思议的法。阿修罗们就是因为一再看见这八种法，才喜欢在大海里安住。是哪八种呢?

‘诸比丘，大海是逐渐向下倾斜、逐渐形成斜坡、逐渐变深的，它不会像断崖一样一下子陡降。诸比丘，正因为大海是逐渐向下倾斜、逐渐形成斜坡、逐渐变深的，不会像断崖一样一下子陡降——诸比丘，这就是大海的第一种稀有、不可思议的法。阿修罗们看见这个，因而喜欢在大海里安住。’

“再者，诸比丘，大海的本性是稳定不变的，它不会越过海岸线。诸比丘，正因为大海的本性是稳定不变的，不会越过海岸线——诸比丘，这就是大海的第二种稀有、不可思议的法。阿修罗们看见这个，因而喜欢在大海里安住。”

“再者，诸比丘，大海不与死尸共住。如果大海里出现了死尸，它会迅速地把死尸冲上岸，推到陆地上去。诸比丘，正因为大海不与死尸共住，如果大海里出现了死尸，它会迅速地把死尸冲上岸，推到陆地上去——诸比丘，这就是大海的第三种稀有、不可思议的法。阿修罗们看见这个，因而喜欢在大海里安住。”

“再者，诸比丘，无论哪条大河，也就是像恒河（Gaṅgā）、耶牟那河（Yamunā）、阿致罗筏底河（Aciravatī）、萨罗浮河（Sarabhū）、摩醯河这些，当它们流入大海后，就都舍弃了以前的名字和种姓，全都只用一个称呼，那就是“大海”。诸比丘，正因为无论哪条大河，也就是像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罗筏底河、萨罗浮河、摩醯河这些，当它们流入大海后，就都舍弃了以前的名字和种姓，全都只用一个称呼“大海”——诸比丘，这就是大海的第四种稀有、不可思议的法。阿修罗们看见这个，因而喜欢在大海里安住。

还有，诸比丘，世间所有的河流流入大海，天上所有的雨水落入大海，也不会因此看出来大海有减少或增加。诸比丘，世间所有的河流流入大海，天上所有的雨水落入大海，也不会因此看出来大海有减少或增加——诸比丘，这是大海里第五个稀有、未曾有过的法，阿修罗们见到了又见到，因此喜欢大海。

还有，诸比丘，大海只有一个味道，就是咸味。诸比丘，大海只有一个味道，就是咸味——诸比丘，这是大海里第六个稀有、未曾有过的法，阿修罗们见到了又见到，因此喜欢大海。

还有，诸比丘，大海有很多宝物、种种宝物。那里有这些宝物，也就是：珍珠、摩尼宝、琉璃、螺贝、石英、珊瑚、白银、黄金、赤珠、玛瑙。诸比丘，大海有很多宝物、种种宝物，那里有这些宝物，也就是：珍珠、摩尼宝、琉璃、螺贝、石英、珊瑚、白银、黄金、赤珠、玛瑙——诸比丘，这是大海里第七个稀有、未曾有过的法，阿修罗们见到了又见到，因此喜欢大海。

还有，诸比丘，大海是巨大生物的住处。那里有这些生物：提弥鱼、提弥伽罗鱼、提弥提弥伽罗鱼、阿修罗、龙、乾闼婆。大海里有身量长达一百由旬的，有身量长达二百由旬的，有身量长达三百由旬的，有身量长达四百由旬的，有身量长达五百由旬的。诸比丘，大海是巨大生物的住处，那里有这些生物：提弥鱼、提弥伽罗鱼、提弥提弥伽罗鱼、阿修罗、龙、乾闼婆；大海里有身量长达一百由旬的……乃至五百由旬的——诸比丘，这是大海里第八个稀有、未曾有过的法，阿修罗们见到了又见到，因此喜欢大海。诸比丘，这些就是大海里八个稀有、未曾有过的法，阿修罗们见到了又见到，因此喜欢大海。

3. 此法律中八稀有 3. Imasmiṃdhammavinayeaṭṭhacchariyaṃ

385 同样地，诸比丘，在这法和律中也有八种稀有、未曾有过的法；诸比丘一次次看见这些法，因而欢喜这法和律。哪八个呢?

诸比丘，就像大海是逐渐倾斜、逐渐低下、逐渐深入，没有突然的悬崖；同样地，诸比丘，在这法和律里，修学是渐次的，修行是渐次的，行道是渐次的，没有突然的究竟智证悟。诸比丘，在这法和律里，修学是渐次的，修行是渐次的，行道是渐次的，没有突然的究竟智证悟——诸比丘，这是这法和律里第一个稀有、未曾有过的法，诸比丘见到了又见到，因此喜欢这法和律。

诸比丘，就像大海保持着固定状态，不会越过海岸线；同样地，诸比丘，我为弟子们制定的学处，我的弟子们即使为了活命也不会违越。诸比丘，我为弟子们制定的学处，我的弟子们即使为了活命也不会违越——诸比丘，这是这法和律里第二个稀有、未曾有过的法，诸比丘见到了又见到，因此喜欢这法和律。

诸比丘，就像大海不跟死尸共住，大海里有死尸的话，很快就把死尸冲上岸，推到陆地；同样地，诸比丘，如果有那样的人——破戒的、本性邪恶的、行为不净可疑的、行为遮掩的、不是沙门却自称沙门的、不是梵行者却自称梵行者的、内在腐败的、漏泄的、像垃圾一样的，僧团不跟他共住，很快就聚集起来把他举罪驱逐出去，即使他就坐在比丘僧团的中间，但他其实远离僧团，僧团也远离他。诸比丘，如果有那样的人——破戒的、本性邪恶的、行为不净可疑的、行为遮掩的、不是沙门却自称

沙门的、不是梵行者却自称梵行者的、内在腐败的、漏泄的、像垃圾一样的，僧团不跟他共住，很快就聚集起来把他举罪驱逐出去，即使他就坐在比丘僧团的中间，但他其实远离僧团，僧团也远离他——诸比丘，这是这法和律里第三个稀有、未曾有过的法，诸比丘见到了又见到，因此喜欢这法和律。

诸比丘，就像那些大河流——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罗筏底河、萨罗浮河、摩醯河，它们流进大海后，就失去了从前各自的名称与族姓，人们只把它们叫作“大海”。同样地，诸比丘，这四种姓：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他们在如来宣说的法与律中，出家离开俗家过无家生活后，也失去了从前各自的名称与族姓，人们只把他们叫作“释子沙门”。诸比丘，四种姓——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在如来宣说的法与律中出家离开俗家过无家生活后，失去了从前各自的名称与族姓，只被人们叫作“释子沙门”——诸比丘，这就是法与律中的第四种稀有、不可思议之法，诸比丘见此法、见此法，便乐于安住在这法与律中。

诸比丘，就像世界上流入大海的河流，也像虚空中落下的雨水，都不会让大海显现出减少或增满。同样地，诸比丘，即使许多比丘在无余涅槃界中彻底寂灭，涅槃界也不会因此显现出减少或增满。诸比丘，许多比丘在无余涅槃界中彻底寂灭，涅槃界也不会因此显现出减少或增满——诸比丘，这就是法与律中的第五种稀有、不可思议之法，诸比丘见此法、见此法，便乐于安住在这法与律中。

诸比丘，就像大海是一味，只有咸味。同样地，诸比丘，这法与律也是一味，只有解脱味。诸比丘，这法与律是解脱一味——诸比丘，这就是法与律中的第六种稀有、不可思议之法，诸比丘见此法、见此法，便乐于安住在这法与律中。

诸比丘，就像大海有许多珍宝、种种珍宝，那里有这些宝物，也就是：珍珠、摩尼珠、琉璃、砗磲、宝石、珊瑚、银、黄金、赤珠、玛瑙。同样地，诸比丘，这法与律也有许多珍宝、种种珍宝。这里有这些宝物，也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圣八支道。诸比丘，这法与律有许多珍宝、种种珍宝，这里有这些宝物，也就是：四念处……圣八支道——诸比丘，这就是法与律中的第七种稀有、不可思议之法，诸比丘见此法、见此法，便乐于安住在这法与律中。

诸比丘，就像大海是伟大生物的居所，那里有这些生物：提弥、提弥伽罗、提弥提弥伽罗、阿修罗、龙、乾闼婆。大海中有身体长达一百由旬的，有身体长达二百由旬的，有身体长达三百由旬的，有身体长达四百由旬的，有身体长达五百由旬的。同样地，诸比丘，这法与律是伟大者的居所。那里有这些伟大者：入流者、为了亲证入流果而正在修行的人；一来者、为了亲证一来果而正在修行的人；不来者、为了亲

证不来果而正在修行的人；阿拉汉、为了亲证阿拉汉果而正在修行的人。诸比丘，这法与律是伟大者的居所，那里有这些伟大者：入流者、为了亲证入流果而正在修行的人……阿拉汉、为了亲证阿拉汉果而正在修行的人——诸比丘，这就是法与律中的第八种稀有、不可思议之法，诸比丘见此法、见此法，便乐于安住在这法与律中。诸比丘，这就是这法与律中的八种稀有、不可思议之法，诸比丘见到这些法、见到这些法，便乐于安住在这法与律中。

那时，世尊了知此义，便在那时发出这样的感兴语：

“遮盖的，会让雨水漏进来；敞开的，反而不会让雨水漏进来。

因此，要把遮盖的敞开，这样，它就不会让雨水漏进来了。”

4. 应听巴帝摩卡者 4. Pātimokkhasavanāraho

386 那时，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从今以后，我将不再主持伍波萨他，不再诵巴帝摩卡。诸比丘，从今以后，就由你们自己来主持伍波萨他，自己诵巴帝摩卡。诸比丘，如来在不清净的僧众中主持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这是不可能、也没有机会的事。诸比丘，而且，有罪者不应听闻巴帝摩卡。如果听了，就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如果有罪者在听闻巴帝摩卡，就为他停止巴帝摩卡。诸比丘，应该这样停止：在十四日或十五日的伍波萨他日，当那位比丘在现场时，要在僧团中间宣告说——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某甲比丘是有罪者，我为他停止巴帝摩卡，当他在现场时，不应诵巴帝摩卡。’这样，巴帝摩卡就被停止了。”

就在那个时候，六群比丘心想“反正没人知道我们”，就以有罪之身去听闻巴帝摩卡。有他心通的长老诸比丘，对诸比丘透露说：“贤友们，那位某某和某某六群比丘，心想‘反正没人知道我们’，就以有罪之身去听闻巴帝摩卡。”六群比丘听到了：“听说那些有他心通的长老比丘，在诸比丘面前透露我们，说‘贤友们，那位某某和某某六群比丘，心想没人知道，就以有罪之身去听闻巴帝摩卡’。”

他们心想——“趁那些善好比丘还没在我们之前停止巴帝摩卡”——就抢先对清净、无犯、没有事由、没有过失的诸比丘停止巴帝摩卡。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对此不满、批评、指责说：“六群比丘怎么能对清净、无犯、没有事由、没有过失的诸比丘停止巴帝摩卡呢！”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据说六群比丘真的对清净、无犯、没有事由、没有过失的诸比丘停止巴帝摩卡吗？”

“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之后……做了法谈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应

以没有事由、没有过失为由，对清净、无犯的诸比丘停止巴帝摩卡。如果谁这样停止，就犯恶作罪。”

5. 如法与非法停止巴帝摩卡 5. Dhammikādhammikapātimokkhaṭṭhapanaṃ

387 “诸比丘，有一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有一种如法的；有两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有两种如法的；有三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有三种如法的；有四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有四种如法的；有五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有五种如法的；有六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有六种如法的；有七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有七种如法的；有八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有八种如法的；有九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有九种如法的；有十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有十种如法的。”

“什么是一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无根据的戒行缺失为由停止巴帝摩卡——这是一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什么是一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戒行缺失为由停止巴帝摩卡——这是一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

“什么是两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无根据的戒行缺失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无根据的威仪缺失为由停止巴帝摩卡——这是两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什么是两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戒行缺失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威仪缺失为由停止巴帝摩卡——这是两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

“什么是三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无根据的戒行缺失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无根据的威仪缺失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无根据的见地缺失为由停止巴帝摩卡——这是三种非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什么是三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戒行缺失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威仪缺失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见地缺失为由停止巴帝摩卡——这是三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

哪些是四种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行败坏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见败坏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活命败坏为由停止巴帝摩卡——这四种，就是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哪些是四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行败坏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见败坏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活命败坏为由停止巴帝摩卡——这四种，就是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

哪些是五种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无根的巴拉基格（pārājika，古译：波罗夷）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无根的桑喀地谢思（saṅghādisesa，古译：僧伽婆尸沙，意译：僧残）……（中略）……以无根的巴吉帝亚（pācittiya，古译：波逸提）……以无根的应悔过……以无根的恶作为由停止巴帝摩卡——这五种，就是不如法的停止巴

帝摩卡。哪些是五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的巴拉基格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的桑喀地谢思……（中略）……巴吉帝亚……应悔过……恶作为由停止巴帝摩卡——这五种，就是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

哪些是六种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并未犯下该败坏，却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已经犯下该败坏，却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行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并未犯下该败坏，却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行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已经犯下该败坏，却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见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并未犯下该败坏，却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见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已经犯下该败坏，却停止巴帝摩卡——这六种，就是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哪些是六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并未犯下该败坏，便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已经犯下该败坏，便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行败坏……（中略）……见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并未犯下该败坏……（中略）……已经犯下该败坏，便停止巴帝摩卡——这六种，就是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

哪些是七种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无根的巴拉基格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无根的桑喀地谢思……（中略）……土喇咤亚（thullaccaya，古译：偷兰遮）、巴吉帝亚、应悔过、恶作、恶语为由停止巴帝摩卡——这七种，就是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哪些是七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的巴拉基格为由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的桑喀地谢思……（中略）……土喇咤亚、巴吉帝亚、应悔过、恶作、恶语为由停止巴帝摩卡——这七种，就是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

哪些是八种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并未犯下该败坏，却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已经犯下该败坏，却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行败坏……（中略）……见败坏……（中略）……活命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并未犯下该败坏……（中略）……已经犯下该败坏，却停止巴帝摩卡——这八种，就是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哪些是八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并未犯下该败坏，便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已经犯下该败坏，便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行败坏……（中略）……见败坏……（中略）……活命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并未犯下该败坏……（中略）……已经犯下该败坏，便停止巴帝摩卡——这八种，就是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

哪些是九种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并未犯下该败坏，却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已经犯下该败坏，

却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是部分犯下部分未犯下该败坏，却停止巴帝摩卡。以没有根据的行败坏……（中略）……见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并未犯下该败坏……（中略）……已经犯下该败坏……（中略）……部分犯下部分未犯下该败坏，却停止巴帝摩卡——这九种，就是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哪些是九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并未犯下该败坏，便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已经犯下该败坏，便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戒败坏为由，而那个人是部分犯下部分未犯下该败坏，便停止巴帝摩卡。以有根据的行败坏……（中略）……见败坏为由，而那个人并未犯下该败坏……（中略）……已经犯下该败坏……部分犯下部分未犯下该败坏，便停止巴帝摩卡——这九种，就是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

哪些是十种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犯巴拉基格的人没有坐在那个集会中，关于巴拉基格的讨论也没有在进行；已舍学的人没有坐在那个集会中，关于舍学的讨论也没有在进行；他随顺如法的和合众，他不反对如法的和合众，关于反对如法和合众的讨论没有在进行；没有人因为戒败坏的见、闻、疑而被怀疑；没有人因为行败坏的见、闻、疑而被怀疑；没有人因为见败坏的见、闻、疑而被怀疑——这十种，就是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哪些是十种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犯巴拉基格的人坐在了那个集会中，或者关于巴拉基格的讨论正在进行；已舍学的人坐在了那个集会中，或者关于舍学的讨论正在进行；他不随顺如法的和合众，他反对如法的和合众，关于反对如法和合众的讨论正在进行；有人因为戒败坏的见、闻、疑而被怀疑；有人因为行败坏的见、闻、疑而被怀疑；有人因为见败坏的见、闻、疑而被怀疑——这十种，就是如法的停止巴帝摩卡。

6. 如法停止巴帝摩卡 6. Dhammikapātimokkhaṭṭhapanaṃ

388 “犯巴拉基格的人坐在那个集会中，这是什么情况呢？诸比丘，在这里，一个比丘通过某些行相、某些特征、某些迹象，看到另一个比丘正在违犯巴拉基格法。或者，虽然没有比丘亲眼看到另一个比丘违犯巴拉基格法，但有其他比丘向他报告说：‘贤友，某甲比丘违犯了巴拉基格法。’又或者，既没有比丘亲眼看到另一个比丘违犯巴拉基格法，也没有其他比丘向他报告说‘贤友，某甲比丘违犯了巴拉基格法’，而是那个比丘自己向他报告说：‘贤友，我违犯了巴拉基格法。’诸比丘，一位愿意的比丘，可以依据这样的见、这样的闻、这样的疑，在当天的伍波萨他日，无论是十四日还是十五日，在那个比丘在场的时候，在僧团中间，公开举出这件事：”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名叫某某的人犯下了巴拉基格的罪行，我对他停止巴帝摩卡，当他在面前时，不应诵巴帝摩卡。”——这就是如法地停止巴帝摩卡。

389 在比丘的巴帝摩卡被停止后，若大众因十种障碍中的任何一种而起身离座——比如国王带来的障碍、盗贼带来的障碍、火灾带来的障碍、水灾带来的障碍、人群带来的障碍、非人带来的障碍、猛兽带来的障碍、爬虫带来的障碍、生命带来的障碍、梵行带来的障碍——诸比丘，若愿意，那位比丘可以在本住处，或在其他住处，当着那位比丘的面，在僧团中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关于名叫某某的人，巴拉基格的讨论尚未结束，那件事尚未裁决。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当裁决那件事。”

“如果能这样获得，那是好的。如果不能获得，那么在伍波萨他日——十四日或十五日，当那个人在场时，应当在僧团中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关于名叫某某的人，巴拉基格的讨论尚未结束，那件事尚未裁决。我对他停止巴帝摩卡，当他在面前时，不应诵巴帝摩卡。”——这就是如法地停止巴帝摩卡。

390 “一个已经舍戒的人，怎样算是坐在那个大众中呢？诸比丘，在此，一位比丘通过那些方式、那些特征、那些迹象而舍戒。比丘看到另一位比丘正以那些方式、那些特征、那些迹象在舍戒。或者，比丘并没有亲眼看到另一位比丘舍戒，但有其他比丘告诉他：‘贤友，名叫某某的比丘已经舍戒了。’或者，比丘既没有亲眼看到另一位比丘舍戒，也没有其他比丘告诉他‘贤友，名叫某某的比丘已经舍戒了’，而是那位比丘自己告诉他：‘贤友，我已经舍戒了。’诸比丘，若愿意，那位比丘可以基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或合理的怀疑，在伍波萨他日的十四日或十五日，当着那位比丘的面，在僧团中这样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名叫某某的人已经舍戒了，我对他停止巴帝摩卡，当他在面前时，不应诵巴帝摩卡。”——这就是如法地停止巴帝摩卡。

391 在比丘的巴帝摩卡被停止后，若大众因十种障碍中的任何一种而起身离座——比如国王带来的障碍……（中略）……梵行带来的障碍——诸比丘，若愿意，那位比丘可以在本住处，或在其他住处，当着那位比丘的面，在僧团中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关于某甲这个人，他舍戒的事还没有结束，那个事情还没有判定。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当判定那个事情。”

“如果能这样获得，那是好的。如果不能获得，那么在伍波萨他日——十四日或十五日，当那个人在场时，应当在僧团中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关于某甲这个人，他舍戒的事还没有结束，那件事还没有判定。我停止他的巴帝摩卡：他若在场，就不应诵出巴帝摩卡。”——这是如法的巴帝摩卡停止。

392 “怎样是如法地不参与和合？诸比丘，在这里，比丘通过那些相状、那些特征、那些标志而知道有如法不参与和合的情况。比丘用那些相状、那些特征、那些标志，看见某比丘如法地不参与和合。又或者，不是比丘亲自看见某比丘如法地不参与和合，而是有其他比丘告诉他：‘贤友，某甲比丘如法地不参与和合。’又或者，不是比丘亲自看见某比丘如法地不参与和合，也没有其他比丘告诉他‘贤友，某甲比丘如法地不参与和合’，而是那个比丘自己告诉他：‘贤友，我如法地不参与和合。’诸比丘，如果比丘希望，可以依据所见的、所听的、或者这样的疑虑，在伍波萨他日——十四日或十五日，当那个人在场时，在僧团中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某甲这个人如法地不参与和合，我停止他的巴帝摩卡，他不应当在在场的情况下被诵出巴帝摩卡。”——这是如法的巴帝摩卡停止。

393 “怎样是如法地反驳和合？诸比丘，在这里，比丘通过那些相状、那些特征、那些标志而知道有如法反驳和合的情况。比丘用那些相状、那些特征、那些标志，看见某比丘如法地反驳和合。又或者，不是比丘亲自看见某比丘如法地反驳和合，而是有其他比丘告诉他：‘贤友，某甲比丘如法地反驳和合。’又或者，不是比丘亲自看见某比丘如法地反驳和合，也没有其他比丘告诉他‘贤友，某甲比丘如法地反驳和合’，而是那个比丘自己告诉他：‘贤友，我如法地反驳和合。’诸比丘，如果比丘希望，可以依据所见的、所听的、或者这样的疑虑，在伍波萨他日——十四日或十五日，当那个人在场时，在僧团中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某甲这个人反对如法和合，我停止他的巴帝摩卡。他在场时，不应当诵巴帝摩卡。”——这是如法地停止巴帝摩卡。

394 在比丘的巴帝摩卡被停止后，若大众因十种障碍中的任何一种而起身离座——比如国王带来的障碍……（中略）……梵行带来的障碍——诸比丘，若愿意，那位比丘可以在本住处，或在其他住处，当着那位比丘的面，在僧团中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关于某某人那件以如法和合的方式提出的撤回之议，现在还没处理完，那件事还没有决断。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该对那件事作出决断。”

“如果能这样获得，那是好的。如果不能获得，那么在伍波萨他日——十四日或十五日，当那个人在场时，应当在僧团中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某某人那件撤回之议，是依如法、和合而提出的，至今还没处理完，那件事尚未决断。我停止他的巴帝摩卡；他本人在场时，不应诵巴帝摩卡。”——这是如法地停止巴帝摩卡。

395 “怎样算是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而知道戒行有缺失呢？诸比丘，这里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位比丘以某些表现、某些特征、某些迹象，看见另一位比丘——通过所见、所闻、所疑，他知道这位比丘戒行有缺失。但如果不是这位比丘自己看见另一位比丘、由所见、所闻、所疑而知道他戒行有缺失，而是另一位比丘告诉他：‘贤友，某某比丘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被知道戒行有缺失。’又或者，这位比丘既没有自己看见另一位比丘、由所见、所闻、所疑而知道他戒行有缺失，也没有其他比丘告诉他：‘贤友，某某比丘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被知道戒行有缺失。’而是那位比丘自己向他坦白：‘贤友，我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被知道自己戒行有缺失。’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有意，他可以依据这些所见、所闻、所疑，在十四或十五日的伍波萨他那天，当那个当事人本人在场时，在僧团中公开声明：”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某某人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被知道有戒行的缺失，我停止他的巴帝摩卡，当他本人在场时，不应诵巴帝摩卡。”——这是如法地停止巴帝摩卡。

396 “怎样算是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而知道行为有缺失呢？诸比丘，这里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位比丘通过某些表现、某些特征、某些迹象，见到另一位比丘，并因此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而知道他有行为的缺失。但如果这位比丘并没有亲自见到另一位比丘而通过所见、所闻、所疑知道他有行为的缺失，而是另一位比丘告诉他：‘贤友，某某比丘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被知道有行为的缺失。’又或者，这位比丘既没有亲自见到另一位比丘而通过所见、所闻、所疑知道他有行为的缺失，也没有其他比丘告诉他：‘贤友，某某比丘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被知道有行为的缺失。’而是那位比丘自己向他坦白：‘贤友，我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被知道自己有行为的缺失。’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有意，他可以依据这些所见、所闻、所疑，在十四或十五日的伍波萨他那天，当那个当事人本人在场时，在僧团中公开声明：”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某某人依所见、所闻、所疑，被认定有行为上的过失；我停止他的巴帝摩卡：当他本人在场时，不应诵巴帝摩卡。”——这是如法地停止巴帝摩卡。

397 “怎样算是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而知道见解有缺失呢？诸比丘，这里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位比丘通过某些表现、某些特征、某些迹象，见到另一位比丘，并因此通

过所见、所闻、所疑而知道他有见解的缺失。但如果这位比丘并没有亲自见到另一位比丘而通过所见、所闻、所疑知道他有见解的缺失，而是另一位比丘告诉他：‘贤友，某某比丘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被知道有见解的缺失。’又或者，这位比丘既没有亲自见到另一位比丘而通过所见、所闻、所疑知道他有见解的缺失，也没有其他比丘告诉他：‘贤友，某某比丘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被知道有见解的缺失。’而是那位比丘自己向他坦白：‘贤友，我通过所见、所闻、所疑被知道自己有见解的缺失。’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有意，他可以依据这些所见、所闻、所疑，在十四或十五日的伍波萨他那天，当那个当事人本人在场时，在僧团中公开声明：”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某某人，因见失坏而被见闻疑所怀疑，我停止他的巴帝摩卡，不可在他面前诵巴帝摩卡——这是如法地停止巴帝摩卡。”

“以上是十种如法停止巴帝摩卡的情形。”

第一诵分终

7. 自取支 7. Attādānaaṅgaṃ

398 那时，具寿优波离（Upāli）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礼敬，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具寿优波离对世尊这样说：“尊者，一位想要举罪的比丘，应当具备哪几项条件，才可以举罪呢？”

“优波离，一位想要举罪的比丘，应当举具备五法的罪。优波离，想要举罪的比丘应当这样反思：‘我现在想举这个罪，现在是否是举罪的合适时机，还是不合适呢？’优波离，如果比丘在反思后，这样知道：‘现在不是举罪的时机，不是时候。’那么，优波离，就不应当举这个罪。

“优波离，再者，如果比丘在反思后，这样知道：‘现在是举罪的时机，是时候了。’那么，优波离，这位比丘还应当进一步反思：‘我现在想举的这个罪，它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呢？’优波离，如果比丘在反思后，这样知道：‘这件事并非真实，是不真实的。’那么，优波离，就不应当举这个罪。

“优波离，再者，如果比丘在反思后，这样知道：‘这件事是真实的，并非不真实。’那么，优波离，这位比丘还应当进一步反思：‘我现在想举的这个罪，它与利益相系，还是与无利益相系呢？’优波离，如果比丘在反思后，这样知道：‘这件事与无利益相系，并非与利益相系。’那么，优波离，就不应当举这个罪。

“优波离，再者，如果比丘在反思后，这样知道：‘这件事与利益相系，并非与无利益相系。’那么，优波离，这位比丘还应当进一步反思：‘我举这个罪的时候，会得到见解相同、关系亲近的诸比丘在法和律上作为支持者吗？还是不会呢？’优波

离，如果比丘在反思后，这样知道：‘我举这个罪的时候，不会得到见解相同、关系亲近的诸比丘在法和律上作为支持者。’那么，优波离，就不应当举这个罪。

“优波离，再者，如果比丘在反思后，这样知道：‘我举这个罪的时候，会得到见解相同、关系亲近的诸比丘在法和律上作为支持者。’那么，优波离，这位比丘还应当进一步反思：‘我举这个罪，会由此因缘导致僧团中产生纷争、争吵、争论、诤论、僧团破和合、僧团分歧、僧团分裂、僧团各自为政吗？还是不会呢？’优波离，如果比丘在反思后，这样知道：‘我举这个罪，会由此因缘导致僧团中产生纷争、争吵、争论、诤论、僧团破和合、僧团分歧、僧团分裂、僧团各自为政。’那么，优波离，就不应当举这个罪。优波离，但如果比丘在反思后，这样知道：‘我举这个罪，不会由此因缘导致僧团中产生纷争、争吵、争论、诤论、僧团破和合、僧团分歧、僧团分裂、僧团各自为政。’那么，优波离，就可以举这个罪。优波离，这样具备了五法而举的罪，以后也不会导致懊悔。”

8. 举罪者应观察之法 8. Codakenapaccavekkhitabbadhammā

399 “尊者，一位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应当内省哪些法之后，再去举罪他人呢？”“优波离，一位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应当内省五法之后，再去举罪他人。”

“优波离，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应当这样内省：‘我的身行是否清净呢？我是否具备清净、没有瑕疵、无可指摘的身行？我身上是否具有这个法呢？’优波离，如果这位比丘身行不清净，不具备清净、没有瑕疵、无可指摘的身行，那么就会有人对他说：‘请尊者先学习有关身行的学处吧！’就会有人这样对他讲。

“再者，优波离，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应当这样内省：‘我的语行是否清净呢？我是否具备清净、没有瑕疵、无可指摘的语行？我身上是否具有这个法呢？’优波离，如果这位比丘语行不清净，不具备清净、没有瑕疵、无可指摘的语行，那么就会有人对他说：‘请尊者先学习有关语行的学处吧！’就会有人这样对他讲。

“再者，优波离，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应当这样内省：‘我是否对同梵行者们建立了慈心，没有怨恨？我身上是否具有这个法呢？’优波离，如果这位比丘没有对同梵行者们建立慈心，心怀怨恨，那么就会有人对他说：‘请尊者先对同梵行者们建立慈心吧！’就会有人这样对他讲。”

“再者，优波离，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应当这样内省：‘我是否多闻、持法、积集法藏？那些初善、中善、后善，义理与文句正确，宣说完全圆满、清净梵行的法，像这样的法，我是否多闻、受持、读诵熟悉、以意观察、以见善巧通达？我身上是否具有这个法呢？’优波离，如果这位比丘不是多闻、持法、积集法藏者……那些法他

不多闻、受持、读诵熟悉、以意观察、以见善巧通达，那么就会有人对他说：‘请尊者先学习教典吧！’就会有人这样对他讲。”

“再者，优波离，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应当这样内省：‘两部巴帝摩卡，我是否在细节上善巧掌握、善巧分别、善巧通晓、善巧决断，既依条文也依随文句？我身上是否具有这个法呢？’优波离，如果这位比丘没有在细节上善巧掌握、善巧分别、善巧通晓、善巧决断两部巴帝摩卡——既依条文也依随文句，当被问到‘朋友，这是世尊在哪处所宣说的？’时，他无法回答，那么就会有人对他说：‘请尊者先学习律藏吧！’就会有人这样对他讲。优波离，一位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内省了这五法之后，才能去举罪他人。”

9. 举罪者应具足之法 9. Codakenaupaṭṭhāpetabbadhammā

400 “尊者，一位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内心应当确立哪些法之后，再去举罪他人呢？”

“优波离，一位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内心应当确立五项法之后，再去举罪他人：我将在合适的时机说，不在不合适的时机说；我将依据事实说，不依据不实的事说；我将会说柔和的话，不说粗鲁的话；我将会说有益的话，不说无益的话；我将以慈心而说，不以嗔恚心而说。优波离，一位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内心确立了这五法之后，才能去举罪他人。”

10. 举罪者与被举罪者相关之论 10. Codakacuditakapaṭisaṃyuttakathā

401 “尊者，对于不如法举罪的比丘，会以几种情况使他产生懊悔呢？”

“优波离，对于不如法举罪的比丘，会以五种情况使他产生懊悔：‘尊者，您在不合时宜的时候举罪，而非合时宜，这足以令您懊悔；尊者，您以不实的事举罪，而非依据事实，这足以令您懊悔；尊者，您用粗鲁的话举罪，而非柔和的言语，这足以令您懊悔；尊者，您以无益的话举罪，而非有益的话，这足以令您懊悔；尊者，您怀有嗔恚心举罪，而非慈心，这足以令您懊悔。’优波离，不如法举罪的比丘，会以这五种情况产生懊悔。为什么呢？为了不让其他比丘也产生以不实之事去举罪的想法。”

“尊者，对于被非法举罪的比丘，应当以多少种方式消除他的懊悔呢？”

“优波离，对于被非法举罪的比丘，应当以五种方式消除他的懊悔：‘贤友，你是在不适当的时机被举罪的，不是在适当的时机，你足以消除懊悔了；贤友，你是基于不实之事被举罪的，不是基于真实之事，你足以消除懊悔了；贤友，你是被用粗恶之语举罪的，不是用柔和之语，你足以消除懊悔了；贤友，你是被无益的话语举罪的，不是

被有益的话语举罪，你足以消除懊悔了；贤友，你是被心怀嗔恚的人举罪的，不是被心怀慈爱者举罪，你足以消除懊悔了。’优波离，对于被非法举罪的比丘，应当以这五种方式消除他的懊悔。”

“尊者，对于如法举罪的比丘，应当以多少种方式消除他的懊悔呢？”

“优波离，对于如法举罪的比丘，应当以五种方式消除他的懊悔：‘贤友，你是在适当的时机举罪的，不是在不适当的时机，你足以消除懊悔了；贤友，你是基于真实之事举罪的，不是基于不实之事，你足以消除懊悔了；贤友，你是用柔和之语举罪的，不是用粗恶之语，你足以消除懊悔了；贤友，你是以有益的话语举罪的，不是以无益的话语举罪，你足以消除懊悔了；贤友，你是心怀慈爱举罪的，不是心怀嗔恚，你足以消除懊悔了。’优波离，对于如法举罪的比丘，应当以这五种方式消除他的懊悔。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让其他比丘也会认为，应基于真实之事来举罪。”

“尊者，对于被如法举罪的比丘，应当以多少种方式激起他的懊悔呢？”

“优波离，对于被如法举罪的比丘，应当以五种方式激起他的懊悔：‘贤友，你是在适当的时机被举罪的，不是在不适当的时机，你的确应当懊悔；贤友，你是基于真实之事被举罪的，不是基于不实之事，你的确应当懊悔；贤友，你是被用柔和之语举罪的，不是用粗恶之语，你的确应当懊悔；贤友，你是被有益的话语举罪的，不是被无益的话语举罪，你的确应当懊悔；贤友，你是被以慈心举罪的，不是被以嗔心举罪，你的确应当懊悔。’优波离，对于被如法举罪的比丘，应当以这五种方式激起他的懊悔。”

“尊者，一位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应当在内心作意哪几种法之后，再去举罪他人呢？”

“优波离，一位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应当在内心作意五种法之后，再去举罪他人：心怀悲悯、寻求利益、心存怜愍、以出罪为目的、以戒律为先导。优波离，一位想要举罪他人的比丘，应当在内心作意这五种法之后，再去举罪他人。”

“尊者，被举罪的比丘，应当在哪几种法上安立呢？”

“优波离，被举罪的比丘，应当在两种法上安立：真实和不瞋怒。”

第二诵分终

停止巴帝摩卡犍度第九

此犍度中有三十事

其摄颂：

在这伍波萨他日进行的程度，那个恶比丘不肯离开；
被大目犍连强力驱逐了，这是胜者教法中的稀有之事。
渐次趋向低处的学处，安住于法而不逾越；
大海不接纳死尸；僧团也抛弃他们，如河流般被拒纳。
河流汇入，失去旧名；阿拉汉证悟解脱，唯有一味。
即使教法兴盛，那些真实稀有的人们。
以大海为喻，宣说教法功德；
伍波萨他日诵巴帝摩卡，没有别人知道我们。
事先就被举罪，或一人、二人、三人、四人；
五人、六人、七人、八人，乃至九人、十人。
戒、行、见与活命，分为四类；
巴拉基格与桑喀地谢思等，巴吉帝亚与应悔过。
恶作涵盖五类事，戒行毁坏与行持违犯；
未作与已作诸行，于六类事中如法处置。
巴拉基格与桑喀地谢思等，土喇咤亚与巴吉帝亚；
应悔过罪与恶作，还有恶口之业。
戒行毁坏与行持毁坏，邪见毁坏与邪命毁坏；
凡此八类已作未作，皆依戒、行持、正见而得以成立。
无论是未作、已作，还是既作又未作的情形；
如此，这九种方式已被依事实与法理正确宣说。
犯巴拉基格者、未决论事、以及公开舍学（舍戒）者；
他前来、他加以再受，以及有关的再受之语。
戒行与行为上的失坏，同样还有见解上的失坏；
所见、所闻与所疑，你们应当了知这十种情况。
一位比丘检视另一位比丘，而另一人又去告知他；
那人正是自己去向那位比丘揭发，他便停止诵巴帝摩卡。
他会因障碍而起身离开，这些障碍是：君王、盗贼、烈火与洪水；
人与非人，以及凶猛的爬虫类，乃至生命与梵行的障碍。
在十种（障碍法）的某一类中，或在其它的某类之中。
无论是如法或不如法，你们应当依着正道去了解。

适时、真实、与利益相合，我将得到，也将成就。
身与语的慈心，多闻，以及这两种。
应依靠适时、真实、柔和，兼具利益与慈心而举罪。
以不追悔之法，同样以此言语来调伏。
对于如法举罪者与被举罪者，这调伏便解除了追悔。
出于悲悯，利益他人，心怀同情，以使其从罪中出离为优先。
举罪者的实践方式，已被全然觉悟者所开示；
基于真实，且内心不动摇，这也正是被举罪者应有的法则。

停止巴帝摩卡犍度终

10. 比丘尼犍度

10. Bhikkhunikkhandhakaṃ

1. 第一诵分 1. Paṭhamabhāṇavāro

大爱道事 Mahāpajāpatigotamīvatthu

402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释迦（Sakka）族国境内的迦毗罗卫（Kapilavatthu），在尼拘律园（Nigrodhārāma）里。当时，大爱道（Mahāpajāpati）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礼敬，然后站在一旁。站在一旁的大爱道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如果妇女能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获得从在家到无家的出家，那就好了。”世尊说：“够了，果达弥（Gotamī），你不要喜欢妇女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获得从在家到无家的出家这件事。”第二次……（中略）……第三次，大爱道又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如果妇女能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获得从在家到无家的出家，那就好了。”世尊说：“够了，果达弥，你不要喜欢妇女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获得从在家到无家的出家这件事。”于是，大爱道心想：“世尊不允许妇女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从在家到无家出家。”她痛苦、沮丧、泪流满面、哭泣着，向世尊礼敬，右绕之后，离开了。

那时，世尊在迦毗罗卫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向毗舍离（Vesālī）出发游行了。一路次第游行，到达了毗舍离。就在那里，世尊住在毗舍离的大林（Mahāvana）重阁讲堂（Kūṭāgārasālā）。而大爱道剃除了头发，穿上了袈裟，与众多释迦族的妇女一起，朝着毗舍离出发了。一路次第而行，她们来到了毗舍离的大林重阁讲堂。那时，大爱道双脚浮肿，肢体沾满尘埃，痛苦、沮丧、泪流满面、哭泣着，站在门楼外面。具寿阿难（Ānanda）看见大爱道双脚浮肿，肢体沾满尘埃，痛苦、沮丧、泪流满面、哭泣着站在门楼外面。看到后，便对大爱道这样说：“果达弥，你为什么双脚浮肿，肢体沾满尘埃，痛苦、沮丧、泪流满面、哭泣着站在门楼外面呢？”她回答说：“阿难尊者，是因为世尊不允许妇女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从在家到无家出家。”阿难说：“既然如此，果达弥，请你就在这里稍等片刻，待我去向世尊请求，允许妇女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从在家到无家出家。”

那时，具寿阿难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礼敬，然后在一边坐下。坐在一边的具寿阿难对世尊这样说：“尊者，那位大爱道双脚浮肿，肢体沾满尘埃，痛

苦、沮丧、泪流满面、哭泣着站在门楼外面，因为世尊不允许妇女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从在家到无家出家。尊者，如果妇女能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获得从在家到无家的出家，那就好了。”世尊说：“够了，阿难，你不要喜欢妇女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获得从在家到无家的出家这件事。”第二次……（中略）……第三次，具寿阿难又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如果妇女能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获得从在家到无家的出家，那就好了。”世尊说：“够了，阿难，你不要喜欢妇女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获得从在家到无家的出家这件事。”

那时，具寿阿难心想：“世尊不允许妇女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从在家到无家出家。那么，我何不用另一种方式来向世尊请求，允许妇女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从在家到无家出家呢？”于是，具寿阿难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妇女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从在家到无家出家之后，是否有能力现证入流果、一来果、不来果或阿拉汉果呢？”世尊回答：“阿难，妇女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从在家到无家出家之后，有能力现证入流果、一来果、不来果和阿拉汉果。”阿难说：“尊者，既然妇女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从在家到无家出家之后，有能力现证入流果、一来果、不来果和阿拉汉果，那么，尊者，大爱道对世尊有大恩惠，她是姨母、养母、哺乳者，在生母去世后，是她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世尊。尊者，如果妇女能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获得从在家到无家的出家，那就好了。”

八重法 Aṭṭhagarudhammā

403 “阿难，如果大爱道能接受八条重法，那就是她的达上了。”

“一位即使受具足戒已满百年的比丘尼，也应当对一位当天才受具足戒的比丘进行顶礼、起身迎接、行合掌礼、履行一切恭敬之法。这条法必须恭敬、尊重、尊崇、敬奉，终生不得违越。”

“比丘尼不能在没有比丘的住处入雨安居。这条法必须恭敬、尊重、尊崇、敬奉，终生不得违越。”

“每半个月，比丘尼应当从比丘僧团那里请法两件事：询问诵戒日，以及前去求教诫。这条法必须恭敬、尊重、尊崇、敬奉，终生不得违越。”

比丘尼在雨季安居结束后，必须在两部僧团中以三种方式自恣：基于所见的、所听的、或所疑的。这条法应该被尊重、被看重、被恭敬、被供奉，终此一生都不得违越。

犯了重法的比丘尼，必须在两部僧团中行半月敬悦。对这条法，应当尊重、看重、恭敬、供养，终此一生都不得违越。

身为已学了两整年六法的在学者，她应该向两部僧团求受达上。这条法应该被尊重、被看重、被恭敬、被供奉，终此一生都不得违越。

比丘尼不得以任何借口辱骂、责骂比丘。这条法应当受到尊重、看重、恭敬、供养，终此一生不得违越。

从今日起，禁止比丘尼们教导诸比丘的门路，但不禁止诸比丘教导比丘尼们的门路。这条法应该被尊重、被看重、被恭敬、被供奉，终此一生都不得违越。

“阿难，如果大爱道接受这八条重法，那就是她的达上了。”

那时，阿难尊者从世尊跟前领受了这八条重法后，就去到大爱道那里。到了之后，对大爱道这么说：“果达弥，如果你接受这八条重法，那就是你的达上。”

“一位即使受具足戒已满百年的比丘尼，也应当对一位当天才受具足戒的比丘进行顶礼、起身迎接、行合掌礼、履行一切恭敬之法。这条法必须恭敬、尊重、尊崇、敬奉，终生不得违越。”

“比丘尼不能在没有比丘的住处入雨安居。这条法必须恭敬、尊重、尊崇、敬奉，终生不得违越。”

“每半个月，比丘尼应当从比丘僧团那里请法两件事：询问诵戒日，以及前去求教诫。这条法必须恭敬、尊重、尊崇、敬奉，终生不得违越。”

比丘尼在雨季安居结束后，必须在两部僧团中以三种方式自恣：基于所见的、所听的、或所疑的。这条法应该被尊重、被看重、被恭敬、被供奉，终此一生都不得违越。

犯了重法的比丘尼，必须在两部僧团中行半月敬悦。对这条法，应当尊重、看重、恭敬、供养，终此一生都不得违越。

身为已学了两整年六法的在学者，她应该向两部僧团求受达上。这条法应该被尊重、被看重、被恭敬、被供奉，终此一生都不得违越。

比丘尼不得以任何借口辱骂、责骂比丘。这条法应当受到尊重、看重、恭敬、供养，终此一生不得违越。

从今日起，禁止比丘尼们教导诸比丘的门路，但不禁止诸比丘教导比丘尼们的门路。这条法应该被尊重、被看重、被恭敬、被供奉，终此一生都不得违越。

“大爱道，如果你接受这八条重法，那就是你的达上。”

“阿难尊者，就像一个女人或男人，年轻、充满青春活力、喜欢打扮，刚刚洗过头，得到了一顶青莲花环、茉莉花环或夜来香花环，用双手接过来，戴在头顶最高的位置。正是如此，阿难尊者，我接受这八条必须终其一生不得逾越的重法。”

于是，阿难尊者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坐在一边。在一边坐下的阿难尊者对世尊这么说：“世尊，大爱道已经接受了八重法，世尊的姨母已经获得了具足戒。”

“阿难，如果女人没有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得到从在家生活到无家生活的出家机会，阿难，那么梵行将会住立长久，正法将会住立一千年。然而，阿难，正是因为女人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得到了从在家生活到无家生活的出家机会，阿难，现在梵行就不会住立长久了。阿难，现在正法将只会住立五百年。”

“阿难，正如那些女人多、男人少的家族，很容易被盗贼、偷窃者所侵害；同样，阿难，在任何一个法与律中，如果女人得到了从在家生活到无家生活的出家机会，那个梵行就不会住立长久。”

“阿难，正如在长势良好的稻田里，一种叫做白穗病的病害降临时，那个稻田就不会长久了；同样，阿难，在任何一个法与律中，如果女人得到了从在家生活到无家生活的出家机会，那个梵行就不会住立长久。”

“阿难，正如在长势良好的甘蔗田里，一种叫做红腐病的病害降临时，那个甘蔗田就不会长久了；同样，阿难，在任何一个法与律中，如果女人得到了从在家生活到无家生活的出家机会，那个梵行就不会住立长久。”

“阿难，就像一个人为了不让大水塘的水漫溢出来，会提前筑好堤坝；同样，阿难，我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提前为比丘尼们制定了八条终其一生不得逾越的重法。”

比丘尼八重法终

允许比丘尼受达上 Bhikkhunīupasampadānujānanaṃ

404 于是，大爱道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站在一边。在一边站着的大爱道对世尊这么说：“世尊，对于这些释迦族的妇女，我该如何对待她们呢？”接着，世尊以法义的开示教导、劝励、鼓舞、令大爱道喜悦。当时，被世尊以法义的开示教导、劝励、鼓舞、令喜悦后，大爱道礼敬世尊，右绕之后离开了。随后，世尊借着这个因缘、这个事件，作了一番法义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准由诸比丘来授予比丘尼具足戒。”

于是，那些比丘尼对大爱道这样说：“圣尼您还没有受具足戒，而我们都已经受具足戒了；因为世尊是这样规定的——比丘尼要由比丘来授与具足戒。” 于是，大爱道就去到了具寿阿难那里。到了之后，向具寿阿难顶礼，站在一旁。站在一旁的大爱道对具寿阿难这样说：“阿难尊者，这些比丘尼对我这样说：‘圣尼您还没有受具足

戒，而我们都已经受具足戒了；因为世尊是这样规定的——比丘尼要由比丘来授与具足戒。’”

于是，具寿阿难就去到了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顶礼，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具寿阿难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大爱道这样说：‘阿难尊者，这些比丘尼对我这样说：圣尼您还没有受具足戒，而我们都已经受具足戒了；因为世尊是这样规定的——比丘尼要由比丘来授与具足戒。’”

“阿难，从大爱道接受八重法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受具足戒了。”

405 于是，大爱道就去到了具寿阿难那里。到了之后，向具寿阿难顶礼，站在一旁。站在一旁的大爱道对具寿阿难这样说：“阿难尊者，我想向世尊请求一个恩惠。尊者，如果世尊能够允许比丘和比丘尼之间按照戒腊高低，相互顶礼、起身迎接、合掌、恭敬承事，那就太好了。”

于是，具寿阿难就去到了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顶礼，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具寿阿难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大爱道这样说：‘阿难尊者，我想向世尊请求一个恩惠。尊者，如果世尊能够允许比丘和比丘尼之间按照戒腊高低，相互顶礼、起身迎接、合掌、恭敬承事，那就太好了。’”

“阿难，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个道理的，如来不可能允许向女性顶礼、起身迎接、合掌、恭敬承事。阿难，就连那些教法讲得很差的外道，尚且不会向女性顶礼、起身迎接、合掌、恭敬承事，更何况如来，怎么会允许向女性顶礼、起身迎接、合掌、恭敬承事呢？”

于是，世尊以这件事为因缘、为理由，作了佛法上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可以向女性顶礼、起身迎接、合掌、恭敬承事。如果谁这样做了，就犯恶作。”

于是，大爱道就去到了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顶礼，站在一旁。站在一旁的大爱道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对于那些比丘尼与比丘共通的学处，我们应该如何遵行这些学处呢？”

“大爱道，对于那些比丘尼与比丘共通的学处，你们就如同诸比丘所学的那样，在这些学处上学习。”

“尊者，那么对于那些比丘尼与比丘不共通的学处，我们又应该如何遵行这些学处呢？”

“大爱道，对于那些比丘尼与比丘不共通的学处，你们就按照已经制定的那些学处来学习。”

406 那时，大爱道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礼敬，然后站在一旁。站在一旁的大爱道对世尊这样说：“萨度（sādhu，古译：善哉）！尊者，请世尊为我简略地开示法义，我听了世尊的法之后，可以独自隐居，不放逸、精勤、自我鞭策地生活。”世尊说：“大爱道，如果你知道某些法——这些法导向贪染，而不是离染；导向束缚，而不是解缚；导向积集，而不是减损；导向多欲，而不是少欲；导向不知足，而不是知足；导向群居，而不是独处；导向懈怠，而不是精进；导向难以养活，而不是易于养活——大爱道，你应当断然地认定：这不是法，这不是律，这不是导师的教导。而大爱道，如果你知道某些法——这些法导向离染，而不是贪染；导向解缚，而不是束缚；导向减损，而不是积集；导向少欲，而不是多欲；导向知足，而不是不知足；导向独处，而不是群居；导向精进，而不是懈怠；导向易于养活，而不是难以养活——大爱道，你应当断然地认定：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导。”

407 那时，没有为比丘尼们诵巴帝摩卡。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为比丘尼们诵巴帝摩卡。”接着诸比丘心里想：“应该由谁来为比丘尼们诵巴帝摩卡呢？”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由比丘来为比丘尼们诵巴帝摩卡。”

那时，诸比丘前往比丘尼的住处，为比丘尼们诵巴帝摩卡。人们开始讥嫌、批评、指责说：“这些女人是他们的妻子，这些女人是他们的情人，现在他们要和她们一起寻欢作乐了！”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不应为比丘尼们诵巴帝摩卡。如果谁诵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由比丘尼自己为比丘尼们诵巴帝摩卡。”但比丘尼们不知道怎么诵：“应该这样诵巴帝摩卡。”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比丘教导比丘尼们：‘你们应当这样诵巴帝摩卡。’”

408 那时，比丘尼们不处理犯戒的事。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能不处理犯戒的事。如果不处理，犯恶作。”但比丘尼们不知道犯戒的事应当这样处理。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比丘教导比丘尼们：‘你们应当这样处理犯戒的事。’”接着诸比丘心里想：“应该由谁来接受比丘尼的出罪呢？”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由比丘来接受比丘尼们的出罪。”

那时，比丘尼们在车道、在巷口、在十字路口，只要看见比丘，就把钵放在地上，把上衣偏袒一肩，蹲坐下来，合掌高举，进行出罪。人们开始讥嫌、批评、指责说：“这些女人是他们的妻子，这些女人是他们的情人，夜里闹翻了，现在跑来求原

谅了！”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不应接受比丘尼们的出罪。如果谁接受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由比丘尼自己来接受比丘尼们的出罪。”但比丘尼们不知道怎么接受：“应该这样接受出罪。”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比丘教导比丘尼们：‘你们应当这样接受出罪。’”

409 那时，不为比丘尼们做甘马（kamma，古译：羯磨）。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为比丘尼们做甘马。”接着诸比丘心里想：“应该由谁来为比丘尼们做甘马呢？”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由比丘来为比丘尼们做甘马。”

那时，被做过甘马的比丘尼们，她们以为“大概应该这样做”，就在车道、在巷口、在十字路口，只要看见比丘，就把钵放在地上，把上衣偏袒一肩，蹲坐下来，合掌高举，请求原谅。人们像前面一样开始讥嫌、批评、指责说：“这些女人是他们的妻子，这些女人是他们的情人，夜里闹翻了，现在跑来求原谅了！”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不应为比丘尼们做甘马。如果谁做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由比丘尼自己为比丘尼们做甘马。”但比丘尼们不知道怎么做：“应该这样做甘马。”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比丘教导比丘尼们：”你们应当这样做甘马。“”

410 那时，比丘尼们在僧团中起斗诤、起争吵、陷入辩论，彼此以言语的刀锋互相刺击，就这样住着，却无法平息那些诤事。诸比丘将这件事禀报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由比丘为比丘尼们平息诤事。”

那时，诸比丘替比丘尼们平息纠纷。但在处理那纠纷进行裁决的时候，有些比丘尼被发现是僧团甘马的当事人，也是犯戒的人。比丘尼们这样说：“尊者，请让圣尼们自己为比丘尼做僧团甘马吧，请圣尼们自己接受比丘尼的犯戒举罪吧。因为世尊曾经这样规定过：比丘尼的纠纷应由诸比丘来平息。”她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这样：由诸比丘对比丘尼提起僧团甘马，然后交给比丘尼们；让比丘尼们自己对比丘尼进行僧团甘马。也由诸比丘对比丘尼提起犯戒举罪，然后交给比丘尼们；让比丘尼们自己对比丘尼接受犯戒举罪。”

那时，莲华色比丘尼（Uppalavaṇṇā）的一位随学弟子比丘尼，花了七年时间跟随世尊，学习戒律。但她记性不好，学了又忘，学了又忘。那位比丘尼听说：“世尊似乎要前往舍卫城（Sāvatthī）了。”那时，这位比丘尼心里想：“我花了七年时间跟随世尊学习戒律，但我记性不好，学了就忘。而一个女人要一辈子跟着导师，实在是件很难的事。我该怎么办才好呢？”于是，那位比丘尼把这件事告诉了比丘尼们。比

丘尼们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又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由诸比丘来教比丘尼们戒律。”

第一诵分终

2. 第二诵分 2. Dutiyabhāṇavāro

411 那时，世尊在毗舍离随意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往舍卫城方向游行去了。一路次第游行，最后来到了舍卫城。在那里，世尊住在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六群比丘用泥浆水泼比丘尼们，心里想着：“她们说不定就会对我们心生好感。”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不应该用泥浆水泼比丘尼。如果谁泼了，就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对那样的比丘做处罚。”那时，诸比丘心里想：“应该做什么样的处罚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那位比丘应该被比丘尼僧团作‘不应受礼拜’的处理。”

那时，六群比丘对比丘尼们暴露身体……对比丘尼们暴露大腿，对比丘尼们暴露男根，挑逗比丘尼们，与比丘尼们调情，心里想着：“她们说不定就会对我们心生好感。”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不应该对比丘尼们暴露身体，不应该对比丘尼们暴露大腿，不应该对比丘尼们暴露男根，不应该挑逗比丘尼们，不应该与比丘尼们调情。如果谁调情了，就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对那样的比丘做处罚。”那时，诸比丘心里想：“应该做什么样的处罚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那位比丘应该被比丘尼僧团作‘不应受礼拜’的处理。”

那时，六群比丘尼用泥浆水泼比丘，心里想着：“他说不定就会对我们心生好感。”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该用泥浆水泼比丘。如果谁泼了，就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对那样的比丘尼做处罚。”那时，诸比丘心里想：“应该做什么样的处罚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对她做‘遮止’处分。”但做了“遮止”处分后，她们并不当回事。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撤销她的教诫资格。”

那时，六群比丘尼对诸比丘暴露身体，对诸比丘暴露乳房，对诸比丘暴露大腿，对诸比丘暴露女根，挑逗诸比丘，与诸比丘调情，心里想着：“他们说不定就会对我们心生好感。”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该对诸比丘暴露身体……不应该对诸比丘暴露乳房，不应该对诸比丘暴露大腿，不应该对诸比丘暴露女根，不应该挑逗诸比丘，不应该与诸比丘调情。如果谁调情了，就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对那样的比丘尼做处罚。”那时，诸比丘心里想：“应该做什么样的处罚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对她做‘遮

止’处分。”但做了“遮止”处分后，她们并不当回事。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撤销她的教诫资格。”那时，诸比丘心里想：“和一位被撤销了教诫资格的比丘尼一起举行伍波萨他集会，允许吗，还是不允许？”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允许和被撤销了教诫资格的比丘尼一起举行伍波萨他集会，直到那桩纠纷平息为止。”

412 那时，具寿伍达义（Udāyī）在撤销了教诫资格后，就外出游行去了。比丘尼们不满、批评、指责说：“伍达义尊者怎么能这样，撤销了教诫资格，自己就外出游行去了呢！”她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在撤销了教诫资格之后，不应该就外出游行。如果谁出去了，就犯恶作。”

那时，有些愚笨的、没有能力的比丘也去撤销教诫资格。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教诫资格不应该由一个愚笨的、没有能力的比丘来撤销。如果谁撤销了，就犯恶作。”

那时，有些比丘在没有事由、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就中止了教导。他们向世尊汇报了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不应在没有事由、没有理由的情况下中止教导。如果谁中止了，犯恶作罪。”

那时，有些比丘中止了教导后，就不给比丘尼们作裁决。他们向世尊汇报了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中止了教导之后，不能不给他们作裁决。如果谁不给作裁决，犯恶作罪。”

413 那时，有些比丘尼不去接受教导。他们向世尊汇报了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不去接受教导。如果哪个比丘尼不去，应该按照法规处理。”

那时，整个比丘尼僧团都去接受教导。人们开始讥嫌、责难、到处议论说：“这些女人是他们的老婆，这些女人是他们的情人。现在他们可以跟这些女人一起寻欢作乐了！”他们向世尊汇报了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整个比丘尼僧团不应都去接受教导。如果去了，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由四位或五位比丘尼去接受教导。”

那时，有四位或五位比丘尼去接受教导。人们照样讥嫌、责难、到处议论说：“这些女人是他们的老婆，这些女人是他们的情人。现在他们可以跟这些女人一起寻欢作乐了！”他们向世尊汇报了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由四位或五位比丘尼去接受教导。如果去了，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由两位或三位比丘尼去接受教导。走到一位比丘跟前，将上衣搭在一肩，顶礼双足，然后蹲坐下来，合掌恭敬，应当这样对他说：‘尊者，比丘尼僧团顶礼比丘僧团之足，并请求接受教导。尊者，愿比丘尼僧团获得接受教导的机会。’那位比丘应该走到诵戒师跟前，这样

对他说：‘尊者，比丘尼僧团顶礼比丘僧团之足，并请求接受教导。尊者，愿比丘尼僧团获得接受教导的机会。’诵戒师应问：‘有没有哪位比丘被选任为比丘尼教导师？’如果有哪位比丘被选任为比丘尼教导师，诵戒师应说：‘某甲比丘被选任为比丘尼教导师，让比丘尼僧团去他那里接受教导。’如果没有哪位比丘被选任为比丘尼教导师，诵戒师应问：‘哪位尊者愿意教导比丘尼？’如果有人愿意教导比丘尼，并且他具备八项条件，就应当选任他，然后说：‘某甲比丘被选任为比丘尼教导师，让比丘尼僧团去他那里接受教导。’如果没有任何人愿意教导比丘尼，诵戒师应说：‘没有任何比丘被选任为比丘尼教导师，比丘尼僧团应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自行成就。’”

414 那时，有些比丘不接受教导比丘尼的职责。他们向世尊汇报了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不应不接受教导比丘尼的职责。如果谁不接受，犯恶作罪。”

那时，有位比丘是个愚笨之人。比丘尼们走到他跟前，对他说：“尊者，请接受教导职责吧。”他说：“姊妹们，我是个愚笨的人，我怎么接受教导职责呢？”比丘尼们说：“尊者，请接受教导职责吧。因为世尊就是这样规定的：‘除了愚笨之人，其余的比丘都应接受教导比丘尼的职责。’”他们向世尊汇报了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除了愚笨之人外，其余的人可以接受教导职责。”

那时，有位比丘生病了。比丘尼们走到他跟前，对他说：“尊者，请接受教导职责吧。”他说：“姊妹们，我生病了，我怎么接受教导职责呢？”比丘尼们说：“尊者，请接受教导职责吧。因为世尊就是这样规定的：‘除了愚笨之人，其余的人都应该接受教导比丘尼的职责。’”他们向世尊汇报了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除了愚笨之人、除了生病的人，其余的人可以接受教导职责。”

那时，有一位比丘要出门远行。比丘尼们去到他那里，对他说：“尊者，请您接受教诫的职责吧。”他回答说：“姊妹们，我要出门远行，怎么能接受教诫的职责呢？”比丘尼们说：“尊者，请您就接受教诫的职责吧。因为世尊是这样规定的：除了愚痴的人，除了生病的人，其余的人都应当接受教诫的职责。”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除了愚痴的人，除了生病的人，除了要出门远行的人，其余的人都应当接受教诫的职责。”

那时，有一位比丘住在林野。比丘尼们去到他那里，对他说：“尊者，请您接受教诫的职责吧。”他回答说：“姊妹们，我住在林野，怎么能接受教诫的职责呢？”比丘尼们说：“尊者，请您就接受教诫的职责吧。因为世尊是这样规定的：除了愚痴的人，除了生病的人，除了要出门远行的人，其余的人都应当接受教诫的职责。”诸

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住在林野的比丘接受教诫的职责，并且可以约定一个地点，说‘我会到这里来履行’。”

415 那时，诸比丘接受了教诫的职责后，却不向比丘尼们报告。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接受了教诫的职责后，不可以不报告。如果不报告，就犯恶作罪。”

那时，诸比丘接受了教诫的职责后，却不进行教诫回馈。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接受了教诫的职责后，不可以不进行教诫回馈。如果不回馈，就犯恶作罪。”

那时，比丘尼们不去约定的地点。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可以不去约定的地点。如果不去，就犯恶作罪。”

416 那时，比丘尼们系着长长的腰带，并用它们来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人们讥嫌、批评、非议说：“就跟在家的、享受感官欲乐的女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可以系长长的腰带。如果系了，就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比丘尼用腰带绕一圈系好，但不可以用来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如果用来勒出曲线，就犯恶作罪。”

那时，比丘尼们用藤条带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用皮条带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用布条带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用布编成的绳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用布捻成的索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用粗布条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用粗布编的绳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用粗布捻的索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用线编的绳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用线捻的索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人们讥嫌、批评、非议说：“就跟在家的、享受感官欲乐的女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可以用藤条带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不可以用线捻的索勒出身体两侧的曲线。如果用来勒出曲线，就犯恶作罪。”

那时，比丘尼们让人用圆柱形的骨头按摩臀部……让人用牛下颌骨敲打臀部，敲打手，敲打手背，敲打脚，敲打脚背，敲打大腿，敲打脸，敲打牙龈。人们讥嫌、批评、非议说：“就跟在家的、享受感官欲乐的女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可以让人用圆柱形的骨头按摩臀部……不可以让人敲打牙龈。如果让人敲打，就犯恶作罪。”

417 那时，六群比丘尼在脸上涂抹油膏……在脸上按摩，在脸上涂粉，用天然颜料涂抹脸部，做身体妆容，做脸部妆容，做身体与脸部的妆容。人们批评、指责、非议道：“简直就像在家人、享受感官欲乐的女人一样！” 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

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该在脸上涂抹油膏……不应该在脸上按摩，不应该在脸上涂粉，不应该用天然颜料涂抹脸部，不应该做身体妆容，不应该做脸部妆容，不应该做身体与脸部的妆容。任何比丘尼这么做，犯恶作罪。”

那时，六群比丘尼做肢体整形……做特殊整容，用观望的方式去看，在有亮光的地方站立；让人表演舞蹈，让妓女出来工作，开设酒铺，开设肉铺，开店营业，放贷取息，从事贸易，雇养男佣，雇养女仆，雇养男工，雇养女工，畜养畜生，抛撒诃子枝叶，穿着华美的外衣。人们批评、指责、非议道：“简直就像在家人、享受感官欲乐的女人一样！”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该做肢体整形……不应该做特殊整容，不应该用观望的方式去看，不应该在有亮光的地方站立，不应该让人表演舞蹈，不应该让妓女出来工作，不应该开设酒铺，不应该开设肉铺，不应该开店营业，不应该放贷取息，不应该从事贸易，不应该雇养男佣，不应该雇养女仆，不应该雇养男工，不应该雇养女工，不应该畜养畜生，不应该抛撒诃子枝叶，不应该穿着华美的外衣。任何比丘尼穿着，犯恶作罪。”

418 那时，六群比丘尼穿着全蓝色的袈裟……穿着全黄色的袈裟，穿着全赤色的袈裟，穿着全茜草红色的袈裟，穿着全黑色的袈裟，穿着全大红染色的袈裟，穿着全深红染色的袈裟，穿着未剪边饰的袈裟，穿着长边饰的袈裟，穿着花朵图案边饰的袈裟，穿着果实图案边饰的袈裟，穿着绣花衣，穿着交织衣。人们批评、指责、非议道：“简直就像在家享受欲乐的女人一样！”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该穿着全蓝色的袈裟……不应该穿着交织衣。任何比丘尼穿着，犯恶作。”

419 那时，某位比丘尼临终时这样说：“我死后，我的资具都归给僧团。”对此，诸比丘和比丘尼们争执道：“应该归我们，应该归我们！”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尼临终时这样说：‘我死后，我的资具都归给僧团’，比丘僧团对此没有所有权，这归比丘尼僧团所有。诸比丘，如果一位在学尼……一位沙弥尼临终时这样说：‘我死后，我的资具都归给僧团’，比丘僧团对此没有所有权，这归比丘尼僧团所有。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临终时这样说：‘我死后，我的资具都归给僧团’，比丘尼僧团对此没有所有权，这归比丘僧团所有。诸比丘，如果一位沙弥……一位在家男居士……一位在家女居士……或者任何其他人临终时这样说：‘我死后，我的资具都归给僧团’，比丘尼僧团对此没有所有权，这归比丘僧团所有。”

420 那时，有一位年老的前摔跤手女人在比丘尼中出家了。她在车道上看到一个体弱的比丘，就用肩膀撞他，把他撞倒了。诸比丘批评、指责、非议道：“一个比丘尼怎么能打比丘呢！” 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该打比丘。若有比丘尼打了比丘，就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比丘尼看到比丘后，远远地就避开，把路让出来。”

那时，有一位丈夫外出的女人，与情人有了身孕。她堕胎后，对一位常去她家、亲近她的比丘尼说：“喂，圣尼，请用钵把这胎儿拿出去扔了。” 于是，那位比丘尼就把那胎儿放进钵里，用桑喀帝盖着走了。那时，有一位乞食的比丘发了这样一个誓愿：“我得到的第一个食物，如果不先给一位比丘或比丘尼，我自己决不享用。” 那位比丘看到了这位比丘尼，就对她说：“来，姊妹，接受食物吧。” 她回答：“够了，尊者。” 第二次……第三次那位比丘又对这位比丘尼说：“来，姊妹，接受食物吧。” 她仍回答：“够了，尊者。” 比丘说：“姊妹，我发了誓愿：“我得到的第一个食物，如果不先给一位比丘或比丘尼，我自己决不享用。” 来吧，姊妹，接受食物吧。” 于是，那位比丘尼在被这位比丘的催促下，就把钵拿出来给他看，说：“请看，尊者，钵里有胎儿；请不要告诉任何人。” 那位比丘批评、指责、非议道：“一个比丘尼怎么能用钵运送胎儿呢！” 然后，那位比丘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那些少欲知足的比丘批评、指责、非议道：“一个比丘尼怎么能用钵运送胎儿呢！” 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该用钵运送胎儿。任何比丘尼这么做，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比丘尼在见到比丘时，拿出钵来让他看。”

那时，六群比丘尼见到比丘后，把钵翻转过来，露出钵底给他看。诸比丘批评、指责、非议道：“六群比丘尼怎么能见到比丘后，把钵翻转过来，露出钵底给他看呢！” 于是，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见到比丘后，不应该把钵翻转过来，露出钵底给他看。任何比丘尼这么做，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比丘尼见到比丘后，端正地举起钵来展示。而且，如果钵里有食物，应该用这个邀请比丘接受。”

那时，在舍卫城的一条车道上，有人丢弃了一个男性生殖器官。比丘尼们仔细地凑近看。人们发出了惊呼声。那些比丘尼感到羞惭。于是，那些比丘尼回到住处，把这件事告诉了比丘尼们。那些少欲知足的比丘尼批评、指责、非议道：“比丘尼们怎么能凑近看男性生殖器官呢！” 然后，那些比丘尼又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该凑近看男性生殖器官。任何比丘尼这么做，犯恶作罪。”

421 那时候，人们把食物布施给诸比丘。诸比丘又把这些食物转送给比丘尼们。人们就抱怨、批评、指责说：“这些尊者怎么可以把为了自己受用的布施品转送给别人呢！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布施才好了。”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可以把为了自己受用而布施的东西转送给别人。谁要是送了，就是恶作罪。”

那时候，诸比丘的食物太多了。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布施给僧团。”食物还是多得厉害。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也可以布施给个人。”

那时候，诸比丘储存起来的食物太多了。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让比丘尼们代为接受比丘的储存物，然后拿来受用。”

那时候，人们把食物布施给比丘尼们。比丘尼们又把这些食物转送给诸比丘。人们就抱怨、批评、指责说：“这些比丘尼怎么可以把为了自己受用而布施的东西转送给别人呢！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布施才好了。”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可以把为了自己受用而布施的东西转送给别人。谁要是送了，就是恶作罪。”

那时候，比丘尼们的食物太多了。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布施给僧团。”食物还是多得厉害。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也可以布施给个人。”

那时候，比丘尼们储存起来的食物太多了。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令比丘们代比丘尼接受其储存物，然后拿来受用。”

422 那时候，诸比丘的房舍有富余，比丘尼们却没有。比丘尼们派人到诸比丘那里传话说：“尊者，请尊者们暂时借给我们一些房舍，那就好了。”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暂时借给比丘尼们房舍。”

那时候，来月经的比丘尼坐到或躺到有铺垫（包面）的床上、有铺垫的椅子上，房舍被经血弄脏了。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可以坐到或躺到有铺垫（包面）的床上、有铺垫的椅子上。谁要是坐了或躺了，就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使用住处衣。”住处衣又被经血弄脏了。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垫布。”垫布又滑落下来。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线缝起来，绑在大腿上。”线又断了。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月经腰带、腰绳。”

那时，六群比丘尼任何时候都佩戴腰带。人们讥嫌、批评、指责说：“就像在家的享受欲乐的女人一样。”这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比丘尼不得恒常佩戴腰带。如果佩戴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月经期的比丘尼佩戴腰带。”

第二诵分终

3. 第三诵分 3. Tatiyabhāṇavāro

423 【一、受戒前根相与遮难检视】那时，一些受具足戒的比丘尼出现了：无女相者、仅有细微相者、无经血者、常流经血者、常带污布者、体液常流者、顶部凸起者、女人黄门、似男形者、根部破裂者、两性人。这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为求具足戒者问二十四种障碍法。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问：‘你不是无女相者吗？不是仅有细微相者吗？不是无经血者吗？不是常流经血者吗？不是常带污布者吗？不是体液常流者吗？不是顶部凸起者吗？不是女人黄门吗？不是似男形者吗？不是根部破裂者吗？不是两性人吗？你没有这样的病：疮、瘤、白斑、痨病、癫痫吗？你是人吗？是女人吗？是自主者吗？没有债务吗？不是国王的劳役吗？得到父母、丈夫的允许了吗？年满二十岁了吗？你的衣钵具足吗？你叫什么名字？你的亲教师叫什么名字？’”

那时，诸比丘直接向比丘尼问障碍法。那些求达上者惊慌失措，窘迫不安，不能回答。这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在比丘尼僧团中已受一部达上、获得清净的女性，到比丘僧团中接受达上。”

【二、比丘尼戒师先问遮难规制】那时，比丘尼们没有事先教导，就直接问求达上者障碍法。那些求达上者惊慌失措，窘迫不安，不能回答。这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先教导，然后再问障碍法。”

她们就在僧众的正中央教导。求达上者同样惊慌失措，窘迫不安，不能回答。这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在一边先教导，然后再在僧众中央问障碍法。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教导：

424 “首先，要让她礼请亲教师。礼请了亲教师之后，要指示衣钵：‘这是你的钵，这是你的桑喀帝，这是你的郁多罗僧，这是你的安陀会，这是你的僧脚崎，这是你的浴衣。去，站在那个地方。’”

那些愚痴、不善巧的比丘尼进行教导。那些求达上者得到不好的教导，惊慌失措，窘迫不安，不能回答。这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不应由愚痴、不善巧的比丘尼来教导。如果这样教导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由聪明、贤能、有能力的比丘尼来教导。”

那些未被僧团委任的比丘尼进行教导。这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不应由未被委任的比丘尼来教导。如果这样教导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由被委任的比丘尼来教导。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委任：可以自己委任自己，或者由另一人委任另一人。

怎么做称为自己任命自己？有经验和有能力的比丘尼应向僧团报告：“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名叫某某的女子向某某尊者求受达上。如果僧团的时机合适，我将教导某某。”这样就是自己任命自己。

怎么做称为通过他人任命他人？有经验和有能力的比丘尼应向僧团报告：“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名叫某某的女子向某某尊者求受达上。如果僧团的时机合适，某某将教导某某。”这样就是通过他人任命他人。

那位被任命的比丘尼走到期待受达上者面前，应对她说：“某某，你听着。这对你来说是说实话的时候，是讲真话的时候。在僧团中被问到已发生的事情时，有的就要说‘有’，没有的就要说‘没有’。不要害怕，不要窘迫。他们会这样问你：你不是无女根者吧？你不是只有女根模样者吧？你不是无经血者吧？你不是经血恒常者吧？你不是常用月事布者吧？你不是流漏者吧？你不是阴部突起者吧？你不是阉女吧？你不是男相者吧？你不是两性者吧？你没有这样的疾病吧：癣、疮、白癜风、肺痨、癫痫？你是人吗？你是女人吗？你是自由身吗？你没有债务吗？你不是王家仆役吗？你得到父母同意了吗？得到丈夫同意了吗？你满二十岁了吗？你的钵和衣齐全吗？你叫什么名字？你的亲教师叫什么名字？”

她们一起来。不应一起来。教导师应先到达，向僧团报告：“圣尼们，请僧团听我说。名叫某某的女子，是某某圣尼的求受达上者。她已经由我教诫。如果僧团时机合适，某某可以过来。”应对她说：“过来吧。”

【三、比丘尼达上白四甘马】应让她偏袒上衣披于一肩，向比丘尼们礼足，让她蹲坐，合掌，然后让她乞求达上：“诸位尊者，我向僧团乞求达上。诸位尊者，愿僧团出于悲悯而提携我。第二次，诸位尊者，我向僧团乞求达上。诸位尊者，愿僧团出于悲悯而提携我。第三次，诸位尊者，我向僧团乞求达上。诸位尊者，愿僧团出于悲悯而提携我。”然后，有经验和有能力的比丘尼应向僧团报告：

“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女子向某某尊者求受达上。如果僧团的时机合适，我将向某某询问遮障之法。”

“某某，你听着。这对你来说是说实话的时候，是讲真话的时候。我询问你发生了的事情，有的就要说‘有’，没有的就要说‘没有’。你没有阴户……（中略）……

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导师叫什么名字？”然后，有经验和有能力的比丘尼应向僧团报告：

425 “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女子向某某尊者求受达上。她在遮障之法上是清静的，她的钵和袈裟齐全。某某以某某尊者为亲教师，向僧团求受达上。如果僧团的时机合适，僧团应为某某授予达上，以某某尊者为亲教师。这是提议。”

“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女子向某某尊者求受达上。她没有遮障之法，衣钵具足。某某向僧团请求达上，以某某尊者为亲教师。僧团为某某举行达上，以某某尊者为亲教师。哪位尊者同意某某以某某尊者为亲教师的达上，就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就说出来。”

“我第二次说明这件事……（省略重复部分）……我第三次说明这件事——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女子向某某尊者求受达上。她没有遮障之法，衣钵具足。某某向僧团请求达上，以某某尊者为亲教师。僧团为某某举行达上，以某某尊者为亲教师。哪位尊者同意某某以某某尊者为亲教师的达上，就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就说出来。”

“僧团已为某某授予达上，以某某尊者为亲教师。僧团同意这件事，所以保持沉默。我是这样持守这件事的。”

“应该马上带她去到比丘僧团那里，让她把上衣搭在一肩，向诸比丘顶礼双足，跪坐着，合掌，让她这样请求达上：‘圣者们，我是名叫某某的、以某某尊者为亲教师的求受达上者。我已经在比丘尼僧团那一方面受达上了，是清净的。圣者们，我向僧团请求达上。圣者们，僧团，请出于怜悯而接引我。圣者们，我是名叫某某的、以某某尊者为亲教师的求受达上者。我已经在比丘尼僧团那一方面受达上了，是清净的。圣者们，我第二次向僧团请求达上。圣者们，僧团，请出于怜悯而接引我。圣者们，我是名叫某某的、以某某尊者为亲教师的求受达上者。我已经在比丘尼僧团那一方面受达上了，是清净的。圣者们，我第三次向僧团请求达上。圣者们，僧团，请出于怜悯而接引我。’然后，应该由一位能干、胜任的比丘来通知僧团：”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是某某的求受达上者。她已经先在比丘尼僧团那一方面受达上了，是清净的。某某向僧团请求达上，以某某为亲教师。如果僧团时机合适，僧团就为某某举行达上，以某某为亲教师。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是某某的求受达上者。她已经先在比丘尼僧团那一方面受达上了，是清净的。某某向僧团请求达上，以某某为亲教师。

僧团为某某举行达上，以某某为亲教师。哪位尊长同意某某以某某为亲教师的达上，就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就说出来。’”

“‘我第二次说明这件事……（省略重复部分）……我第三次说明这件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是某某的求受达上者。她已经先在比丘尼僧团那一方面受达上了，是清净的。某某向僧团请求达上，以某某为亲教师。僧团为某某举行达上，以某某为亲教师。哪位尊长同意某某以某某为亲教师的达上，就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就说出来。’”

“‘僧团已为某某授予达上，以某某为亲教师。僧团同意这件事，所以保持沉默。我是这样持守这件事的。’”

应该立即测量影子，告知时节，告知当日时分，并教她将上述各项合起来陈述，对比丘尼们说：你们应当告知这位新比丘尼她的三个依止和八个不应当做的事。

426 【四、食堂座次与比丘尼自恣规制】那时，比丘尼们在食堂里为了座位的事争执，耗掉了时间。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八位比丘尼按照戒腊顺序坐，其余的按照她们来的先后顺序坐。”

那时，比丘尼们心想：“世尊允许八位比丘尼按戒腊坐，其余的按来的先后坐。”于是他们在所有地方都拦住其余的比丘尼，只让那八位按戒腊坐，让其余的按先后顺序坐。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食堂里八位比丘尼按戒腊坐，其余的按来的先后坐；在其他所有地方，不应阻止按戒腊顺序坐。如果哪个比丘尼加以阻止，就犯恶作。”

427 那时，比丘尼们不举行自恣。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能不举行自恣。如果哪个比丘尼不举行自恣，应该依法处理。”

那时，比丘尼们在自己僧团自恣之后，不到比丘僧团那边去自恣。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在自己僧团自恣之后，不能不到比丘僧团那里自恣。如果哪个比丘尼不去，应该依法处理。”

那时，比丘尼们和诸比丘一起在同处自恣，闹得很喧哗。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和诸比丘同处一起自恣。如果哪个比丘尼那样做，就犯恶作。”

那时，比丘尼们在饭前自恣，耽误了时间。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我允许在饭后自恣。”后来他们在饭后自恣，时间变得太晚。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我允许在当天先和比丘尼僧团自恣，第二天再到比丘僧团那里自恣。”

【五、遣使向比丘僧团请自恣甘马】那时，整个比丘尼僧团一起自恣，闹得很喧哗。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推选一位贤明能干的比丘尼，代表比丘尼僧团到比丘僧团那里作自恣。而应当这样推选：首先应当请求这位比丘尼，请求之后，由那位贤明能干的比丘尼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比丘尼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觉得合适，僧团可以委任一位名叫某某的比丘尼，代表比丘尼僧团去向比丘僧团请自恣。这就是动议。”

“尊者们，请比丘尼僧团听我说。僧团委任了名叫某某的比丘尼，代表比丘尼僧团去向比丘僧团请自恣。哪位尊者同意委任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尼，代表比丘尼僧团去向比丘僧团请自恣的，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这位名叫某某的比丘尼，已被僧团委任，代表比丘尼僧团去向比丘僧团请自恣。此事得到僧团的同意，因此大家沉默，我就这样记录这件事了。”

“那位被委任的比丘尼，要带领比丘尼僧团，前往比丘僧团那里。到了以后，偏袒上衣露出一肩，顶礼诸比丘的双足，然后蹲坐下来，合掌，应该这样说：‘尊者们，比丘尼僧团向比丘僧团请自恣——关于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有所疑虑的事情。请比丘僧团出于悲悯，对比丘尼僧团指出来；看到了，她们会去纠正。第二次，尊者们……第三次，尊者们，比丘尼僧团向比丘僧团请自恣——关于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有所疑虑的事情。请比丘僧团出于悲悯，对比丘尼僧团指出来；看到了，她们会去纠正。’”

428 就在那个时候，有些比丘尼去取消诸比丘的伍波萨他（诵戒及伍波萨他）、取消自恣、做“令人言说”的甘马、发起指控、请求允许（指控）、举罪、教诫。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可以取消比丘的伍波萨他；即使去取消了，也视为无效；去取消的比丘尼，犯恶作罪。不可以取消自恣；即使去取消了，也视为无效；去取消的比丘尼，犯恶作罪。不可以对比丘做‘令人言说’的甘马；即使做了，也视为无效；去做的比丘尼，犯恶作罪。不可以对比丘发起指控；即使发起了，也视为无效；去发起的比丘尼，犯恶作罪。不可以令比丘请求允许（指控）；即使请求了，也视为无效；去令其请求的比丘尼，犯恶作罪。不可以对比丘举罪；即使举了，也视为无效；去举罪的比丘尼，犯恶作罪。不可以对比丘进行教诫；即使教诫了，也视为无效；去教诫的比丘尼，犯恶作罪。”

就在那个时候，诸比丘去取消比丘尼们的伍波萨他、取消自恣、做“令人言说”的甘马、发起指控、请求允许（指控）、举罪、教诫。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比丘去取消比丘尼的伍波萨他；这样去取消是有效的；

去取消的比丘，没有罪。允许取消自恣；这样去取消是有效的；去取消的比丘，没有罪。允许做‘令人言说’的甘马；这样去是有效的；去做的比丘，没有罪。允许发起指控；这样去发起是正确的；去发起的比丘，没有罪。允许令其请求允许（指控）；这样去令其请求是有效的；去令其请求的比丘，没有罪。允许举罪；这样去举罪是正确的；去举罪的比丘，没有罪。允许教诫；这样去教诫是正确的；去教诫的比丘，没有罪。”

429 就在那个时候，六群比丘尼乘坐车辆出行——有的车子由雌畜牵引、男子驾车；有的车子由雄畜牵引、女子驾车。人们对此讥嫌、批评、非议……说：“就跟恒河（Gaṅgā）节庆的狂欢一样嘛！”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可以乘坐车辆出行。如果有谁乘坐了，应该按照法规来处理。”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尼生病了，没办法步行。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生病的比丘尼乘车。”接着，比丘尼们心里想：“那到底是乘雌畜牵引的车，还是雄畜牵引的车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比丘尼乘）雌畜牵引的车、雄畜牵引的车，以及手拉车。”

【六、乘车开许与遣使达上因缘】那时，有一位比丘尼因车辆颠簸而感到非常痛苦。他们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轿子和帆布床。”

430 那时，妓女阿塔卡西在比丘尼僧团中出家了。她想前往舍卫城，心想：“我要在世尊面前受具足戒。”那些流氓听闻：“据说妓女阿塔卡西想去舍卫城。”他们就守在路上了。妓女阿塔卡西也听闻：“据说流氓守在路上了。”她便派了一位使者去世尊那里，说：“我确实想受具足戒，现在我该怎么办？”于是世尊依此因缘，为此事作过相关法谈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通过使者来给与具足戒。”

她们通过比丘使者来给与具足戒。他们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由比丘使者给与具足戒。若这样做，犯恶作。”她们通过学法女使者给与具足戒…她们通过沙弥使者给与具足戒…她们通过沙弥尼使者给与具足戒…她们通过愚痴、不明事理的使者给与具足戒。世尊说：“诸比丘，不应通过愚痴、不明事理的使者给与具足戒。若这样做，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通过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尼使者来给与具足戒。”

那位使者比丘尼应到僧团那里去，偏袒上衣一边的肩膀，顶礼诸比丘双足后，蹲坐下来，合掌，然后这样说：‘诸位尊者，某甲是某甲尊者的求受达上者。她已在比丘尼僧团中受了一部达上，是清净的。她因某种障碍未能前来。某甲，诸位尊者，向僧团乞求达上。愿僧团出于慈悯，接引她吧！’‘某甲，诸位尊者，是某甲尊者的求

受达上者。她已在比丘尼僧团中受了一部达上，是清净的。她因某种障碍未能前来。第二次，诸位尊者，某甲向僧团乞求达上。愿僧团出于慈悯，接引她吧！’‘某甲，诸位尊者，是某甲尊者的求受达上者。她已在比丘尼僧团中受了一部达上，是清净的。她因某种障碍未能前来。第三次，诸位尊者，某甲向僧团乞求达上。愿僧团出于慈悯，接引她吧！’接着，应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作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某甲是某甲的求受达上者。她已在比丘尼僧团中受了一部达上，是清净的。她因某种障碍未能前来。某甲以某甲为亲教师，向僧团乞求达上。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僧团应给予某甲以某甲为亲教师的达上。这是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某甲是某甲的求受达上者。她已在比丘尼僧团中受了一部达上，是清净的。她因某种障碍未能前来。某甲以某甲为亲教师，向僧团乞求达上。僧团给予某甲以某甲为亲教师的达上。哪位尊者对给予某甲以某甲为亲教师的达上没有异议，请默然；若有异议，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我第三次宣说此事。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某甲是某甲的求受达上者。她已在比丘尼僧团中受了一部达上，是清净的。她因某种障碍未能前来。某甲以某甲为亲教师，向僧团乞求达上。僧团给予某甲以某甲为亲教师的达上。哪位尊者对给予某甲以某甲为亲教师的达上没有异议，请默然；若有异议，请说出来。

“‘僧团已为某某授予达上，以某某为亲教师。僧团同意这件事，所以保持沉默。我是这样持守这件事的。’”

应立即测影，告知时节与当日时分，并说明如何将上述各项合起来陈述。还应告诉比丘尼们：“你们应向她说明三种依止和八件不可做的事。”

431 就在那个时候，有些比丘尼是住在荒野林间的。结果被一些浪荡子给侵犯了。比丘尼们就把这件事禀报了世尊。世尊说：“各位比丘，比丘尼不可以住在荒野林间。如果有谁住了，犯恶作。”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近事男，把一栋储物屋布施给了比丘尼僧团。比丘尼们把这件事禀报了世尊。（世尊说：）“各位比丘，我允许使用储物屋。”后来，储物屋不够用了，比丘尼们把这件事禀报了世尊。（世尊说：）“各位比丘，我允许使用住所。”后来，住所又不够用了，比丘尼们把这件事禀报了世尊。（世尊说：）“各位比丘，我允许兴建新工程。”后来，新工程也不够用了，比丘尼们把这件事禀报了世尊。（世尊说：）“各位比丘，我允许你们也让个人兴建属于自己的住处。”

432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已怀孕的女子，在比丘尼众中出家。她出家之后，孩子就生了下来。于是，这位比丘尼心里就想：“我到底该怎么对待这个婴儿才好呢？” 比丘尼们就把这件事禀报了世尊。（世尊说：）“各位比丘，我允许你们抚养他，直到这个孩子长到懂事为止。”

【七、独住与抚养所生之子规制】接着，那位比丘尼心里又想：“我被规定不能自己独住，而其他比丘尼又不能和这个小孩子住在一起。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比丘尼们就把这件事禀报了世尊。世尊说：“各位比丘，我允许你们由僧团去推举一位比丘尼，把她派给那位比丘尼作同伴。而且，各位比丘，应当这样来推举：首先，要向那位比丘尼提出请求；请求之后，应当由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比丘尼，向僧团作这样的告知：

“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请僧团推举某某比丘尼，来当某某比丘尼的同伴。这就是动议。”

“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僧团正在推举某某比丘尼来当某某比丘尼的同伴。在场的哪位尊者，对于推举某某比丘尼来当某某比丘尼的同伴这件事是赞同的，请保持沉默；哪位尊者如果不同意，请直接说出来。”

“某某比丘尼，已经被僧团推举为某某比丘尼的同伴了。这件事僧团同意了，所以才会沉默，我如此受持。”

当时，那位作同伴的比丘尼心里想：“对于这个男孩，我该怎么处理才好呢？”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除同室住宿一事外，我允许你们像对待其他男人那样对待这个男孩。”

433 【八、犯重禁戒行敬悦行仪】那时，有一位犯了重法的比丘尼，正在行敬悦。这时，那位比丘尼心里想：“我不能单独住，其他比丘尼也不能和我一起住。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先选出一位比丘尼，然后派给那位比丘尼作同伴。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来选：先要向一位比丘尼提出请求，请求之后，应当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尼来通告僧团：

“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请僧团推举某某比丘尼，来当某某比丘尼的同伴。这就是动议。”

“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僧团正在推举某某比丘尼来当某某比丘尼的同伴。在场的哪位尊者，对于推举某某比丘尼来当某某比丘尼的同伴这件事是赞同的，请保持沉默；哪位尊者如果不同意，请直接说出来。”

“某某比丘尼，已经被僧团推举为某某比丘尼的同伴了。这件事僧团同意了，所以才会沉默，我如此受持。”

434 【九、舍戒还俗与转投外道不得再达上】那时，有一位比丘尼放弃了学处后还俗了。后来她又回来，向比丘尼们请求达上。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没有舍戒这一说；就在她当初还俗的那个时候，她就已经不是比丘尼了。”

那时，有一位比丘尼从自己原属的住处转投了外道处。后来她又回来，向比丘尼们请求达上。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那位从自己原属的住处转投外道处的比丘尼，即使回来，也不应给予达上。”

那时，比丘尼们因为担心犯戒，不接受男人提供的问讯、理发、剪指甲、疗伤包扎等服务。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接受。”

435 那时，比丘尼们以盘腿的姿势坐着，享受脚跟的接触。诸比丘把这件事汇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以盘腿的姿势坐着。如果她那样坐，就犯恶作。”

那时，有一位比丘尼生病了。对她来说，不盘腿坐就不舒服。诸比丘把这件事汇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比丘尼用半盘腿的坐姿。”

【十、厕所便溺与沐浴威仪规制】那时，比丘尼们在厕所里大便。六群比丘尼就在那里堕胎。诸比丘把这件事汇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在厕所里大便。如果她那样做，就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在下面敞开、上面遮蔽的地方大便。”

436 那时，比丘尼们用香粉洗澡。人们讥嫌、批评、非难说：“就像那些在家的、享受欲乐的女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汇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以香粉洗澡。如果她那样洗，就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麸皮和黏土。”

那时，比丘尼们用香熏过的黏土洗澡。人们讥嫌、批评、非难说：“就像那些在家的、享受欲乐的女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汇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以香熏过的黏土洗澡。如果她那样洗，就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普通的黏土。”

那时，比丘尼们在浴室里洗澡的时候，制造了喧哗。诸比丘把这件事汇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在浴室里洗澡。如果她那样洗，就犯恶作。”

那时，比丘尼们逆着水流洗澡，享受水流的冲击。诸比丘把这件事汇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逆着水流洗澡。如果她那样洗，就犯恶作。”

那时，比丘尼们在非渡口处洗澡。一些流氓就骚扰她们。诸比丘把这件事汇报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尼不应在非渡口处洗澡。如果她那样洗，就犯恶作。”

那时，比丘尼们在男子的沐浴处洗澡。人们对此讥嫌、批评、指责……说：“就像是那些享受欲乐的在家女人一样。”他们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位比丘，比丘尼不应在男子的沐浴处洗澡。若洗者，犯恶作。诸位比丘，我允许她们在女子的沐浴处洗澡。”

第三诵分终

比丘尼犍度第十

此篇中有一百事

【比丘尼犍度摄颂】其摄颂：其摄颂：

【1. 大爱道求出家与八敬法摄颂】大爱道请求出家，如来未曾应允；大爱道请求出家，如来未曾应允；

调御师离开了迦毗罗卫，前往毗舍离。

她满身尘垢，站在门楼旁，向阿难诉说。

他从“她能证悟”的角度请求，又说“她是母亲、是养育者”。

一位百腊的比丘尼，亦应在当日受戒的比丘前，行礼迎接；

自恣、八重法，以及两年的雨安居、不诋毁。

这八条法是告诫，终身奉行。

这便是她的达上。

正法住世一千年，如今仅余五百年；如贼损坏的陶罐，

又如同用染料做的譬喻，正法就这样受到了损减。

要先筑好堤坝，好让正法还能再次安住；

让圣尼们受具足戒的事情，以及按照受戒先后礼敬比丘的事情，

她们究竟会怎么做呢？不论是共通还是不共通的规矩，

教诫和巴帝摩卡，她们又该怎么依止呢？

她们不知道，也没有被告知；她们不与诸比丘一起行事；

接受时由诸比丘接受，由比丘尼们接受。

僧团行为由诸比丘宣布，或被比丘尼们抱怨；

为了宣布和争吵，种下后为优巴拉（莲华色）。

舍卫城、泥浆水、不应受礼拜，（暴露）身体与大腿；
（暴露）生殖器、挑逗言语，六群者调情。
不受礼敬者、处罚决定，同样再次对比丘尼们；
障碍、教诫，这样允许吗？已离开。
愚者们依据事由判决，僧团以五法教诫；
她们不拿两指、三指，那些幼稚的人、病人和旅行者。
住在林野的她们不告知（去向），而且她们去了就不回来。
【2. 比丘尼威仪与资具摄颂】长长的藤椅，还有布片和编成的发辫；长长的藤椅，还有布片和编成的发辫；
粗布辫、圆辫饰，还有线辫和圆饰。
骨制小框，还有牛筋弓形物，以及手套、脚套也是如此；
在大腿、脸、牙齿、肉上，她们涂抹、按摩、扑粉。
她们涂抹身体彩绘，还有两种面部彩绘，也是如此；
面部妆饰与特殊标记，还有带着笑声和舞蹈。
妓女、酒馆、屠宰场、店铺、放贷与经商，
男女奴仆、雇工，以及仆役等来服侍。
某种特殊形状的诃子，她们用来熏染衣料；
青、黄、红、紫、黑色的袈裟。
大染色衣、玛哈那玛称衣、未割截衣及长衣；
花布、果布、短上衣，以及树皮衣等，她们穿戴使用。
在比丘尼、在学尼或沙马内莉去世时，
所交付的资具，即归比丘尼所有。
对于比丘、沙弥、男居士、女居士的资具，
以及其他资具，奉献后，比丘是其掌管者。
茉莉（糕点）、母胎、钵中根食、带汤汁的菜肴、带肉的（食物），
丰盛的、极为丰盛的，以及储存的物品。
诸比丘得到怎样的食物，就同样为比丘尼们准备；
还有坐卧处、经期的比丘尼，以及门栓会沾染（经血），
【3. 受戒遮难与二部僧达上摄颂】它们总是会被撕裂，而且无相者也显露了，
它们总是会被撕裂，而且无相者也显露了，

有相者、流血者，还有同样是持续出血的。
常漏污衣者、流漏不止者、女根凸起者、女性黄门者；
女根如男者、二根分具者，以及双性人。
从无性特征者开始，一直到双性人；
以下省略的部分包括：麻风、痈肿、白斑病。
肺痨、癫痫，[问：]“你是人吗？你是女人吗？你是自由人吗？”
无债务者、非王家差役、得到允许者，这些共有二十种障碍。
“你具足衣钵吗？你叫什么名字？你的戒师叫什么名字？”
问过这二十四障碍后，便授予达上。
感到羞怯，在僧团当中也是这样；
请戒师（受持）桑喀帝、上衣和下衣。
告知覆肩衣与浴衣的情况，然后派人前往；
愚痴的人从没有被认可的人那里，请求查问障碍。
先在一处受了具足戒，然后再在比丘僧团中同样受；
关于日影、时节、天数，以及三种依止。
八种不能做的事，任何时候都是八条；
【4. 自恣甘马与日常行仪摄颂】比丘尼不请比丘僧团自恣，同样也不请比丘尼僧团。比丘尼不请比丘僧团自恣，同样也不请比丘尼僧团。
进食前喧哗，非时也喧哗；
伍波萨他、自恣，应告与追责；
请许、催促、提醒，被世尊所禁止；
同样，比丘与比丘尼，则是世尊所开许的。
车乘、与病者相关之事，弃车以及高价衣；
比丘的学处、沙弥、沙弥尼，与愚痴者；
在森林中，由近事男，指定住处；
新建工程不被允许，与孕妇独坐也不许可。
她舍弃了在家的生活，拒绝八重法，随后离去了。
问安、头发、指甲，还有涂彩装扮。
高广大床、照顾病人，排泄物上撒香粉。
在浴室中逆流沐浴，在不适合的渡口与男子同处。

【5. 正法住世与四众赞叹摄颂】大爱道提出了请求，阿难也如理地转达。大爱道提出了请求，阿难也如理地转达。

由此，胜者的教法中有四众，即出家。

这是为了催生悚惧心，也为了正法的增长。

就如给病人的医药，这便是佛陀的教导。

像这样在真实法中受到调教，其他妇女们也一样，

她们走向那不动的境界，到了那里之后，就不会再有悲伤。

比丘尼犍度终

11. 五百犍度

11. Pañcasatikakkhandhakaṃ

1. 结集因缘 1. Saṅgītinidānaṃ

437 那时，大迦叶尊者（Mahākassapa）对诸比丘说：“贤友们，有一次，我从波婆出发，与约五百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走在去拘尸那罗的大道上。贤友们，那时我离开道路，在某棵树下坐下。”

“就在那时，贤友们，有一位邪命外道从拘尸那罗摘了曼陀罗花，正走在去波婆的大道上。贤友们，我远远看到那位邪命外道走来。看到他后，我对那位邪命外道这样说：‘贤友，你知道我们导师的消息吗？’他回答说：‘是的，贤友，我知道。沙门乔达摩（Gotama）已经在今日涅槃七天了。这朵曼陀罗花就是我从那里拿来的。’贤友们，在那里，那些还没有离欲的诸比丘，有的举着双臂哭泣，有的像脚被砍断一样扑倒在地，翻来覆去，转展反侧，他们说：‘世尊太快涅槃了！善逝太快涅槃了！世间的眼睛太快消失了！’而那些已经离欲的诸比丘，他们保持着正念和正知，安忍地接受这个事实，心里想：‘诸行是无常的，对此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贤友们，那时我对那些比丘们这样说：‘够了，贤友们，不要悲伤，不要哭泣。贤友们，世尊难道不是早就预先说过吗？——和一切喜爱、可意的事物，都必然要分离、别离、变为其他状态。贤友们，在这里我们能得到什么呢？对于已经生起、存在、被造作、具有坏灭性质的事物，还渴望它不要坏灭，这是没有道理的事。’”

“贤友们，就在那时，有一位名叫苏跋达（Subhaddā）、老年出家的人坐在那个集会里。贤友们，这时，那位老年出家的苏跋达对那些比丘们这样说：‘够了，贤友们，不要悲伤，不要哭泣了！我们可是从那位大沙门那里彻底解脱了！我们以前总是被他烦扰——他说“这对你们是适合的，这对你们是不适合的”。但现在，我们可以想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不想做的事情我们就不做！’贤友们，来吧，让我们来结集法和律吧。免得非法兴盛而法被压制，免得非律兴盛而律被压制，免得说非法的人强大、说法的人羸弱，免得说非律的人强大、说律的人羸弱。”

“那么，尊者，请长老您推选出诸比丘吧。”于是，大迦叶尊者推选了四百九十九位阿拉汉。诸比丘对大迦叶尊者说：“尊者，这位阿难尊者（Ānanda）虽然是位有学，但他没有能力因为贪欲、嗔恚、愚痴或恐惧而走错路。他在世尊身边学过很多法

和律。因此，尊者，请长老您也把阿难尊者推选进来吧。”于是，大迦叶尊者也将阿难尊者推选进来。

那时，长老诸比丘心中想：“我们究竟在哪里结集法和律好呢？”接着，长老诸比丘心中又想：“王舍城（Rājagaha）的食宿资源丰富，住所众多。我们何不去王舍城入雨安居，并在那里结集法和律呢？不让其他比丘来王舍城入雨安居。”

于是，大迦叶尊者向僧团宣布：

438 贤友，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僧团就认可这五百位比丘——他们在王舍城雨安居，合诵法与律；其他比丘不得到王舍城雨安居。这是公告。

“众贤友，请听僧团说：这五百位比丘作出决议——他们将在王舍城入雨安居，并在这里结集法与律；其他比丘不得在王舍城入雨安居。若哪位尊者同意这五百位比丘的决议——让他们在王舍城入雨安居，结集法与律，其他比丘不得在王舍城入雨安居——请保持沉默；若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认可了这五百位比丘：他们将在王舍城入雨安居，结集法与律，其他比丘不得在王舍城入雨安居。这件事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就这样，我持守这一决议。

那时，长老诸比丘前往王舍城准备结集法与律。到了之后，长老诸比丘心里这样想：“众贤友，世尊是赞叹修补房屋破损之处的。来吧，贤友们，第一个月我们先修补破损的房屋；第二个月再集合起来结集法与律。”

于是，长老诸比丘第一个月便着手修补破损的房屋。而那时，阿难尊者心里想：“明天就是集会了。我这样一个还有学的人去参加集会，这不合适。”于是，他在夜里花了很长时间修习身至念。到后夜时分，他心想“我躺下休息一会儿吧”，便觉察身体准备躺下。他的头还没碰到枕头，双脚刚刚离开地面——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心不执取任何事物，从一切烦恼中彻底解脱了。

439 接着，阿难尊者以阿拉汉之身，参加了集会。那时，大迦叶尊者向僧团宣布：

“贤友们，请僧团听我说：若僧团认为合宜，我想就律向优波离（Upāli）提问。”

优波离尊者向僧团宣布：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若僧团认为时机合适，我愿解答大迦叶尊者所问之律。

于是，大迦叶尊者对优波离尊者说：“优波离贤友，第一条巴拉基格（pārājika，古译：波罗夷）是在哪里制定的？”

“尊者，在毗舍离（Vesālī）。”

“针对谁？”

“针对苏丁那·咖兰达之子（Sudinna Kalandaputta）。”

“在什么事情上？”

“在淫欲法上。”于是，大迦叶尊者就第一条巴拉基格的缘起之事询问优波离尊者，也问了它的因缘，也问了当事人，也问了制定，也问了补充制定，也问了犯，也问了无犯。（接着问：）“那么，优波离贤友，第二条巴拉基格是在哪里制定的？”

“尊者，在王舍城。”

“针对谁？”

“针对陶匠之子塔尼亚。”

“在什么事情上？”

“在不与取上。”于是，大迦叶尊者就第二条巴拉基格的缘起之事询问优波离尊者，也问了它的因缘，也问了当事人，也问了制定，也问了补充制定，也问了犯，也问了无犯。（接着问：）“那么，优波离贤友，第三条巴拉基格是在哪里制定的？”

“尊者，在毗舍离。”

“针对谁？”

“针对众多比丘。”

“在什么事情上？”

“在杀人上。”于是，大迦叶尊者就第三条巴拉基格的缘起之事询问优波离尊者，也问了它的因缘，也问了当事人，也问了制定，也问了补充制定，也问了犯，也问了无犯。（接着问：）“那么，优波离贤友，第四条巴拉基格是在哪里制定的？”

“尊者，在毗舍离。”

“针对谁？”

“针对跋耆穆达河边的诸比丘。”

“在什么事情上？”

“在上人法上。”于是，大迦叶尊者就第四条巴拉基格的缘起之事询问优波离尊者，也问了它的因缘，也问了当事人，也问了制定，也问了补充制定，也问了犯，也问了无犯。他以同样的方式询问了两部分别。所问之处，优波离尊者一一解答。

440 于是，大迦叶尊者向僧团宣布：

贤友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我想向阿难问法。

阿难尊者向僧团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我就回答大迦叶尊者所问的法。

于是，大迦叶尊者对阿难尊者这样说：“阿难贤友，《梵网经》是在哪里说的？”

“尊者，是在王舍城和那烂陀（Nālandā）之间的王室行宫，庵婆罗树园。”

“针对谁？”

“针对游方者苏毕亚（Suppiya）和学童梵授（Brahmadatta）。”于是，大迦叶尊者就《梵网经》的因缘询问阿难尊者，也问了当事人。“那么，阿难贤友，《沙门果经》是在哪里说的？”

“尊者，在王舍城的吉瓦咖芒果园（Jīvakambavana）。”

“和谁一起？”

“和阿阇世·韦迭希子（Ajātasattu Vedehiputta）一起。”于是，大迦叶尊者就《沙门果经》的因缘询问阿难尊者，也问了当事人。他以同样的方式询问了五部尼柯耶。所问之处，阿难尊者一一解答。

2. 小小学处论 2. Khuddānukhuddakasikkhāpadakathā

441 于是，阿难尊者对上座诸比丘这样说：“尊者们，世尊在般涅槃时这样对我说：‘阿难，如果僧团愿意，在我离去后，可以废除微细又微细的学处。’”“可是，阿难贤友，你有没有问世尊：‘尊者，哪些是微细又微细的学处呢？’”“尊者们，我没有问世尊：‘尊者，哪些是微细又微细的学处呢？’”有些上座这样说：“除了四条巴拉基格，其余的都是微细又微细的学处。”有些上座这样说：“除了四条巴拉基格、十三条桑喀地谢思（saṅghādisesa，古译：僧伽婆尸沙，意译：僧残），其余的都是微细又微细的学处。”有些上座这样说：“除了四条巴拉基格、十三条桑喀地谢思、两条不定，其余的都是微细又微细的学处。”有些上座这样说：“除了四条巴拉基格、十三条桑喀地谢思、两条不定、三十条尼萨耆亚巴吉帝亚（nissaggiya pācittiya，古译：舍堕波逸提），其余的都是微细又微细的学处。”有些上座这样说：“除了四条巴拉基格、十三条桑喀地谢思、两条不定、三十条尼萨耆亚巴吉帝亚、九十二条巴吉帝亚（pācittiya，古译：波逸提），其余的都是微细又微细的学处。”有些上座这样说：“除了四条巴拉基格、十三条桑喀地谢思、两条不定、三十条尼萨耆亚巴吉帝亚、九十二条巴吉帝亚、四条应悔过，其余的都是微细又微细的学处。”

442 于是，大迦叶尊者向僧团宣布：

“诸位贤友，请听我说。我们有一些学处是连在家人都知道的。在家人也知道——‘这个对你们沙门释迦子是允许的，那个对你们是不允许的。’如果我们把那些

微细又微细的学处废除掉，就会有人这么说：‘沙门乔达摩为弟子们制定的学处像烟一样——师父在的时候，他们照着学处学；师父一涅槃，他们就不学了。’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僧团就不应制定未曾制定的，不应废除已经制定的，应当受持如所制定的学处而行。这是动议。”

“诸位贤友，请听我说。我们有一些学处是连在家人都知道的。在家人也知道——‘这个对你们沙门释迦子是允许的，那个对你们是不允许的。’如果我们把那些微细又微细的学处废除掉，就会有人这么说：‘沙门乔达摩为弟子们制定的学处像烟一样——师父在的时候，他们照着学处学；师父一涅槃，他们就不学了。’僧团不制定未曾制定的，不废除已经制定的，受持如所制定的学处而行。哪位尊者认同不制定未曾制定的、不废除已经制定的、受持如所制定的学处而行，请沉默；哪位不认同，请说出来。”

“僧团不制定未曾制定的，不废除已经制定的，受持如所制定的学处而行。僧团认同，因此沉默。我这样记住了。”

443 那时，长老诸比丘对阿难尊者这样说：“阿难尊者，这是你的恶作——你没有问世尊：‘尊者，哪些是微细又微细的学处呢？’请忏悔这个恶作。”

“尊者们，我当时是因为疏忽，没有问世尊：‘尊者，哪些是微细又微细的学处呢？’我不觉得那是恶作，但出于对诸位尊者的信任，我忏悔这个恶作。”

“阿难尊者，这也是你的恶作——你踩在世尊的雨衣上缝补。请忏悔这个恶作。”

“尊者们，我不是出于不恭敬而踩在世尊的雨衣上缝补的。我不觉得那是恶作，但出于对诸位尊者的信任，我忏悔这个恶作。”

“阿难尊者，这也是你的恶作——你让女人们先礼拜世尊的遗体，她们哭泣的时候，泪水把世尊的遗体弄脏了。请忏悔这个恶作。”

“尊者们，我是想‘别让她们在不合适的时侯待着’，才让女人们先礼拜世尊的遗体的。我不觉得那是恶作，但出于对诸位尊者的信任，我忏悔这个恶作。”

“阿难尊者，这也是你的恶作——世尊给出了粗显的暗示，给出了粗显的示现，你却没有请求世尊：‘愿世尊住世一劫，愿善逝住世一劫，为了众多人的利益，为了众多人的安乐，为了对世间的悲悯，为了人天的福祉、利益、安乐。’请忏悔这个恶作。”

“尊者们，我当时心被魔王所覆蔽，没有请求世尊：‘愿世尊住世一劫，愿善逝住世一劫，为了众多人的利益，为了众多人的安乐，为了对世间的悲悯，为了人天的福祉、利益、安乐。’我不觉得那是恶作，但出于对诸位尊者的信任，我忏悔这个恶作。”

“阿难尊者，这也是你的恶作——你为女众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的事费心张罗。

请忏悔这个恶作。”

“尊者们，我是想：‘这位大爱道（Mahāpajāpati）果达弥（Gotamī）是世尊的姨母、养育者、照料者、哺乳者，世尊的生母去世后，是她用乳汁喂养了世尊。’所以我才为女众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的事费心张罗。我不觉得那是恶作，但出于对诸位尊者的信任，我忏悔这个恶作。”

444 那时，布拉纳尊者（Pūraṇa）正在南山游方，与约五百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布拉纳尊者在南山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前往王舍城、竹林、松鼠觅食处，去见长老诸比丘。到了之后，与长老诸比丘互相问候寒暄，然后坐在一边。长老诸比丘对坐在一边的布拉纳尊者这样说：“布拉纳尊者，法、律已经被长老们结集了。请你接受这个结集吧。”

“诸位贤友，法和律被长老们结集得很好。不过，我是怎么在世尊面前亲闻、亲受的，我就会怎么持守。”

3. 梵罚论 3. Brahmadaṇḍakathā

445 那时，阿难尊者对长老诸比丘这样说：“尊者们，世尊在涅槃的时候这样对我说：‘那么，阿难，在我离开后，僧团应当对恰那比丘（Channa Bhikkhu）施以梵罚。’”“阿难尊者，你有没有问世尊：‘尊者，什么是梵罚？’”“我问了，尊者们，我问了世尊：‘尊者，什么是梵罚？’”“阿难，恰那比丘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去。诸比丘不应和恰那比丘说话，不应教诫他，不应教导他。”

“那么，阿难尊者，就由你去对恰那比丘施以梵罚吧。”

“尊者们，我怎么去对恰那比丘施以梵罚呢？那个比丘又粗暴又蛮横。”

“那么，阿难尊者，你就带很多比丘一起去吧。”

“是的，尊者们。”阿难尊者答应了长老诸比丘，与约五百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乘船逆流而上前往憍赏弥（Kosambī）。下船之后，在离伍迭那王的园林不远处的一棵树下坐着。那时，伍迭那王正和后宫一起在园林里游乐。伍迭那王的后宫听说了：“听说我们的师父阿难尊者就在园林不远处的一棵树下坐着呢。”于是，伍迭那王的后宫对伍迭那王这样说：“大王，听说我们的师父阿难尊者就在园林不远处的一棵树下坐着。大王，我们想去拜见阿难尊者。”

“那你们就去见沙门阿难吧。”

于是，伍迭那王的后宫来到阿难尊者那里，到了之后，向阿难尊者行礼，坐在一边。阿难尊者以法的开示教导、鼓励、激发坐在一边的伍迭那王后宫，令她们欢喜。

伍迭那王的后宫被阿难尊者以法的开示教导、鼓励、激发、令她们欢喜之后，供养了阿难尊者五百件上衣。然后，伍迭那王的后宫对阿难尊者的开示感到欢喜、随喜，从座位上起身，向阿难尊者行礼，右绕之后，来到伍迭那王那里。伍迭那王远远看见后宫过来，看见之后，对后宫这样说：“你们见到沙门阿难了吗？”

“大王，我们见到阿难尊者了。”

“你们有没有给沙门阿难什么东西呢？”

“大王，我们供养了阿难尊者五百件上衣。”伍迭那王不满、批评、责备道：“沙门阿难怎么能接受那么多衣服！沙门阿难是要做布匹生意，还是要开布店！”

于是，伍迭那王来到阿难尊者那里，到了之后，与阿难尊者互相问候。进行了礼貌、有趣的交谈之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伍迭那王对阿难尊者这样说：“阿难尊者，我的后宫来过你这里吗？”

“大王，你的后宫来过这里。”

“那她有没有给阿难尊者什么东西呢？”

“大王，她供养了我五百件上衣。”

“阿难尊者要这么多衣服做什么呢？”

“大王，哪些比丘的衣服破旧了，我就和他们分着用。”

“那阿难尊者，那些旧了的破衣服，你们怎么处理呢？”

“大王，我们就拿来当床单。”

“那阿难尊者，那些旧了的床单，你们怎么处理呢？”

“大王，我们就拿来当枕头套。”

“那阿难尊者，那些旧了的枕头套，你们怎么处理呢？”

“大王，我们就拿来当地毯。”

“那阿难尊者，那些旧了的地毯，你们怎么处理呢？”

“大王，我们就拿来当擦脚布。”

“那阿难尊者，那些旧了的擦脚布，你们怎么处理呢？”

“大王，我们就拿来当抹布。”

“那阿难尊者，那些旧了的抹布，你们怎么处理呢？”

“大王，我们就把它弄碎，掺上泥浆，用来抹墙面、地面。”

那时，伍迭那王心想：“所有这些沙门释迦弟子都是用正当途径培养起来的，不会以世俗家族的方式延续下去。”于是额外布施给阿难尊者五百件粗布衣。在那个时候，阿难尊者第一次收到了衣物的乞求，合计一千件衣。接着，阿难尊者前往科斯

达（Ghosita），到了之后，在铺设好的座位上坐下。那时，恰那尊者来到阿难尊者那里，到了之后，向阿难尊者顶礼，然后坐在一边。阿难尊者对坐在一边的恰那尊者这样说：“恰那贤友，僧团已对你下达了梵罚的决定。”

“阿难尊者，所下达的梵罚具体是怎样的呢？”

“恰那贤友，你以后想对诸比丘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但是，诸比丘不会对你说话，不会教诫你，也不会指导你。”

“阿难尊者，就凭诸比丘不对我说话、不教诫我、不指导我这一点，我岂不是等于彻底完了！”说完，他就当场昏厥倒地。之后，恰那尊者因梵罚而感到羞愧、厌离、悔恨。他独自一人远离人群，勤奋、精进、心志坚定地修行。不久之后，便在这见法的今生，自己以胜智亲证并圆满安住于那无上的梵行终极——善男子们正是为了这个目标，正确地由俗家出家而过无家的生活。他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不受后有。”恰那尊者成为阿拉汉中的一员。接着，恰那尊者证得阿拉汉果之后，来到阿难尊者那里，到了之后，对阿难尊者这样说：“阿难尊者，请您现在就解除我的梵罚吧。”

“恰那贤友，从你亲证阿拉汉的那一刻起，对你的梵罚就已经自动解除了。”在这次律的结集中，有五百位比丘参加，不多不少。因此，这次律的结集被称为“五百结集”。

五百犍度第十一

此犍度中有二十三事

其摄颂：

等正觉者般涅槃后，大迦叶长老，
正法的守护者，召集了比丘大众。
在从波婆城来时的路途上，苏跋达说了那样的话。
我们应当结集正法，在非法还未广泛流传之前。
除了阿难还差一位，便有五百之数；大迦叶亦将阿难拣选进来，
在殊胜的七叶窟中，安居并进行法与律的结集。
戒律方面，大迦叶询问了优波离；经法方面，则询问了博学的阿难。
胜者的弟子们，就这样完成了三藏的结集。
未询问、踩踏（佛衣）、令（女人先）礼敬、未作祈请，
出于信心，为女性请求了出家，这些都是我的恶作。

富楼那、（对阐那的）梵罚，以及伍迭那王的后宫。
那时有许多软弱（者），以及敷盖物、垫褥、
敷地物、擦脚布，以及泥土和踩踏泥泞之事。
在结集时，一千件衣被拿出来，其首件便以阿难命名。
被梵罚所威吓，他证悟了四圣谛；
有五百位已得自在者，因此称为“五百”。

五百犍度终

12. 七百犍度

12. Sattasatikakkhandhakaṃ

1. 第一诵分 1. Paṭhamabhāṇavāro

446 那时，乔达摩世尊般涅槃已过百年，毗舍离（Vesālī）的跋耆族诸比丘在毗舍离城倡导十种主张：允许角盐净、二指净、村落间净、住所净、认可净、习惯净、不搅拌净、饮用未发酵的棕榈酒、使用无边的座具、接受金银。

那时，尊者耶舍·伽坎达伽（Kākaṇḍaka）之子正在瓦杰族地区游化，来到了毗舍离城。尊者耶舍·伽坎达伽之子就住在毗舍离大林（Mahāvana）的重阁讲堂（Kūṭāgārasālā）里。当时，那些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那天，将铜钵盛满水，放置在比丘僧团的中央，然后对前来参加伍波萨他的毗舍离近事男们这样说：“贤友们，请供养僧团吧！一个迦哈帕那也好，半个也好，四分之一也好，哪怕只是一枚摩沙伽钱也好。僧团会需要一些日用品的。”听了这话，尊者耶舍·伽坎达伽之子对这些毗舍离的近事男们说道：“贤友们，不要给僧团金钱！一个迦哈帕那也好，半个也好，四分之一也好，哪怕只是一枚摩沙伽钱也好。对于沙门释子来说，接受金银是不允许的。沙门释子不接受金银，沙门释子不持有金银。沙门释子已经舍弃了珠宝与黄金，远离了金银。”尽管尊者耶舍·伽坎达伽之子这样说了，那些毗舍离的近事男们还是供养了僧团金钱。

于是，那天夜晚过后，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将那些钱财按比丘的人头数分成均等的份额，进行分配。然后，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对尊者亚萨·伽坎达伽之子这样说：“贤友亚萨，这是给你的那份钱财。”“贤友们，我没有那份钱财，我不接受钱财。” 接着，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商议道：“这位贤友亚萨·伽坎达伽之子，辱骂、诽谤那些有信仰、怀有净信的近事男，令他们生起不信；来吧，我们给他做个下意甘马（kamma，古译：羯磨）。” 于是，他们就对他做了下意甘马。随后，尊者亚萨·伽坎达伽之子对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说：“贤友们，世尊曾制定：‘对于被行了下意甘马的比丘，应派一位随行比丘陪同。’ 贤友们，请派一位随行比丘给我。”

于是，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选定了一位比丘，派他作为尊者亚萨·伽坎达伽之子的随行比丘。然后，尊者亚萨·伽坎达伽之子便与那位随行比丘一同进入了毗舍离城，他对那些毗舍离的近事男们这样说：“听说我在辱骂、诽谤各位有信仰、怀有净信的

近事男，令你们生起不信。但我所做的，是把非法说成非法，把法说成法；把非律说成非律，把律说成律。

447 “贤友们，曾经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在那里，贤友们，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有四种东西是日月层面的随烦恼，被这些随烦恼所染污的日月，不再发热，不再发光，不再照耀。是哪四种呢？诸比丘，云是日月层面的随烦恼，被它染污的日月不再发热、发光、照耀。诸比丘，雾是日月层面的随烦恼，被它染污的日月不再发热、发光、照耀。诸比丘，烟尘是日月层面的随烦恼，被它染污的日月不再发热、发光、照耀。诸比丘，阿修罗王罗睺是日月层面的随烦恼，被它染污的日月不再发热、发光、照耀。诸比丘，就是这四种日月层面的随烦恼。同样地，诸比丘，有四种东西是某些沙门婆罗门层面的随烦恼，被这些随烦恼所染污的某些沙门婆罗门，不再发热，不再发光，不再照耀。是哪四种呢？诸比丘，有些沙门婆罗门饮用谷酒、饮用果酒，不远离饮酒。诸比丘，这是第一种沙门婆罗门层面的随烦恼，被它染污的某些沙门婆罗门不再发热、发光、照耀。再者，诸比丘，有些沙门婆罗门从事淫欲之法，不远离淫欲。诸比丘，这是第二种沙门婆罗门层面的随烦恼，被它染污的某些沙门婆罗门不再发热、发光、照耀。再者，诸比丘，有些沙门婆罗门接受金银，不远离收受金银。诸比丘，这是第三种沙门婆罗门层面的随烦恼，被它染污的某些沙门婆罗门不再发热、发光、照耀。再者，诸比丘，有些沙门婆罗门以邪命维持生计，不远离邪命。诸比丘，这是第四种沙门婆罗门层面的随烦恼，被它染污的某些沙门婆罗门不再发热、发光、照耀。诸比丘，就是这四种沙门婆罗门层面的随烦恼。’ 贤友们，这是世尊所说。善逝这样说了之后，又作为导师进一步说了以下这番话：

“有些沙门和婆罗门，被贪欲与嗔恚所染污，
这些被无明所笼罩的人，对可爱的形象心生欢喜。
“他们饮用谷酒和果酒，从事淫欲之法，
愚昧无知的人接受银子与金子。
有些沙门和婆罗门以不正当的方式谋生；
这些垢染，已被太阳的亲属——佛陀——所宣说；
被这些垢染所染污，有些沙门和婆罗门；
不清净、有尘垢的鹿，既不炽燃，也不闪耀。
他们被黑暗覆盖，是渴爱的奴隶，为绳所牵；
他们增长恐怖的墓地，执取再生。

我这样说话，其实是在对您这样有信、有净信的近事男进行斥责、辱骂、让人生不起净信吗？我这是把非法说成非法，把法说成法，把非律说成非律，把律说成律啊。

448 “朋友们，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竹园，就是竹林迦兰陀园（Kalanda）。那时，在王宫内的王众集会中，大家聚在一起坐着，中间生起了这样一番议论：‘沙门释迦弟子接受金银是允许的，沙门释迦弟子会接受金银，沙门释迦弟子会领受金银。’当时，尊者，玛尼秋拉咖村长（Gāmaṇi）就坐在那个集会里。于是，尊者，玛尼秋拉咖村长对那个集会这样说：‘诸位贤士，请不要这样说。沙门释迦弟子接受金银是不允许的，沙门释迦弟子不接受金银，沙门释迦弟子不领受金银。沙门释迦弟子舍弃了宝石和黄金，远离了金银。’尊者，这位玛尼秋拉咖村长说服了那个集会。

“于是，尊者，玛尼秋拉咖村长说服了那个集会之后，就去拜见世尊。他拜访了世尊，礼敬之后，坐在一旁。尊者，玛尼秋拉咖村长坐在一旁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之前在王宫内的王众集会中，大家聚在一起坐着，生起了这样一番议论：沙门释迦弟子接受金银是允许的，沙门释迦弟子会接受金银，沙门释迦弟子会领受金银。当这样说的时候，尊者，我就对那个集会这样说：诸位贤士，请不要这样说。沙门释迦弟子接受金银是不允许的，沙门释迦弟子不接受金银，沙门释迦弟子不领受金银。沙门释迦弟子舍弃了宝石和黄金，远离了金银。尊者，我说服了那个集会。尊者，我这样解说，是不是正确地说了世尊您的话语，没有以不实之词毁谤世尊，解说了法与随顺法的道理，而且不会有任何一位如法的人找到可以指责我言论的过失呢？’‘确实如此，村长，你这样解说，就是正确地说了我的话语，没有以不实之词毁谤我，解说了法与随顺法的道理，而且没有任何一位如法的人能找到可以指责你言论的过失。村长，沙门释迦弟子接受金银确实是不允许的，沙门释迦弟子不接受金银，沙门释迦弟子不领受金银。沙门释迦弟子舍弃了宝石和黄金，远离了金银。村长，对于谁来说金银是可以的，那么对于他来说，五种欲乐功德也是可以的。对于谁来说五种欲乐功德是可以的，村长，你就完全可以断定：这绝不是沙门的法，绝不是释迦弟子的法。再者，村长，我这样说：需要草的人，应该去寻找草；需要木头的人，应该去寻找木头；需要车的人，应该去寻找车；需要劳力的人，应该去寻找劳力。但村长，我绝不说一个人可以因为任何理由而接受、寻求金银。’”

我这样说话，其实是在对您这样有信、有净信的近事男进行斥责、辱骂、让人生不起净信吗？我这是把非法说成非法，把法说成法，把非律说成非律，把律说成律啊。

449 “朋友们，有一次，世尊在王舍城，因为尊者释迦族出身的伍巴南达（Upananda）的事，而禁止了金银，并且制定了学处。持这种说法的我，竟然指责、呵斥、让这些虔诚、有信仰的贤善近事男们产生不信；只因为我把非法说成非法，把法说法，把非律说成非律，把律说律。”

听到这话，毗舍离的近事男们对尊者亚萨这样说道：“尊者，只有您亚萨尊者一位是真正的沙门释迦弟子，其他所有这些人都不是沙门，不是释迦弟子。尊者，请您亚萨尊者就住在毗舍离吧。我们会为亚萨尊者尽心操办衣服、饮食、坐具、医药等必需品。”于是，尊者亚萨说服了毗舍离的近事男们之后，和那位作信使的比丘一起回到了寺院。

接着，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问那位作信使的比丘：“朋友，耶舍向毗舍离近事男们表示忏悔了吗？”那位比丘回答：“近事男们对我们做了一件不善的事，朋友们。他们把耶舍单独当作沙门释迦弟子，而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当作了非沙门、非释迦弟子。”于是，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说：“朋友们，这位耶舍未得到我们的认可，就向在家人宣扬。来，让我们对他做呵斥甘马。”他们想要对他做呵斥甘马，便集合起来。就在这时，尊者耶舍腾空而起，在憍赏弥（Kosambī）落了下来。

450 然后，尊者耶舍向居住在巴韦亚咖和阿槃提（Avanti）南方道地区的诸比丘派去了信使，传达消息说：“各位尊者，请你们来。在非法广泛传播开来、正法被压制之前，在非律广泛传播开来、正律被压制之前，在说非法的人变得强大、说法的人变得弱小之前，在说非律的人变得强大、说律的人变得弱小之前，我们就把这件事处理妥当。.”

那时，尊者桑布塔·沙那瓦西正住在阿呵甘嘎山上。于是，尊者亚萨就去阿呵甘嘎山，拜访尊者桑布塔·沙那瓦西。到了之后，他向尊者桑布塔·沙那瓦西礼敬，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尊者亚萨对尊者桑布塔·沙那瓦西这样说：“尊者，这些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在毗舍离宣扬十事为如法：角盐净、二指净、村落间净、住处净、认可净、习惯净、未搅乳净、饮棕榈酒净、无边坐具、受蓄金银。来吧，尊者，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件事。我们要在非法广泛传播开来之前，在正法被压制之前；在非律广泛传播开来之前，在正律被压制之前；在说非法的人变得强大、说法的人变得弱小之前；在说非律的人变得强大、说律的人变得弱小之前。”尊者桑布塔·沙那瓦西回应尊者

亚萨说：“可以，朋友。”于是，大约有六十位巴韦亚咖的比丘，他们全是住在森林里的、全是托钵乞食的、全穿粪扫衣的、全是三衣具足的，而且全都是阿拉汉，都聚集到了阿呵甘嘎山。还有大约八十八位阿槃提南方道的比丘，其中一部分是住在森林里的，一部分是托钵乞食的，一部分是穿粪扫衣的，一部分是三衣具足的，他们也全都是阿拉汉，也都聚集到了阿呵甘嘎山。长老诸比丘在商议时，心中生起这样一个念头：“这件事又棘手又重大。我们到底要拉拢谁做我们的盟友，才能让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时变得更有力量呢？”

451 那时，尊者雷瓦达（Revata）住在索雷亚（Soreyya）。他多闻，传承圣典，持法、持律、持论母，聪明、能干、有智慧，有惭耻心，有追悔心，乐于学处。于是长老诸比丘心中这样想：“这位尊者雷瓦达住在索雷亚，他多闻，传承圣典，持法、持律、持论母，聪明、能干、有智慧，有惭耻心，有追悔心，乐于学处。如果我们能把尊者雷瓦达争取为伙伴，在这场争论中我们就会更有力量。” 尊者雷瓦达用超人的、清净的天耳界听见了长老诸比丘的商议。听了之后，他这样想：“这场争论既严酷又棘手。我在这种争论中退缩是不合适的。但现在那些比丘就要来了，被他们围着，我就不得安宁。让我预先离开吧。” 于是，尊者雷瓦达从索雷亚去了桑咖沙（Saṅkassa）。

于是，长老诸比丘到了索雷亚后问：“尊者雷瓦达在哪里？” 他们这样说：“那位尊者雷瓦达去了桑咖沙。” 然后，尊者雷瓦达从桑咖沙去了坎那库加。长老诸比丘到了桑咖沙后问：“尊者雷瓦达在哪里？” 他们这样说：“那位尊者雷瓦达去了坎那库加。” 然后，尊者雷瓦达从坎那库加去了乌杜巴拉。长老诸比丘到了坎那库加后问：“尊者雷瓦达在哪里？” 他们这样说：“那位尊者雷瓦达去了乌杜巴拉。” 然后，尊者雷瓦达从乌杜巴拉去了阿嘎腊普拉。长老诸比丘到了乌杜巴拉后问：“尊者雷瓦达在哪里？” 他们这样说：“那位尊者雷瓦达去了阿嘎腊普拉。” 然后，尊者雷瓦达从阿嘎腊普拉去了萨哈提。长老诸比丘到了阿嘎腊普拉后问：“尊者雷瓦达在哪里？” 他们这样说：“那位尊者雷瓦达去了萨哈提。” 于是，长老诸比丘在萨哈提见到了尊者雷瓦达。

452 于是，尊者桑布塔·沙那瓦西对尊者亚萨·卡坎达卡普塔这样说：“贤友，这位尊者雷瓦达博学多闻，传承圣典，持法、持律、持论母，聪明、能干、有智慧，有惭耻心，有追悔心，乐于学处。如果我们向尊者雷瓦达提问，他完全有能力用一个问题度过一整夜。现在，尊者雷瓦达要命一位弟子比丘作诵经。你在那位比丘诵经结束时，去到尊者雷瓦达那里，问这十件事。”“是的，尊者。” 尊者亚萨·卡坎达卡普塔回应

尊者桑布塔·沙那瓦西。于是，尊者雷瓦达命了一位弟子比丘作诵经。接着，尊者亚萨·卡坎达卡普塔在那位比丘诵经结束时，来到尊者雷瓦达那里，到后向尊者雷瓦达礼敬，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尊者亚萨·卡坎达卡普塔对尊者雷瓦达这样说：“尊者，角盐净是允许的吗？”“贤友，什么是角盐净？”“尊者，拿角器储存盐，在没盐的食物上用时才吃，是允许的吗？”“贤友，不允许。”“尊者，两指净是允许的吗？”“贤友，什么是两指净？”“尊者，当太阳的影子过了两指宽，在非时用餐，是允许的吗？”“贤友，不允许。”“尊者，入村净是允许的吗？”“贤友，什么是入村净？”“尊者，想着‘我这就去别的村子’，已经吃过、已经谢绝的人，再吃没被施给的食物，是允许的吗？”“贤友，不允许。”“尊者，住所净是允许的吗？”“贤友，什么是住所净？”“尊者，好几个住所共一个界，却在不同的日子举行伍波萨他，是允许的吗？”“贤友，不允许。”“尊者，认可净是允许的吗？”“贤友，什么是认可净？”“尊者，由一个偏离的僧团做甘马，心想‘等那些比丘来了我们再征得他们同意’，是允许的吗？”“贤友，不允许。”“尊者，习惯净是允许的吗？”“贤友，什么是习惯净？”“尊者，我的亲教师经常这样做，我的老师经常这样做，照着这样做，是允许的吗？”“贤友，习惯净，有些情况允许，有些情况不允许。”“尊者，不搅拌净是允许的吗？”“贤友，什么是不搅拌净？”“尊者，那种牛奶已经脱离牛奶的状态，但还没达到凝乳的状态，已经吃过、已经谢绝的人，在没有被施给的情况下喝它，是允许的吗？”“贤友，不允许。”“尊者，喝棕榈酒是允许的吗？”“贤友，什么是棕榈酒？”“尊者，那种酒是酿造的，但还没达到醉人的状态，喝它是允许的吗？”“贤友，不允许。”“尊者，没有边沿的坐具是允许的吗？”“贤友，不允许。”“尊者，金银是允许的吗？”“贤友，不允许。”“尊者，这些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在毗舍离公开主张这十件事。来吧，尊者，我们就着手处理这场争论。在非法被广泛宣扬、正法被压制之前，在非律被广泛宣扬、律被压制之前，在那些说非法的人变得强大、说正法的人变得弱小之前，在那些说非律的人变得强大、说律的人变得弱小之前。”“是的，贤友。”尊者雷瓦达回应尊者亚萨·卡坎达卡普塔。

第一诵分终

2. 第二诵分 2. Dutiyabhāṇavāro

453 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听说：“据说耶舍·卡坎达卡普塔想要着手处理这场争论，正在寻找伙伴，而且听说他找到了伙伴。”于是，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这样想：

“这场争论既严酷又棘手。我们能找到谁做伙伴，让我们在这场争论中变得更有力量呢？”

然后，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这样想：“这位尊者雷瓦达博学多闻，传承圣典，持法、持律、持论母，聪明、能干、有智慧，有惭耻心，有追悔心，乐于学处。如果我们能把尊者雷瓦达争取为伙伴，在这场争论中我们就会更有力量。”

于是，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准备了许多沙门资具：有钵，有衣，有坐具，有针筒，有腰带，有滤水囊，有水壶。接着，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拿着这些沙门资具，乘船向萨哈（Sāḷha）提进发。下船后，他们在一棵树下用饭。那时，在尊者萨拉独处静坐时，心中生起这样的思惟：“谁是正法的宣说者——是东方的诸比丘，还是巴韦亚咖的诸比丘？” 接着，尊者萨拉在心中观察法与律后，这样想：“东方的诸比丘是非法宣说者，巴韦亚咖的诸比丘是正法宣说者。”

那时，有一位净居天的天神，知道了尊者萨拉心中的想法，就像力士屈伸手臂那么快，从净居天消失，出现在尊者萨拉面前。那位天神对尊者萨拉这样说：“萨度（sādhu，古译：善哉），萨拉尊者，东方的诸比丘是非法宣说者，巴韦亚咖的诸比丘是正法宣说者！所以，萨拉尊者，请您就依法而安住吧！” 尊者萨拉说：“天神啊，我从前和现在都依法安住，不过我还没公开表示我的见解，或许他们会在这件事上推举我。”

454 于是，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拿着那些沙门资具，来到尊者雷瓦达那里，到后对尊者雷瓦达说：“恳请长老收下这些沙门资具：有钵，有衣，有坐具，有针筒，有腰带，有滤水囊，有水壶。” 尊者雷瓦达说：“够了，贤友们，我的钵和衣都齐备了。” 他不愿意接受。

那时，有一位名叫伍德拉（Uttarā）的比丘，二十岁，是雷瓦达尊者的侍者。这时，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来到伍德拉尊者那里，到了之后对伍德拉尊者这样说：“请伍德拉尊者接受这些沙门必需品——包括钵、衣、坐具、针筒、腰带、滤水囊和雨衣吧。”

“够了，贤友们，我的钵和衣具已经齐全了。”他不愿接受。“伍德拉贤友，人们会向世尊供奉沙门必需品。如果世尊接受了，他们就会因此而欢喜。如果世尊不接受，他们就会拿去给阿难尊者（Ānanda），说：尊者，请您这位长老接受沙门必需品吧，这样就像世尊接受了一样。伍德拉尊者，请您也接受这些沙门必需品吧，这样就像长老接受了一样。”于是，伍德拉尊者被那些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逼迫着，拿走了一件衣。“贤友们，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就说吧。”

“请伍德拉尊者这样对长老说，也请长老这样在僧团中说：诸佛世尊都出现在东方地区。东方比丘是说正法者，巴韦亚咖比丘是说非法者。”

“好的，贤友们。”伍德拉尊者答应了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然后来到雷瓦达尊者那里，到了之后对雷瓦达尊者这样说：“尊者，请您这样在僧团中说：诸佛世尊都出现在东方地区。东方比丘是说正法者，巴韦亚咖比丘是说非法者。”

“比丘，你这是在把我往非法上推！”长老就把伍德拉尊者赶走了。

这时，毗舍离的跋耆族诸比丘对伍德拉尊者说：“伍德拉贤友，长老说什么了？”

“贤友们，我们做了件坏事。长老说：比丘，你这是在把我往非法上推，然后就把我赶走了。”

“伍德拉贤友，你不是个有二十戒腊的年长比丘吗？”

“是的，贤友们，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遵循师长的依止。”

455 这时，僧团为了裁决这件事而集会。雷瓦达尊者向僧团宣告说：

“请僧团听我说，贤友们。如果我们在这里平息这件事，那些发起这件事的诸比丘以后还可能再闹事。如果僧团时机合适，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地方，僧团就在那里平息这件事吧。”

于是，长老诸比丘前往毗舍离，想要裁决这件事。

那时，有一位名叫萨巴咖弥（Sabbakāmi）的比丘，是整个大地上僧团最长老的比丘，戒腊有一百二十岁，是阿难尊者的同住弟子，住在毗舍离。这时，雷瓦达尊者对桑布塔·萨纳（Sāṇa）瓦斯尊者说：“贤友，我要去萨巴咖弥长老住的那个寺院。你明天一早就去拜访萨巴咖弥尊者，问他这十件事。”

“好的，尊者。”桑布塔·沙那瓦西尊者答应了雷瓦达尊者。于是，雷瓦达尊者去了萨巴咖弥长老住的寺院。在房间里，有萨巴咖弥尊者的床位，房间门口是雷瓦达尊者的。雷瓦达尊者心想：这位长老年事已高，不会躺下睡觉了，于是自己也没有躺下。萨巴咖弥尊者也心想：这位来访的比丘很劳累，不会躺下睡觉了，于是自己也没有躺下。到了后半夜天快亮的时候，萨巴咖弥尊者起来了，对雷瓦达尊者说：“贤友，你现在多数时间安住于哪种境界呢？”

“尊者，我现在多数时间安住于慈心定。”

“贤友，你现在多数时间安住的是低劣的境界。这种慈心，就是低劣的境界。”

“尊者，我过去在家的时侯就修习慈心，所以现在也多数安住于慈心定，不过我早已证得阿拉汉果了。”

“尊者，那么长老现在多数时间安住于哪种境界呢？”

“贤友，我现在多数时间安住于空定。”

“尊者，长老现在多数时间安住的是大人境界。这种空，就是大人境界。”

“贤友，我过去在家的时侯也修习空，所以现在也多数安住于空定，不过我早已证得阿拉汉果了。”就在这两位长老比丘的话语中断时，桑布塔·沙那瓦西尊者正好来到了。于是，桑布塔·沙那瓦西尊者来到萨巴咖弥尊者那里，到了之后向萨巴咖弥尊者行礼，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桑布塔·沙那瓦西尊者对萨巴咖弥尊者这样说：“尊者，那些毗舍离的跋耆族比丘在毗舍离宣说了十件事：角盐允许，两指允许，入村落允许，住所允许，随喜允许，习惯允许，不搅拌允许，饮非发酵酒允许，无边的坐具允许，接受金银允许。尊者，您在亲教师的座下精通了许多法和律。依长老您对法和律的审视，您怎么看呢？到底是东方比丘说正法，还是巴韦亚咖比丘说正法？”

“贤友，你也在亲教师的座下精通了许多法和律。依你对法和律的审视，贤友，你怎么看呢？到底是东方比丘说正法，还是巴韦亚咖比丘说正法？”

“尊者，依我对法和律的审视，我是这样认为的：东方比丘是说非法者，巴韦亚咖比丘是说正法者。但我还不打算公开这个见解，也许他们会在这次事件中推选我。”

“贤友，依我对法和律的审视，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东方比丘是说非法者，巴韦亚咖比丘是说正法者。但我也不打算公开这个见解，也许他们会在这件事中推选我。”

456 这时，僧团为了裁决这件事而集会。在裁决这件事的过程中，生起了许多无意义的言论，没有一个人的发言要点能被清楚地理解。于是，雷瓦达尊者向僧团宣告说：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我们正在裁决这个争议的过程中，许多不着边际的话不断生起，（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话能被领会其意思。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请僧团通过‘断事会’的方式来平息这个争议吧。”僧团挑选了四位来自东方的比丘，以及四位来自巴韦亚咖的比丘。来自东方的比丘是：萨巴咖弥尊者、萨哈尊者、驼背庄严尊者（Khujjasobhita）、瓦萨帕嘎弥咖尊者；来自巴韦亚咖的比丘是：雷瓦达尊者、桑布塔·萨纳瓦斯尊者、亚萨·咖堪达咖葡达尊者和苏马纳尊者。于是，雷瓦达尊者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我们正在裁决这个争议的过程中，许多不着边际的话不断生起，（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话能被领会其意思。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当选任四位来自东方的比丘，和四位来自巴韦亚咖的比丘，组成一个断事会，来平息这个争议。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我们裁决这个争议的时候，双方不断说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在那种情况下）谁的话是什么意思，也没人弄得明白。僧团选任四位来自东方的比丘，和四位来自巴韦亚咖的比丘，组成一个断事会，来平息这个争议。哪位尊者同意这四位东方比丘和四位巴韦亚咖比丘的选任，以便组成断事会来平息这个争议，请他默然；哪位不同意，请他说出来。”

“僧团已经选任了四位东方比丘和四位巴韦亚咖比丘，组成断事会来平息这个争议。僧团同意，因此默然。这件事我这样记录下来。”

而在那时，有一位名叫阿耆达的比丘，戒龄十年，是僧团的巴帝摩卡诵持者。于是僧团也选任阿耆达尊者，作为长老诸比丘的座位安排者。接着，长老诸比丘心里想：“我们应该在哪里平息这个争议呢？”随后，长老诸比丘又想：“这个瓦利咖园（Vālikārāma），是个宜人、安静、不嘈杂的地方。我们何不就在这瓦利咖园里平息这个争议呢？”

457 于是，长老诸比丘来到了瓦利咖园，想要裁决那个争议。接着，雷瓦达尊者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我希望能向萨巴咖弥尊者提问律藏的事情。”

萨巴咖弥尊者向僧团宣告：

“贤友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适当，我将回答雷瓦达尊者所问的律制问题。”

那时，雷瓦达尊者对萨巴咖弥尊者这样说：“尊者，角盐净是允许的吗？”

“贤友，那角盐净是什么呢？”

“尊者，允许用角器携带盐，在觉得食物无盐的地方拿来用，这是允许的吗？”

“贤友，不允许。”

“在哪里被禁止的？”

“在舍卫城，《经分别》里。”

“违犯什么？”

“储存食物而食，犯巴吉帝亚（pācittiya，古译：波逸提）。”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第一件事，僧团已经裁决过了。这件事确实不如法、不符律，背离了大师的教法。我放下这第一枚筹。”

〔问者〕“尊者，两指净是允许的吗？”〔答者〕“贤友，那两指净是什么呢？”〔问者〕“尊者，日影偏移超过两指之后，在非时进食，这是允许的吗？”〔答者〕“贤

友，不允许。”〔问者〕“在哪里被禁止的？”〔答者〕“在王舍城，《经分别》里。”〔问者〕“违犯什么？”〔答者〕“非时食，犯巴吉帝亚。”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第二件事，已被僧团裁决。这桩事也是非法、非律、背离导师教法的。我放下这第二枚筹。”

“尊者，村落间净是允许的吗？”

“贤友，那村落间净是什么呢？”

“尊者，是这样——心想‘我现在要去别的村落’，人已经吃过饭、也已经回拒过，却还去吃没有回拒过的食物，这允许吗？”

“贤友，不允许。”

“在哪里被禁止的？”

“在舍卫城，《经分别》里。”

“违犯什么？”

“吃未曾回拒的食物，犯巴吉帝亚。”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第三件事，已被僧团裁决。这桩事也是非法、非律、背离导师教法的。我以此放下第三枚筹。”

〔问者〕“尊者，住处净是允许的吗？”〔答者〕“贤友，那住处净是什么呢？”〔问者〕“尊者，允许多个住处划为同一界，而各自作伍波萨他，这是允许的吗？”〔答者〕“贤友，不允许。”〔问者〕“在哪里被禁止的？”〔答者〕“在王舍城，《伍波萨他犍度》里。”〔问者〕“违犯什么？”〔答者〕“违越律制，犯恶作。”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第四件事，僧团已经裁定了。这件事属于非法、非律、背离导师的教法。我投下这第四支筹。

〔问者〕“尊者，随喜净是允许的吗？”〔答者〕“贤友，什么是随喜净呢？”〔问者〕“尊者，由一个团体不全的僧团先作甘马，之后来的诸比丘通过随喜来认可，这样是允许的吗？”〔答者〕“贤友，这是不允许的。”〔问者〕“在哪里被禁止呢？”〔答者〕“在瞻波城（Campā）的律藏事中。”〔问者〕“违犯什么罪呢？”〔答者〕“违犯律制，恶作。”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第五件事，僧团已经裁定了。这件事属于非法、非律、背离导师的教法。我投下这第五支筹。

“尊者，习惯净是允许的吗？”

“贤友，什么是习惯净呢？”

“尊者，有人说：这是我亲教师所习惯做的，这是我老师所习惯做的，我就照着这样

去做。这样是允许的吗？”

“贤友，习惯净，一部分是允许的，一部分是不允许的。”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第六件事，僧团已经裁定了。这件事属于非法、非律、背离导师的教法。我投下这第六支筹。

〔问者〕“尊者，未搅乳净是允许的吗？”〔答者〕“贤友，什么是未搅乳净呢？”〔问者〕“尊者，那种已经失去奶的性质、但还没有变成酪的奶，已经吃饱并谢绝了食物的比丘，喝这种没有经过残食处理的奶，是允许的吗？”〔答者〕“贤友，这是不允许的。”〔问者〕“在哪里被禁止呢？”〔答者〕“在舍卫城的经分别中。”〔问者〕“违犯什么罪呢？”〔答者〕“非残食而食，巴吉帝亚。”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第七件事，僧团已经裁定了。这件事属于非法、非律、背离导师的教法。我投下这第七支筹。

“尊者，饮未成酒是允许的吗？”

“贤友，什么是未成酒呢？”

“尊者，那种已经酿造、但还没有达到酒性的饮料，喝了是允许的吗？”

“贤友，这是不允许的。”

“在哪里被禁止呢？”

“在憍赏弥的经分别中。”

“违犯什么罪呢？”

“饮酒戒，巴吉帝亚。”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第八件事已经由僧团裁决了。这件事同样非法、非律、背离导师的教法。我投下这第八筹。

“‘尊者，不合尺寸的坐具是允许的吗？’‘贤友，不允许。’‘在何处被禁止？’‘在舍卫城，在《经分别》中。’‘犯什么罪？’‘需要剪裁坐具的巴吉帝亚罪。’”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第九件事已经由僧团裁决了。这件事同样非法、非律、背离导师的教法。我为此第九件事投下一筹。”

“‘尊者，金银是允许的吗？’‘贤友，不允许。’‘在何处被禁止？’‘在王舍城，在《经分别》中。’‘犯什么罪？’‘接受金银的巴吉帝亚罪。’”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第十件事已经由僧团裁决了。这件事同样非法、非律、背离导师的教法。我为此第十件事投下一筹。”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十件事已经由僧团裁决了。这十件事都是非法、非律、背离导师教法的。”

458 “贤友，这项纷争已经被消除了，它宁静了、平息了、彻底平息了。不过，贤友，为了提醒那些比丘，你在僧团中也可以再问我这十件事。”于是，雷瓦达尊者在僧团中就这十件事询问了萨巴咖弥尊者。每被问一次，萨巴咖弥尊者都予以回答。而这次律的结集，有整整七百位比丘，不多不少，因此，这次律的结集被称为“七百结集”。

第二诵分终

七百犍度第十二

此犍度中有二十五事

其摄颂：

“完成了十件事之后，通过使者进行了甘马。”
再有四事与形色，憍赏弥与巴韦亚咖。
路途经索雷亚、桑咖沙，曲女城和优昙婆罗；
萨哈迦帝与玛杰西中，我们究竟听闻了什么？
乘船往至优迦维，密引指导而相会；
长老僧团赴毗舍离，慈心之众为断事人。

七百犍度终

小品终

小品终



小品部

Cūḷavaggapāḷi

本书仅供学习、研究与免费流通使用
允许个人阅读、非商业分享、寺院与公益团体免费结缘
未经许可不得销售、牟利印刷或改编出版

CC BY-NC-ND 4.0

https://www.tipitaka.cn

© 2026 三藏之路